武俠世界

第33年
40
$15.00

編者話

巨型小說「魂斷刀魂谷」是南宮宇先生之精心佳作。江湖傳說在「刀魂谷」內埋藏着一柄「老刀」與一本「刀譜」，誰能擁有它，便可成爲天下無敵的第一刀。因此刀魂谷內聚集了不少愛刀、練刀志士。「驚刀門」四師兄弟也各自進入刀魂谷中，均想偷取師父留下的「老刀」據爲己有………青年刀手夏侯浩被牽入奪刀是非中，成爲四大驚刀的一份子，並與驚天刀之兩個女兒發生一段溫情……故事情節詭異曲折，驚心動魄，內中更有一段悱惻纏綿，感人肺腑的愛情故事，喜讀南宮宇先生佳作之朋友，今回切勿錯過！

*　　*　　*

巴人先生所撰著的「情俠希夷故事」之「金山劫」由今期起刊載。

另有麥穗先生之武林掌篇「玉指三娘」，短小精幹，值得一讀！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刊登蕭玉寒先生所著「移花接木」，另有新篇「湖海一條龍」等。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40期
（總號169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式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每冊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南宮宇・文
　　　　　　　　　可　飛・圖

魂斷刀魂谷

上山尋刀　誤陷深谷

十月，爭秋奪暑的十月。

深山小徑，滿鋪黃葉，微風掠過，黃葉便隨着風捲了起來，一片一片黃蝴蝶似的在風中飛舞。

這山中極爲寧靜，一個戴着草笠的青年人，踽踽獨行，雖身影孤寂，卻是步伐輕鬆，他正享受着秋意。

忽然，一陣「隆隆」聲音，在山中迴響。

那青年人停了脚步，仔細聆聽。

也許是一個悶雷。

他昂起頭來，脫下草笠，用衣袖抹去了額上的汗水，他自言自語地道：「好熱！也該是下雨的時候。」

這時，「隆隆」之聲再起。

那青年皺着眉，道：「並不似雷聲！」

一陣突然而來的狂風捲起了整條小徑的黃葉，並帶來一陣極爲難聞的氣味。

一陣極爲腥臊的味道。

青年人再猛力一吸，又忍不住的呼了出來，道：「究竟是什麼味道？」

他不再停下，朝着氣味而去。

又一個悶雷似的聲音，他知道並不是悶雷，而是兇狠動物的叫聲。

他弓身一躍，已上了那滿是草叢的山坡，再借力使勁，已躍上了一堆亂石處。

腥臊之味更濃。

他剛穩住身子，放眼看去，下面是一個山谷，谷中竟有一隻五彩斑爛的老虎。

而更令他把眼睛張大的是，那老虎正在追逐一個女子，那女子已是披頭散髮，衣衫破碎。

本來，以這一隻猛虎，只要一撲一擒，便大可以把那女子作爲獵物，可是，那老虎雖然外表仍具威勢，但牠動作已是相當緩慢，看來，牠實在餓得太久。

那女子幾次在虎爪之中脫出，除了她本身靈巧，雙拳極爲有力之外，她的跳躍騰挪功夫，也是非常出衆！

因此，她可以在這餓虎口中暫時避過。

青年人猛喝一聲，兩下翻騰，人已到了谷中。

餓虎見有另外獵物闖入，首先定睛細看，然後向着青年人撲來。

青年人不慌不忙，看着猛虎來勢，一招「雙龍出海」從容使出。

那老虎少說也有二百來斤，加上從半空撲下之勢，足有四百斤力量以上，可是，當牠落下，卻被青年人雙拳勁力所震起。

老虎狂嘯，在半空翻身再撲。

青年人向左閃去，一個輕巧轉身，雙腳連環踢起，不知踢出了多少腳。

而身未落地的老虎，已被踢中多腳，牠又再狂嘯一聲，翻身落下，再沒起來。

青年人望着那老虎，只見牠已不再動，看來牠已是死了。

那女子上前，拱手道：「多謝大俠相救！」

青年人道：「我不是什麼大俠！」

「多謝恩公相救！」

青年人並沒有回答，彎腰便要拾起地上的草笠，忽然他聽見女子叫道：「小心！」

他自己也感到一陣勁風從身後襲來。

只見他如有後眼似的，仍然彎着腰，卻不再是拾起草笠，而是在腰間抽出了一柄刀。

那刀的刀柄及刀鞘非常黝黑，並不起眼，可是，刀從鞘中抽出，卻閃起一陣眩目金光。

金光從他腰間閃起，剛巧把那突然甦醒而撲來的老虎從牠下腹一直向上撩去，本是雪白的胸腹，灑出一陣血雨，而老虎的胸腹已被金刀所剖開！

青年人看也沒有看，人隨刀勢翻起，離開了老虎，翻身而下。

在這極有節奏的翻騰下，金刀已入鞘。

這一連串動作，描述需時，但事實上，是電光火石之一刹。

這一刹若稍慢，青年人早已遭了虎噬，看他抽刀、揮刀，血隨刀光洒下，然後是金刀入鞘，那種風度、氣勢，實在是令人從心底中發出讚歎。

「好刀法！」那女子呆了一會之後，只能說這三字。

青年人道：「姑娘，爲什麼還不走？」

「走？我若知道怎樣走，也不會和這老虎相搏了大半天！」

「爲什麼？」青年人實在不明白。

姑娘道：「你看……」

青年舉頭細看。

這時他才知道，自己陷入了一個深谷之中。

他躍下來之時，是看着老虎要吃這姑娘，因此什麼也不理會，先躍下來救人再說。

而今昂首望上去，才知這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山谷，四面是極其陡峭的岩石，而且是異常光滑，岩石與岩石之間，雖有插手之處，但那全是一些非常鬆散的石塊，只要一用力，石頭便會掉下。

躍下來是易事，跳上去則連那老虎也感爲難。

「恩公高姓？」

「我並不是你什麼恩公，在下複姓夏侯名浩！」

「夏侯公子！」

夏侯浩聽了雖沒說話，但似覺得有點不舒服，有不大習慣的表情。

「公子，恩公你也不歡喜，夏侯浩，究竟你喜歡我怎樣稱呼你？」

「對，就叫夏侯浩！」

「好極，夏侯浩。」

「姑娘高姓？」

「我姓姬，單名一個玲字。」

「姬玲姑娘……你是怎樣走下這深谷？」

「我不是走下來的，是被老虎追下來的！那老虎好像是餓了很久，一見了我便窮追不捨，足足追了我半天，我一直沿着山坡逃，逃到無路可逃，便躍下這個山谷來，想不到那大蟲甚麼也不怕，死命地追下來。」

「可能牠覺得妳的肉很甜。」

姬玲微微一笑，忽然，整個人無力的跌了下來。

「妳怎麼啦？」

「沒有什麼……」

她的話未說完，整個人倒下，看來她是昏倒了。

夏侯浩搖了搖她幾下，發覺她手冰脚冷，血氣似乎是十分微弱。

姬玲被老虎追了半天，經已筋疲力盡，加上沒有東西下肚，相信是餓極而暈。

山谷之內，並沒有甚麼東西可吃。

到處是草木凋零，半個果子也沒有。

唯一可吃的只有那大蟲。

夏侯浩走近，只見老虎胸腹之處血已凝固，但稍爲拉開，血仍湧出。

據說虎血有强身健體之效，無論這話是否眞實，讓姬玲有些液體潤喉，也不失爲使她迅速甦醒之法。

夏侯浩把姬玲抱起，並把她放在虎屍之旁，用手掬了一些虎血，灌入她口唇之內。

因爲一切靠手，弄得她滿口滿臉都是虎血。

虎血果有奇效。

姬玲很快便甦醒，但不久却睡了，這次她的睡，並不是昏倒，因爲她呼吸均勻，手脚亦已轉爲溫暖。

夏侯浩把她抱往一處有草的地方，讓她躺下，然後他自己走到谷旁，看看有沒有可以離開的辦法。

這個山谷，說也奇怪，到處都是光滑的石頭，並沒有半條蔓藤生長其上。

以夏侯浩自己的估計，自己以三躍飛身而上，相信是有可能出谷口的。

第一躍可以到山谷之一半。

第二躍是借力使勁，可再躍上三分之二處。

第三躍則是全靠自己腰力與腿力，在半空翻身而上，那便可躍出谷口。

夏侯浩退後，想來一次嘗試。

可是，深深吸了一口氣，提身而起之際，却似有點力不從心。

他覺得非常奇怪，爲什麼自己會如此？

想了一會，不覺啞然失笑，原來是肚子太餓，根本提不起任何勁往上躍。

這山谷底並沒有可吃的東西，他想起虎血既然可飲，爲什麼虎肉不可以吃？

於是，他迅速堆了一個篝火，撕下了一些老虎肉，就把它掛在火燄之上燒烤。

夜幕已垂，篝火發出明亮的火光，老虎肉也透出令人垂涎欲滴的香氣。

這香氣使昏睡的姬玲醒了過來。

「怎麼……好香……」

夏侯浩撕了一些肉給姬玲，姬玲接過，一口咬下，大叫：「好味道，好味道！」

夏侯浩自己也吃得津津有味。

「什麼肉？再給我一些！」

夏侯浩並沒有回答她，只是又給她一些。

姬玲吃飽了，不禁再問，「這是什麼肉？」

「這裏還有什麼肉？」

「老虎肉？」

夏侯浩並沒有直接回答她。

「想不到老虎肉是這麼好吃的。」

入夜之前，夏侯浩找了很多枯草，一方面用來作褥墊，另一方面也可作保暖。

可是，夜深之時，谷底風寒，令人難以忍耐，幸好篝火未熄，夏侯浩與姬玲都向篝火移近。

兩人相對，竟然是睡不着。

夏侯浩道：「姬姑娘，想不到我們會在這谷中渡此長夜。」

姬玲道：「其實你自己可以先走！」

「我當然不會忍心看着妳獨自留在這裏，假若再有一隻老虎來，妳那時……」

「你心腸眞好！」

「其實，我也想走，不過，我看過那些谷邊山勢，我一個人勉强可以躍出，多了妳一個，却全無把握。」

「你可以先出去！」

「待妳復元之後再說吧。」

姬玲心下非常感激，道：「我非再多叫你一聲恩公不可。」

「那我明天要先走了！」

姬玲開始並不明白他的意思，後來才知道夏侯浩實在不喜歡別人提及恩惠。

於是，他們轉過了話題。

姬玲問道：「你行走江湖很久了？」

「不，我在江湖的日子並不多，否則妳也早已聽說過我是誰。」

「我只是孤陋寡聞……我看你的刀法，你那柄外表黝黑，內裏金光閃閃的刀，實在佩服！」

「也沒有什麼……妳懂刀？」

「也算是懂一些……我聽家父說過，一般人認爲使劍的，着重輕靈，使刀的，着重沉實，但眞正的刀法名家，使刀的時候，一樣包含有劍的輕靈，刀的沉實。」

「令尊是個使刀的名家？」

姬玲沒有回答。

忽然，夏侯浩想起姓姬的刀法名家，在江湖上人稱「驚天刀」的姬礎。

夏侯浩問道：「姬礎是姑娘的……」

「他是家父！」

「怪不得你那麼明白刀這神物。」

「刀是神物？」

夏侯浩道：「當然是，有機會我定親往拜訪令尊，與他暢談刀法，倒是人生一大快事。」

姬玲聽夏侯浩提起她的父親，話比較多了一些，不過，語氣有點傷感。

夏侯浩道：「姑娘，令尊既是刀法名家，妳一定也擅於用刀。」

「哼！」姬玲似乎在想說與不想說之間。

夏侯浩也沒有催促。

不過，姬玲仍是一般青年人的急性子，忍不住道：「假若他肯教我刀法，我也不會出走，而今更誤墮入這山谷之內了。」

夏侯浩笑道：「妳是離家出走的？」

「我要找到……給我爹看看，我才會回去。」

「妳要找……」

姬玲並不回答。

夏侯浩再沒有追問，就在這時，天上電光一閃，一陣寒風吹來，接着是一陣細雨。

姬玲道：「如果眞的下雨，這裏全無躲避的地方，那可眞苦。」

她的話還未說完，本是一陣細雨，却立刻變成一陣狂風暴雨。

這山谷實在是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躲避的。

雨越下越大。

開始的時候，他們仍然左躲右閃，可是，不一會他們已全身盡濕。

他們索性躺在地上，讓雨水濕透他們全身。

雨不知什麼時候停了下來，而他們也不知什麼時候睡着了。

夏侯浩是被一陣刺骨寒風所驚醒。

當他還是睡眼惺忪之際，他便聽到了姬玲的聲音，呻吟的聲音。

夏侯浩坐了起來，他自己也覺得有點頭痛。

「妳怎麼了？」

姬玲只是喉間發出聲音。

夏侯浩立即起來，只見姬玲臉色蒼白，他按了一下她的額頭，却是燙手的。

「妳發燒了。」

可是到處的東西都是濕透的，一時之間，也無法找些什麼東西讓她蓋着。

夏侯浩很困難才再度生起一個篝火。

谷中只有一些老虎肉還可以吃，姬玲着了寒，而且越來越嚴重。

第二天，幸好出太陽，衣衫也很快便晒乾了，夏侯浩看着姬玲，只見她時冷時熱，看來她已染了重病。

要盡快把她救出這深谷，找個大夫看看，才是上上之策，可惜一時之間，夏侯浩却全無辦法。

他也試過自己先出谷去，可是，經過一晚的滂沱大雨，山石更是濕滑，根本是無法借力使力，這個時候，連他自己也出不去了。

另一件事令他不想離開的，便是姬玲的樣子，她那漂亮的臉孔已仿似鋪上一層白霜，死亡的白霜，他害怕這樣一離開她，再沒有機會再見她。

他呆呆的看着姬玲，這一個萍水相逢的女孩子，却是使他印象難忘。

他依舊回到姬玲的身邊，她仍在顫抖。

「爲什麼不讓她蓋上虎皮？」

夏侯浩立即用刀把老虎的皮割下，他本是個獵戶，加上他刀法如神，那柄黝黑的刀也是異常的鋒利，不需一個時辰，他已把整件虎皮剝了下來。

蓋上那塊仍有血腥味的虎皮，姬玲似乎有了好轉。

夏侯浩道：「姬姑娘，這張虎皮極大，妳可以躲在下面，脫去已濕的衣裳，那對妳身體較好。」

姬玲點了點頭，却沒有行動。

夏侯浩明白，立刻離開。

那夜，他們仍然是吃了一些烤老虎肉，姬玲勉强吃了一些，但實在食不下嚥。

夏侯浩知道這樣下去，姬玲一定會死，於是，他便對姬玲道：「姬姑娘，我看我們困在這個山谷之內，外出無期，而妳的病似越來越嚴重，我想……」

「你想什麼？」姬玲的聲音是軟弱而無力的。

「妳學過內功？」

「有一些根基。」

「那好極，我無法醫治妳的病，不過，我可以把一些眞氣輸入妳體內，讓妳有足夠的力量，我再想辦法救妳出去，妳認爲怎樣？」

「那我要向你叩頭……」

「不，姬姑娘，有道是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況且我們總算有緣，不過……」

「不過什麼？」

「我害怕的是男女……」

「我只是個病人，大夫是不分男女也爲人治病的。」

「好極……妳先伏着，以背向我。」

姬玲依言，在虎皮之下，轉了身體，然後道：「恩公，你可以揭開虎皮了。」

夏侯浩慢慢揭開了虎皮。

姬玲雪白的背部顯現在他眼前，夏侯浩道：「妳先作深呼吸，然後我將以眞氣在妳背上穴道『命門』、『陶道』、『大椎』及『陽關』輸入，這四大穴道在妳背上是非常重要……」

「我明白！」

於是，夏侯浩以雙掌，各抵兩穴，然後以眞氣直貫姬玲的四大要穴。

姬玲身受極大虛寒入侵，然而夏侯浩以强而熾熱的眞氣貫入，果然使她整個人血氣運行。

一個時辰之後，夏侯浩頂上已冒出白煙，而額上汗水汩汩而下。

姬玲自己却有說不出的舒服，因爲身上那種寒氣早已被夏侯浩輸入的眞氣所驅走。

夏侯浩爲她蓋上了虎皮，然後，自己再度打坐，恢復他自己所損耗的眞氣。

翌日醒來，姬玲似有好轉。

那些虎肉已開始發臭，不能再吃。

夏侯浩掘了一個洞，把虎屍埋掉。

黃昏時份，有一隻巨鳥從上面飛了下來，成了他們當天的晚餐。

然後，夏侯浩又再爲姬玲輸入眞氣。

姬玲已有了一些體力，因此，這一次的運功，夏侯浩並沒有太大的損耗功力。

運功完畢，兩人在月色之下細談起來。

「恩公……」

「什麼？妳再這麼叫我，我便不再理妳。」

「那麼我叫你夏侯大哥！」

「好極！」

「你救了我的命，我不知怎樣報答你？」

「不，我相信緣份，妳我既有緣，何必言謝。」

「夏侯大哥，這地方，尤其是這深谷一帶，並沒有太多人跡，你爲何會到這裏？」

「我是路經此地。」

「你有目的地？」

「可以說有，可以說沒有。」

「爲什麼這麼說？」

「我早已告訴過妳，我這個人，一向是隨遇而安！」

「你的目的地是……」

「是天山磨刀嶺。」

「磨刀嶺？」姬玲聲音充滿詫異。

「妳知道那地方？」

「當然知道，因爲我正是從天山磨刀嶺而來。」

「妳父親是姬礎，驚天刀姬礎，他是當今之世使刀的頂級人物，不過，我並不是找他。」

「找誰？」

「我想找一個……據說是住在磨刀嶺上的一個人，那人叫老刀！」

「老刀？」

「妳認識他？」

「不，他正是我父親的師傅。」

「老刀有傳人？」

「當然有……我父親驚天刀姬礎是其中一個。」

「還有其他？」

「我父親有三個師弟，以前是名重一時，不過後來却是消聲匿跡。」

「他們是誰？」

「你好刀却不知道？」

「可能我生得太晚！」夏侯浩道。

「是的，我父親已年過八十，他們三個年紀也不輕的了。」

「妳可告訴我嗎？」

「我只是在幼年之時，父親曾告訴過我，有一個叫『驚雷刀』，一個叫『驚異刀』，還有一位是『驚泣刀』！」

夏侯浩聽了，道：「果眞有這些人？」

「當然……爲什麼你會這麼問？」

「我以爲這些人只是傳說中的人。」

「不，他們都是我父親的師弟。」

「妳見過他們？」

「沒有，聽我父親說過，他們是不和的。」

「啊，原來如此，那麼，老刀仍在嗎？」

「我不知道，夏侯大哥，老實告訴你，我來此谷就是找老刀的。」

「什麼？老刀會在此谷？」

「我不知道，我曾看過我父親

一封書信……我是偷看的，發覺父親的師兄弟，過去多年來，一直要求我父親往找出老刀……也因此他常常不安，當他發現我看他的書信，他便無端的發怒，我也一氣之下走了下山……」

夏侯浩聽她語氣，知她說話中間，仍有一些不盡不實之處，因此，他再追問：「就是如此簡單？」

姬玲道：「也沒有什麼……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我是妒忌他把最上乘的刀法教我兄長，我學到的，只是一些皮毛……甚至連一柄刀也沒有……」

「原來如此，妳走了出來，目的是……」

「找老刀！」

「老刀是妳父親的師傅，妳父親年紀已有八十多歲，那麼，老刀一定超過一百歲了？」

「我並不是找老刀祖師。」

「老刀還可以代表什麼？」

「它是一柄刀，一柄天下無敵的神刀。」

因爲夏侯浩本身是使刀的，而且也是一個刀迷、刀痴，因此，他與姬玲談得更爲投契。

「原來老刀既是一個人，也是一柄刀。」

姬玲道：「現在什麼也找不到了。」

「爲什麼？」

「因爲我們跌下了這個深谷，而我又受傷了，不知何時何日才可以逃出生天。」

「我想妳的傷勢好了以後，我們一定可以有辦法離開的。」他頓了一頓，道：「老刀應該在磨刀嶺或者天山其他地方，爲什麼妳會找到這地方，這地方離開天山，少說也有一千幾百里。」

姬玲似乎並不想再說下去，只道：「我只是糊里糊塗的跑到這裏，幸好有你，否則我早已被老虎吃掉了。」

夏侯浩是個非常聰明的人，姬玲既然不願再說，而且這些有關老刀的事，都是她門派有關的事，自己再多追問，也是無益。

江湖上，各大門派之間，最大忌的是試探人家事情，偷學別人武功，夏侯浩在江湖上行走多年，當然明白這個禁忌，不過，他實在想知道多些有關「老刀」的事。

他終於忍住了，不再追問。

跟着的幾天，天氣和暖，姬玲身體漸漸復元。

他們最困苦的問題是，這地方沒有什麼東西可吃，有時有一兩隻鷹飛下來，但其他時候，他們只能在泥土深處找些根塊來吃。

長此下去，當然不是辦法。

日間，夏侯浩不斷找尋走出谷的途徑，可是，一連數天，也毫無辦法。

那日，他們吃完了一些木薯似的糊狀食物之後，又再看着星星，聊起天來。

「夏侯大哥，你來這地方，也是有目的的？」

「也可算是有……」

「可以告訴我嗎？」

「其實說起來，我的目的也與妳相近。」

「什麼？你也找刀？」

「是的，我有兩個目的，找一柄刀和一本刀譜。」

「你的刀已是這麼厲害，還要找什麼刀？」

「我的烏金刀是刀中的精品。」

「那還不夠？」

「不，我還要找一柄刀中極品。」

「有沒有什麼名號？」

「沒有，但是……」

「你想說什麼？」

夏侯浩並沒有再說下去，他的話裏似乎與老刀有些關係，但他也不願再提起。

「我們目的相同，我們可以同行。」

夏侯浩嘆道：「我也希望如此。」

姬玲道：「夏侯大哥，你……」她欲言又止。

「姬姑娘，妳我雖是萍水相逢，但總算投緣，妳有什麼要問我的，不妨開心見誠？」

「大哥可已成……」她仍是有些靦覥。

夏侯浩聽了，已明白她的意思，道：「我曾經向自己發過誓，業藝未成，誓不成家。」

「業藝？你是指武功？」

「是的，我一定要學成最好的刀法，那才會想及其他……爲什麼你會這麼問？」

姬玲臉上發熱，幸好那時天色已晚，夏侯浩不容易看見她的赧紅俏臉，她道：「我見夏侯大哥英偉俊秀，一定有很多人向你提親……而今你既然未有家室，也許將來我可以爲我姐姐爲媒。」

「妳有個姐姐？」

「是的，她樣子像我，也使得一手好刀，看來你們極端匹配。」

夏侯浩笑了起來道：「我們被困在這裏，連出去也成問題，還說及這些無聊之事。」

姬玲道：「你認爲家室之事是無聊？」

夏侯浩並沒有回答，可惜他看不到姬玲那幽怨的臉色，否則他會改變整個人生觀也說不定。

姬玲道：「夏侯大哥，看來你要走出這山谷，並不會太難，但我却……」

「我走得出去，但不會把你留

下。」

「眞的？」

「當然是眞的，如果我要留下妳不顧而去，我可以早便走了。」

「多謝夏侯大哥。」姬玲聽了，滿心歡喜。

「妳眞的認我爲大哥？」

「當然是眞的。」姬玲稍頓，接着道：「那麼你以後要保護我，不讓我……」

「我會盡力，不過人生聚散無常，世事很難計算清楚的……」夏侯浩年紀不大，但遇過的事似乎不少，這話是充滿滄桑的味道。

「大哥，我想告訴你一個秘密。」

「秘密？既然是心中的秘密，何必告訴我？」

「我一定要告訴你，那也是我的一個心願，我害怕我自己無法完成這個心願……」姬玲的語氣突然變得嚴肅起來。

「但說無妨，可能我會幫妳。」

姬玲道：「其實我離家出走，與你有同樣的……我也是想找一柄至尊無上的寶刀，以及一本刀譜。」

「往那裏找？」

「刀魂谷！」

「在那裏？」

「就是在這裏！」

「這深深的山谷就是叫作刀魂谷？」

「是的！」

夏侯浩有點興奮地道：「我誤打誤撞竟然來到這刀魂谷？」

姬玲道：「那是你好心有好報！」

「據說在刀魂谷內，有一柄老刀。對，老刀，老刀既是一柄寶刀，也是你們的祖師！」

「是的！」

「那麼，刀在那裏？」

「我也想知道，我爲了找這柄刀，掉落在這裏，如果是遇不上了，這刀魂谷內便多了一個冤魂。」

「這刀魂谷這麼大，怎樣找？」

姬玲道：「我曾經在附近看過。」

「看過什麼？」

「我也很難加以解釋，大哥，你先聽我唸唸這幾句東西，也許一人計短、二人計長，可以想出這老刀所在。」

「快說！」

「我在我父親房內，看過這幾句詩非詩，詞非詞的東西：刀魂谷內，風雲變，刀魂湧現，亂石穿雲，噴起千堆雪！」

夏侯浩重複了這幾句，然後想了一會，才道：「我看最重要的是後面那兩句……」

「亂石穿雲，噴起千堆雪？」

「是的，那是暗示刀的所在！」

「在那裏？」

「我猜想，那老刀是葬在這山谷底，那附近的地方，一定有很多奇形怪狀的石頭，而且會噴雪……」

「噴雪？你什麼時候見過有地方噴雪出來？」

夏侯浩抓着頭，實在無法解釋最後一句。

「下雪的時候，那地方會把雪噴出來？」

「噴……是有一種力量，從裏面把雪逼出來，那是一個洞，一個孔，或者是一個什麼。」

他們作出了很多猜想，但總無法把這句話解釋到令他們滿意。

夏侯浩道：「我們明天四處再看，先找出哪處是有亂石穿雲的地方，也許到了那裏，自然可把這句話解釋出來。」

那晚，夏侯浩並沒有好好的睡過。

一向，他以爲自己的「烏金黝刀」已是天下無敵的寶刀，但自從被「火焰神刀」打敗之後……

那一場生死之戰，尤歷歷在目。

「火焰神刀」炎鳳凰向來稱霸黃河以北，夏侯浩自從學刀以來，便以能把這人打敗爲目標。

夏侯浩曾經向炎鳳凰挑戰兩次。

第一次是敗在他的「火焰神刀」之下，據說，炎鳳凰還沒有使出他的看家本領。

夏侯浩是敗在他的刀法之下。

三年之後，夏侯浩再度挑戰「火焰神刀」炎鳳凰，這一戰歷時三個晝夜。

夏侯浩苦練了「陰寒刀法」，尅制着「火焰神刀」的陽剛刀法，這一次是刀法得了一個平手。

可是，他仍然慘敗。

他是敗在炎鳳凰的神刀之下，原來這刀，在練至最高境界之時，有火焰噴出，使夏侯浩無所施其技。

這一次是敗在他這柄奇妙的刀下。

其實，「火焰神刀」炎鳳凰在第二次接受夏侯浩挑戰之時，已看出夏侯浩並非一般好勇鬥狠之輩。

他這次所以挑戰，是眞眞正正的想研究刀法。

夏侯浩的刀法是正氣凜然，這次落敗只是武器不及炎鳳凰。

在最後一場決鬥之中，炎鳳凰突然起了憐才之心，道：「夏侯浩，我們刀法已是平手，但你的『烏金黝刀』不及我的『火焰神刀』，你再與我打下去，你亦難逃一敗的命運！」

夏侯浩擲刀道：「假若我眞的

要打敗你呢？」

其實這是一個十分愚蠢的問題。

想不到「火焰神刀」炎鳳凰却也有一個出乎意料的答案：「假若你可以找到『老刀』！」

「老刀是什麼？」

「我相信是一柄刀，一柄自天地開創以來最好的寶刀，一柄完美的寶刀！」

「你只是相信有這柄刀！」

「是的，老刀，刀魂谷的老刀！」

「你在說什麼？」

「據我師傅臨終之時所言，他的意思是說，有一柄老刀，埋在刀魂谷底。」

「刀魂谷在什麼地方？」

「在天山附近……不過，那只是我們學刀之人之間的一個傳說。」

「你爲什麼不去找？」

炎鳳凰哈哈大笑起來，道：「我火焰神刀已是無敵天下，我爲什麼要去找？」

「你無敵天下？」

「是的，夏侯浩，我過去十年，已接受三千三百次挑戰，刀的挑戰，我知道我是穩坐天下第一刀這個寶座，你也不錯。」

「我怎樣？」

「你是天下第二刀！」

夏侯浩氣在心頭。

炎鳳凰道：「我不是在貶低你，你的刀法在我之下，却在三千人以上，你的刀也是天下神物之一，但可惜的一點是，仍在我這柄『火焰神刀』之下。」

「我一定會打敗你的！」

炎鳳凰並不介意，道：「如果你繼續這樣練下去，繼續練你的『陰寒刀法』以及繼續使用這『烏金黝刀』，你仍然會敗在我手下，除非……」

「除非什麼？」

「我已說過！」

夏侯浩離開了炎鳳凰之後，一直在想着「刀魂谷」與「老刀」。

他查過很多典籍，却並無這樣的記載。

有道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他不但證實了「刀魂谷」與「老刀」的存在，而且還遇到這一位志同道合的紅顏知己。

夏侯浩一直在胡思亂想，一時想到自己發現了老刀，一時又想到再度與「火焰神刀」炎鳳凰的決鬥。

他不知道究竟有沒有睡，只是有一種模模糊糊的感覺，曙光一露，他便立即起來。

姬玲似乎並沒有他那麼緊張，那是有她自己的原因，她比夏侯浩早來這個刀魂谷，她早已巡視過一遍，這荒蕪的刀魂谷內，根本沒有亂石穿雲的地方。

谷內是平坦異常，只有蕪草荊棘。

本來她已打算想辦法離開這刀魂谷，想不到遇到了一隻無端闖下的老虎，更慶幸天降一位俠士來救了她的性命，否則她自己早已魂斷刀魂谷之內。

經過這番重大變故之後，其實她對找「老刀」再沒有什麼期望，尤其在她與夏侯浩相處這一段日子之後，她心裏似乎被一些東西，說不出的東西所佔據着，她只有一個希望，並不是找到「老刀」，而是常常可以跟夏侯浩在一起。

她的腿傷也好了大半，不過，爲了多與夏侯浩一起，她仍是佯裝不能動。

夏侯浩推醒了姬玲，道：「我們去找老刀。」

姬玲惺忪地道：「我仍是不能走動。」

「那我自己去了。」

夏侯浩說完之後，便自己出發。

姬玲心下一急，忘記了自己假裝脚痛，站了起來，跟着夏侯浩走。

夏侯浩回過頭來，道：「妳的腿沒有事了？」

姬玲道：「沒有……今天好得多了。」

「那好極，我們先去找那亂石穿雲之處。」

「我找過了，這地方都非常平坦，那有亂石穿雲之處？」

「妳怎樣找？」

「我只是隨便的這一邊走走，那一邊走走。」

「這樣當然找不到，我們先沿谷邊走，走了一個圓圈之後，再把圓圈縮小。」

「這樣一圈一圈的縮小？」

「是的，我們才可走遍整個山谷。」

姬玲沒有異議，由早晨一直走到黃昏，他們一共走了八個圈，但仍然沒有什麼發現。

夏侯浩一直處於非常興奮的狀態之下，因此，他什麼也不覺得。

到了日落西山，姬玲終於忍耐不住道：「大哥，你不餓？」

「不……喲，我們整天沒有吃過東西了。」

「是的。」

「我心中只有老刀，什麼都忘記了，這時你說起來，我也覺得腹如雷鳴。」

「找些東西吃！」

夏侯浩四週張望，這地方荒蕪之極，實在沒有什麼東西可吃。

忽然，一隻黑鷹閃下。

那是一隻小蒼鷹，小蒼鷹似乎

是剛學會了飛，不慎迷路，竟墮進了這個山谷。

夏侯浩道：「這小傢伙倒霉，我們幸運。」

他示意姬玲不要作聲，他在地上抓了三塊小石子，然後出手。

三顆小石子相繼而出。

那小蒼鷹避無可避，掉在地上。

姬玲看了，拍手叫好道：「大哥，想不到你的刀法厲害，暗器也是如此到家。」

「僥倖而已！」

他們一起走近那小蒼鷹，只見小蒼鷹已死。

姬玲正想把牠拾起。

忽然，上面一個相當龐大的黑影闖下，那是另外一隻大蒼鷹，那蒼鷹下撲勁道十足，連在旁邊的夏侯浩也感到那陣撲面的勁風。

夏侯浩反應極快，一個滾身，人已護着姬玲。

他自己只感到背部好像火燙似的灼痛，然後，他整個人被蒼鷹抓着，飛騰上半空。

夏侯浩在半空翻身，只見那大蒼鷹那巨喙已向他啄下來，他立時又以雙手護頭，不敢轉身。

這時，他已知道自己被那大蒼鷹抓上了半空，他拚命掙扎，那蒼鷹雙爪越抓越緊，並已陷入他背部肌肉之內，他仍忍受住痛苦在掙扎。

忽然，那蒼鷹雙爪一放。

他整個人便像一隻斷線的風箏似的，跌了下來。

而當他跌下來之時，他又看到另外一隻蒼鷹抓了姬玲上半空。

他思想非常混亂之際，人已着地。

受傷的背，再跌在尖銳的石上，使他痛極，眼前一黑，什麼也不知道了。

當他醒來的時候，已是暮色四合。

他試圖起來，只感到背如刀割，腰間似有千斤墜。

他叫了一聲：「姬姑娘！」

沒有回答，可能她也是跌了下來，還沒有甦醒，他又再叫了幾遍，可是，仍然沒有回答。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他又再似昏非昏，似睡非睡的過了一夜。

* * *

太陽灼熱的光線，照醒了夏侯浩。

他勉强掙扎起來，背後仍是灼痛非常，彷彿有千針在刺，不過，他仍是坐了起來。

放眼四週，沒有姬玲的踪影，看來她可能是被那些蒼鷹抓去了。

不過，他仍然希望找到姬玲。

他勉力的站了起來，一步一步的向前移去，走了幾步之後，雖仍是脚步虛浮，但總算可以走了。

他嗅到一股臭味。

沿着味道看去，只見那小蒼鷹屍體仍在，不過，過了一天一夜，已開始發臭。

這刀魂谷什麼也沒有，只有這發臭的鷹屍仍可作糧食，夏侯浩生了個火，把那小鷹燒得脆脆的，讓焦燒的氣味蓋過了發臭的氣味，然後吃下，暫時裹腹。

吃了東西之後，有了氣力。

他開始四周找尋，希望在附近可以尋回姬玲。

過了一整個下午，全無姬玲半點踪影，他知道再無希望找到她，只有默祝她好運。

下午，突然間天地變色，電光閃閃，不一會便下起雨來，夏侯浩不知應到那裏去躲避。

雨越下越大，而且順着風勢，橫風橫雨。

夏侯浩走近一處石壁。

那裏是凹陷的，上面有些藤蔓之類的植物垂下，還可以勉强擋住了一些雨水。

忽然，一陣電光之後，雷聲隆隆，接着狂風又起，這一陣狂風的力量，大得無法估計。

夏侯浩抓住了一些蔓草，才能穩定身子。

狂風停了一下，電光又閃。

這一閃却令夏侯浩瞠目結舌——因爲前面本是一片蔓草的山谷，因爲風力極大，所有的草也被吹得低矮下去，露出了一大片三尖八角的石塊來。

這情形有點像草原。

草原，本是綠油油的平靜的一片，突然有大風吹過——風吹草低見牛羊。

可是，而今風吹草低並不見牛羊，而是見到一大片三尖八角的石塊。

假若不是這一陣狂風，夏侯浩相信自己永遠不會見到這一片長草下之石灘。

他立時想起了姬玲說過的幾句：刀魂谷內風雲變，刀魂湧現，亂石崩雲，噴出千堆雪。

亂石崩雲！

這山谷在長草之下，一片平坦，那會有亂石崩雲可見，在這狂風一吹之下，他才發現這一角，在長草之下，眞是亂石崩雲。

既然有亂石崩雲，那麼刀魂谷內有「老刀」，將不再是傳說，而是眞有其事。

夏侯浩自忖道：「亂石崩雲，噴出千堆雪！」

亂石崩雲是有了，那麼噴出千堆雪是什麼？

一陣陣的狂風，把地上的草壓下去又再壓下去，忽然，暴風雨中閃出電光，「轟隆」一聲，那陣電光

已劈下亂石叢中。

硝煙湧起。

這時已不能再分辨出是雨是煙。

硝煙之後，突然有一條白柱從石堆之中噴起……

那實在是一個奇景，那條白色的柱，不知是什麼構成的，白如雪花噴起……

好一句「噴出千堆雪」！

這一幕幾乎連想像也想像不到的圖畫，便在眼前出現，夏侯浩整個人呆着，他的腦裏只是迴响着那兩句話：「亂石崩雲，噴出千堆雪！」

雪終於噴盡。

那其實並不是雪，而是地底的水，被强大力量向上噴起，遠看便有噴雪的感覺，當力量減少，夏侯浩已看到下面有一個洞，水正是從那個洞噴出。

他只渴望風雨立時停下來，這樣可以讓他去看清楚這個地洞，也許那正是埋葬「老刀」的地方。

可是，風雨依然維持了一段時間。

風漸靜，而雨也漸息。

整個山谷在微熹之中，又回復了恬靜。

夏侯浩立刻走向那石洞，因爲石洞是在亂草之下，而那些亂草極高，並非容易可以按下。

他索性抽出他的「烏金黝刀」，一揮手，連環轉了兩個大車身，附近身旁一帶草已被削去，露出光禿的石塊，那些石塊三尖八角，難以立足。

夏侯浩小心在石與石之間縱躍，他終於看到那洞，那洞有兩尺直徑，就好像一個井似的。

剛才暴風雨之際，水便是從這井裏彷似雪般噴出，但而今水往這井內回流。

一時之間，却聽不見水聲。

原來這井相當深。

夏侯浩試推一塊石往井下去。

良久、良久才聽到一些迴响，他往下望，却看不見什麼，因爲下面非常黑。

他想立即下去，可是，回心一想，這樣毫無準備的下去，極之危險。

就算下去發現了「老刀」，也許也沒有命去用。

他猶豫了一會，想找一些蔓草結爲繩索，可是，因爲剛才大雨，所有草都非常濡濕，根本不能結爲繩索。

他突然想起自己的寶刀，「烏金黝刀」，假若下去可以發現「老刀」，那麼，「烏金黝刀」也不再有什麼用，於是，他決心以刀插石，然後一步一步下井去。

有道是：富向險中求。

要得到寶刀，自然也要向那無法估計的危險挑戰。

他先俯身，把寶刀插向井內一邊石壁，然後滑身下去，以寶刀作力。

落下了幾步之後，井身已變得寬大起來。

很多地方，一刀刺出，已不能觸及牆壁，夏侯浩武功有一定根基，雖然不可全靠寶刀之力，他仍可借助一些牆隙及突出的石塊，穩着身子。

他慢慢的下去，下了足有百步以上，然而，他却完全沒有到底的感覺。

他只覺得，人在半空，只覺越來越心寒。

下去，不知何時到底，到了井底，又不知是什麼情況，假若上去，他也不知有沒有力量繼續支持。

這時正是進退維谷。

其實，到了這個時候，他也沒有選擇的餘地，他只有繼續奮力下去。

這時，井身突然又收窄了。

他已可以利用雙腿，撐着兩旁慢慢滑下，這樣下去省力得多，而且速度也快得多了。

終於，他覺得自己似乎着了地。

那是軟綿綿的一團，他向下摸索了一下，竟然發覺是暖暖的一團肉似的。

他嚇了一跳。

接着是一聲呻吟的聲音，更嚇了他一跳。

他迅速的躍起。

這一躍並沒有什麼準備，也沒有控制的力量，因此，他的頭撞在井壁之上，整個人立時昏昏沉沉。

他極力保持自己清醒。

忽然，他似乎看到點光。

那點光越來越大，而光的前面是一個影，一個人的身影，那人並非坐着，而是半躺半卧似的，而剛才他便好像降落在那人的肚皮上似的。

在這井底，看到了一個人，夏侯浩的感覺是既驚異，也興奮。

驚異的是在這環境之內，竟也有人。

興奮的是自己並不孤獨。

那光點越來越大，但仍然看不到那人的臉，只看見他的身形，就像一尊睡佛似的。

「你醒來了？」那人竟先發出聲音。

「你是……」夏侯浩聲音非常乾澀，他幾乎發不出了聲音。

「我也像你一樣的……」

「像我？」

「是的，上面又來了一場大風雨，對嗎？」

「是的。」

「你看見那奇景？」
「什麼奇景？」
「亂石崩雲，噴出千堆雪！」
「是的，是的，你是……」
「我也是看到這奇景之後，冒着生命危險下來，不過，你比我幸運一些。」
「什麼幸運？」
「我降在井底的石上，股骨碎了，而你降在我的肚皮上，什麼傷痛也沒有。」
「對不起！」
「那也沒有什麼……我差不多十年沒有聽過人聲，你來了，也就讓我有一個伴兒。」
「你在這裏十年？」
「差不多了！」
「你爲什麼會來到這裏？」夏侯浩不解地問。
那人哈哈地笑道：「那你又爲什麼會來這裏？」
夏侯浩道：「因爲……因爲……」
「因爲你聽過那詩非詩、詞非詞的東西，什麼『刀魂谷內風雲變，刀魂湧現，亂石崩雲，噴出千堆雪！』」
夏侯浩道：「是的，那你是來找『老刀』？」
「與你根本一模一樣！」
「找到了？」
「假如我找到了，我還會留在這裏嗎？」那人道，聲音帶有一些埋怨，一些淒涼的味道。
「既然找不到，你也可以離開。」
「我當然……」忽然，他止住了說話，想了一下，才道：「你是來找『老刀』，你一定是個好刀的人。」
「我喜歡刀。」
「我知道，其實你身上那柄，早已是神物！」
「我這烏金黝刀？」
「啊，是一柄有名有號的寶刀，既然有了，何必再冒這個大險？」
夏侯浩並不知該怎樣解釋。
他改變了話題，道：「前輩高姓？」
「我沒有姓名。」
「人總有一個名號……」
「有，我有一柄刀，一柄會哭的刀。」
「什麼？」夏侯浩大惑不解，自言自語道：「刀那會哭的？」
「有……」
那人轉了一個身子，原來他可以左右翻身。
「鏗」的一聲，那是抽刀出鞘的聲音，一柄寶刀出鞘，都有一陣難以形容的聲音。
那聲音越是優美動聽，那柄刀便是越珍貴。
然後，那人把刀在火光之中揮舞了幾下，刀風過處，竟然有哭泣之聲。
那哭泣聲初是幽怨，非常動人心弦。
接着哭聲一轉，是一種悲淒之聲，給人一種難以言喻的悲哀之感。
聽着這些聲音，夏侯浩整個人呆着。
一個人半躺半臥的舞刀，而且可以發出如此動人的刀聲，那實在是難以想像。
那人再一揮，不知如何，刀已入鞘。
「你是……」
「你聽過江湖上有四大刀王嗎？」
夏侯浩自幼練刀，當然知道，他點頭道：「是驚天刀、驚雷刀、驚異刀以及驚泣……」
「你對刀的歷史倒也知道不少。」
「那麼你是驚泣刀？」
「是的。」
「我以爲驚泣刀是驚天地泣鬼神之刀，想不到你的刀風竟然可以帶着哭泣……」
驚泣刀道：「是的，刀可帶着哭泣……不過，這十多年來，已沒有什麼可以哭泣的了。」
「我不明白。」
「當他躺在這井底，生不能好好的生，死也不能好好的死，還有什麼可以哭泣？」他的聲音充滿了幽怨。
「你一直躺在這裏？」
「是的，差不多十年。」
「你怎樣生存？」
「我還可以動，吃是不成問題。」
「有東西吃？」
驚泣刀突然又抽出了刀，然後向上一揮。
夏侯浩只覺刀光閃了幾下，然後，有很多一顆一顆的東西掉下來，好像下雨般掉下來。
「棗子？」
「是的，那是養活我差不多十年的東西。」
夏侯浩抓了一個入口。
棗子是非常的甜美，他又再多吃了幾顆。
「不錯吧？」
夏侯浩道：「不錯，但也沒有可能養活你多年。」
「當你沒有選擇的時候，你只要能活命，你什麼也不會計較的了。」
夏侯浩道：「眞的只有棗子？」
「還有……有一些稀客。」
「什麼稀客？」
「你看……」他指着火光的後面，那是一隻相當大的老鼠，並不是

一隻活生生的老鼠，而是一隻臘乾了的老鼠。
「老鼠也可以吃？」
「並不是普通的老鼠，而是跌了下來的田鼠。」
「怎會跌下來？」
「由此可知，這是如何難得了！」
「老前輩，你就靠這兩樣東西活下去，而且活了幾乎十年？」
「是的。」
夏侯浩沉默了下來。
「你不信？」
「你活生生地在我面前，我不信也不可能。」他頓了一頓，道：「你怎樣計算出十年？」
「你剛才見過『噴出千堆雪』的情形？」
夏侯浩點了點頭。
「這種情形實在並不多見，江湖之上，很多人都聽過『刀魂』這首歌謠，但大多數的人都以爲是以訛傳訛的歌謠，是騙人的，其實也難怪，這『噴出千堆雪』的情形，並非常常有。」
「什麼時候才有？」
「這要靠天時地利與人和！」
「這麼難看到？」
「是的，第一、這刀魂谷並非人人能找到，就算找到了，由上面往這裏望，只覺得這是個無底深淵，那有膽量下來？第二、就算來到這谷底，也未必遇到這一場難得一見的狂風暴雨。」
「要遇到這一場狂風暴雨才會發現這洞口……」
「難道你忘記了怎樣發現這洞口，怎樣看見這洞內噴出的水柱，像噴出千堆雪一模一樣？」
夏侯浩仔細從頭想一遍，他所說的仍歷歷在目。
驚泣刀道：「我知道這種特殊的情形，大概五年才會發生一次，我來時看過一次，而今你看到的應該是第三次——那便是十年了。」
「我看的是第三次？第二次呢？」
「那年我仍在洞中，我知道外面狂風暴雨，這裏也噴了水柱出外，却沒有人掉下來。」
夏侯浩嘆道：「我能看到這情形，也有膽量向一個無底深淵似的地方下去，總算有緣。」
「是的，你與『老刀』，也與我驚泣刀有緣！」
「老刀？你找到了老刀？」
驚泣刀道：「我當然找到了……」
「讓我看一下？」
「不……你要看也可以，不過，你要答應我，把我治好，那才可以。」
「把你治好？」
「是的，我癱瘓在這裏，沒有你的幫助，我永遠也離不開，我等……等掉下來的人，足足已等了十年以上。」
「據說在這刀魂谷之內，除了『老刀』之外，還有一本刀譜，那是一本叙述天下所有刀的書，並載有……」
「並載有『老刀刀法』！」
「你也發現了？」
驚泣刀道：「不單發現，還可以讓你一看。」
「眞的？」
「你先把火光弄得更亮一些。」
夏侯浩走近那個小火堆，在旁邊有一些枯枝，他把枯枝放在火中，火光便亮了些。
他回首，這時才清楚的看到驚泣刀的眞面目。
這人一頭白髮，臉孔緊繃着，好像永遠有無法解決的愁苦。
「你爲什麼這樣望着我？」
夏侯浩並沒有回答。
驚泣刀道：「你不用奇怪，假若你也困身在這地方，也癱瘓了多時，你而今劍眉星目的樣子，亦一樣會變成我而今的樣子。」
從驚泣刀的輪廓來看，當年他也是一個俊秀的郎君，但歲月折磨，有擦不去愁苦的痕跡。
「刀譜呢？」
驚泣刀從刀背後的地方，抽出了一本用皮革包着的東西，看來是一本書。
他把書揭開，道：「你來看……」
夏侯浩移近，只見那書上寫着三個字：手指刀。
「手指刀？是什麼刀法，從來沒有聽過。」
驚泣刀並沒有回答，他只是揭了另一頁。
這一頁只有圖形，圖形下面有些蠅頭小字，夏侯浩想靠近一點。
驚泣刀却把書拿開，道：「你想學這手指刀法嗎？」
「想。」
「那我教你。」
「好極，多謝前輩。」
「你不用多謝我，我教了你之後，有非常苛刻的條件，你聽了之後，好好考慮考慮，才再說學不學。」
「手指也可成刀，而又有手指刀法。」
「你學了手指刀法，先爲我治療這個背。」
「刀法怎樣治背？」
「你不用問，只考慮答不答應。」
「我答應。」
「還有，我不知你這手指刀法，能否把我背疾治好，假如不能……而其間又有人來襲擊我們，你一定要保護我，絕不能讓我死在

這裏。」

夏侯浩笑了起來。

「你笑什麼？」

「前輩，你十年才遇到我這一個莽莽撞撞下來的人，又怎會這麼快有人來襲擊。」

「是的，我說出來，只是防患於未然。」

「你教了我手指刀法，是我的恩師，我自然要保護你，你不用擔心。」

驚泣刀道：「好極，我們說過便算數。」

夏侯浩笑了，笑他的擔心。

於是，驚泣刀開始教授夏侯浩「手指刀法」。

所謂手指刀法，其實是以手指代替刀，刀法是大模大樣的刀法，但利用內力，直透雙指的功力，實在並不簡單，幸好夏侯浩的內功也有相當根基。

經過驚泣刀一番指點之後，夏侯浩已領略其中要訣，本來，他的內力已不弱，而今能把力量運用到雙指之上，實在使他大爲驚異。

這樣過了兩天，夏侯浩感覺功力大進，再配合了「手指刀法」，已有了一定的成績。

夏侯浩練了一段時間，便道：

「這手指刀法，應該易名。」

「易什麼名字？」

「叫匕首法好得多。」

「對，雙指並不成刀，可成匕首，好極，這是個極好的名字。」

「我恐怕學了，却辜負了其名。」

「你大可試試……不過，你要專心致意，以全身力量透入雙指，千萬不要旁騖。」

夏侯浩先運了氣。

驚泣刀竟遞上了一塊兩個拳頭般的石頭。

「你削下！」

夏侯浩依言，以兩指削向石頭。

「奪」的一聲，石頭已是齊口而斷。

夏侯浩看看自己的手指，也看看石塊，不禁心內嘖嘖稱奇，臉上表情也是大異。

驚泣刀道：「你不用驚異，再練下去，你雙指就會有匕首的能力！」

夏侯浩道：「那實在神奇！」

「不，這刀譜內還有更精的武功！」

「那你快敎我！」

「你的直刺能力已佳，而今我再授你『刀指禪』！」

「刀指禪又是甚麼？」

「那是來自少林一位佛家武功，你來看……」

驚泣刀把刀譜打開，只見上面有一幅圖畫，畫內畫着一個和尚，以食指插入石塊之內。

下面有幾行蠅頭小字。

驚泣刀道：「今次是以食指……」

他說出了幾句練功口訣，並提點以內力提氣，將全身眞力獨置食指之中。

夏侯浩有了「手指刀法」的根底，而今雖只練了兩天，便有非常不凡的表現。

他面向牆壁，以右食指向牆一插，那石牆是非常堅固的花崗石，但食指已是應聲而入。

當他拔出手指，只見石粉飛揚。

驚泣刀道：「你又成功了！」

「多謝師傅的指點！」

驚泣刀沒有說話。

夏侯浩非常高興，在洞內的牆壁上，左試右試，然後，他又往地上一試。

地上的表面是泥土，下面便是石頭，因此，當他一指插下，整隻手臂也插入了泥土之中。

他感到一陣暖氣從泥土傳出，他慌忙把手抽了出來，隨着他的手，噴出來的竟是一股泉水，溫暖的泉水！

那泉水射上，足有三呎高。

驚泣刀道：「我早知這裏有泉水，可惜我一直無法移動，因此……」

夏侯浩道：「你喜歡在這裏洗澡嗎？」

他說完便走向驚泣刀身旁，要抱他到泉水之處。

驚泣刀道：「慢着……」

「甚麼？」

「你搬動我之後，你將會有大麻煩，你不會後悔？」

「甚麼麻煩？」

「我不知你我緣份如何……當有事發生之後，你細看看刀譜之後的第五篇，你要依着刀譜去做！」

「沒有甚麼問題！」

驚泣刀閉上了眼睛。

夏侯浩看着他，實在不明白驚泣刀爲甚麼有這麼大的惶恐與不安。

驚泣刀整個身體已是癱瘓，夏侯浩需要一些力量才可以把他搬近那泉水處。

他的身體透出一陣腐屍般的味道。

當他的手搭在他的背上，他只觸及一些濕濕濡濡的東西，只見驚泣刀已是汗水直淌。

「啊呀……你……」

夏侯浩索性把他整個人翻了過來。

火光與水光之下，他整個人呆了——原來夏侯浩的背部，整個背部都已腐爛。

不知是因爲肌肉被久壓而腐爛

，還是受傷而腐爛，那陣惡臭與腐屍的味道，正是從此而傳出。

夏侯浩道：「前輩，你放心，我會好好的替你……我先替你用泉水洗去……」

夏侯浩首先把一些溫暖的泉水輕輕洒在驚泣刀的身上，只聽到他已發出了一些呻吟。

他又洒一些，驚泣刀發出的呻吟更痛苦。

驚泣刀突然道：「夏侯浩……我可能忍受不住，你用指力點我背後幾個大穴，使我昏迷去，那才……」

「我不懂那些麻醉穴道！」

「刀譜上有……」

夏侯浩拿起刀譜，迅速揭至後面的第五頁，果然，上面是載有背上幾個大穴。

其中一個寫着「靈台」，書邊並註着「麻穴」，原來靈台是人身大穴，而那麻穴在旁邊，只要按得準確，可以使人麻醉，毫無感覺。

夏侯浩在書上看清楚了穴道，正想依樣畫葫蘆的用指按下，可是，驚泣刀的背部，根本已是腐爛，怎能用手指截下？

因此，夏侯浩手指着驚泣刀的背，但無論如何，他也不敢下手。

驚泣刀等候了一會，道：「快按下……如果你眞的想我沒有那麼痛苦，你便忍心按下！」

夏侯浩一指戳下！

驚泣刀發出了一聲振人心弦的叫聲，那叫聲歷久不散，在夏侯浩耳邊迴响。

不過，驚泣刀已暈倒過去。

夏侯浩再看那刀譜，發現後面一頁寫着：背癰。

原來這本刀譜，不單是一本刀譜，而是一本專醫奇難雜症的本子。

上面寫着：「先用水洗腐肉，假若腐肉不除，背部永不痊癒，必要時要用刀刮，以求完全清除腐肉……」

夏侯浩照着書上所言，他先用手掏水，洗去了可清除的腐肉，不過，驚泣刀這背患極深，而且日子太久，很多腐肉已近骨骼之處。

最後，他果然要用刀才能完全清除他背上的腐肉，刀子刮在驚泣刀的骨上，發出非常可怕的聲音。

不過，夏侯浩依然盡了力量，咬緊牙齦的爲驚泣刀清洗背部。

背部是清洗了，有甚麼葯可敷？

他正在驚惶，不知如何是好。

突然，驚泣刀醒了，有氣無力地道：「夏侯浩，多謝你……你不用再動我，我那些只是肌肉的傷，讓我躺着，不用替我敷葯或是包紮。」

「痛嗎？」

「我可以忍耐得住！」

兩人無言，這石室似乎是瀰漫着一股沉重的壓力。

忽然，驚泣刀道：「夏侯浩，我要讓傷口盡快收口，千萬不要讓人移動我，否則……」

「除了我，還有甚麼人會移動你？」夏侯浩失笑。

「不！」他頓了一頓，續道：「有人來了！」

「甚麼人？」

「你不要理他甚麼人，只要你好好保護我！」

「怎樣？」

「那人是從右面來的，你先以雙掌打破右面山壁。」

「內有甚麼……」

「你不用問，時間很緊迫了，你只要依我言行……」

夏侯浩聽他語氣，知道他是非常緊張。

他不再多問，立時以雙掌擊出，右面山壁竟然被他掌力所震裂開。

夏侯浩走近一看，發覺裏面像一個房間，足有十尺見方，他再點了一支枯枝，往內看，這地方足以把驚泣刀收藏起來，如果自己在這破口守着，一定沒有人可以攻入，他回頭看着驚泣刀。

火光之下，他的臉孔是一片蒼白。

「快把我送入內，無論有甚麼人前來，你也不要讓他騷擾我……」

夏侯浩小心把他抱進去，他脫了自己的衣服，舖在地上，讓驚泣刀俯卧着。

當一切做妥當，夏侯浩竟然發覺驚泣刀全身在發抖。

「前輩，你怎麼啦？」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支持下去，你再把我背後的麻穴點了……這驚泣刀……你好好保存着，假若非在必要之時，切勿露了眼……若我一旦不測，這驚泣刀配合其他三大驚刀，有無上的秘密……這一點要看你的造化！」

驚泣刀說了這一大番話，夏侯浩表面是明白，但其中的來龍去脈，並不清楚，不過，在這時候，最重要的還是讓驚泣刀好好安靜下來。

夏侯浩道：「前輩，你還有甚麼話吩咐……我會好好的保護你，你不用擔心！」

驚泣刀把腰間的刀拿了下來。

他的身體已忍不住的發抖。

夏侯浩知道那是極痛的反應，他立時以力透指，點了他背上的麻穴。

然後，他把石壁上墜下的石塊，一一收拾，並利用一些枯草，在洞口作了一些僞裝。

青年刀手　救治驚刀

他坐在洞口，看着露着一些殘餘的灰燼，他把驚泣刀拿在手上，看着那露出鋒芒的刀，只覺一陣寒氣逼人。

表面看，此刀似乎並沒有甚麼特別，不過，他越看這刀，越覺得這刀有股力量。

一股令人想哭的力量。

其實，夏侯浩已過慣飄泊的生活，生活之中，甚麼苦頭也吃過，沒有甚麼事情會叫他驚異，也沒有甚麼事情叫他悲愁痛苦。

不過，看着這驚泣刀，他却有一股想哭的感覺，他想到一出生便不知自己的父母的悲苦，他想到年少時被人欺負，被野狗追噬……這些過往的事情，他經常也有想過，可是從來沒有想哭過……

而今，他眞的想哭！

忽然聽到了一些腳步聲，非常沉重的腳步聲。

這個石洞，根本是半封閉的，何來傳聲之道，就算有人前來，也沒有那麼沉重的腳步聲。

夏侯浩想把驚泣刀收好，但一時之間，却不知應該收往那裏才好，而腳步聲更近，他索性用力，把驚泣刀插入了石壁之內。

那驚泣刀異常鋒利，夏侯浩把它一推，一大半已插入了石牆之內，再用力，竟然可以把整柄刀，連刀柄也全陷入了石壁之內。

夏侯浩用碎石塞進去，並用指力推實，作了一些簡單的記號在上面。

他像個和尚的在洞口打坐着。

步聲更是逼近，而他已可以感覺到，步聲來自他面對着的那片石壁。

可是，石壁之內又怎會有腳步聲？

當他正大惑不解地胡思亂想之際，他便看到了一個奇景……

石壁突然破落，一個人樣的圖案首先出現，然後是一個人從石壁中踏步出來。

那人身體高大强壯，活像一個來自西天的怒目金剛。

他看見了打坐着的夏侯浩，有些愕然。

「你是誰？」他的聲音震耳。

夏侯浩一時之間並不知如何答他，而且見他語氣這麼沒有禮貌，他也不願回答。

「你是誰？」這次說話包含了一些怒意，更是使夏侯浩耳朵也不舒服。

「你又是誰？」夏侯浩反問。

「我是驚雷刀！」

「驚雷刀？四大驚刀之一？」

「那你一定見過驚泣刀——那個愛哭鬼——他躲到那裏去了？」

他的目光如兩支火炬，在洞中搜索。

「你起來！」他語帶命令。

夏侯浩並沒有動。

「你起來！」這人發怒，聲音有如打雷。

夏侯浩張開了眼睛，故作鎭定，道：「請問閣下是誰？」

「你不用問我是誰。」他突然在腰間抽出了一柄刀，那時，本是相當黑暗的山洞，閃起了一陣眩目的光，然後，那人把刀在空中揮了幾下。

一般人持刀，是揮洒自如，可是這人揮刀，手法十分生硬似的，可是，刀鋒割裂空氣，發出「隆隆」似的聲音，聲勢嚇人。

「驚雷刀」果是名不虛傳，刀法有驚雷之聲。

驚雷刀發覺夏侯浩依然是木然不動，他再也不耐煩，一刀直向他頭上劈下。

夏侯浩想閃開，但那刀勢下，竟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力量，像撒下了一個無形的網，不能動彈。

人雖然不能脫身，但雙手仍可以動。

他迅速抽出他自己的「烏金黝刀」，從下而上，擋着「驚雷刀」的來勢。

「轟」的一聲，是震耳欲聾的聲响。

驚雷刀已向外跳，返身再來一刀。

這一刀是橫揮而來，假若夏侯浩稍有差池，擋不了這一刀的話，他將會遭腰斬。

夏侯浩的「烏金黝刀」仍有一手，只見他身形不動，刀成一個迴旋，硬生生的把刀格開。

又再是「轟」的一聲，這一聲响，不只震耳欲聾，而是眞的使人暫時完全沒有了聽覺。

驚雷刀抽刀暴退，口中唸唸有詞。

夏侯浩實在聽不到他在說些甚麼。

「快說……」

當夏侯浩聽覺恢復，他只聽到這兩個字。

「說甚麼？」

「我驚雷刀自問天下刀法無敵，而你這一個年輕人，居然可以擋得我兩刀……我曾向自己說過，低我一輩之人，假若可以擋我兩刀，我便會讓他要求我一件事！」

「要求你一件事？」

「甚麼事……當然是合情合理之事！」

「殺人？」

「我不作傷天害理之事。」

夏侯浩一時之間，實在想不出要求他做甚麼事，這人古古怪怪，

不知究竟葫蘆裏賣些甚麼葯。

「又要合情合理，又要不傷人害理……有了，殺人不可，救人則可以了吧！」

「救人？當然可以，這裏只有你和我，你要我救甚麼人？」

「你不要理會，只要你答應救人便可！」

「好極！」

夏侯浩當然是希望他救「驚泣刀」，不過，他一出現之時，是想找驚泣刀的，而且似有一些來意不善。

因此，他又害怕驚雷刀口中只管說救人，假若一旦發現是救驚泣刀，便改變主意，那時又暴露了驚泣刀，豈不是自找煩惱。

「你救人……你眞的懂得救人？」

驚雷刀道：「我武功蓋世，熟讀歧黃經，華陀方，我有甚麼人救不了？」

「我說了出來，我又怕你反悔！」

「反悔？我一生人從不反悔！」

「你不用再嚕嚕囌囌，否則我……」

「反悔！」

夏侯浩抓着他這一句話，使他啞口無言。

「你要救人，無論是好人、壞人、惡人、仇人……」

他剛說出「仇人」二字，他臉便變色。

夏侯浩已不再讓他多言，只道：「我要你救的是驚泣刀！」

驚雷刀呆着。

夏侯浩從剛才與他對話之中，已約略了解這驚雷刀，這人刀法如雷，脾氣如騾，他實在是一個剛直漢子。

「我早說過你會反悔！」

「誰說的？」

「我……」

「他怎麼了？」

「他背部受損，我點了他的痳穴，讓他暫時沒有了痛楚……不過，我看你也救不了他甚麼！」

「讓我看看！」

夏侯浩小心把驚泣刀從石洞之內抱了出來。

驚雷刀看了驚泣刀背部，有些地方肌肉盡去，露出了筋骨，驚雷刀搖搖了頭。

「怎麼？救不了？」

「如果讓他暴露着，我看不出三天，筋骨入毒，一定返魂無術！」

「你一定要救他！」

「他是你的甚麼人？」

「只是萍水相逢，不過，他告訴過我天下四大驚刀的一些事！」

「你知道多少？」

「說多不多，說少不少！」夏侯浩故作此說，其實，驚泣刀對他所說有關「四大驚刀」之事，並不太多。

驚雷刀望着夏侯浩，道：「你是來找『老刀』？」

「不，我是無故跌下來的……你還是先救了人才再說。」

「怎麼救？他筋骨根本沒有受傷！」

「啊……」夏侯浩故作恍然而悟狀。

「你啊甚麼？」

「你不懂怎樣醫治筋骨入毒，那也便算了！」

「我不懂？」

夏侯浩的激將之法，果然有效。

「你救他給我看看！」

驚雷刀雙手搭着驚泣刀的肩膊，稍一用力，便把他整個人拖了出來。

然後，他從懷中拿出了一個扁平的盒子。

「你這哭鬼刀總算是走盡了霉運！」他頓了一頓，道：「小子，你來！」

「要我幫手！」

「這裏有個小孔，你把葯吹在他的身上！」

夏侯浩上前，接過那個盒子，果然，盒子旁邊有個小孔，另一邊也有一個小孔，他以口吹小孔，另一邊的小孔便有葯末噴出。

葯末非常均匀的散在驚泣刀的背上。

驚泣刀雖然只是痳醉昏迷，但臉上表情仍是綳緊的，但當葯末洒滿他肌肉之後，整個臉容也寬鬆下來，這證明了驚雷刀的葯實在有效。

當夏侯浩小心替驚泣刀吹葯之際，驚雷刀却走開了，他似乎並不大願意救驚泣刀的，不過，因爲他與夏侯浩有言在先，無法抵賴。

驚泣刀已安詳的睡了。

夏侯浩走近驚雷刀，他似乎陷入了深思。

「恩公！」夏侯浩道。

驚雷刀似從沉思中驚起，道：「我又不是救你，你何必這樣稱呼我？」

「驚泣刀救過我，我現在求你救他，也代他叫你一聲恩公也沒有錯吧！」

驚雷刀並沒有作聲。

「其實你不想救他，可惜，是有言在先！」

「對，我不想救他！」

「爲甚麼？」

「因爲他害過我，害得我幾乎死在這刀魂谷裡！」

「你們一早已在這刀魂谷？」

「是的，我們三人同來，他貪心，想獨吞『老刀』與『刀譜』。」

「三人同來，還有一個呢？」

「他仍然在這刀魂谷內。」

「他是誰？」

驚雷刀欲言又止。

夏侯浩道：「如果你不想讓我知道，那你便不用告訴我，我也不想捲入不必要的漩渦之內！」

「其實告訴你也沒有甚麼關係！」

夏侯浩並沒有表示甚麼。

「因爲我想……我們三人……不是，而今包括了你，四人也是無法走出這刀魂谷的！」

「爲甚麼走不出？」

「你也試過，你有本領走出去嗎？」

「沒有，但你不同！」

「有甚麼不同？」

「你武功蓋世，加上驚泣刀康復之後，憑兩位的力量，莫說是刀魂谷，就算是地獄，也可以闖出去！」

驚雷刀笑了，他一直沒有笑過，而今展露出他的笑容，夏侯浩才覺得，這人並非那麼令人討厭。

「驚泣刀其實並沒有告訴你甚麼！」

「有，至低限度，我知道眞有老刀存在，也有刀譜存在，而且……」

「而且甚麼？」

「而且刀譜我也看過！」

「你看過，在你這裏？」

「你又想獨佔刀譜！」

「快拿出來……」他已抽出他的驚雷刀。

夏侯浩道：「我可以給你，不過，你要告訴我，你們四大驚刀的來龍去脈。」

驚雷刀並不耐煩，一刀劈下。

這一刀頗具風雷之勢，但力量却是不大，夏侯浩被迫抽刀抵擋。

驚雷刀見了他這烏黑色的刀，道：「原來你的刀也不弱……你的刀法如何？」

「當然不及你老人家。」

「如何不及？」

這話教夏侯浩無從作答。

驚雷刀又再一刀劈下，這一刀，力道穩決，而落下之勢，驚雷刀是氣定神閒。

夏侯浩揮刀一格，迅速變招，連消帶打。

「好一招『抽刀斷水』！」

「還沒有完，看……」

原來夏侯浩有心表示自己並非弱者，連消帶打之後，再來一個攻勢。

「抽刀斷水水更流！」本是李白的詩，却成了夏侯浩的刀法。

「你學的是太白金刀法！」

夏侯浩道：「你懂？」

「當然懂，天下間有甚麼刀法我不懂，你小心！」驚雷刀一個轉身，也使出了「抽刀斷水水更流」，一招接着一招，招中有招，實在是瀟灑。

「小心……」

他繼續「太白金刀」的下一招式。

「舉杯消愁愁更愁！」

驚雷刀的刀，並沒有驚雷，而是帶有一股沉鬱的氣概，那是壓人心胸的一股愁，是秋天肅殺的愁。

夏侯浩呆着。

驚雷刀已收刀，道：「喂！」

夏侯浩如在美夢中驚醒。

「你怎麼了？」

「沒有甚麼……我聽我師傅說過，刀法與刀，合二爲一，有如人之七情六慾！」

「你師傅見識也廣！」

「我以前還以爲他在說謊，他在誇大！」

「而今呢？」

「我在你的刀法中，感到愁的滋味！」

驚雷刀把刀收了，臉上既歡愉，也有傲氣，半晌才道：「你也可以。」

「我也可以？」

「當然，你把整套太白金刀演給我看！」

夏侯浩知道這是一個好的機會，他常常希望學到好刀法，可惜一直沒有遇到良師。

「太白金刀」刀法，無疑是他所學到的一套上乘刀法，他知道對付普通人，或者在江湖立足，這套刀法是可以了，但談到要成爲高手，那是還有一段距離。

他便抽出了「烏金黝刀」，洒出「太白金刀」刀法。

驚雷刀看着，只有搖頭嘆息。

當整套刀法洒完，夏侯浩仍見驚雷刀在搖頭，忍不住道：「難道我這刀法，不入你前輩法眼？」

「有其形而無其髓！」

夏侯浩道：「我的刀法，也在江湖之上有過名堂！」

「來！我們再互比一次！」

他說完便已抽出「驚雷刀」，一刀劈下，沒頭沒腦的一刀劈下。

夏侯浩立時以刀相迎。

「轟」的一聲。

驚雷刀道：「左！」刀隨人聲，而夏侯浩好像受了他的控制似的，也朝向左。

然後，驚雷刀喝着方向，有時喝出招式，一切都不由夏侯浩所控制。

驚雷刀活像大海中的浪濤，而夏侯浩只如一葉在驚濤駭浪中的小舟。

一連幾下的刀刺，都可以結果夏侯浩的性命，幸好驚雷刀是點到即止，否則，他有十條性命，也無

法保存。

驚雷刀這樣以刀控刀的功夫，實在是夏侯浩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而且，驚雷刀一直沒有使出眞力，假如他使出眞力，夏侯浩根本無法使出整套「太白金刀」。

突然，他又再一刀捺過。

看似平平無奇的一刀，但當夏侯浩的刀一觸及他的刀，他整條右臂立時痳木，不由自主的棄刀在地。

驚雷刀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夏侯浩似明非明的望着驚雷刀。

驚雷刀道：「刀法的重要在其形髓配合，有形而徒具外形，根本說不上刀法！」

「甚麼是形髓配合？」

「最基本的功夫，你的內功基礎不錯，只要再假以時日，不斷的鍛練，必有所成！」

夏侯浩與驚雷刀本是敵對的，而今却像師徒一般，切磋研究。

這時，一直俯卧着的驚泣刀，突然發出了一聲呻吟的聲音。

夏侯浩上前，俯首問道：「你怎麼樣啦？」

「我背部很涼快！」

「是這位前輩驚雷刀……」

他的話未說完，驚泣刀想翻轉身來，但是力不從心，他仍叫道：

「他……」

「不要再多動了，哭鬼！」

「爲甚麼你要救我？」驚泣刀知道，他背部的葯一定是驚雷刀所贈。

「沒有甚麼，我不忍心見你痛死！」

「我的事……」

驚雷刀道：「你救過我一次，我也救回你一命，而今算是打和！」

夏侯浩聽了，立時插口道：「好極了，你們而今各不相欠！」

兩人沉默不語，他們之間好像是有過一些過節，不過，在這環境之下，不能再計較。

驚雷刀道：「你來了這裡，沒有遇過其他人？」

「只有夏侯浩！」

「原來你叫夏侯浩，你也是愛刀的人？」

「是的，我的刀在你們面前，根本上是……」

驚雷刀道：「哭鬼，你的驚泣刀呢？」

「你仍想……」

「不，哭鬼，這大半個月以來，我已經想通想透，其實……」

「夏侯浩救過我，你不用見外！」

「其實我們兩人可以找到刀魂谷，老大老三也一樣可以找到！」

「那又如何？」

「其實我們共同的敵人只有一個！」

「我知！」

「而我與你，以及老三，箇中的小小誤會，是比不上與老大之間的深仇大恨！」

「我沒有問題，不知老三如何？」

夏侯浩聽着他們之間的對話，摸不着頭腦，但他並沒有發問。

「老三有名驚異，他所想所做的一切，也是叫人永遠驚異的！」

「我看這小子仍可以幫我們一個大忙！」

兩人都看着夏侯浩。

驚雷刀道：「夏侯浩，你聽得明白嗎？」

夏侯浩有點惘然道：「大概是你們四大驚刀中的驚異刀，他也在這刀魂谷？」

「我相信他已來了！」

「他是你們……」

驚雷刀道：「讓我完完整整的告訴你，我們四大驚刀本是師兄弟，我排行第二，驚泣刀排行第四！」

「驚異刀是第三？」

他們都點了點頭。

「那麼，驚天刀是你們的大師兄，而且與你們三位有一些過節！」

「其實並不是小過節，而是我們『驚刀門』的公敵！」

「怎會的？」

驚雷刀道：「我們四人的師傅是老刀！」

「老刀是不是一柄刀？」

「現在是。」

夏侯浩大惑不解。

驚雷刀道：「我們的師傅，是刀道人，他俗家姓魯，因此有一些江湖前輩，特別是他老人家同輩的人，都稱他爲魯刀，後來他入了道家，潛心修刀與煉刀，結果是煉成了一柄刀，他也沒有想過給這刀一個甚麼名字，就隨口的叫這刀爲『老刀』！」

夏侯浩至此，才明白老刀的來源，爲甚麼有此一個古怪的名字。

「我們的師傅刀道人，一直是在這地方修練，我們四個人都是在這谷內迷失了方向，而成了刀道人的弟子；刀道人一生鍛煉了一柄『老刀』之外，便是收了我們四人，我們也算得沒有辜負他所托，在江湖之上有點名聲！」

「我仍然不明白，這地方……」

「啊，你問這刀魂谷？以前並不是這樣的，像個無底的深谷，以前也是個荊棘到處的山谷，但並沒有這麼深，外表看來，這山谷平靜美麗，但一下來，却很容易在荊棘叢中迷失，我們也便是追野兔而追

了下來！」

「爲甚麼而今變成如此深邃？」

「那是十年前的事，我們四人奉師傅之命，往四川劍閣找劍道人……那是一個很長的故事，這事與我們無關，當我們從四川回來，却發現這地方的地勢已完全改變，這個優美的山谷，已變成一個深谷，我們的師傅和他煉的老刀，也就永遠藏在這谷底，因此，我們把這山谷命名爲刀魂谷！」

驚泣刀接口道：「我們四人在刀道人教導之時，表面上和睦，但私底下各有恩怨，在我們往四川劍閣道上，長路漫漫，更是諸多爭吵！」

夏侯浩聽到這裏，忍不住問道：「爲的是甚麼？」

驚雷刀搶着說，道：「因爲師傅偏心……」他頓了一頓，才道：「還是你說吧！」

驚泣刀道：「師傅最偏幫的是大師兄……也許他的確是爲人聰明，對師傅又禮貌恭敬……但那是表面的事情，其實大師兄是個陰險小人……」

他說到這裏，不想說下去。

驚雷刀道：「你覺得不好意思？」

驚泣刀道：「那畢竟是我們之間的事情！」

「不，我們一定要向這位後輩解釋清楚，否則他不會幫助我們！」

驚泣刀沒有再多言。

驚雷刀道：「夏侯浩，你小心聽着，因爲我已感覺到這事已是危在旦夕……你小心聽了之後，再作一個評判，是否值得協助我們……」

夏侯浩道：「請說。」

「當我們一同在谷口拜祭完畢，便各散東西，事實上我們並沒有離去，各自躲藏，然後偷偷出來，希望找一個方法入谷底，可以找到師傅所留下的老刀與刀譜！」

「結果呢？」

「那時這山谷比現在的情況還要差，谷底滿是瘴氣，根本無法下去，我們四人在山壁上一個山洞中相遇，四人都自知不對，因爲我們曾說過不再下來打擾師傅的陰魂，但其實四人各懷鬼胎。

「我們四人在山壁那個洞內，起初是互相用話攻擊，說不了幾句，四人竟然動武起來！我們四人之中，老大驚天刀武功最好，那不知是因他生性聰明，還是師傅對他有特別眞傳。

「如果以一對一來說，驚天刀是勝過咱們三人，但如果我們聯合，就以我與驚泣刀二人聯手，也可以與他打個平手，如果再與三弟驚異刀結合，以三敵一的話，我們便大有勝算，可是，當時我們只是各顧各，那便使驚天刀佔了上風！

「我們四人，互不相讓，戰了四天四夜，最後是筋疲力盡，只有驚天刀仍稍勝我們，他仍有力量，拿起他的刀，想把我們一個一個的斬盡殺絕！

「當他正要拿刀砍向我的時候……」驚雷刀說到這裏，似乎猶有餘悸，道：「突然，外面轟雷閃電，雷聲隆隆，嚇得他不敢下手，一陣電光之後，我們都看見這山洞內的牆壁上，寫着幾行字，是我們師傅刀道人的筆跡，那幾十個字，你也知道了！」

夏侯浩一時之間，還不明白。

驚泣刀道：「刀魂谷內，風雲變，刀魂湧現，亂石崩雲，噴出千堆雪！」

夏侯浩道：「這幾句話一直在江湖流傳，學刀的人，大都聽過！」

「是的，當時我們看到了師傅的字跡，雖然不明白，但總覺得一陣溫暖，驚天刀也大發慈悲，不忍下手結束我們的性命！」

驚雷刀道：「其實那不一定是他一念之仁，可能是他害怕親手殺了我們之後，師傅的陰魂不放過他，於是，他獨自一人離去，他內心大概是這麼想，就算讓你們躺在這裏，也是等死，因此，他並沒有動手，便獨自一人離開！」

驚泣刀道：「當時我們三人躺在洞內，也是等死，幸好一場豪雨，雨水流入洞內，我們就這樣啜吸了雨水，總算活命過來，後來，我們出了山谷，各自離去，我們的心裏各有各的想法！」

夏侯浩問道：「再回這山谷？」

「是的，不過我們都知道，我們暫時沒有這本領，希望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後，在各方面有所改進之後，再回來一次，希望可以找回師傅的骸骨……以及那柄老刀，或者可以找回刀譜！」

驚泣刀道：「我們過去的十二年，其實每日每夜都在注意這刀魂谷的動態，當刀魂谷有甚麼異動，我們都會來，可是，過去的一段日子，刀魂谷並沒有甚麼，直至最近一兩年，那首刀魂谷的歌，開始在武林中盛行起來……」

夏侯浩想了一想，道：「這首刀魂谷的歌，是幾年前在一個武林聚會中散播開的，那個是叫……」

「第一刀？天下第一刀？」

「是的，據說這天下第一刀是個異人！」

「甚麼異人，他便是驚天刀姬礎所召開的！」

「爲甚麼他要召開這武林大會？」

「其實也不能算是甚麼武林大



兩大驚刀雙雙持刀攻擊白袍人。

會，只是接納了一些有野心的愛刀人士集合起來，一同研究這首歌的含義……結果並沒有人能想出來！」

驚泣刀道：「夏侯浩想到了！」

「並不是想到，而是機緣巧合中撞到了！」

「你們找到了刀？」

「我……老實告訴你，老刀與刀譜，我都找到了！」驚泣刀道。

驚雷刀聽了，眼裏放出光芒。

「不過，有了這柄老刀與刀譜，並沒有甚麼大作用！」

「爲甚麼？」

「我看過刀譜首頁，上面是師傅所寫，要我們四大驚刀聯手，才可以發現刀中更大的秘密！」

驚雷刀沒有說話，但已流露出不信任的神色。

驚泣刀道：「夏侯浩，你拿給他看！」

夏侯浩走往石壁，拿出了刀譜。

驚雷刀看了首頁，又隨手翻開了其他頁數，隨道：「是的，師傅要我們四人聯手，這可能嗎？」

「我知驚異刀已下了這山谷，我們兩人一切恩怨可不計，先說服了驚異刀，有了三人，我們可以面對驚天刀，那時，不由他不願！」

夏侯浩聽了他們的話，知道這事是他們「四大驚刀」之間的事，如果自己加進去，可能誤事。

夏侯浩便道：「兩位前輩，這是你們師門之事，晚輩不想……」

「不，夏侯浩，我們也要靠你幫忙，幾年之前，這刀魂谷早已公諸於世，應該並不只是『四大驚刀』之事，而是天下愛刀人也可以參與之事！」

驚泣刀也道：「是的，驚天刀開了那武林大會之後，這事已成爲天下愛刀人之事！」

夏侯浩知道，他們兩人其實沒有把握護着這「老刀」與「刀譜」出刀魂谷，因此才極力挽留自己。

整件事情已有了一個大概的輪廓。

驚泣刀道：「我們而今最重要的是，提防驚異刀的突然出現。」

驚雷刀道：「他來了這刀魂谷，也沒有這麼容易找到這裏，你好好養傷！」

夏侯浩道：「前輩的背部仍受重傷，看守的責任應落在我們身上！」

驚雷刀道：「好極。」

兩天總算平安渡過，這個山洞附近有水源，食物並不成問題，有野菜野果，供他們選擇。

第三天，黃昏的時候，極其悶熱。

入黑之後，山洞之外，又閃來陣陣電光，接着是雷聲，可是，天

仍沒下雨。

三人相對，並沒有甚麼可談的。

夏侯浩試圖打開沉默，道：「好熱呀！」

就在這時，電光又閃，這一陣電光，把整個山洞洞口也照亮了。

他們立時都驚呼起來。

因爲在這電光火石的一刻，他們都看到了一個身影，一個站在洞口的身影。

那人是披着一頭長長的頭髮，身穿素衣。

在驚呼之後，電光又閃。

但是，這時却完全沒有了那個身影。

驚雷刀喝道：「誰？」

夏侯浩已標竄前去，同時雙掌遞出。

可是，洞口却無一人，他走出洞外，外面並沒有可以隱蔽身體的地方，但仍然沒有那人的踪影。

夏侯浩心中一凜，難道這是一個調虎離山之計？他迅速趕回洞中。

驚雷刀仍然守護着驚泣刀。

「有沒有人進來？」夏侯浩問。

驚雷刀搖了搖頭，道：「外面也沒有人！」

「沒有？」

當他們想再說話，驚泣刀又驚叫了一聲。

驚雷刀與夏侯浩都是背着洞口，因此並沒有看到剛才閃電時出現了甚麼。

只有驚泣刀一個人躺在地上，看到洞口。

「看見甚麼？」

驚泣刀道：「我又看見了一個身影！」

「甚麼？是剛才那一個？」

「不，最初出現一個，是男子漢的外形，而這一次，雖然仍是長頭髮，但身形却明顯是女的！」

驚雷刀道：「你沒有眼花？」

「沒有，那陣電光極强，幾乎連那女子的臉孔也看得清楚！」

「甚麼樣子？」

「面目相當清秀。」

驚雷刀道：「夏侯浩，你小心守護着，讓我出去看看！」

夏侯浩已把手放在刀柄之上。

驚雷刀一躍，整個人像一支箭似的標出了洞口，他的武功厲害，爲了使躲在外面的人難以防禦，他出了洞口，人在半洞轉動，刀光乍現。

他的驚雷刀已出。

假若在他的刀的範圍之內，當然是全不能倖免，就算在他刀風過處，二十尺範圍之內，也不能忍受那刀風的凜烈，他一直向前二十尺。

他穩身下來，收刀穩站。

洞外是一片漆黑，他呆在風中不動，以他耳目之靈，附近十丈之內，假若有人躲藏，一定是逃不過的。

然而，大地死寂，並沒有半點異聲。

驚雷刀心中突然起了一種驚懼。

三十多年來，他自闖蕩江湖以來，不說未逢敵手，功夫在他之上，倒也沒有出現幾人。

他實在不相信，在這一個範圍之內，這人竟有本領在自己面前，不動聲息。

這人的武功，應該超出自己兩倍以上！

他的驚懼使他恢復理性。

這樣無助的暴露在山洞之外，無疑是送死。

他迅速回到洞內。

洞內並沒有甚麼變化，但只見驚泣刀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夏侯浩！」他高叫一聲。

夏侯浩並沒有在洞內，而驚泣刀已是昏迷了。

驚雷刀離開了石洞不及半盞茶工夫，但洞內已有了如此變化，那實在大出驚雷刀意料之外。

這洞是一個死洞，除了洞口之外，再沒有其他出路，夏侯浩朝那裏去了？

假若他是被劫持而去的，他也一定要從洞口而去，可是驚雷刀一直站在洞口。

夏侯浩武功不差，誰有此能力，可以在無聲無息中把他劫走？

驚雷刀心中亂作一片，但他的外表依然鎮定，手已搭在驚雷刀之上。

然而，他等了一段時間，仍然沒有甚麼異動。

他終於趕前，先看看驚泣刀。

驚泣刀額頭與身體十分溫暖，他的昏迷，並非因爲葯物，驚雷刀在他胸前拍了幾下，暢通了他的血脈。

不一會，驚泣刀醒了過來，叫道：「怎麼了？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驚雷刀聽了，有點啼笑皆非，因爲這幾句話，正是他想問驚泣刀的。

「我在洞外，甚麼事也沒有！」

「當你出去之後，上面……」他指的是洞頂，然後續道：「一道白光竄入，我未驚呼，夏侯浩已揮刀而出，刀砍過白光處，似有人落下。」

「似有人？」

「是的，我根本看不清楚，好像是女人，只見她雙袖一揮，夏侯浩便已倒下來！我想坐起，那女人好像足不着地，已到了我的跟前，雙袖掩向我雙眼……」

「那便怎樣？」

「我甚麼也看不到了！」

這突如其來的事，兩人實在摸不着頭腦，不過，在他們心底內，却泛起了一陣寒意。

「是甚麼人？」驚雷刀自言自語道。

「如果是人便好了！」驚泣刀道。

這話使兩人面面相覷。

「你認爲是……」

「刀魂！」

「甚麼刀魂？」驚雷刀問道。

「你道這刀魂谷只是埋葬魯刀——我們的師傅和他的老刀嗎？」

「還有甚麼？」

「自從有關這柄『老刀』的謠傳在江湖上流傳之後，有多少人來過這刀魂谷，也有多少人葬身在刀魂谷之內！」

「你是說……」

「刀魂！」

兩人只覺得寒意更盛，驚雷刀退後。

夏侯浩失踪兩天，驚雷刀雖然在白天出外找過，却仍完全沒有他的踪影。

在這兩天內，驚雷刀再爲驚泣刀敷上一些葯，他的背部已開始痊癒，人也可以起來走動。

第三天的晚上，又開始電光閃閃。

他們一直不敢入睡，心頭總覺得好像有甚麼事情要發生似的。

驚雷刀道：「你身體剛復原，還是你先去睡！」

「你呢？」

「我在這裏守着，下半夜才由你把守！」

驚泣刀沒有異議。

當驚泣刀入睡之後，整個山洞極爲冷清，驚雷刀在江湖走動這麼多年，甚麼場面也見過，但總不及這個時刻，一種風雨欲來之勢壓着他的心頭。

電光又閃，接着是雷聲隆隆。

驚雷刀百無聊賴，站了起來，走向洞口。

當他接近洞口之際，電光又再閃起，而正在這一閃之間，他看見了夏侯浩。

他手執着「烏金黝刀」站在那裏。

驚雷刀叫道：「夏侯浩！」

夏侯浩並沒有甚麼反應，也沒有回答。

驚雷刀心中已覺異樣，他踏上一步，而在這一刻，夏侯浩已然竄前！

這一竄速度極快，而且帶着刀光。

驚雷刀一閃身，他的刀已在手。

夏侯浩是一刀劈下，勁道與刀法都是非常厲害。

驚雷刀非常驚異，想開口說話，夏侯浩的另外一刀又至，他所劈下之刀法，全是足以致命。

驚雷刀不敢怠慢，連忙還以顏色。

如果單以刀法來計算，驚雷刀自知勝夏侯浩一倍以上，功力也在他之上，可是，當他一連接過他幾刀，自己的攻勢雖緊，夏侯浩防守法道却似突飛猛進。

失踪的幾天，夏侯浩究竟遇上了甚麼，能使他武功大進？

他一直沒有說話，眼光呆滯，但刀法仍然相當靈活，似乎是有一種力量在他背後支持着。

驚雷刀知道，這個並不是眞正的夏侯浩。

這時他們對壘已有五十來招，刀與刀相碰，在洞內迴响，驚泣刀早已被驚醒，並且携刀走了出來。

驚泣刀看見夏侯浩與驚雷刀對打，開始是十分驚異，但看了兩招，已發現夏侯浩在拚命。

無論如何，夏侯浩與驚雷刀沒有互相拚命的理由，他立時明白，夏侯浩一定是出現了問題。

他再看一會，知道驚雷刀一時之間，並沒有辦法不傷夏侯浩而可以制止他，因爲夏侯浩是豁命的打法。

於是，他也抽刀而上。

夏侯浩並沒有畏懼驚泣刀，他仍然以極其快速的刀法來抗拒這兩大刀法專家。

畢竟「四大驚刀」並非浪得虛名之輩，單單是兩大驚刀，早已可以把夏侯浩手到擒來。

驚雷刀突然露出一個大大空門。

夏侯浩急刀而進，眼看便要削下驚雷刀一隻手指，但驚泣刀早已洞悉驚雷刀所佈這個空門陷阱，他以彈動的力道，一刀從橫殺出。

這一刀令夏侯浩無法改變刀的去勢，橫身以刀背擋開驚泣刀。

兩刀相碰，驚泣刀以無比的內力，從刀背傳出。

夏侯浩虎口震裂，他的「烏金黝刀」墮地。

驚雷刀上前，一腳踏在他的刀上，把手上的驚雷刀倒提，以刀柄橫向夏侯浩的胸前。

這一招以刀柄點穴，實在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夏侯浩臉孔有些驚呆的表情，但全身乏力，像斷線的風箏，在洞外倒了下來。

驚雷刀道：「我們沒有合作這麼久，依然純熟！」

驚泣刀道：「我們的刀法却大大退步了！」

「爲甚麼這麼說？」

「對付這一個江湖二三流的腳色，想不到也要咱們二人合力！」

驚雷刀嘆了口氣。

驚泣刀道：「不，不是我們刀法倒退，而是這小子中邪！」

「中邪？」驚雷刀望着地上的夏侯浩。

「是的，以他的刀法，早應敗在兄長手上，只不過他以豁命的打法，而你又不忍傷他，才會讓他可以與你招架一番！」頓了一頓，續道：「我們先把他抬回洞內，看看他是否甦醒之後能脫離妖氣！」

兩人合力，把夏侯浩抬進洞內。

他的呼吸平勻，似無大礙。

驚泣刀道：「你的刀柄點穴法，越來越見厲害！」

驚雷刀在夏侯浩胸前拍了幾下，夏侯浩已有甦醒的跡象，他慢慢張開了眼睛。

「你們……我怎會……」他似乎十分驚異，不知怎樣說才好。

驚泣刀道：「你這幾天到了那裏？」

夏侯浩道：「我……我實在不知道，我又怎會回到這裏？」

「你記得那個白衣人？」

夏侯浩眼中茫然，似乎是依稀有些記憶，但似乎又不能把那些記憶好好掌握。

驚泣刀道：「夏侯浩，你慢慢的想，不用太強迫自己，那個白衣人，是個男的，還是女的？」

夏侯浩道：「是男的、女的，我不知道，只見他長髮披肩，一件拖地的白袍，並且看不見他的腳……他移動時好像一陣風。」

驚雷刀道：「可看過那人面貌？」

夏侯浩道：「沒有……有也只是側面。」

驚泣刀道：「側面怎樣？」

「也不大清楚……而今想起來，倒是像個女人，她沒有甚麼的表情……」夏侯浩越想越覺得模糊。

驚雷刀道：「你而今覺得怎樣？」

「非常疲倦！」

「那你好好休息一下再說！」

夏侯浩依言，兩人又是輪流看守着他。接近天亮之前，本是由驚雷刀看守，他盡力保持頭腦清醒，可是，由於他有一段時間無法好好的睡，他在這時已陷入了睡眠狀態。

忽然，他感到後頸有一口氣吹來，氣味並不難聞，而且有點香味似的。

他身體不動，只張開了眼睛。

前面看不見甚麼，不過他卻感到後面是有人監視着他，由於不能證實，他仍不動聲息。

他把頭略向後昂，立時，他眼角已看到一個白色的身影，那人似站在他背後不遠。

又再一口氣吹來。

驚雷刀已不再猶豫，突然一個翻身，刀隨翻身而抽出，一刀橫腰而劈。

當今江湖之上，似乎沒有多少人可以避過驚雷刀這蓄勢待發的一刀。

然而，那白影隨刀光退後，退後之勢並不算特別迅速，恰巧是隨着刀光而去，那驚雷刀並沒有損到那人一分一毫，驚雷刀再劈一刀。

這一刀是斜斜劈下，幾乎是蓋過了白衣人大半個身體，照理他是避無可避。

然而，那人依然隨刀勢而走，看來沒有可能的翻騰，在那人隨劈而過，竟又再度無恙的站着。

驚雷刀一連兩招，居然落空！

他心底有一股寒意，他實在不相信這人武功能臻化境，一連兩招都可以從他刀光中掠過！

「你是何人？」驚雷刀叫道。

那人並沒有回答，她迅速退後。

驚雷刀還以爲她是要離開，他想上前，只覺身邊一陣風，原來驚泣刀已醒，並且趁那白衣人不備，也是刀隨人出，猛力一刺。

這一刺力度非常厲害，隱隱有破空之聲。

那白衣人迅速退後，一退再退，已到了石壁。

驚泣刀的刀似有無盡的力量，眼看便要把這白衣人的前胸刺破。

那知道當刀鋒還有半尺才及，白衣人把身一側，旁邊突然多了兩個白衣人。

這一個變化實在出乎驚泣刀意料之外。

他的刀仍向前刺，並觸及石壁，發出「鏗」的一聲，他想抽刀，但那兩個突然出現的白衣人已同時出手，他們並不是抽出兵器，他們雙手齊翻，兩條白色的長袖從左面來，另外兩條從右而來。

四條白色衣袖已把驚泣刀捲了。

驚泣刀非常鋒利，等閒的刀劍，也會被削斷，可是，四隻白袖看似柔軟無力，實際上白袖的質地非常堅韌，已牢牢的捲實了驚泣刀。

驚泣刀把刀向後一抽。

那兩人並不以死力相鬥，竟然隨着驚泣刀抽刀之勢以力借力，向着驚泣刀標竄而去。

兩人身體已成了强而有力的箭，而他們以手作箭，直指驚泣刀胸前。

驚泣刀突然止住了抽刀之勢，但那兩人仍然以極强的力量刺向驚泣刀。

驚泣刀自己也眼看避無可避。

但驚雷刀在這突變一刻，已回復清醒，他從左面一刀砍下，並以左掌爲輔。

夏侯浩也在這時醒了，他早已把「烏金黝刀」握在手上，眼見驚泣刀被襲，他從右面竄起，也是以一刀砍下，左掌挺出。

兩個白衣人被刀風與掌力狂襲，也不敢直攖其鋒，兩只白袖忽而變得柔軟無力。

驚泣刀這時才可眞正的抽刀而退。

白衣人本是一人，在混亂之中化成三人似的，他們一直沒有發出任何聲音。

這時，驚泣刀把刀抽出之後，叫道：「來者是何人？」

三個白衣人並沒有回答。

他們向後稍退。

驚雷刀道：「這麼容易便走？」

然而，語音未了，三個白衣人已然攻上，他們拋揮白色衣袖，捲向三人的刀。

兩大驚刀的刀法，在江湖上已是聞名，可是，在白衣袖之下，竟然並沒有多大用場似的。

夏侯浩的刀法，比兩位驚刀遜色，形成了一個大的弱點，被對方看中。

六人便在這洞中混戰。

因爲夏侯浩較弱，因而形成驚雷刀與驚泣刀也無法猛攻，本來可出殺着之招，夏侯浩又告急，他們只好把殺着之招收回或止住，扶上夏侯浩一把。

百多回合之後，兩大驚刀並無可進，而且似有敗退之象，夏侯浩已中了兩次對方的衣袖，他只感到心胸隱隱作痛，他仍以「烏金黝刀」拚命抵擋。

忽然，一隻白袖似從天而降，把「烏金黝刀」一捲，夏侯浩死命握刀，整個人被白袖捲上了半天。

另一個白衣人已準備雙袖疾射。

這一射夏侯浩一定胸骨碎裂，嚴重一些，可能會抵受不住這力量而死！

驚雷刀與驚泣刀却無法抽身救他，因爲他們的刀都被白衣袖所纏。

在這電光火石的一刻……

洞外突然出現一個身影，這人掌隨身到，硬生生從橫殺入，帶來一陣令人心口翳悶的叫聲。

本是直插夏侯浩的雙手，立時改道。

白衣人順着掌力去勢，在半空之中如螺旋的旋着，上了半空，無聲無息的飄下。

然而那突然出現的人，掌出之後，人亦隨掌風而直逼那白衣人。

白衣人本是姿態極爲優美的飄下，但想不到這突然出現的人並不給他迴旋之地。

刀光一閃。

白衣人閃身，但已不及那人的刀快，「削」的一聲，半隻衣袖已慢慢飄向洞口。

白衣人有點愕然，不過，他並沒有猶豫，雙掌一轉，那其餘的兩個白衣人即往他背後，三個人却像一隊人似的，轉瞬間在洞口消失。

他們動作之快，實在是匪夷所思。

假若不是白衣袖依然在地下，他們眞有點不相信，有三人來過，而且打了這場白熱化的刀來袖往。

那突如其來的人回身進洞。

驚泣刀與驚雷刀同時拱手叫道：「二哥！三弟！」

「你倆欠我的人情，算是一筆勾銷！」

「我從來沒有與二哥計較過甚麼。」驚泣刀道。

驚雷刀也道：「三弟也沒有欠我甚麼。」

「這小子是誰？」

夏侯浩道：「前輩！」

「你的刀不錯，但刀法仍未到家！」

「是！」

驚泣刀道：「這位是我的三哥，是『四大驚刀』之中排行第三的驚異刀！」

「驚異前輩！」

「你兩個又怎會與這小子混在一起……驚泣，看你身體有問題！」

驚泣刀道：「背部肌肉之傷仍有問題，今次經過拚搏，又有一些扯裂了。」

「三哥，你怎麼突然在此出現！」

「不是突然，我比你們還早到刀魂谷！」

「是嗎？爲甚麼不跟我們……」

驚泣刀不再說下去，看來他不想挑起他們之間的恩怨，因而住口。

「我想早來通知你們，但一直被這些『雪衣素袖』的人纏着！」

「雪衣素袖？」

「這是個秘密的組織，近年在江湖崛起，這些人行動飄忽，做事也飄忽，因此知道的人並不太多。」

驚泣刀問：「雪衣素袖究竟做些甚麼工作？」

「他們目的在江湖異寶！」

「甚麼是江湖異寶？」驚雷刀道。

「譬如老刀！」

「老刀這件寶物，知道的人並不太多，他們知道，已是奇事，他們竟參加行動，更是怪上加怪！」

「不是怪，而是他們消息靈通！」

「他們受制於那一方面的人?」

「沒有人知道!」

「難道他們沒有人失手?」

「有一個雪衣素袖的人失手,他的下場就如這地面兩隻衣袖一樣!」

「怎麼?」

「留袖不留頭!」

驚泣刀與驚雷刀都是老於江湖的人,他們也抽了一口涼氣,何況是夏侯浩!

他們沉默了一會。

驚泣刀問道:「我們相約聚在刀魂谷,日子還未至,因何你會先到?」

「你們呢?」

「我們知道大哥已早來了!」

驚泣刀道:「不只他自己親身出馬,而且他帶了一些手下!」

「手下?他向來不信人的!」驚異刀道。

驚雷刀道:「據說是他的女兒……」

三人都沉默了下來。

夏侯浩一直在旁小心聆聽他們所言,到了這個時候,他已可以大概的明白,刀魂谷內的「老刀」,有很多人正在虎視眈眈,人人都想據爲己有。

大概分析來說:目前想奪刀的,當然主要是「四大驚刀」,而他們四人分作四派。

大哥「驚天刀」,武功最高,而且帶有女兒助手,以他的智謀策略,他們是有相當信心的。

而他們三人,本也分開,不過,經過合力打走了「雪衣素袖」,加上夏侯浩,算是其中一組人。

最令人迷惑的是「雪衣素袖」,他們是男是女,也不清楚,整個組織來奪這刀,當然是不可小窺,何況他們是江湖傳聞最秘密的奪寶組織。

夏侯浩算是一個無辜闖入的人,他所見過而現在又失去踪影的姬玲,似乎與夏侯浩同是一路,屬於散兵游勇,他想到這裏,心內非常掛念被蒼鷹抓去的姬玲,她現在到底在那裏,會不會有危險?

「夏侯浩!」

夏侯浩彷彿從夢中驚醒似的,道:「甚麼事?」

驚泣刀問道:「甚麼事使你出神?」

「沒有甚麼!」

驚泣刀道:「夏侯浩,你對我有恩,而且我們三人都認爲你可以加入我們這一夥,你的意思如何?」

「我當然是要跟着三位師傅!」

「那好極,你去把我收藏的刀與刀譜拿出來!」

驚異刀道:「甚麼?你早已發現了老刀與刀譜!」

「是的。」夏侯浩往石壁處取出了那柄「老刀」與刀譜。

驚異刀兩眼好像發光似的看着那柄並不起眼的「老刀」,驚雷刀也是初次見這刀,臉上也是流露出奇異的神采。

驚異刀把刀提起,道:「這便是?」

「當然是,我無意闖入了山洞,其實,並不是無意的,我被一頭老虎所追。」

「老虎?」

「是的,那老虎是跌入了這深谷一段時間,很久沒有東西吃,因此狂性大發,猛追我,對付一隻老虎也不是易事,對付一隻極餓而又發狂的老虎,更不容易,那老虎猛追我,追我進入了一個山洞。」

驚雷刀道:「這裏沒有老虎的!」

夏侯浩道:「有,我下這刀魂谷,其實也因爲看見牠追趕一個姑娘,我才下來救人的!」

驚異刀道:「你拿了這刀,爲甚麼不走?」

「我當然想,不過,我受了重傷,而且,我知道拿着這東西,要活生生的走出去並不容易!」

「你有甚麼打算?」驚雷刀問。

驚泣刀道:「這刀本屬我們師傅的,那麼,我們一起保護這刀!」

驚異刀道:「只是一柄?」

驚雷刀道:「有了這柄老刀,我們四大驚刀,不,我們三大驚刀,加上夏侯浩,可以再名震江湖!」

「是的,這柄『老刀』並不是用來與普通的劣刀較量,而是一種神聖象徵!」驚泣刀道。

這時,三人都在欣賞這柄並不起眼的刀。

然而,他們的表情,都各有怪異。

夏侯浩對於這刀,當然是非常欣羨,不過,無論在輩份上、武功上來說,他知道自己並沒有擁有這柄刀的權利、能力。但是,他們三個人都有,現在三人說共同擁有,這種事實在是值得懷疑。

他們三人各有心事,當然是流露出各有不同的表情。

驚異刀道:「老四,你再說一遍,你怎樣發現這把刀,並且來到這裏?」

驚泣刀道:「我被那老虎追入了一個山洞,那山洞外面相當大,我進了之後,那老虎也可以追進去,但這山洞却是一個死洞,當我走到山洞盡頭,前無去路,後有追虎,我撞向山壁……那知道,山壁竟然可以把我藏了進去!」

驚雷刀道:「我不明白!」

「那處的石塊極其古怪,非常堅硬,如果你是故意用刀用斧去劈,並不能劈爛,但無意之間一撞,也許是無情力,也許是石頭太硬變成太脆,我便在這情形之下,撞入了石壁之內!」

這個說法倒也是相當神奇。

驚異刀道:「好了,你說說,怎會看到這柄刀?」

「這柄刀便是在這石壁之內!」

「你一進入石壁便見這刀?」

「不,我躲在石壁之內,一直動也不動,直到沒有了老虎的聲音,我仍不動,不過,後來我覺得太寒冷,用我自己的刀,劈開了一條出路。」

「你爲何不沿山洞而出?」

「我害怕再遇上老虎!」

「那又發現甚麼?」

「我劈開了石壁,發現了一個大山洞,我在山洞中走了幾天,發現了無數小山洞,後來,我在一個小山洞中,發現一具石棺!」

「是師傅的棺柩?」

「不,這石棺很短,是個小巧玲瓏的棺柩,我打開來看,原來便是這『老刀』與『刀譜』!」

驚雷刀與驚異刀對於驚泣刀所言,心裏覺得他有一些事情沒有說出來,而且其中過程,既模糊又不能自圓其說,因此他們都各有懷疑,但並沒有說出來。

驚雷刀道:「我把刀抽出來看,看看刀身,可以嗎?」

「當然可以,這刀以後也是我們共同的刀!」

驚雷刀道:「本來在這裏抽出寶刀,並不是吉祥的預兆,但我想看清楚!」

他一邊說一邊已把老刀慢慢的抽出。

刀是沉重的,並不起眼,他慢慢抽出來,一直到刀鋒之處,他停了手。

刀身還有少許套在刀鞘之內,他一隻手拿着。

突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用左手抽出自己的佩刀,一砍而下。

這一砍,充份表現出驚雷刀的「驚雷」本色。

「轟」的一聲,兩刀相碰,驚雷刀露出極爲訝異的神色。

「假的!」

驚雷刀的動作本已使人詫異,他再說出這兩個字,更使衆人愕然。

不過,驚異刀却是頭腦最靈快,也立即明白。

驚異刀並不言語,他也抽刀。刀如其名,刀法實在使人驚異。

驚異刀砸下,也是「轟」的一聲,刀並沒有斷。

他也喟嘆了一聲:「假的!」

這時驚泣刀也明白。

「老刀」是名動江湖的寶刀,削鐵如泥不在話下,就算對付一般寶刀,也有破竹之勢。

驚雷刀與驚異刀兩人所持的刀,雖不是刀中極品,但也是寶刀。

兩刀直砍之下,仍然保持完整,怪不得他們都同時指出這柄所謂「老刀」,並不是眞正的老刀。

驚泣刀呆了半晌,然後語調充滿了悲哀地道:「是的,如果是眞正的老刀,怎會……」

他一手拾起那「老刀」,然後把刀身再放入刀鞘,小心一看,便把那柄刀抛向洞口。

夏侯浩上前,把刀拾起,道:「雖然這不是眞正的老刀,但既然這刀也是在刀魂谷內發現,一定也不是凡品,它砍不斷你們的刀,也沒有被你們的寶刀所砍斷,這也證明它不是一柄平凡的刀!」

這時,他們都是感到十分失望,因此沒有理會夏侯浩的話。

驚泣刀道:「這東西不但不是寶物,反是會累及我們性命的禍物!」

驚雷刀道:「爲甚麼?」

「你看,外面已經有人知道這『老刀』已出了棺柩,至低限度,雪衣素袖這個奪寶組織早已知之,他們來過一次,一定會再來!」

驚泣刀道:「我們毀了這刀!」

驚雷刀道：「這刀既不是眞正的老刀，他們來時，我們便送了給他們，那便不再是禍物啦！」

驚異刀道：「不能，當他們發現這刀並沒有甚麼特異之處，他們一定以爲我們做了手脚，還不是一樣惹來橫禍？你想他們會放過我們嗎？」

驚泣刀道：「那我們怎麼辦？要不是，不要也不是。」

衆人望着刀發呆。

這時反而是夏侯浩的頭腦最爲清醒，他把刀拾起，然後好好的再藏入洞中。

驚泣刀道：「你幹甚麼？」

夏侯浩道：「既然是禍物，我們棄也棄不了，倒不如把它當作寶物再收藏起來，那還可以暫時作我們的護身符！」

三人同道：「對！」

夏侯浩道：「不過，要這假老刀作護身符，也不是這麼容易！」

「爲甚麼？」

「那需要我們一條心才可以，假若我們對這刀棄之如敝屣，那會有人對這寶刀重視，因此，我們而今都要拋棄一切恩怨，護着這假老刀。」

「那又如何？」

「護着那假老刀，那便先護着我們自己的性命，然後我們才可逃出這刀魂谷，或者，可以藉着假老刀而找到眞正的老刀！」

三人你望我，我望望你，然後，一起望着夏侯浩。

夏侯浩道：「而今來搶老刀的，除了『雪衣素袖』之外，還有甚麼人？」

驚泣刀道：「還會有誰！」

驚雷刀道：「還不是他！」

驚異刀道：「驚天刀！」

「你們的老大？」

衆人都茫然點頭，却不作聲。

夏侯浩道：「既然要來的，那我們便好好等待！」

四刀會聚　搏鬥外敵

四人在洞中，輪流找尋食物，也輪流看守。

那晚黃昏，細雨濛濛，寒氣逼人。

他們決定在山洞之外點起一個篝火，一方面是禦寒，另一方面也可以引人注目，假若有人在刀魂谷的話。

那晚却是安然渡過。

翌日，雨勢更大，篝火兩次因雨水而熄滅，因而惹起一陣一陣的煙，但因雨勢乘着寒風，寒氣更重，他們無法不把篝火繼續燃點。

雨一直沒有停過。

午夜，是夏侯浩守護洞口的時侯。

他坐在篝火旁邊，翻起披風的衣領，仍然感到一陣寒冷一陣溫暖，溫暖的時候，是因爲風停了，讓火穩定地燃燒着，寒冷的時候，是因爲篝火被風所吹歪。

風突然大起來。

篝火暗了下去，夏侯浩把披風緊緊的裹着自己，可是，寒意仍盛，而篝火也變爲黯淡下來。

夏侯浩正想把篝火撩起，突然……

他感到這難以忍受的寒氣，並非來自洞外的風雨，而是來自一柄刀。

那柄刀在一陣火光之下，刺人眼目，寒氣逼人。

夏侯浩稍抬頭，便看見一個天神般的人站在洞外，寒氣來自他的刀，也來自他的威猛氣勢。

那天神般的人，身旁還有另一個人，這人是相當小，站在天神般身材旁，更顯得嬌小玲瓏。

夏侯浩後退，已不再感到寒氣，叫道：「你是驚天刀？」

那天神般的人有些愕然，但隨即大笑起來，笑聲响徹整個山洞。

夏侯浩正想轉身入洞，但一回頭，便見到「三大驚刀」早已在他背後，一字排開。

夏侯浩正想說話，驚異刀已開口道：「夏侯浩，你暫時退開，我們等待的時刻已到！」

夏侯浩稍退至洞壁旁。

本是跟着那天神般的人的身旁、那嬌小玲瓏的人也隨着移向洞壁。

「三大驚刀」已各自抽刀。

「三位老弟，別來可是無恙？」

從他的語氣，夏侯浩早已明白，這便是四大驚刀中的老大驚天刀。

驚天刀不愧有驚天之名，他還沒有動手，那種氣勢，已是懾人心魄。

驚異刀道：「老大，你想怎樣？」

驚天刀道：「你們比我先到刀魂谷……」

驚泣刀道：「我們並沒有找到老刀！」

驚天刀笑道：「老四，你還是那個老模樣，我也沒有說你們找到老刀，你便先搶着說，那豈不是……」

驚雷刀道：「老大，你也沒有變，但事實上，我們並沒有找到老刀！」

驚天刀把刀一揮，刀光刺目，刀鋒却是寒氣逼人，他隨即道：「以我驚天刀刀法，本來已不用甚麼老刀，不過，老刀是屬於我的！」

驚泣刀道：「誰說老刀是你的？」

「老刀是師傅一生心血所成，他老人家曾說過，老刀是給予天下刀法最好的人！」

驚異刀道：「你自認是天下刀法最好的人？」

驚雷刀道：「你配用這刀嗎？」

驚天刀把刀橫揮着，道：「我不配，你們配嗎？」

三人早已抽刀，分別以刀花掩護自己。

「夏侯浩站得最遠，仍覺寒氣逼人，他不自覺的再向山壁靠近一點。

那個嬌小玲瓏的人，也同時向山壁靠近。

夏侯浩愕然，這人是誰？

驚天刀道：「四大驚刀本來應是一體，但上天既然要我們對敵，那也沒有甚麼辦法，二十年來的一戰，我日夕盼望可以避免，但看來是仍然免不了……」

他的語氣，倒似是感慨良多。

驚雷刀道：「聽你說來，是我們逼你一戰？」

驚泣刀道：「是我們負了你？」

驚異刀道：「既是如此，多言無益。」

他語音未了，刀已隨人影閃動。

驚泣刀與驚雷刀也同時揮刀而上。

「轟」的一聲，二人只覺虎口生痛，驚天刀以平平無奇的一刀揮出，便把三人的刀擋開。

驚天刀道：「這山洞狹小，你們不能領略驚天刀刀法，出去吧。」

他已翻身而出。

三大驚刀也飛身而出。

夏侯浩也想動身，可是前面那嬌小玲瓏的人，看似不動，却是隨他而動。

他移近洞口，那人也移近。

他閃避兩次，却無法避開那人。

夏侯浩道：「走開！」

那人冷笑，夏侯浩這時才看清楚這人的臉，臉是有點面善，却不能想起甚麼時候見過。

「你想怎樣？」

「你不屬於四大驚刀？」

「不！」

「那你留下，讓他們決一死戰，你再去收屍！」

這人面貌娟好，却是如此刻薄。

夏侯浩道：「收屍並不一定是我！」他又試圖衝開他，但那人非常靈巧，總是站在他的跟前。

夏侯浩心急想知道外面的情形，忍不住抽出「烏金黝刀」，一招「開山劈石」！

那人冷笑，瞧着他的來勢，先是一閃，繼而是雙腿翻飛，踢向夏侯浩雙手。

那雙腿並非胡亂而踢，踢向的地方，都是夏侯浩腕上要穴，假若一經踢中，他首先便要棄刀。

夏侯浩見他來勢，早知他武功厲害，一刀劈不下，他連接使出兩刀。

一刀是「倒劈日月」，另一刀是「滔天刀浪」。

第一刀已使那人暴退，第二刀眼看要把他橫劈開三截，但那人實在靈巧，他先退，但却並不是退，而是以退爲進，讓他有空隙翻騰而上。

第二刀的「滔天刀浪」劈不到他，反而讓他在刀隙之間，隨着刀浪再猛烈翻騰，雙腿如雨刺，刺向夏侯浩胸前，每一脚，也是向着他胸前要穴。

夏侯浩招式未老，已然後退。

那人破了他這兩刀，翻身下地。

夏侯浩身仍未穩，已聽到那人道：「你這叫刀法，我的叫甚麼？」

那人不知甚麼時候，已抽刀在手。

左右手各持一刀，其實那並不算刀，應算是匕首，却又比匕首長了一點。

雙刀並無刀柄，遠看來雙刀是與他手腕連成一體似的，這持刀之法，已足以使夏侯浩刮目相看。

夏侯浩擔心在外面「三大驚刀」大戰驚天刀，因而不敢再怠慢，他明白這人使的是連腕刀法，一定是非常細膩的刀法，而且已領敎過他的雙腿點穴之法，這人是近身不得！他連忙使他大開大闔的刀法。

刀如秋風掃落葉，那人一時之間無法接近夏侯浩，而他仍然是蓄勢以待，伺機而近。

夏侯浩乘勢一個大車身，人已近洞口，再來一招「翻飛雨滴」，人已竄出洞口。

洞外月已無色，但刀光怕人。

驚天刀果然是名不虛傳的驚天刀，只見刀光閃爍之際，驚雷刀、驚異刀與驚泣刀三人，似是被牽線的木偶似的被驚天刀刀光所控，七上八落，遊移不定。

雖是控制着三人，但他仍是游刃有餘，從容不迫。突然一聲呼喝，驚泣刀如鬼魅般飛了起來。

他的刀發出了一陣嬰兒夜哭似的聲音，刀光一閃，只聽到「轟」的一聲，驚泣刀如箭般向天空飛射，而驚泣刀本身亦一聲悽慘的叫聲，撲向驚天刀。

夏侯浩見狀，已忘記了自己的安危，奮身而起，他的「烏金黝刀」從下而上，後發而先至，擋住了驚天刀的下劈之勢。

這一擋看似非常巧合，其實是夏侯浩功力之顯現，這一殺出，配

合了時間、力度，最重要還是他奮不顧身的勇氣，缺一不成。

又是「轟」的一聲，「烏金黝刀」已脫手，但也救了驚泣刀的一命。

夏侯浩只覺人在半空，突然失去了平衡，只覺耳間呼呼聲响，落在山石之間。

那邊石坡尖削石塊無數，跌了下去，任你是銅皮鐵骨，也護不了自己多少。

說也奇怪，夏侯浩突然感到有東西輕輕一撥，似是以四两撥千斤之勢，把他落下之勢減弱，而他自已也因這力度之改變，以腰力騰身，居然可以以手抵石，再用臂力支持着，沒有受傷。

他回頭。

赫然看見，那持腕刀的人，靠在他身旁不遠之處。

不用說，夏侯浩沒有跌傷，自然是他一撥之功，他實在愕然，爲甚麼這人要救自己！

他本想問，但「兩大驚刀」與驚天刀已成了糾纏不清的刀網。

這刀網閃着刀光，使二人也屏息着氣。

刀網突然一破。

只見兩人似從網中彈出，那兩人當然是「驚異刀」與「驚雷刀」，兩人像斷線風箏，隨風而去。

驚異刀在空中翻騰了一下，看來他仍有自控的能力，但驚異刀却裝着一切無從控制似的。

驚天刀狂笑，笑聲振人心弦。

驚異刀落下，似不顧一切，拚最後一點力量也不計似的衝向驚天刀。

驚異刀名副其實，這一招足以令人驚異！

驚天刀也實在想不到，有這驚異之一招。

驚異刀整個人變成一柄刀似的，像疾矢離弓，猛插向驚天刀。

驚天刀雖然武功與功力凌駕二人之上，但畢竟是使了力挽狂瀾的一招，身仍未穩，只見刀光直竄而來。

他反應極快，把心胸向横一閃。

刀鋒在他胸膛而過，發出裂帛的聲音。

驚異刀使力實在太猛，不受控制的飛了往另一邊。

在這邊山坡看來，驚異刀的刀鋒似已插入了驚天刀的心胸似的。

那嬌小玲瓏的人，本來一直監視着夏侯浩的，但見了這個情形，似已不理會甚麼，飛身而上。

他雙腿一撐，力度非常大，那本是穩如磐石的石塊竟然在這一刻中移動。

這一移動使整個山坡上的石塊也動起來。

驚天刀與三大驚刀是在那山坡之下而戰，驚異刀這時正撲向了另一邊石坡。

也是事有湊巧，當他落下，也撞開了兩塊石，這兩塊石的移動也牽連了整個山坡的石塊。

一時之間，兩邊山坡上的石塊都滚向山的中央，這些石塊的滾動，比萬馬奔騰還要可怕，還更壯觀。

夏侯浩實在也想不到，這一連串的動作，竟會引起這軒然大波。

石塊滾下，力量之大，實在無法抵擋，他趁着身旁的石塊仍未滚動得厲害，已飛身上了山坡之上的樹叢，幸好樹叢仍算牢固，他緊緊的抓着。

轟轟隆隆石塊，似乎要把這山谷碎開吞噬。

夏侯浩只是死命的抓着，甚麼也不能看見，因爲碎石互撞，揚起了無盡的塵土。

忽然，他覺得有濕濡的水自上滴來，抬頭一看，只見自己雙手，有血滴下！

原來他所抓着的，是一些荊棘樹叢，這時，他才感到雙手是異常的痛楚，不過，他這時也只能忍着。

石塊碰撞的聲音終於停了下來，不過，山谷下面的塵堆却要半個時辰才能回復平靜，視野才回復清晰。

夏侯浩放開了雙手，躍下了一塊大石之上，他坐在大石之上，看着自己雙手，一雙血肉模糊的手掌。

手雖是十分痛楚，但經過這一場難忘的浩劫，能留下性命，總算是幸運。

四大驚刀已不知所踪。

一直在監視夏侯浩那人，也是不知所踪，夏侯浩不禁發出了一聲嘆息，人生無常，尤未知道那人是誰，那人便已灰飛湮滅！

忽然，他看見不遠之處，有些東西在舞動着。

夏侯浩慢慢的站了起來，他不敢魯莽，他害怕再胡亂移動，又再引起一次石塊倒塌。

他提氣一躍，石塊總算沒有再動。

那移動的東西，看似是人手！

他急忙再躍起，向那人而去，只見一塊大石之下，看不見那人的頭，只看見他揮動的手，並且傳來呻吟之聲。

夏侯浩再躍過去，那人竟是一直在對付自己、使雙腕刀的人！

「你怎麼了?」

那人並沒有回答。

夏侯浩再躍過另外一面，才發現那人雙腿及大半個身體都被巨石壓着。

「救……我……」那人一直十分

痛苦，但爲了生命，拚命支持着，而今一見了有人前來，也不理會是誰，支持的勇氣消失了，人也立時昏厥。

夏侯浩小心走近，試推那塊大石，大石有千斤重，壓在那人身上，本來應該早已把他壓死，幸好他剛好處在一個小小的石塊缺口中，只是壓着雙腿及下半身。

他試推那巨石，用盡了力，却是紋風不動。

怎樣才能救出這人？這人雖然一直與他爲敵，夏侯浩總不忍心讓他這樣在石塊中死去。

他開始試用不同的辦法，可是，那石塊的重量，非人力可以移動。

那人也醒過一兩次，但痛楚又令他昏厥過去。

夏侯浩再試過其他辦法，仍然是無能爲力。

他看着那人，漸漸發覺那人呼吸微弱，他連忙爲他推宮過血，然後點了他幾個痛穴，當那人再試的時候，下身似是沒有了感覺。

那人叫道：「我的雙腿呢?」

夏侯浩道：「你雙腿仍在，不過，我用盡了辦法，也無法把你救出來！」

那人看着上面的巨石，竟然勉强的露出笑容，道：「救了我出來也沒用了！」

「我會再想辦法！」

那人嘆了一口氣。

「你怕死?」夏侯浩問。

那人道：「我並不怕死，只是不甘心！」

「不甘心甚麼?」

「我一心跟我父親出來，一見世面，想不到甚麼也沒有見過，便要壓在這石塊之中，半生不死！」

「驚天刀是你父親?」

那人點了點頭，道：「我姓姬……公子高姓?」

「在下複姓夏侯，單名一個浩字！」

「夏侯大俠！」

「你不用這麼稱呼我，你父親驚天刀與其他三大驚刀，他們有一段恩怨，你早已知道?」

那人點了點頭。

夏侯浩道：「你來對付我?」

「不，我爹吩咐過，那三個背叛師門的師弟他自會對付，我本是負責在旁看着，但既然有你在旁，我的責任無形中便是對付你了！」

「我們並不是仇敵！」

「你是來找刀的?」

夏侯浩道：「找刀是我多年的心願，但也並不是非常蓄意的去找，這次是無意中誤墮這刀魂谷的！」

「喲，那你不算是我們的敵人！」

「爲甚麼?」

「我爹說過要奪我們寶刀的人，才是敵人，我聽你說，找不找到刀，也並不大在意，更不是有意奪刀的人，那更不算敵人了！」

夏侯浩聽他語氣，這位姬公子爲人也十分單純，他之所以到此刀魂谷，也只是難違父命而已，而且這人也相當平和，他一直找藉口不想與夏侯浩爲敵。

兩個青年人，本是對敵，但在這情形之下，竟又成了朋友，忽然，姬公子臉色又變。

「你又覺得痛?」

姬公子點點了頭。

夏侯浩道：「我爲你點痲穴！」

他說完便伸手點了他身上幾個大穴。

姬公子似乎有些靦覥，不過，暫時沒有了痛苦，總比痛得死去活來好得多。

姬公子道：「你已點了我多次痲穴?」

夏侯浩道：「是的，我不忍聽你呻吟之聲！」

姬公子道：「點痲穴次數太多，我終會失去正常的知覺……」

「我知道，但……」夏侯浩實在不知該用甚麼話來安慰他。

忽然，姬公子眉毛一揚，道：「夏侯大俠，你腰間的也是寶刀?」

「是烏金黝刀，如果比起刀魂谷內的老刀，那只是一柄爛鐵刀而已！」

「你雖然是如此說，但那究竟是一柄寶刀！」

「那又如何?」

「如果你犧牲這刀，或許有救我出來之望！」

「如何?」

「你不怕沒有了寶刀?」

「人命比甚麼寶刀也更爲重要，何況我們總算有緣。」

「是的，刀魂谷已是天下萬中無一的地方，我們在刀魂谷下相遇，那的確是萬中無一的緣份！」

「快說，怎麼救你?」

「我是被大石壓着，這石很大……」

「很大，大到我是無法動它絲毫！」

「爲甚麼不讓它自己滾下去?」

「你說甚麼?」

「你用寶刀，把大石的下面或者旁邊削去，讓支持大石的重力失去，它便會自動滾下！」

夏侯浩開始並不明白，但經過姬公子的指點，因爲他是被石壓着身體，但並不是全壓着，因爲他藏身之處，是一個僅可容身的缺口。

大石在上，如果削去旁邊，石頭自然會失去支持而下滾，不過，讓石頭移動，又控制不了它，有相當大的危險。

夏侯浩看了一遍，道：「當我把這石頭近着壓倒你的地方削去，那石可能一動，再把你壓得更實，甚至會……」

「甚至會把我壓死？」

夏侯浩點點了頭。

「那比這樣半生不死更爲好些！」

夏侯浩站了起來，抽出了刀，他往壓着姬公子的石角處看，果然是整塊大石的支撐點，假若有能力移平這角，整塊大石便會滾下去。

不過，這大石滾下，會否引起其他石塊的下陷，那是未知之數。

看來是值得一博。

夏侯浩揮刀，那部份突出的石角，已應聲被削斷。

「刀劈石頭，並沒有甚麼問題！」

「那好極了！」

夏侯浩還有一些猶豫。

「劈吧！」

夏侯浩慢慢舉起刀，一劈而下。

這一劈把整個石角削了下去，然後，那石頭開始搖動，接着便是那巨石滾下，而後面或是上面的石塊，完全失去了支持，有如瀑布般滾了下來。

開始的時候，還是幾塊細小的石落下，轉瞬之間，有巨石正向姬公子處墜下。

夏侯浩不顧危險，奮不顧身，雙掌推出，並以背擋着石塊，然後抱起了姬公子，便往旁邊躍去。

幸好石塊只在斷角處墜下，其他地方，影响尚不算大，夏侯浩抱着姬公子，總算在旁邊山坡處，找到一處暫時可安身之處。

不過，抱着姬公子，起初還沒有甚麼感覺，但當石塊墮下漸疏，他才覺得，這姬公子似乎……

一個正常的男子，並不會這麼輕的，而且，他的身體並不像一般男子，總有一種溫軟柔滑的感覺。

夏侯浩赫然一驚，自言自語道：「難道是……」

姬公子本來是閉着眼睛的，但這時睜開了眼睛，臉上有些笑意，道：「你想放手，摔我下去？」

夏侯浩連忙道：「不！」

「那你抱緊我了！」

夏侯浩不敢言語，因爲他不單感覺到，抱着的是溫香軟玉的感覺，而且有如蘭似麝的香氣。

石塊終於落盡，整個山谷又平靜下來。

「我們不能枯坐在這裏！」姬公子道。

「是的，不過，我們……我……」一時之間，夏侯浩似乎不懂得說話似的。

「怎麼？你後悔救了我出來？」

「不，」他咬一下口唇，然後才道：「你雙手沒有問題？」

「沒有！」

「那你板着我背，我背你上去，找個安全的地方！」

「好極！」

夏侯浩輕輕放下姬公子，然後讓他扳上自己的背上，便沿着山坡而上。

本來，他的手也受了相當重的傷，那是被荊棘所刺，但而今背着姬公子，他一切都忘記了。

上了兩個斜坡，他終於發現了一個山洞。

山洞相當寬敞，而且乾爽，應該可以暫時成爲他們歇息之處。

夏侯浩放下了姬公子，然後他走往山洞口，無言的坐着，望着下面的山石。

「怎麼？」姬公子道。

夏侯浩連轉頭看他也不敢。

姬公子道：「你怕了我？」

夏侯浩仍然沒有轉過身來。

「既然你知道了，你又何必躲避？」

夏侯浩只覺滿臉通紅，全身發熱，姬公子這句話，無疑是承認他是個……

「你是……」

「是的，我是個姑娘，我是驚天刀的女兒姬莉！」

「那你怎會……」

「我父親誓要找回師傅的老刀，但他其實沒有甚麼把握，因此，他要我跟隨在左右！想不到我幫不了他，反而成了他的負累！」

「連他自己也沒有把握？」

「是的，有兩個原因，第一是他三個師弟！」

「那是三大驚刀，他們已交手，不過，不知他們而今怎樣了，看來，他武功是在他們三人之上，還有另一個原因呢？」

「是那羣白衣人！」

「是雪衣素袖？」

「是的。」

「他們是甚麼人？」

「聽我爹說過，他們是門尋寶，搶盡天下寶物的一個秘密組織。」

「我也見過他們！」

「他們厲害？」

「武功厲害並不重要，他們的紀律非常嚴格，不惜以身殉組織那種精神才更爲使人害怕！」

「是的，而且他們組織人多，一個死了另一個補上，有無數人不斷前仆後繼！」

他們越說，姬莉越是愁眉不展。

夏侯浩道：「這次山石突然下墜，不知他們怎樣，我也應該往找他們！」

他站了起來。

姬莉道：「你往那裏去？」

「去附近看看，他們是否還……」

「那你不理會我了？」姬莉突然幽幽地道。

夏侯浩道：「不，我一定回來照顧你！」

「不……你可以離去……你沒有義務要照顧我。」

「我們曾經一起出生入死，我怎會不理你！」

「眞的嗎？」

「當然是眞的。」

姬莉低下了頭，但仍不放心似的，道：「我雙腿不能動，可能是要你照顧我一生一世。」

「那便一生一世！」夏侯浩斬釘截鐵地道。

兩人凝望良久，刀魂谷似乎成了他們之間一處永恒不變的神仙境地。

* * *

當石塊瘋狂下墜之際，三大驚刀仍然是連成一體，他們共同進退。

不過，這突變的一刻，迫使他們退後，找尋可以遮擋的地方。

他們先退，進入了他們先前所住的山洞。

外面仍然是石如流星飛墜。

突然，再一個黑影在洞口閃過，三人都知道，那一定是他們的對敵師兄「驚天刀」，他也是被迫退至這個洞口，外面再無可避之處，他也再沒有選擇。

驚天刀跌跌撞撞的進入了洞內。

三人抽出了刀，嚴陣以待，不過，驚天刀再沒有剛才天神般模樣，他是血流披面。

驚天刀雖然武藝驚人，但他仍然只是血肉之軀，躲不過下墜的石塊，前額、後腦已有多處受傷。

然而，他仍有一股剛銳之氣，他見三人抽刀，而外面也沒有去路，便豁然地道：「來！」

他的「驚天刀」也抽了出來，但是，可以看到他手已無力，有些顫抖。

驚天刀仍然道：「來吧，這裏地方雖是不大，我們仍然可以決一死戰！」

三人各自靠着石壁。

驚天刀把刀一揮，在軟弱無力的揮，依然有些氣勢，可惜的是力不從心。

他見三人並無攻上，脚步浮動，不及一刻，他整個人已倒在地上。

他臉撲地上，後腦之處，汩汩流血。

三人不敢動，只以爲他又再弄一些甚麼陰謀。

一會，驚雷刀道：「看來老大不是裝模作樣！」

驚異刀道：「他從來沒有在人前撲倒！」

驚泣刀也道：「這些石塊，任你是金剛不壞之身，也是難以抵擋！」

話雖如此，三人却是不敢再上一步。

過了一會，驚天刀依然一動不動，後腦的血仍在流。

驚異刀上前，道：「這樣流下去，老大是會死的！」

驚泣刀道：「死便好了！」

驚雷刀也上前，用脚輕撥了驚天刀的身體，知道他並沒有反抗之力，便道：「老大雖然對我們不住，但到底是一場師兄弟，我們不能眼睜睜的見他這樣流血而死！」

驚泣刀道：「我們救了他，會不會養虎爲患？」

驚異刀道：「養虎爲患，患不一定向我們！」

兩人並不明白。

驚異刀道：「將來你們自然明白！」

驚異刀一向處事不很常規，他的刀法驚異，爲人處事也有令人驚異之處。

驚異刀從懷中拿出金創葯，敷在驚天刀後腦傷口處，那傷口非常深，深可見骨。

他的金創葯神妙，一會已見血止了。

驚異刀把他放平在地，並且抽起了他的驚天刀，然後，他吩咐驚雷刀爲驚天刀推血過宮。

經過一番治理，驚天刀終於醒來。

他稍一動，第一件事便摸摸腰間佩刀，他發覺刀已不在，面前站着三人。

他再伸手摸摸後腦，似笑非笑道：「我還沒有死去？」

「沒有！」驚異刀道。

「爲甚麼你們不趁機殺死我？」

驚異刀笑道：「咱們一場兄弟，我們三人爲何要殺死你？」

「我雖是你們的師兄，但年紀比你們大得多，而且……」

驚異刀道：「老大，你不用傷神，先讓傷口好了再說，你剛才流了不少血！」

忽然，驚天刀道：「隨跟我來的那人？」

「那人？是監視着夏侯浩那人？」

「是的，他去了那裏？」

「我們三人後退，進了這個山洞，他們在石坡之上，夏侯浩也不能及時退回來，更加沒有見到隨着你來的那人！」

驚天刀拚命坐起來，但力不從心，他嘆了口氣道：「難道這刀魂谷，就是埋葬我驚天刀的地方？」

「老大，不用掛心，他們青年

人，自然有他們應變之道！」

「我無法不急，因爲，因爲……」

「因爲甚麼？」驚泣刀問。

「因爲她是我的女兒！」

「女兒？」三人詫異地問道。

「自你們離開，至今已有多少日子？」

驚雷刀道：「二十年，足有二十年了！」

「這二十年內，我沒有再在江湖上混噩，你們以爲是甚麼原因？」

「是因你得了師傅眞傳，閉門練刀！」

「不！」驚天刀苦笑道：「閉門是閉門，但不是練刀，而是養了一對女兒！」

「一對女兒？」

「大的是姬玲，十九歲了，而隨我而來的，是姬莉，已十八歲！」

三人實在想不到，這位師兄，外面粗獷强悍，天神一般的模樣，竟費了二十年，閉門養大一雙女兒！

驚泣刀道：「你有了這雙女兒，該心滿意足了！」

「是的，她們溫嫻婉淑，極得我歡心！」

「沒有練刀？」

「有，而今想起來，當時只是想教她們一些基本的功夫！」

「甚麼？」驚泣刀問。

「我教她們刀法，其實目的只是强身健體，而且可用來保護自己，但想不到，她倆竟然是練刀的好材料！」

「那是虎父無犬女！」

「我教她們簡單的刀法，可是，後來她們各自在刀法之上有特別的心得！」

「那也值得慶賀，你有了稱心滿意的傳人！」

「特別是我的二女兒，即是跟着我來的，她自創的『連腕刀』與『連腕刀法』，已有了刀法的氣勢，她欠缺的只是內功，假如她能在內功多加修爲，這套她自創的刀法，會在咱們刀家之上放一異彩！」

驚泣刀道：「看來，夏侯浩有難了！」

驚雷刀道：「你後繼有人，應該更加安心！」

「不，這反帶來了大麻煩！」

「麻煩？」

「麻煩來自我兩個女兒，她們都希望在刀法上更有成就！」

「老刀？」

「一般學刀的人，都希望得到老刀！」

「是的，你的女兒應該沒有例外！」

驚天刀道：「以前，我對老刀仍存幻想，不過，年紀漸大，我終於明白師傅的意願！」

「甚麼意願？」驚泣刀問道。

「老刀是一種境界！」

「甚麼境界？」

「一種學刀之人形而上學的境界！」

驚雷刀道：「我們的學問，沒有老大那麼高深！」這話是語帶譏諷。

「那是一種刀人合一的境界，當一個人學刀，領略了最上乘的刀法之後，他自己也變成一柄刀了！」

「但老刀的確是存在的！」

「是的，不過，當人也變成一柄刀的時候，老刀再也不是甚麼寶刀！」

驚異刀道：「老大，三個人之中，也許我最蠢，我眞的不明白！」

驚泣刀道：「我也不明所以！」

驚雷刀道：「最重要的是『老刀』是否存在？」

「存在！」

「那好極了，我們要的不是境界，而是老刀！」

這的確是一個直截而了當的要求。

驚天刀並沒有回答，低首沉吟。

驚雷刀道：「老大，咱們早已要組成一條陣線！」

驚異刀道：「因爲『雪衣素袖』也來了！」

「我知道，我這次被迫前來，除了我兩個女兒渴望得到寶刀之外，還有是雪衣素袖！」

「他們上過你的隱居之所？」

「是的，並作了一些騷擾！」

「你想怎樣？」

「我本想嚇他們一下，回絕他們！」

「結果呢？」

「他們越被嚇，越多人來！」他頓了一頓，道：「既然有人一定要奪得這老刀，何不由我們自己來？」

「對，老刀根本便是我們的！」

「好了，我們既然決定要找老刀，免得落入他人手上，我們更要聯成同一陣線！」

驚天刀道：「我也同意！」

「那麼，先告訴我們，老刀在刀魂谷那處？」

「你們早知！」

「你指那幾句話？」

「刀魂谷內，風云變，刀魂湧現，亂石崩雲，噴出千堆雪！」

「是的，夏侯浩也是這樣找到來！」

「對，夏侯浩是個怎樣的人？」

「他也是個愛刀之人，不要再拖誤時間，你快說出師傅交代下的話！」

「他老人家死得突然……他說：刀魂擊棺槨，直到現在，我仍未參透！」

「刀魂擊棺槨？那是甚麼意思？」驚異刀好像問衆人，也好像問自己。

驚泣刀道：「老大，既然咱們已不再計較以前恩怨，成爲同一陣線，我也不怕告訴你，我發現了一柄刀。」

「甚麼刀？」

「我起初以爲是老刀，但後來知道不是！」

「你們怎知？」驚天刀問。

「我們試過！」

「怎麼試？」

「我們用那柄刀去劈我們那柄也算寶刀的刀，結果是無動絲毫，連我們的刀也劈不斷，怎會是老刀？」

「那柄刀的確在刀魂谷內發現？」

驚泣刀道：「是的，並且有刀譜！」

驚天刀道：「快拿來一看！」他發現了老刀的新線索，似乎忘記了頭上的傷，猛然一抬頭，弄得他頭暈眼花。

驚泣刀從石壁之內把那柄刀拿了出來。

「是柄好刀！」

「但並不是老刀！」

「當然不是，老刀應該有這柄刀三倍以上，刀上光芒更是千倍以上！」

「甚麼刀上光芒？」

「我有一次看見師傅舞着老刀，在日光之下，也覺刀氣逼人，光芒萬丈，那一刹，實在畢生難忘！」驚天刀似乎仍在回憶之中。

這應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但這記憶仍在他的腦中迴响，可想而知，當時的情景是何等奇特。

衆人默然，似不欲打亂他的思緒。

忽然，驚天刀叫道：「刀魂，刀魂，驚泣刀，你發現這柄刀時，是何模樣？」

「是在一個棺槨之內！」

「在那裏？」

「我無端撞破一個石壁，這裏的小洞，有很多很薄的石壁，可以撞開！」

「帶我去。」

驚天刀又想坐起來，但頭重脚輕，無法坐起。

驚泣刀道：「老大，你傷癒之後，我一定帶你去。」

「你再告訴我，那情形是怎樣？」

「石壁之內，我看見一個石棺，把石棺打開，是人骨，而骨中便有這柄刀！」

驚天刀聽了，神情大爲振奮，可是，其餘二人聽來，却並不完全明白。

特別是骨中有刀。

「骨中怎會有刀？」驚異刀問。

驚天刀不讓驚泣刀回答，便已追問：「只有一副棺槨？還有其他？」

「其他？我沒有見到，那石室是相當凌亂，十分乾燥，很多石粉，是否還蓋着其他棺槨，我不知道！」

「那應該是四副棺槨，每一個棺槨之中，應該都有像這柄刀的刀，一共四柄！」

「有了四柄又如何？」

驚天刀道：「才可以眞眞正正的得到老刀！」

衆人聽了，立時更感興趣。

「怎樣才得到老刀？」驚泣刀追問。

驚天刀道：「這四柄刀，其實也是千錘百煉之刀，但在刀成之前，鑄刀的人發覺總無法發揮這刀的最大效能，結果費掉了多年之後，其中一人，不知是工作過勞，或是心灰意冷，竟抱刀而死！」

「怎樣抱刀而死？」

「他把刀口向着自己胸膛，狂擁那刀，刀便硬生生的陷入胸前骨架之中！」

驚泣刀道：「我明白了，因此，在我發現刀時，刀是陷入那人胸骨之中！」

「那便是抱刀而死，其餘幾人也是如此，我們師傅便在收藏老刀處，把這四柄刀，連人帶刀，葬在棺槨之內，作爲老刀的守護神！」

「守護神，那即是找到了這守護神，應該便可以找到老刀，老刀也在那石室之內！」

「不，我只發現一具棺槨！」

「可能是因年代久遠，埋在石粉之下！」

驚雷刀道：「驚泣，我們立刻去！」

驚泣刀道：「不，等老大好了一些，那才……」

驚天刀道：「我們現在想去，也未必能找到，因爲這一次大石滾下，整個山谷形勢更變了！」

驚雷刀道：「我們往洞外看看！」

他們走到洞外，再沒有山石滾動，不過，亂石滾下，眞是改變了很多，本是山坡的，已塌下，不是山坡處，却因大石堆聚，成了新的山坡。

驚泣刀道：「你看！」

他所指的是上面，本是望不盡的天空。

「有兀鷹羣低飛！」

「牠們向來不敢下來！」

「不是不敢下來，而是來這裏沒用，根本沒有食物可尋！」

「不過，牠們現今在上面徘徊，這裏有他們想吃的東西？」

「屍體？」

「有人或動物死在附近？」

他們進內，把外面情形告知驚天刀。

驚天刀道：「你們快去看，我希望不是我的女兒！」

「可能是夏侯浩也說不定！」

他們三人出外，分別向三個方向找。

沒有夏侯浩與姬莉的屍體，卻發現了幾個「雪衣素袖」的人，他們都因石塊滾動，躲避不及而致死的。

那很明顯，「雪衣素袖」也是在附近。

驚泣刀道：「有了他們，我們也有足夠的食物，特別是老大，可以更快治癒他頭部的創傷！」

「為甚麼？」驚雷刀問。

「你看看這些兀鷹快要撲下！」

驚泣刀俯身抓了一把碎石子在手。

驚異刀與驚雷刀也明白，同時抓了一把碎石子。

驚雷刀道：「平日這深谷，連小鹿也不敢跑下來，很難有肉吃，而今這些巨石一經翻動，卻引來了這些稀客！」

驚泣刀道：「這些石怎會無端翻滾！」

驚雷刀道：「我看並不是無端翻滾，而是有人動了其中一些關鍵的石塊，引至這場石禍！」

「關鍵的石塊？是有人佈置？」

「師傅要保護他辛辛苦苦所鍊成的老刀，因此會多費一番心血！」

驚泣刀道：「我早已覺得，這山谷荒蕪深邃，並不是無端的！」

這時，一只兀鷹撲下。

驚雷刀手快，石子一出，那隻兀鷹仍未着地，便在半空翻騰，然後墜下。

另一隻兀鷹看見同伴倒下，想翻身飛上去，却避不過驚泣刀的一顆石子。

驚異刀的暗器手法，也是不錯，一只兀鷹稍為低飛，也被他的石子射了下來。

三人各自拾起兀鷹，驚泣刀還找到了一塊中空的石頭，可以暫時作一個鍋用，準備熬一些兀鷹湯給老大，使他的頭傷盡快治癒。

接着的五天，吃的都沒有困難，射下更多兀鷹來吃，因為附近「雪衣素袖」那些人屍體發臭，惹來更多不同種類的鷹，也暫時為他們解決了吃的問題。

過了三天，驚天刀已可以起來，走上幾步。

再過三天，他一面休息，一面自我運功療傷，他的傷勢已是無礙。

為了盡快找到眞正的老刀，他們決定動身，先由驚泣刀帶路，繞過一個懸崖，來到了山谷的另外一面，這一面背着陽光，有點寒冷的感覺。

四人一路上，早已提高警覺。

驚泣刀因為要找回舊路，並沒有甚麼發現。

驚天刀一直四周注視，發覺似乎有人跟踪，他立刻止住了驚泣刀，道：「有人跟踪！」

四人都停了下來。

可是，等了半晌，却仍未發覺有人，驚雷刀道：「老大，你疑心生暗鬼。」

驚天刀道：「好，繼續走吧！」

巨石翻騰滾動，並沒有影响這邊山谷，不過，他們越走越覺寒冷。

不久，驚泣刀道：「我找到我弄的記號，便可以找到入石室的路。」

果然，在一個轉角的地方，他看到了一堆亂石，其他人不屑一顧，而他却一馬當先，走入了一些藤蔓之內。

三人都覺得奇怪，亦步亦趨。

原來這一片生長在石壁上的藤蔓，好像一塊門簾似的，護住了一個只能容一人而過的入口。

他們都隨着驚泣刀進內。

不一會，狹窄的通道突然擴闊。

一個奇景在他們眼前出現。

這石洞是白茫茫的一片，如果不是小心看，還以為是積了一些雪。

離開他們不遠之處，是一個翻開了的石棺。

驚泣刀道：「你們小心行動，那些石粉揚起了之後，假若是入了眼，是很麻煩的！」

他們三人，都謹愼地涉足在石粉之內。

那些石粉非常幼滑，看來並不是人工所為，是因為經過長年累月的風化改變，使石室四壁剝落，然後成了石粉，這些石粉雪白，只要稍為揚起，便像雪花飄過。

驚天刀道：「亂石崩雲，噴出千堆雪，並不是單指外面，是既指外面，也指這裏面！」

驚泣刀道：「老大，咱們開始搜索另外三副棺槨，不過，我們還是先做一些預防措施！」

他自己用腰帶圍着口鼻。

其餘三人，也依照他的方法，纏上了口鼻，然後開始分頭搜索。

當他們一動，四處都揚起了雪花似的石粉，而四壁加上洞頂，也同時因震動而落下一些石粉。

一時之間，室內白濛濛的一片。

有些地方，看來平平無奇，但一踏下去，整個人便陷進了石粉之內，就像在沙漠內陷入沙土似的，幸好並不是泥沙，不過，人陷在石粉之中，其他石粉也塌下，那種被埋葬的感覺，並不好受。

忽地，驚異刀撥開了石粉，高呼道：「這裏有一具！」他說話之時，已是滿口石粉。

衆人上前，幫他用手撥開石粉，果然，他們發現了另一副棺槨。

驚泣刀道：「你們看，與我所發現的一具，完全一模一樣！」

驚天刀道：「要看看裏面，才可確定！」

他們合力，把棺蓋推開。

赫然又是一副人骨，已完全沒有肌肉，而刀也在那人胸骨之內。

又是一個殉刀人！

驚天刀道：「我相信『雪衣素袖』的人仍在刀魂谷內，如果被他們也發現這地方，那便麻煩了！」

他們把刀拿出，與驚泣刀發現的那柄一模一樣，於是，他們又再搜索。

本來，這石室並不太大，很容易便搜完，但那兩副棺槨却似毫無踪影。

驚天刀道：「石棺一定在室內，可能埋藏地下面！」

他們四人合力用刀把石粉掘開，果然又發現了另一具，也同樣有一個殉刀人的骨骼，與一柄刀！

三刀已在手，他們更加興奮。

不過，第四副棺槨所埋藏的地下更深，而掘起的石粉，不斷瀉下來，掘了一個洞，轉眼又被石粉塡了，因此，雖窮四人之力，仍然很難把那石棺打開。

他們終於決定先把洞掘大，讓石粉瀉下，便不會完全把棺槨掩蓋。

他們開了一個大洞，克服了石粉瀉下，一起合力移開了石棺的棺蓋！

他們都歡呼着，因為最後一柄刀也拿了出來。

可是，當他們歡呼聲未了，上面却傳來「轟隆」兩聲，他們抬頭一望，只見上面早已站滿了八個人。

八個衣衫雪白的人。

他們的臉已用白雪絲裹着。

四人反應也快，同向上躍。

可是，上面那些「雪衣素袖」的人已一邊狂笑，一邊把石粉撥下。

石粉本是不用動已瀉下，而今在那八個人的手撥下，就變成泥沙般覆蓋而來。

四人以刀及掌阻止石粉，但總不及石粉下墜之快。

轉眼之間，四人已幾乎被活埋。

這時，石粉下瀉之勢，亦已減弱。

上面一個雪衣素袖的人道：「四大驚刀，果眞變成驚弓之刀……如果你們還要命的話，那便把刀奉上！」

驚天刀怒叫，揚起一陣石粉，道：「你們有膽便下來拿刀吧！」

那人冷笑，道：「咱們尊重你們在江湖上略有名望，假若不知自愛，不要怪咱們雪衣素袖的人！」

驚異刀趁他們說話之際，已暗中提氣，本想一竄而上，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那知道，他們早已料此一着。

當他一抽身，上邊的人已拚命把石粉撥下，不但阻擋了他上躍之勢，反而弄到其他三人更陷入石粉之內，石粉已窒着他們的喉嚨。

只聽見上面那人叫道：「而今四柄刀已在，讓他們都死掉，我們慢慢掘上來也不遲！」

「對，讓他們四大驚刀不能同年同月生，也可以同年同月死！」

石粉又再傾盆而下。

他們整個身體已被石粉所包，有窒息的感覺，幸好石粉之間仍可讓他們吸氣，不過，每吸一下，總有石粉入內，令他們非常辛苦。

四大驚刀，生平所遇危險場合也不少，但從來沒有試過，像這樣遭人活埋，而又無法拔身。

四柄新發現的刀，雖在他們手上，不但沒有帶來甚麼好處，却立刻便帶來的血光之災，實非吉兆！

老刀再現　魂斷刀谷

四人當然不會如此坐以待斃，不約而同的奮身向上，石粉從下湧上，而上面的石粉也湧下，一時之間，整個石室，只見石粉飛揚，迷濛一片！

忽然，四人都覺石粉突然靜了下來。

「住手！」

他們隱約聽見這兩字，因為他們的耳朵已滿是石粉，無法聽得清楚！

「雪衣素袖」的人都立刻停了手。

石室滿是石粉，雪白一片，因此，石室入口之處，兩個黑衣的人，特別顯眼。

「雪衣素袖」的首領正想發號施令，兩個黑衣人已飛身而入。

兩人速度極快，而且人到刀到！

來者正是失了踪影的夏侯浩與姬莉。

他們這突然的竄入，立刻把最接近的兩個「雪衣素袖」的人，逼了下去。

兩個人突然跌下，下面的四大驚刀也是反應迅速，當兩人還未穩身，刀已貫身，魂飛天外！

夏侯浩與姬莉並沒有停下來，他們在石室之上與「雪衣素袖」的人，頑强反抗。

一個看來是首領模樣的人，只作了一個手勢，他們的人立時分作兩個組，一組對付兩人，另外一組仍然是看着下面的變化。

六個「雪衣素袖」的人，圍攻夏侯浩與姬莉。

夏侯浩的「烏金黝刀」仍然是厲害異常，他的刀法凶狠，那些對敵的人，只能守而無法攻上。

姬莉「連腕刀」也是不同凡响，刀光過處，已有幾人衣袖被削！

兩人經過了日夕相對，早已了解對方刀法，兩人各自取長補短，發揮了長短刀的極大功效！

「雪衣素袖」的首領，看到情形不對，而下面暫時却沒有甚麼動靜，又再示意八人上來，圍攻夏侯浩與姬莉。

有了生力軍，「雪衣素袖」的人又再一鼓作氣的攻上，他們人多勢衆，而且不怕死的豁命打法，猛纏他們。

漸漸，他們發覺姬莉用的是短刀，往往要非常近身才可發揮她的刀法，因此，觸發了「雪衣素袖」的首領的靈感。

那人突然喝了一聲，說出了幾句他們聽不懂的話。

馬上，有一大半「雪衣素袖」的人，主攻姬莉。

姬莉並不示弱，一連幾個大車身，使他們無法攻近，「雪衣素袖」的人避開了之後，又再迅速收緊圓圈，務求不讓他們兩人有合作的機會。

八人聚攻，立刻便有兩人中刀，跌了下去。

姬莉想趁這機會逃離圍攻，可是另外兩個「雪衣素袖」的人已補上，又再施展他們圍攻之法。

姬莉又只好看清來勢，連施她的「連腕刀法」。

夏侯浩也是被四人纏着，這四人刀法厲害，每每以死相搏，使他無法突圍配合姬莉。

不過，夏侯浩知道，這是他們策略之一，只要打破他們一分爲二的打法，他們便會落敗。

想是容易，實行起來就非常難。

因爲「雪衣素袖」的人，似乎是來之不盡，夏侯浩與姬莉打了兩個下山洞去，馬上又有兩人補上。

夏侯浩起初也只顧對付來攻的人，漸漸，他發覺那些攻上來的人，似無主見，一切拚死行動，都是來自那發號施令的首領。

只要把那首領擒住，或者殺了，這些人將會變成無主孤魂，散兵游勇，再無威脅之力。

同時，姬莉也有了同樣的想法。

夏侯浩突然把「烏金黝刀」左右亂劈，馬上把兩人嚇得魂不附體，暫時避開他的狂勢。

夏侯浩趁着這一閃開，便不顧一切飛身向那首領而去，那首領一直注視二人，那有不知夏侯浩的意圖，他早有預備，握刀在手。

可惜他的刀並非寶刀，他的功力也不及夏侯浩，他一刀揮去，眼看要把夏侯浩劈個正着，那知夏侯浩本是直劈的刀竟然改變方向，硬生生迎着他的刀。

「轟」的一聲，那人刀已斷，他迅速後退，一時不知所措。

夏侯浩已站穩，叫道：「叫他們停手！」

那人叫了兩聲，仍然是他們「雪衣素袖」的人才懂的話，衆人返身，攻向夏侯浩。

夏侯浩想不到這首領竟然是臨危不亂，還懂得叫他下屬解困。

他又再上，速施兩招，一招「吳剛劈桂」，另一招「風雨飄搖」。

第一招極其剛勁，迫使那人速退三步，第二招是剛中帶柔，使他避無可避。

那人武功也不錯，他退了三步之後，依然以其斷刀硬接夏侯浩的第二招。

「轟」的一聲，他的刀已撤手，而他的胸前直下腹部，已有了一條血痕。

那人驚呆，他的手下更爲驚呆。

血痕迅速擴闊，那人驚叫。

他轉身，想不到姬莉已在他的身後，姬莉非常接近他，速施兩招「速腕刀法」這人又再受創，白色的衣衫，已盡染血色。

那人想退後，可是夏侯浩已堵在後，他無處可退。

突然，他向姬莉一撲。

姬莉並不害怕，雙刀挺出。

那人明知這一撲，一定會中刀，但他並不理會，雙刀已陷入了他的胸前，然而，當姬莉想抽刀，他却是死命不放，原來他是以死來纏姬莉。

姬莉實在想不到他有此一着，她拚命甩開他，不過，那人雙手已如鋼箍般箍着姬莉，並且用其餘力向前一躍，這一躍便往地下而去。

姬莉掙扎無從，已被他箍着墜下。

夏侯浩也是欲救無從。

當那人抱着姬莉下墜之際，仍然發出了一聲古怪的聲响，那聲响刺耳異常。

接着，剩下的「雪衣素袖」聽到了那刺耳聲音之後，立刻不再呆立，發狂似的攻向夏侯浩。

夏侯浩無法再理會姬莉，只能先護着自己，那些「雪衣素袖」的人

瘋狂地攻上，有時是一人拚死而來，有時是三五人一齊攻上，所用的招法，已無規矩。

夏侯浩揮刀，殺了多人，受傷的却無痛苦似的仍然攻上，這一陣子，殺得夏侯浩性起，自己似乎也失了常性似的。

終於，最後一個「雪衣素袖」的人也倒了下來。

夏侯浩雖然沒有死去，但他付出的代價也是異常之大，只見他無論是臉或是全身，都染滿了血漬。

那些血不知是他自己的，還是別人的！

他也終於倒下。

姬莉其實比他更早倒下，不過，她醒來得快，她從人堆之中找到了夏侯浩，可是，這本已靜下來的石室，突然又揚起一陣石粉。

石粉是從下面湧上來。

第一個出現，赫然是驚天刀，他手握他的驚天刀之外，還有另一柄刀。

那應該是四柄陪葬老刀的小刀。

然後是驚雷刀、驚異刀與驚泣刀，他們各持那小刀，緩緩從石粉之中冒了出來。

驚天刀看見洞內的情形，也吃了一驚。

姬莉發出了呻吟的聲音。

驚天刀飛身過去，吃驚道：「怎麼是妳？」

「爹……我跟踪着你們而來……」

「我早叫妳留在家裏……妳怎麼了？」

「你先看夏侯浩。」

「夏侯浩？」

姬莉一時之間，也實在不知夏侯浩躺在那裏。

驚泣刀已一眼看到，叫道：「他已滿身是血。」

這時，下面又有一人冒了上來，那人正是姬玲，她一眼見到姬莉，便道：「妳怎會也來？」

姬莉並沒有回答。

驚天刀道：「妳們姐妹先去看看夏侯浩再說！」衆人走近夏侯浩。

夏侯浩遍體鱗傷，樣子十分怕人。

姬莉十分吃驚，在衆人面前也忍不住撲上前去，扶起了他，本是男女授受不親之嫌，她也沒有放在心上。

衆人因記掛着夏侯浩的傷勢，並沒有想到這個問題，唯有冷眼旁觀的姬玲，發現姬莉與夏侯浩似有不尋常的感情在其中。

驚泣刀取出了金創散。

夏侯浩雖然與他們四驚刀是萍水相逢的人，但他對每一個人，都有一份恩義存在，因此他們對他，亦有一份與別不同的感情。

當他們正集中精神救醒夏侯浩之際，他們都不知，早已有另一危機蘊釀着。

突然，洞口無聲無息的又多了十來個「雪衣素袖」的白衣人。

「四大驚刀」其中一人猛喝了一聲。

衆人回首，只見洞口之中，已滿佈了白衣人。

「留下你們發現的東西！」

驚天刀一馬當先，叫道：「留下甚麼？」

「當然是你們在石棺之內發現的四柄刀。」

驚異刀道：「刀，甚麼刀？你先來吃我一刀。」

他一刀揮上，忽然他呆住。

那白衣人笑道：「你敢嚐這雪衣針？」

只見那白衣人背後，一共是十人，每人都提着一個長形的盒子。

「驚異刀，只要你多踏一步，你便是首先嚐這雪針滋味的人。」

驚異刀並沒有多走一步。

「雪針」是雪衣素袖名動江湖的暗器。

沒有人知道怎樣厲害，因爲差不多見過這厲害武器的人都沒有留下性命。

雪針是名副其實的雪針，一陣狂風暴雪而來，無論武功到了什麼化境，總無法完全躲避所有雪粉，雪針便像雪粉一樣，總有一些會刺入人身。

雪針並不立即致人於死，那是雪針最令人害怕的地方，針並沒有毒，但因其全是非常幼小，會沿着人身血脈直入人的內臟。

古語有道：如坐針氈，坐針氈已是難受，如果針在五臟之內，那種滋味，實在難以想像。

這時，驚泣刀與驚雷刀也想動。

那人早已看到，笑道：「我這兩排雪針，足可以使你們無一倖免。」

前面十人，後面又露出十人。

二十人，二十具長方形的盒子。

「只要他們機括一動，你們無一倖免！」那人又再强調一次。

驚天刀道：「你想怎樣？」

「非常簡單，刀，四柄刀！」

「好，我給你們！」驚天刀道。

出乎意料的答案，那人一時之間，無從再說。

驚天刀接着道：「不給你，我們是死路一條，不過，給了你，我們也是死路一條。」

那人聽了，道：「我們只要刀，不要人命！」

「我沒有聽過，遇到雪衣素袖也會活命的。」

那人狂笑，非常驕傲。

驚天刀道：「不過，我要打破這個慣例，你們先讓開，我們放下了刀，然後出洞。」

驚天刀示意其餘三大驚刀放下小刀。

三人不知其意，但至少他是老大，在這情況之下，只好聽他所言。

驚天刀道：「我這裏有一個人，受了重傷，我要先送走他。」

那人望了滿身血漬的夏侯浩，道：「這人？」

「是的！」

「他已無知覺，而且，殺我們這麼多人……」

「那便一拍兩散！」驚天刀不待他多言。

「我送走！」說話的是姬玲。

那人看了她一眼，發出一個不屑的眼神，似乎並不把她看在眼內。

「好，你抬走他，這賬我們慢慢再算。」

姬玲把夏侯浩背了起來，慢慢走向洞口。

雪衣素袖的人並沒有妄動。

「好了，他們走了，你們放下刀！」

驚天刀首先放下了刀，他回首示意其餘三大驚刀也放下那小刀。

驚天刀道：「你們讓開！」

那人竟然如言。

驚天刀道：「姬莉，你走在咱們中央。」

姬莉走向他們當中。

在這時刻，驚天刀已向三大驚刀發出了一個暗示，他們雖久未合作，但在這存亡之一刻，他們竟也心領神會。

驚天刀邁開了步，姬莉在他後面，其餘三大驚刀再在後面。

白衣人身後那二十個「雪針手」也分別排開，而且已明白了他們的任務。

他們只要白衣人再示意，雪針便會排山倒海而出。

驚天刀當然也明白，到了洞口，他轉身，那二十個雪針手可正舉起他們的雪針盒子。

驚天刀笑道：「很多秘密並不一定存在刀內……」

白衣人連忙舉手，二十具雪針盒子同時放下。

「你又弄些什麼花樣？」

「你殺了我們，奪得四刀，也是毫無用處，因爲要找到老刀，四柄刀並不夠。」

「還欠什麼？」

「還欠我這一個腦袋。」

他指了自己的頭顱，又再轉身，邁步而行。

「慢着……」白衣人喝道。

驚天刀又再轉身，道：「我答應過留下四刀，已經留下，但你並沒有要求其他……」

那白衣人氣極。

驚天刀道：「下令放雪針，好極，老刀仍然永留在刀魂谷內。」

白衣人無奈，道：「你們想怎樣？」

「老刀我們一定要找，你們也是一樣，對嗎？」

「那又如何？」

「這個回合，你們勝了，我們留下四柄辛苦得來的小刀，但我們還有另外一些回合，雪衣素袖，你這回也沒有選擇，你要老刀秘密，便留下我們的命。」

白衣人暴跳如雷，可是，他又想不出其他辦法制止他們離去。

「你站着……」

驚天刀回身，見他暴跳如雷的樣子，突然雙手一揚，三大驚刀同時而上。

四人掌力齊發。

左邊三個人，右邊四個人，都抵受不住四大驚刀的掌力，齊齊暴退。

這一退，二十個雪針手完全亂了。

白衣人愕然，想發令，但已太遲。

四大驚刀又再各自出掌，已有八個人立時站立不穩，一直退至大地洞邊緣。

又再如雷霆萬鈞的掌力，來自四大驚刀八隻手掌，八人應聲跌了下去。

一跌下去，便揚起了巨大石粉煙霧。

驚天刀已飛身回洞，沿途竄身而過之處，又再多推幾人下石洞，所揚起的石粉更多。

其餘三大驚刀，也是依樣畫葫蘆。

四大驚刀飛身回洞，拾回四柄刀，又再回身，沒有了雪針的威脅，他們來去自如。

姬莉並沒有回洞內，她知道四大驚刀有足夠的力量對付這些雪衣素袖的人，她不想成爲他們的負累，她只在洞外等着。

轉瞬之間，四大驚刀已携了四小刀，從洞內竄出，並叫道：「走！」

驚天刀不愧是四大驚刀之首，智勇俱備，在這棄刀奪刀的一刻，表露無遺。

驚天刀道：「跟着我！」

三大驚刀與姬莉尾隨着驚天刀，迅速離開這石洞，直往另一邊石壁而去，刀魂谷非常深邃，是個容易下來，却並不容易上去的山谷，最大的原因是石壁陡峭。

驚天刀害怕雪衣素袖仍有很多爪牙在附近，因此他選擇了一些陡峭山壁而上，那些山壁，嵯峨怪石

極多，他們可以勉强攀爬而上，其他功力較弱的人，便不是那麼容易。

* * *

姬玲背起了夏侯浩，走出山洞。

前面是亂石一片，實在是不知何去何從，這些日子，她都渴望見到夏侯浩，還幻想過與他在刀魂谷內過着賞花撲蝶的日子，那知道，再見面時，夏侯浩已是奄奄一息的一個血人。

她自忖力量有限，不能背負夏侯浩多遠，而且他傷勢嚴重，不宜震動，一時之間，實在不知何去何從。

她索性走回洞中。

洞內打鬥仍然激烈，不過，沒有人會注意洞外的情形，她一個竄身，向洞的另一邊走去。

轉了一個彎，是一條狹長的通道，好像是一條走廊，這時，她已不理會前面是什麼，只要是一處安全的地方，那便可以。

走了不久，她的眼前一亮。

只見前面是個規模不小的山洞，洞內有石床石櫈石枱，看來是經過不少人工的修飾。

姬玲把夏侯浩放在其中一張石床上，那張石床，摸上去是相當粗糙，不過，只要暫時讓他安睡下來，什麼也沒有大關係。

姬玲替夏侯浩解開了血衣，雖然，她是個閨女，但現在爲了救人，她已沒有理會那麼多，幸好血仍沒有濕透內衣，夏侯浩呼吸亦回復了平和。

她看過了夏侯浩幾處傷口，都是一些刀傷，只傷及肌肉，筋骨却無礙。

他這樣昏迷過去，是因爲剛才一場死纏爛打的拚命，使他體力透支。

姬玲見他沒有生命危險，暫時也安心下來。

她自己往洞內看了一遍，發現這其實並不是一個普通山洞，而是一個經過人工改良的居所。

祖師爺魯刀雖然是個武功極爲高强的人，但他練功，鍛煉老刀，都要居所，難道這便是……

她在山洞內走了一週，越看越似。

假若魯刀祖師爺是居住這裏，他如何解決每日所需，當姬玲推開了一道石門之後，一切都明白了。

看來石門之外，有陣陣濕氣傳來。

這石門那麼難發現，便是因爲石門非常堅實，以防濕氣內侵，再走進去，一陣清香撲鼻，那不是花香，而是一些……一時之間，她也無從知悉。

再轉一角，赫然有幾條大大的枯木，枯木之上一束束黑色的東西，似乎便是從這些枯木長出來。

另外在黑叢之中，又有一些斑爛彩色的東西，一個一個小傘似的東西。

菇！各種不同形態的草菇便在這些枯木上生長着，年代久遠，却沒有阻止這些草菇生長，一些草菇熟了，便往下墮，成了一些乾草菇，其餘的仍在枯木之上生長。

姬玲上前，在地上抓了一把。

那些乾的草菇，什麼形狀都有，她揀了一些純黑的，丟棄了有顏色的，因爲凡是菇類植物，越是彩色繽紛的，越是毒性厲害。

但那些純黑一片的，却是對人體有益。

姬玲抓了一大把，回到石室之內，她也找到了一個大的石鍋，鍋內中已有了一些水，這些水不知是有多少年代，不過，却是十分清澈。

石鍋之下，是一個燈似的，下面有些餘燼，也有些枯枝，當她的火摺子一近，爐火便生了起來。

不一會，她竟然弄了一大鍋草菇湯。

這多天以來，姬玲本身除了吃一些隨身的乾糧之外，也沒有吃過什麼。

這一鍋草菇湯對她目前來說，簡直是珍饈百味。

這時夏侯浩也發出一聲呻吟。

姬玲迅速上前，問道：「你怎麼了？」

「我……我在那裏？」

「我也不知道！」姬玲道。

他睜開了眼睛，道：「是妳救了我？」

「你救過我，我而今救了你，互不相欠！」

夏侯浩道：「我快要死了，就算是欠妳甚麼，也不能再還了。」

「你不會死！」

她急忙的在石鍋附近找了一個破石碗，裝了碗草菇湯給夏侯浩。

他只是茫然張口，喝了一口，居然覺得滋味極佳。

草菇雖是雜生於枯木之上，本身却是極爲滋養，夏侯浩與姬玲喝了幾天，不但沒有覺得餓，反而精神好起來。夏侯浩身上一些刀傷甚深，一時之間，無法立即復元，並且有些傷口，流出膿水。

這個發膿的傷口，十分疼痛，夏侯浩是個硬漢子，但每當他發覺姬玲睡了，他才敢稍爲發出一些呻吟之聲，一方面，他是不想令姬玲擔心，另外一方面，也是保持他自己的尊嚴。

轉眼已過了三天。

忽然，有一天晚上，夏侯浩熟睡之後，感到有水滴在他的臉上。

他醒來，睜開了眼睛。

只見姬玲坐在他面前，那些水滴正是她的淚水。

這幾天，夏侯浩一直沒有出聲。

不過，見此情形，他不能不開口，道：「什麼事？」

「你可以說話了？」

「是的，其實……我已沒有什麼事……」

「不，你背部的傷口依然嚴重，你給我看看好嗎？」

夏侯浩一直覺得背痛，不過，他並沒有反過來。

「沒有什麼……」

「我看到膿水流了出來。」

夏侯浩忍不住翻了一下，只覺背部有如刀割，並且有一陣臭味傳出，連他自己也覺難聞。

姬玲並沒有走開，反而幫他用力，扶他反轉過來。

那傷口並不太大，但相當深，正流出了一些血膿，這一動，夏侯浩痛極，忍不住呻吟了兩聲。

「你慢着……」姬玲想找東西替他敷抹傷口，一時之間，不知要找些甚麼才好。

她撕下了自己的衣裳，替他抹了一下。

突然，她輕叫了一聲。

夏侯浩問：「什麼事？」

「你的傷口……你的傷口……」

「怎麼了？」

「你的傷口有膿，而且有蟲……」

這話也使夏侯浩自己也覺毛骨悚然起來。

姬玲用布去揩抹，但無法把所見的蟲揩抹出來，而在這揩抹之中，碰到那些肌肉，使他痛楚非常。

忽然，姬玲低下了頭，突然用口去吮吸夏侯浩的傷口，並且把吮出來的膿水，吐在地下，過了一會，又吐一口，她叫道：「你看……蟲……」

他自己實在也忍耐不住，嘔了一大灘水在地上，不過，她仍然低頭，吮吸他的傷口。

夏侯浩實在感動，他並不覺得痛苦，只是滿眶眼淚奪眶而出。

不一會，姬玲已不再吮吸，高興地道：「沒有了，完全沒有了。」

她拿了一些煮菇的水，替他冲洗。

她發現了夏侯浩無聲無息地流淚。

「什麼事？你怕痛？」

「不，姬玲，我實在不知如何感激妳？」

「感激？那沒有什麼……」

姬玲雖然是輕描淡寫的說出，這更令夏侯浩感激得無以復加。

姬玲道：「我們根本是好朋友，你從猛虎口中救了我，我只是替你做些小事……」

忽然，姬玲望着夏侯浩的背部，一言不發。

夏侯浩等了一會，問：「怎麼？」

「你不要動……」頓了一頓，她似是自言自語地道：「四刀齊劈刀魂現，萬古常青……」

「妳在說什麼？」

「說你背上的字！」

「我背上有字？」

「你不要動……讓我看……刀裂魂現……」

夏侯浩用手撐開，讓姬玲可以看到床上的字，原來這粗糙的石床，並非打磨欠佳，而是上面刻滿了字。

姬玲小心地看了一會，道：「這是『老刀』的秘密……發現了四柄刀，便是發現了找老刀的鑰匙……」

「石床上載有老刀的秘密？」

「他們千辛萬苦也找不到，而我們却是得來全不費工夫。」姬玲道。

夏侯浩也感到十分興奮，道：「我們與妳父親滙合之後，我們便可以把老刀拿出來。」

姬玲本來也是十分熱心要找老刀，可是到了如今，她却是異常的冷靜。

夏侯浩自己說了一會，姬玲並沒有回答，夏侯浩問道：「你不要老刀了？」

「而今我覺得並不稀罕！」

「爲什麼？」

「老刀雖然是我們夢寐以求的寶刀、神物，不過，有了之後，又會如何？」

「妳將會名震江湖，天下無敵！」

「不，我們還沒有找到老刀之前，已遇到了這麼多麻煩，假若眞的有了老刀，那麼，我們煩惱的事，當會接踵而來，最後是老刀保不了我們，反而害死我們。」

「妳太悲觀。」

「我而今只想兩件事。」

「什麼事？」

「第一，你快快復元；第二，我想離開這刀魂谷。」

「爲什麼？」

「而今是雪衣素袖的人來，下次不知還有什麼……」

夏侯浩默然，也忍不住嘆了一口氣。

「你認爲我說得對嗎？我只想好好的生活下來，平淡的、簡單的……」

夏侯浩突然之間，也感到難以言喻的疲倦。

姬玲說得不錯，這次是雪衣素袖，下次，不知是什麼人，得到老刀却換來危險創傷，值得嗎？

轉眼又過兩日，夏侯浩已可以

坐起來。

姬玲這兩天，整個人似乎變了，變得出奇的寧靜。

夏侯浩不用再整天伏在床上，姬玲却在床前徘徊不去，她似乎有重大的決定似的。

夏侯浩往石室外面走了一遭，看見那個半天然的菇場，竟然便是魯刀──「老刀」的下半生的食糧。

當他回到石室之內，又看見姬玲又對着石床發呆。

「妳有什麼心事？」夏侯浩問。

「我想毀了這石床。」

「妳想毀去這找老刀的秘密？」

「是的，你贊成嗎？」

夏侯浩並沒有說話，他心中仍有重大的矛盾，雖說老刀會引來不少麻煩，但老刀亦同時會帶來一個學武的人，尤其是一個學刀的人，一生夢寐以求的榮譽。

他實在是躊躕不決。

「我毀了石床之後，我們便走出谷，到一個平靜的地方，生活下去……」

「走出刀魂谷？」

「是的，這裏不單有找老刀的地方，還有走出刀魂谷的秘密通道。」

「那好極！」

「那我毀了它……」

她站了起來，挺起右掌。

夏侯浩忽然想起了姬莉，他與姬莉也有過一段承諾，她們兩人對自己都有恩惠，也同時各相處過一段難忘的時刻，如果石床毀了，他要跟她出谷？

這樣，就讓他們，包括姬莉在內，永留在這刀魂谷底之下？

「慢着……」

說話的並不是夏侯浩，而是一陣粗豪而熟悉的聲音。

「爹！」

四大驚刀已在洞外出現。

驚天刀上前，道：「妳爲什麼要毀此石床？」

「爹，我……」

這實在是難以解釋。

「讓我看……」驚天刀是何等機靈的人物，他一看，便大喜，道：「我們要找的，終於找到了。」

三大驚刀也齊上來，問道：「什麼？」

「你們看……」

四人小心細看，因爲字是倒刻的，一時之間，並不太清楚，但看了一會，已知端倪。

驚天刀道：「姬玲，妳想獨佔此刀？」

姬玲實在不知如何是好。

「老刀是我們驚刀門的，也是妳的，何必獨佔？」驚天刀不以爲然地道，頓了半响，向衆人道：「老刀是驚天門的刀，你們都同意？」

其餘三大驚刀一同應道：「同意！」

「好了，依照這石床上所言，咱們找到的四小刀魂正是找老刀的鑰匙……你們的刀呢？」

三大驚刀都把刀拿了出來。

「石上所說，讓我們四刀互砍，便有指示！你們先砍，看看有什麼……」

驚泣刀與驚異刀互望一眼，道：「我們先來！」

驚泣刀道：「好極！」

衆人讓了開來，驚異刀與驚泣刀二人站在中央，各自舉刀，便要劈下。

驚異刀忽然止住，道：「大哥，還是你們先來！」

「爲什麼？」

「因爲……」一時之間，他似乎找不着一個好的理由來推搪，不過，只見他眼珠一轉，似是計上心頭，道：「你與二哥，是我們長輩，我們應以兩位馬首是瞻。」

驚天刀皺着眉，沒有說話，但表情却是有點不尋常，他是個見慣風浪的人，不露聲息。

驚異刀望了驚天刀一眼，並沒作聲，他也是一個喜怒不形於色的人，不過，他爲人機靈，腦筋轉得極快，做事往往是出人意表，因此才有驚異刀這個美名。

驚異刀露着笑容道：「咱們四人一起砍下！」

這提議果然出人意表。

四人互望一眼，似是再無推搪餘地，便同舉刀，一同互劈。

「轟」的一聲，只見金光直冒，四柄刀同時斷了，刀柄仍在手上，刀肉早已在地上。

他們四人拿着刀柄，面面相覷。

驚泣刀道：「想不到這四柄刀竟是那麼……」

他的話還未說完，驚天刀道：「刀柄之內有紙張。」他說完之後，已從刀柄內抽了一張非常潔白的紙張出來。

其餘三人，也審視刀柄，刀柄之內，果然是藏着一張白紙，他們抽了出來，攤開審視。

却原來這四張紙，拼合起來，便是刀魂谷的地圖，上面繪畫得非常精細。

這位老刀祖師爺設想也是相當周密，假如有人找到了一柄刀，便完全不會發覺刀柄內的秘密，因爲這刀極爲鋒利，不易劈斷刀柄。

假如發現了兩柄刀，就算互劈，劈下了刀柄，發現地圖，也不能知道刀魂谷全圖。

只有完全發現了四刀，而且四人同意合作，這才可以找到四刀內的全圖。

若是單單發現兩刀，就算找出

地圖，也只有一半資料，找到老刀，也找不着走出刀魂谷的出路，找到刀魂谷出路，也不一定找到老刀。

四人拼合了圖，發現這谷底是由一種石灰岩石形成，非常乾燥，用來埋葬東西，可以千年不變，但對於居住，却是不大適宜。

地圖指示出「老刀」仍在那個差不多變成石粉的地洞裏面，卻並不是埋藏在地底，而是在石壁之內。

原來，這地洞的四壁，全是石室，一般人沒有能力發現這些石室所在，因爲要上這些石室，輕功一定要好，因爲那些石壁全是光禿禿的，也沒有攀爬的地方。

驚天刀道：「我看雪衣素袖的人，仍是死心不息，定有人在外埋伏，我們已知老刀所在，假若咱們一窩蜂前往，定然會被他們發現。」

「老大有什麼好主意？」驚異刀問。

「我與驚雷先往，你們向山洞另一面走，引開他們的注意力，那麼我們去取老刀，一定順利得多。」

驚雷刀問道：「我與你同去？」

「我與你，還有我兩個女兒！」

驚泣刀道：「我們呢？」

「你與驚異刀，夏侯浩引開雪衣素袖的人。」

驚泣刀並沒有作聲。

驚異刀忽然道：「老大，我們何不調換一下，你去引開敵人，我們去取刀。」

驚天刀立時怒意滿臉。

驚雷刀道：「咱們是四兄弟，誰去取刀，其實也沒有什麼不同……我倒有一個好提議，我們分兩組引開雪衣素袖的人，無疑是一個好辦法，但我們四人合力去取刀……不，我們全部人一起全力去取刀，假若遇到雪衣素袖的人，也一同却敵，反而可以同心協力，護刀出谷！」

這一個提議，倒是大方得體。

一方面可以緩和他們之間的一些不安，另一方面，刀魂谷內地方不少，不一定引到雪衣素袖的人。

不過，無論如何，四大驚刀之間，似乎已種下了互相懷疑的埋怨。

驚天刀是他們之間老大，一向在他們之間極有權威，而今雖說是有好提議，但其間的互不信任，似乎並不是一個好預兆。

夏侯浩是個後輩，他知道自己可以算作他們一夥的，而且他們認爲他對驚刀門有恩，才會如此對他，若是外人，四大驚刀早已趕他出刀魂谷。

夏侯浩見這時氣氛開始有點僵，便道：「快去取刀，免至夜長夢多！」

四人互望一眼，驚天刀拿起拼合了的地圖，三大驚刀隨着他，夏侯浩、姬玲、姬莉三人殿後。

有了地圖，對於刀魂谷已是瞭如指掌。

他們很快便找到了那個滿是石粉的石洞，也是發現四柄小刀的地方。

沿途上，並沒有發現雪衣素袖的人，他們似乎已消聲匿跡，甚至大有可能離開了刀魂谷。

這本是石粉飄揚的石洞，現在已完全不同，因爲石粉經過一些水氣，全已變硬。

驚天刀道：「老刀便在那邊石壁之上。」

他指着山壁，那山壁離地面足有二十尺，普通人的輕功並不能到達。

驚天刀續道：「誰上去？」

他這次公開徵求，除了表示自己大公無私之外，還可以顯示自己的武功，因爲要一躍而上這石壁，並非易事，除了自己，似乎並沒有多少個人有此能耐。

正如他所料，沒有人回答。

他仍然耐心等了一會，才道：「你們有沒有人自願？」

出乎意料之外，驚泣刀踏前一步。

「你？」

驚泣刀道：「我自忖輕功欠佳，在衆位大哥之前，也沒有這份能耐……我只想推舉一人。」

「誰？」三人不約而同道。

「夏侯浩！」

「我？」夏侯浩驚異地道。

驚泣刀道：「是的，大哥早已把你當作我們驚刀門的人，你雖是後輩，但你武功不弱，加上有正義心腸，是取刀的一個好人選。」

這一個提議實在是出乎驚天刀的意外，一時之間，只有一個理由——看他能不能躍上去，而推翻這個建議。

其他兩大驚刀，並沒有多言。

驚泣刀道：「夏侯浩，你去！」

夏侯浩有些猶豫。

姬玲與姬莉同時在他身邊，道：「上！」

夏侯浩回頭望兩人，兩人都有同樣的期待眼光，夏侯浩不由自主似的踏上一步。

驚天刀看着他，滿心是無可奈何。

夏侯浩看着上面那個石壁洞，看來是滿有把握。

他再回首，姬玲與姬莉同有熱切的目光。

夏侯浩提氣，只覺背部仍有微痛，但想起兩位佳人的目光，他再提氣，向上一躍。

這一躍足以叫人喝采，不過，

却仍然無法到達那個石壁洞口，人便往下沉，不過，夏侯浩全身靠向石壁，幸運地踏着一塊小小突出的石頭，以力借力，再度奮身而上。

這一躍足以穩穩地落在石壁洞口。

衆人都喝采，最大聲的當然是那一雙姊妹花。

驚天刀道：「夏侯浩，你先站穩，然後小心走，左三右二，再右二左三！」

夏侯浩已看得清楚，這石洞分明是經過小心佈置，雖然經過歲月改變，仍清晰非常。

他依言踏着步。

驚天刀道：「用力向前踏一步，再用脚力鋤下！」

夏侯浩再依言，以脚鋤下。

這一脚頓使整個石洞亮了起來。

夏侯浩覺得十分奇怪，怎會因自己一鋤而使石室光亮起來？

却原來在前面，有一個地洞打開，一顆明珠自動的上來，發出並不眩目光芒，但可以照亮洞中一切。

洞的當中，便有一柄大刀在半空懸着。

他看不清楚那是用什麼東西懸着。

驚天刀道：「看到老刀沒有？」

「有……」

衆人都高興地竊竊私議起來。

驚天刀道：「快把刀取下，飛身上去，然後立即下來，毋庸多言！」

夏侯浩看着那刀，實在有說不出一陣奇異的感覺。

這時，他未曾擁有這刀，也未曾接觸過這刀，但心頭却有一種王者的感覺，一種唯我獨尊的感覺。

他提氣，飛身上前，這次，他再無背痛的感覺。

老刀是懸在半空，是用了一些透明蠶絲繫着，當夏侯浩雙手觸及，一扯並不下來，再扯才脫下，夏侯浩拿着刀，刀是十分沉重。

他耳邊只覺「嗚嗚」作响。

似乎是聽到驚天刀叫道：「夏侯浩快下來！」

夏侯浩如在美夢中驚醒。

他咬了咀唇一下，自言自語道：「這不是我的刀，我也不配拿這刀。」

說了這話，心中才較爲平靜，又聽到驚天刀在下面的叫聲，夏侯浩回望石室，中間一顆明珠之外，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財寶，包括黃金、白銀……

耳邊又再响起驚天刀的聲音：「夏侯浩，快把老刀拿下來，你不配拿這刀！」

忽然，夏侯浩自言自語道：「爲什麼我不配拿這刀？」說罷他抽出了老刀……

一刹那，光華四射。

老刀原來是有此豪光，週圍的珠寶金銀再沒有什麼顏色，連那照明這個石洞的明珠，也完全沒有了光采。

外面傳來「嘩」的一聲。

看來這老刀的光華，已從洞中傳出，引至下面的人也喝采起來。

夏侯浩忍不住，把老刀舞了幾下，完全是沒有招式，可是，刀身沉重，光華四射，一陣破空之聲。

下面更傳來嘩然之聲，而且更响。

「夏侯浩，你還不下來？」

這叫聲使夏侯浩從沉醉中驚醒過來。

他把老刀入了刀鞘，慢慢的走出洞口，他的手仍然是握着刀鞘，看着下面，他的心立時又有了一種非常奇特的感覺。

「我有了老刀，下面那一個人及我？」

他看着下面衆人，有睥睨一切，目空一切的心情。

「夏侯浩，你怎麼了？」是姬莉的聲音。

「夏侯浩，你沒事吧？」是姬玲的聲音。

夏侯浩被這兩聲嬌柔柔的聲音，從沉醉之夢中又再驚醒。這刀，這老刀，似乎有一種難以言喻的魔力。

終於，夏侯浩跳了下去。

衆人都簇湧而上。

驚天刀道：「把刀交給我！」

夏侯浩把老刀鄭重的交與驚天刀，驚天刀接過，把刀從刀鞘抽了出來。

光華四射，雙目爲之一眩。

驚天刀也是控制不住似地，無招無式的舞了幾下，衆人退開，發出驚嘆。

驚異刀道：「老大，讓我試試！」

驚天刀似乎極不願意，非常猶豫的，驚異刀却是極其熱切的要拿刀。

就在這時，一羣人已從外面湧進來。

全身白衣的人，雪衣素袖的人，他們早已是刀劍在手，向着衆人攻去。

衆人躍開，也抽出刀來却敵。

驚天刀道：「讓我來！」

他並沒有把刀交與驚異刀，而是返身順勢把刀抽出，然後是一個大車身。

本是如潮水般湧過來的雪衣素袖衆人，但當老刀一揮，隨着那光華四射，無數的人腰間出現血紅，前排的人都倒了下來。

第二排的人又再湧上。

驚天刀使出他的大開大闔的驚

天刀法，配合了這剛剛出鞘的老刀，把湧來的人，像斬瓜切菜般，攔腰劈斷。

老刀實在厲害。

本是全不懼死的雪衣素袖的人，在第三排的人，都退了下去，雪衣素袖那種拚勁，他們那種鍥而不捨，前仆後繼的打法，也被老刀的威勢壓了下來。

驚天刀看着沾血的老刀，狂笑不已。

他一向是自負刀法天下無敵，不過，他一直把這自負藏在心底，然而，有了這老刀之後，他覺得他不用再懷疑自己。

他竟然想在衆人面前叫道：「我是天下無敵！」

不過，他並沒有機會說出，因爲當他想要開口，雪衣素袖的人又再攻上。

他們這時連臉也蓋上了白布。

夏侯浩已覺得這樣實在不對勁，他想喝止，已來不及，他見那些人，一手揮刀，一手撒出一些白色的粉末。

夏侯浩再沒有其他選擇，立時左手挽着姬玲，右手挽着姬莉，向後暴退。

雪衣素袖的白色粉末，圍着四大驚刀。

四人拚命以刀掩護自己，不過，那些粉末從他們手中撒出，强而有力，很難加以抵擋。

驚天刀拿着老刀，又再大開大闔的揮着，前面一排雪衣素袖的人攔腰被斬，有如骰牌倒下。

其餘三大驚刀，也抽出了他們自己的佩刀，忍受着那些粉末刺眼之痛苦，只憑聽聲辨形之法，拚命抗敵。

漸漸，他們因人聲太嘈雜，只知有人聲，而不辨方向，而雪衣素袖的人，勝在早已預防，可以清楚的看到四大驚刀狂舞亂揮。

最厲害當然是驚天刀，他刀法本已是登峯造極，加上那老刀無比力量，實在所向披靡。

可惜，他越是强勁無敵，雪衣素袖的人却是湧上越多，粉末更像下雪似的撒下，因爲他們的目的在老刀。

驚天刀越殺越是起勁。

不過，任憑你武功如何高强，也敵不過似海浪潮般湧來的人，加上他看不見，而且眼睛發痛。

一大羣白衣人湧上，一個踏着一個，整個人山似的，早已把驚天刀壓在其中。

有人狂叫，血如噴泉的濺出。

姬玲與姬莉看到，實在忍受不住，都要衝上前去，夏侯浩兩手分別把兩人揪住，道：「你們衝上去，也沒有用。」

這時，那人踏人似的人山，突然散開。

有人狂叫，却並非驚天刀的聲音，見一件黑色的東西，從人堆之中拋上半空。

雪衣素袖的人都因爲拋上半空的東西而歡呼起來。

那是一個人頭！

驚天刀的人頭。

原來這一個人山之下，他就是有了老刀，也是無所用地，因爲他雙手雙脚已被緊壓，而雪衣素袖的人已是瘋狂，有人用手扯、撕、拉、括……更有人索性用口咬，驚天刀在這情形之下，很快地被人肢解了，連首級也被他們拋上了半空。

那實在是一個驚人的場面。

三大驚刀也是嚇得呆了一陣，驚異刀在驚呆中回復知覺得最早，他突然飛身，人從半空像飛鳥而下，掠過那些歡呼的雪衣素袖人羣，並且把老刀一撈，再飛身往另一邊去。

老刀初落在驚異刀的手上。

驚異刀先是無招式的揮動，但雪衣素袖的人湧上來，他似有神功的，開始以非常嚴緊的招數舞刀。

驚異刀在四大驚刀之中，名列第二，武功雖是沒有驚天刀那麼厲害，但也是非常厲害，等閒人士，照理是無法近其身，但爲了奪回老刀，人浪又再起。

驚異刀手持老刀，那種威勢突然倍增似的。

人浪都被老刀所劈開。

驚異刀突然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感覺：「我有老刀在手，定是天下無敵！」

他再舞刀，刀如破竹，劈開一陣一陣湧近的人浪。

雪衣素袖竟會有這麼多人，實在難以相信，看來這個組織，對這老刀是志在必得。

他們的首腦怎知這刀魂谷內一定會找到老刀？

粉末又再起。

驚異刀有了防範，刀又再狂舞，殺人更多，不過，他看過驚天刀被「蟻多摟死象」而致人頭也被擲上半空的景象，因此，他拚命舞刀，令那些人浪，無法近其身。

驚雷刀看這情形，回頭道：「哭鬼，我們也上！」

驚泣刀並沒有回答。

驚雷刀再回頭，只見驚泣刀臉上有非常難看的顏色，驚雷刀道：「你有什麼不妥嗎？」

驚泣刀仍然不答，不過，他的目光仍是集中在那場激烈的斷殺之中。

看來驚異刀一時之間，肯定無法脫身，驚雷刀已不再理會，一躍而上，加入了戰團。

忽然，驚泣刀躍上山洞的另一邊，那邊正是雪衣素袖湧入的地方

，他用刀揮舞，叫道：「上！」

驚雷刀怔怔的望着驚泣刀，他被一排雪衣素袖的人的刀所劈，退後，人復清醒，叫道：「驚泣刀，你……」

驚泣刀並不理會，道：「殺！」

雪衣素袖的人，聽到驚泣刀的話，有如收到軍令一般，本是有點力竭，但而今又再湧上。

驚雷刀與驚異刀互望一眼，然後揮刀對抗人浪。

他們不言，但心中已恍然而悟。

雪衣素袖可以派這麼多人來，不單是要把老刀奪得，而且是有內應。

驚泣刀便是內應，一個從來也沒有人想到的內應。

爲什麼會是他？

只見他站在那大石之上，有從來沒有人見過的那威風凜凜的模樣。

雪衣素袖的人又再操人海戰術。

有了驚雷刀的助陣，驚異刀本來可以減輕一些攻擊，但也同時限制了他揮動老刀，而人太多，稍爲一慢，便被人浪所湧過。

想不到驚異刀又再蹈驚天刀的覆轍。

不過，他比較機智，見勢色不對，便把刀拋向驚雷刀，老刀到了驚雷刀手上，人浪又改爲湧向他去。

驚泣刀大叫：「殺！」

驚雷刀猛退，他不戀戰，退至夏侯浩那一邊，然後叫道：「哭鬼，你爲什麼背叛驚刀門？」

驚泣刀道：「我背叛驚刀門，驚刀門給過我什麼？」他的聲音充滿了悲忿。

驚雷刀道：「你是四大驚刀之一，你授業師門，也與我們一起共同進退。」

「我授業師門，師傅教過我多少武功？」

「你的驚泣刀也名動江湖！」

「那並不是師傅教我多少，你們三人作爲我師兄的，也教不了我多少！我的武功仍可以，只是我向你們暗中左偷一招，右偷一招而已！」

「你一向是我們的好兄弟！」驚異刀也退在一旁道。

「好兄弟？你一向只當我是個無關重要的人，聲聲哭鬼，你們當我是什麼人？」驚泣刀的聲音，已從悲哀變爲憤恨。

驚雷刀道：「我們叫你哭鬼，只因爲你是我們的小師弟，而且親切，並無其他意思。」

驚泣刀道：「我也不想再跟你們多說，我要的是老刀，有了老刀，我是天下無敵。」

「驚泣，你並不能拿到老刀，你靠雪衣素袖的人，他們會讓你一人獨霸老刀嗎？」

「他們尊重我，老刀在雪衣素袖內，與我擁有，並沒有不同。」

「你不要相信這一個可怕的組織！」驚雷刀道。

「至低限度也比相信驚刀門好得多！」他頓了一頓，道：「兩位，念在你們也曾與我同門，雪衣素袖的人數衆多，你們定然無法離開，不過，假若你們放下老刀，我也就放你們一條生路。」

驚雷刀手握老刀，笑道：「哭鬼，你配嗎？」

驚泣刀怒道：「我不配，你們配？好，就由我親手把老刀奪來！」

他走前幾步，雪衣素袖的人，又再組織了陣勢。

「不，你們不要動，老刀本是我們之間之事，就讓我們自己解決。」

驚雷刀道：「你要來硬奪老刀？」

「讓你看看我配不配！」驚泣刀說罷，人已隨語音疾射，向着驚雷刀而去。

驚雷刀並沒有揮動老刀，而是向後退去，他這一念之仁，念着是同門情份，也就萬劫不復。

原來驚泣刀並不是單純用刀進攻，他右手揮着他自己的驚泣刀，左手却是撒出粉末。

這些粉末比起一般雪衣素袖的人所撒出的，更爲厲害，因爲他左手撒出的，竟是直向驚雷刀的雙目。

驚雷刀實在想不到，驚泣刀爲了老刀，已變得如此狠毒，他閉着眼睛，使出他獨特的驚雷刀法，配合老刀，實在應該極有把握擊退驚泣刀的。

可惜，他一錯再錯。

因爲驚泣刀撒了粉末之後，人未穩身，便又再多一陣閃光——雪針，致命的雪針！

當驚雷刀感到一陣痳木的痛楚，一切都已太遲。

他瘋狂舞刀，發出「桀桀」的怪聲，似笑非笑，似哭非哭。

而這時刻，驚泣刀已飛身上前，驚泣刀連出兩招，已把驚雷刀刺斃。

以上一連串動作，描述需時，但眞正發生的，却是電光火石的一刻，驚泣刀已把老刀奪在手裏。

他本已是威風凜凜的模樣，現在更加威風。

驚異刀要飛身上前。

驚泣刀全無懼怕，他把老刀揮動，驚異刀以自己的刀擋格，「轟」的一聲，他幾十年相伴，並引以爲榮的驚異刀已斷成了兩截。

他既愕然也傷心。

只見雪針又出，驚異刀拿着半柄刀，護不了身體多少，只見他臉色驟變。

驚泣刀退後，仰天狂笑，道：「驚異刀啊，驚異刀啊，你何來驚異！」

驚異刀似是支持不住的再多退兩步，不過，他的退是裝出來的退，並非支持不住。

然後，是電光一閃。

老刀自他手中飛出，那飛出的速度，實在是令人目光也跟不上。

驚泣刀連叫的機會也沒有，老刀便從上而下，活生生的把他劈開了兩半。

那情景實在嚇人。

驚泣刀的身體，由頭至腰，一分爲二，血水濺出，分別的跌仆兩邊。

雪衣素袖的人都驚嘆，不過，驚異刀也再沒有能力再上前去拿回老刀，他也跌下，整個人蜷曲。

這時，一直在旁看着的姬家姐妹，姬玲與姬莉，這時實在已忍耐不住，她們甩開了夏侯浩，衝向老刀所在之處，要搶回老刀。

她們一動，雪衣素袖的人也動。

驚泣刀是他們這次行動的領袖，而今領袖死了，一切都可自作主張，假若可以拿到老刀，帶回雪衣素袖的組織內，那當是功勞之大，無可比擬。

姬莉與姬玲的想法，自有她們的一套，老刀是驚刀門之物，而且爲老刀，四大驚刀也因而全已死掉，她們都覺得有責任奪回老刀。

夏侯浩却知道，老刀是禍物，是不祥之物，只要觸及，就會帶來痲煩，因此，他大叫道：「姬玲、姬莉不要再奪老刀！」

姬玲已搶先一步，便要從驚泣刀的屍體處抽出老刀。姬莉慢了一些，不過，她爲人機靈，人未到，腳踢起了一些塵土，暫時阻慢了姬玲的動作。

兩人一時之間，無法抽起老刀，她們互望一眼，却是一句話也不說，便對打起來。

她們對打，並非兒嬉，而是各出絕招。

夏侯浩在旁，叫道：「你們停手！」

她們似是聽而不聞，招式更爲綿密。

她們兩人並沒有奪刀，而有一些雪衣素袖的人開始在旁邊又互奪老刀。

夏侯浩上前去，企圖分開二人，但二人越打越是起勁，似乎非要來一次決定勝負不可。

夏侯浩叫道：「你們是姐妹，爲何要自相殘殺？」

姬莉道：「她從來沒有把我當作妹妹。」

姬玲道：「妳也從來沒有當我是姐姐。」

夏侯浩道：「妳們之間，無論有何恩怨，都是血脈相連。」

姬玲一刀劈下，道：「自小我便處處讓她，務求她歡喜快樂地生活下去，那知……她沒有一次是滿足的，得寸進尺……」

姬莉也還了一刀，道：「父親一直看重妳，傳授妳武功，妳恃着武功比我厲害，一直是欺負我。」

兩人又再刀來刀往，夏侯浩只是乾着急。

那邊雪衣素袖的人，也是拚命的在搶老刀，這時衆人都壓着下面的人，那個在最下的一個，搶到了老刀也沒用，因爲早已給人壓死。

突然，整個人山一翻。

不知是什麼緣故，那老刀竟然在人山中脫鞘而出，豪光一閃，在石室內之人，所有人也嘩然。

反應最快是姬玲。

刀光一閃，她人已上了半空。

她的輕功有家傳的獨特之秘，加上她自己身輕如燕，半空之中，把身一橫，「霍」的一聲，居然把半空之中的老刀奪了到手。

姬玲手持老刀，揮起了刀，豪光成網，護着了她整個人，一陣陣寒意，沒有人敢近。

當人散開，她便像一隻鳳凰般落下，有睥睨一切似的，夏侯浩看着她，心中大不謂然。

不過，他也想起自己第一次手握老刀的感覺，那種天下無敵，唯我獨尊之感覺，是會油然而生的。

是一種不可以抗拒的感覺。

當每一個人拿起老刀的時候，一定會泛起那種不可一世之感覺，姬玲也不例外。

她的目光轉向了姬莉。

夏侯浩感到一陣心寒，如果她用老刀來對付姬莉，那便有如以石擊卵，姬莉是無法可擋的。

他已準備，姬玲一動，他便動。

果然，兩人都同時飛向姬莉，在半空之中，姬玲把刀一揮，寒光與寒氣，削過夏侯浩的頭頂。

兩人分別落下。

姬玲道：「夏侯浩，你不用多管閒事。」

姬莉也道：「夏侯浩，你不用插手，這事一定要我親身與她解決。」

「這又何必！」

突然，雪衣素袖的人又再一湧而上。

姬玲揮刀，血自她刀鋒灑出，有如一顆顆紅色珍珠向外撒出。

一時之間，她無法向姬莉攻擊，不過，只要再多殺一些人，雪衣

素袖的人又會靜止下來。

那麼，她們姐妹這一內戰將無法避免。

夏侯浩實在不想看到這場面，這兩姐妹都各有恩於自己，也與自己相處過一段時間，那種溫馨與滿是情意的感受，尤歷歷在目。

忽然，他心生一計，一躍而上了那個藏老刀的洞，因爲他記得洞中有明珠，有金銀財寶，好武而且登峯造極的人，才會視寶刀如命。

一般人應視金銀珠寶更爲重要。

他迅速從洞中抓了兩大把金銀珠寶，向下面撒去，一時之間，衆人愕然，但當那些「雪衣素袖」們發現全是金銀珠寶之際，他們全都動容。

再沒有人攻擊姬玲，他們都集中精神去搶珠寶。

夏侯浩撒了一把又一把。

那些人更爲瘋狂。

忽然，姬莉在衆人忙亂之際，飛身往姬玲處，姬玲在這忙亂之中，舉刀劈下。

姬莉是有計劃而來，她目的是奪刀，因此，她避開了她的刀式，却窺準了一個空隙，在半空之中，仍然踢出了一脚。

這一脚脚力猛勁，而且非常刁鑽，脚尖踢在姬玲的手腕上「陽谿」大穴之上。

姬玲只感到手一痲，老刀脫手。

姬莉早知有此一着，人落地下，並且接了老刀，她迅速退後。

立刻，姬莉的臉色也變了。

又是那種獨一無二，天下都要以她爲尊似的神氣。

她揮刀，劈向姬玲。

附近有幾個雪衣素袖的人，他們本忙於拾珠寶，但由於近在姬莉跟前，全也被她劈去了大半身子。

姬莉本是個極富同情心的人，但拿了老刀不及一刻，整個人也變了。

姬玲看着她，不斷後退。

然而姬莉並不因她後退而停止攻擊，反而順勢而去，一連使出多招，每招都是殺着。

夏侯浩看得呆了。

如果不是目睹，他實在不相信姬莉也變得如此。

姬玲被逼退幾步，姬莉又再一刀劈下。

夏侯浩看得眞切，他狂叫：「不要殺她！」

姬莉的刀突然呆在半空。

姬玲早已閉上眼睛，自命必死，可是，刀竟然是沒有劈下來，她冷汗如雨下。

姬莉道：「你要她？」

這話實在問得突然，夏侯浩不知如何作答。

姬莉道：「你要她，我便更加要殺死她！」一刀落下，姬玲已是沒有了半邊身子。

老刀飲血，姬莉更似着魔。

她慢慢抬頭，道：「我連你也殺了！」

她想躍上，不過，夏侯浩心中一急，只懂把金銀珠寶撒下，那些雪衣素袖的人，忍受不住這些誘惑，又再一湧而上。

姬莉瘋狂揮刀，又殺了十多個人。

夏侯浩飛身下去。

姬莉舉刀，迎着夏侯浩，夏侯浩飛墮而下，無法控制，不過他以手抽出自己的「烏金黝刀」，刀從鞘中飛出，比夏侯浩飛得更快。

那烏金黝刀一直刺向姬莉，姬莉果眞以爲自己天下無敵，根本上並沒有防範。

她開始並沒有表情，但當她感到痛楚之時，一切都已太遲，因爲她實在不相信自己會死在這一刻，而且死在夏侯浩刀下。

姬莉已倒下，倒在她姐姐的身旁。

夏侯浩已下來，道：「姬莉，我不想的。」

一切已太遲。

夏侯浩茫然的坐在兩個屍體之間。

周圍發生了什麼事情，他都不知道。

當他再清醒的時候，整個石室已經靜了下來，滿地都是屍體，雪白的衣裳，全已染滿了鮮血。

那些雪衣素袖的人，都沒有離開，有人搶珠寶，有人搶刀，結果沒有一人能活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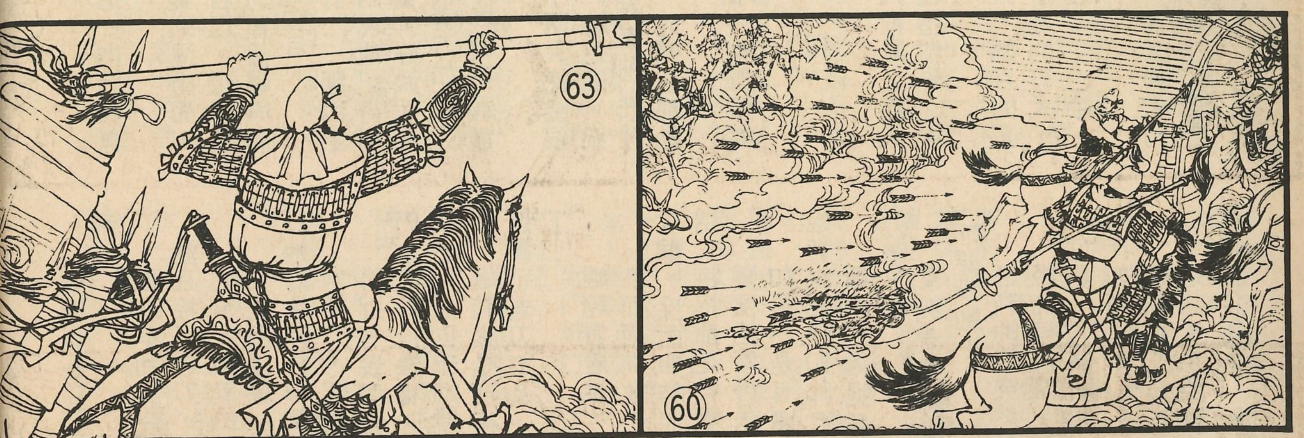
夏侯浩手拿着老刀，走到那處有水噴出來的深洞，把刀投入，他只盼這老刀永遠永遠再沒有人發現。

（全文完）

明代開國英烈傳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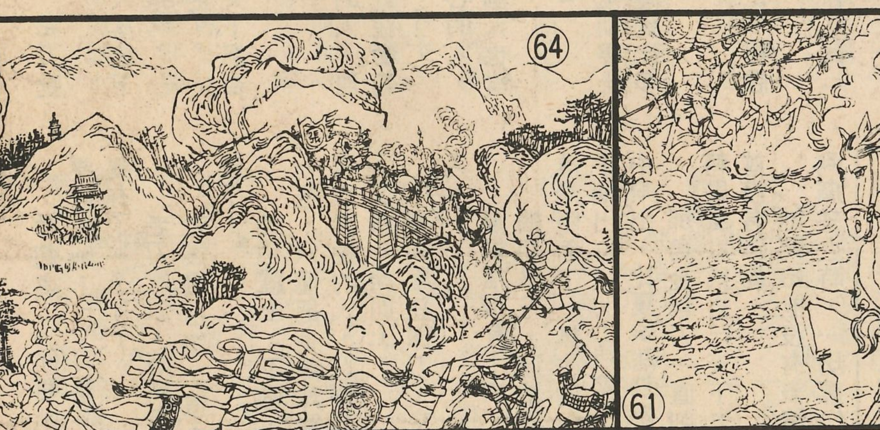
破姑蘇

張龍 · 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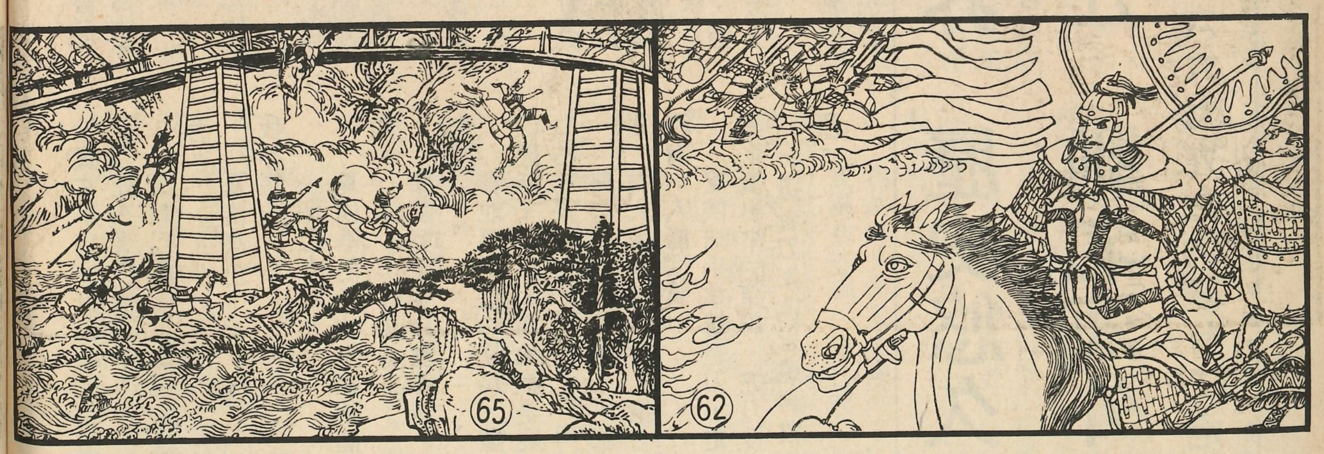
60 「十條龍」等剛一衝出盤門，常遇春馬上帶着部下與把守盤門的王弼密切配合，把他們頂了回去。

63 王弼一句話也沒說，揮舞起大刀，吶喊着衝入敵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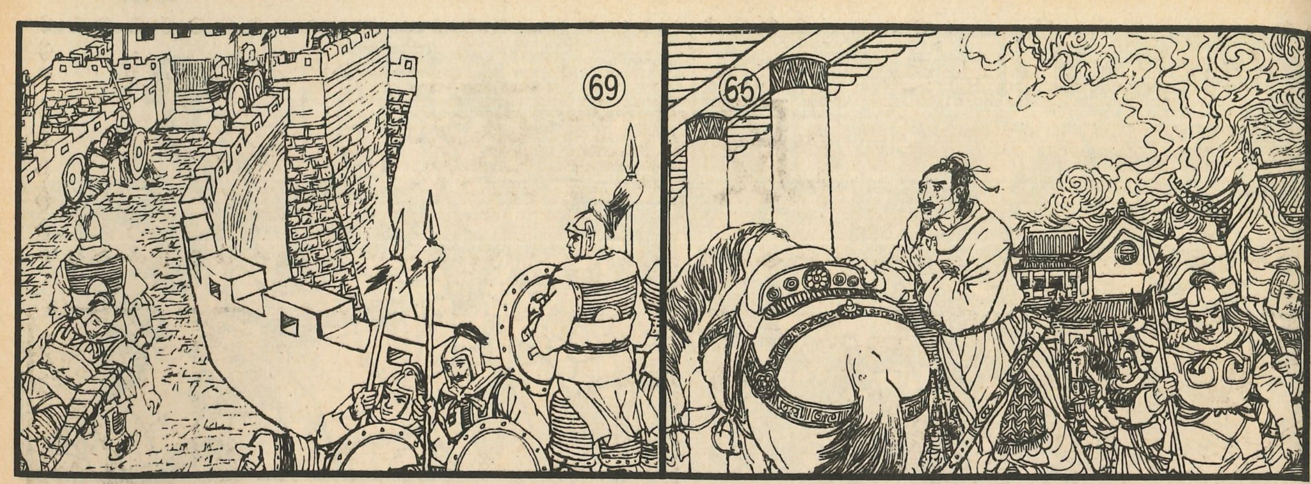
61 張士誠見事不好，只好親自帶兵督戰。常遇春為了避開敵人的鋒芒，命令部下暫時後撤。

64 常遇春率領部隊乘勢掩殺過來，終於把張士誠和「十條龍」逼到了一座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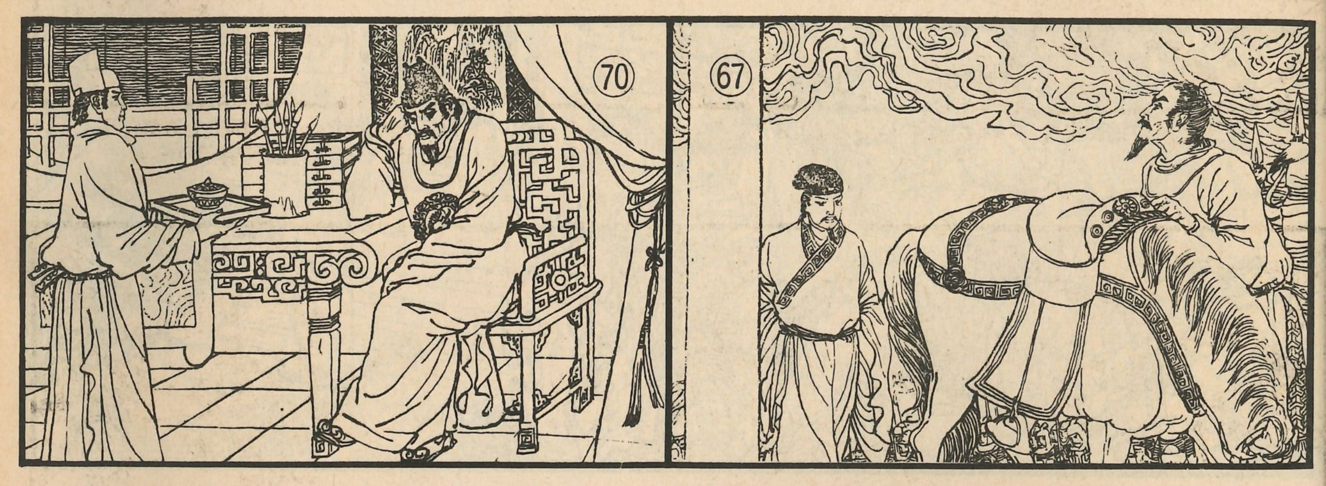
62 常遇春見張士誠的人馬要來拚命，便拍着王弼的肩膀說：「將軍是有名的驍將，不能為我去打頭陣嗎？」

65 素日十分勇猛的「十條龍」，眼看突圍不成，軍令可畏，進退無路，個個投河而死。



66 張士誠沒有辦法，只好收兵回到城裡，清點殘兵敗將，捶胸頓足，大聲嚎哭起來。

69 過了幾日，城裡的糧草已盡，將士病死、餓死的日漸增多，軍心渙散，一片驚慌。



67 正在這時，忽有一人走來，張士誠抬頭一看，原來是位不相識的讀書人。

70 張士誠見大勢已去，敗局已定，心中十分難過，整日躲在宮中閉門謝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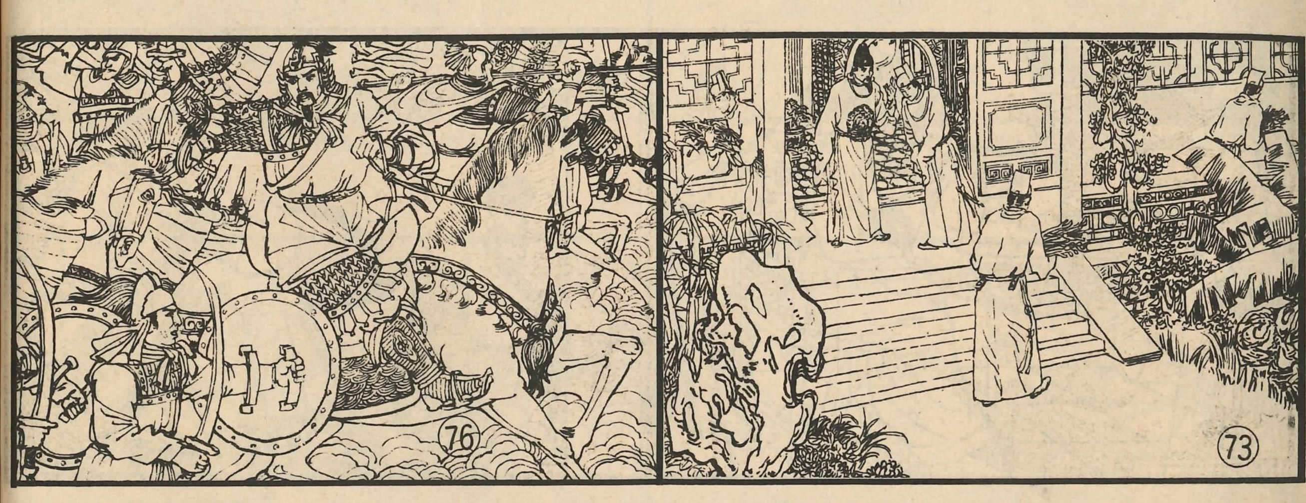
68 讀書人說：「是你的大將李伯昇請我來勸你投降的。」張士誠一口回絕：「先生請走，我絕不投降！」

71 這天夜深人靜，張士誠來到妻妾們住的齊雲樓，對妻妾們道：「我要敗了，敗則死，你們打算怎麼辦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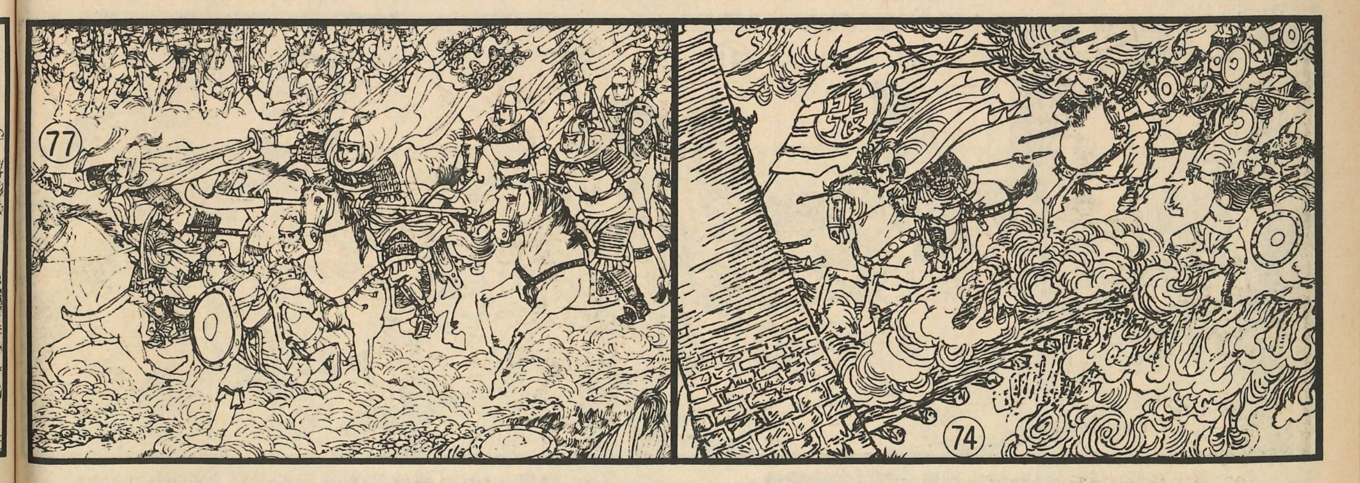
72 妻子劉氏知道無可挽回，泣不成聲：「夫王不必爲我們担心，爲妻絕不辜負於你……」

75 這時，張士誠身邊的將領只有熊天瑞了，盡管熊天瑞能效死力，但城內早已糧盡彈絕，連木頭、石塊都用完了。他們只得把民房上的磚瓦拆下來當武器使用。



73 張士誠聽了，格外難過，一狠心走下樓來，悄悄佈置左右在齊雲樓下堆滿乾柴，想：萬不得已，只得如此了……

76 徐達見張士誠已到窮途末路，便命令部隊開始攻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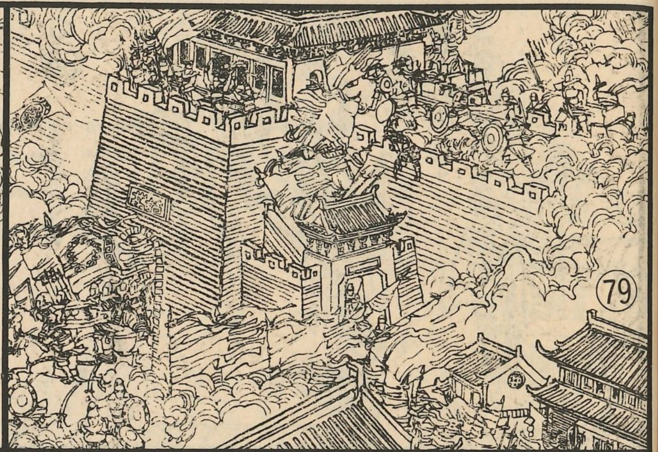
74 第二天，守城的張士信中炮身亡。張士誠領兵突出胥門，却又被常遇春殺得狼狽不堪，縮回城裡。

77 頓時，姑蘇城外戰鼓齊鳴，殺聲震天，隨着這戰鼓聲、喊殺聲，數十萬人馬，鋪天蓋地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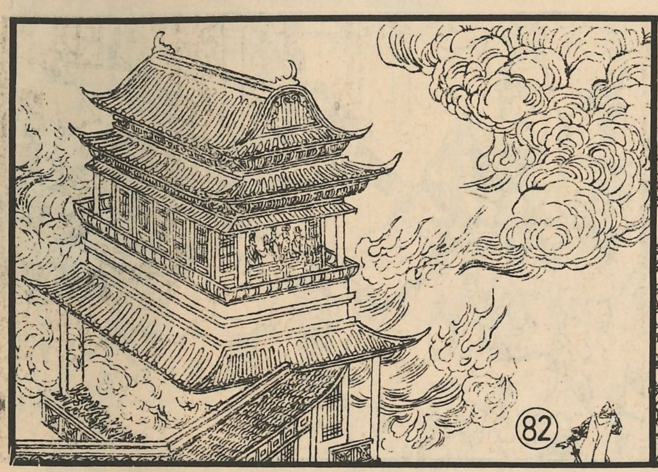


78 張士誠見此情景，命令將士全力抵擋。姑蘇城內，數月之久的困守戰，頓時變成了白刃格鬥的最後決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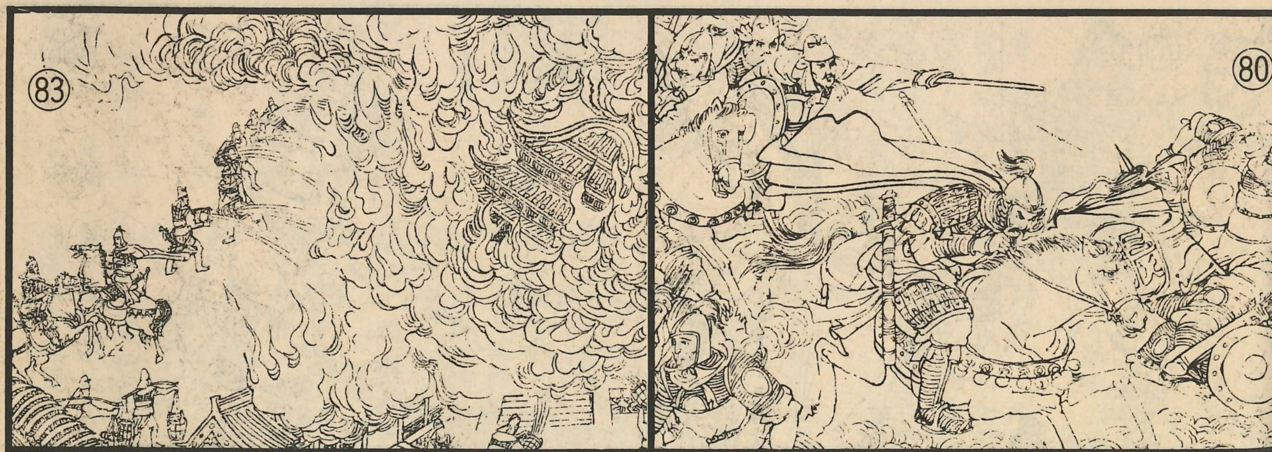
81 張士誠料定死已臨頭，急忙跑回宮中，將妻妾們趕到齊雲樓上。



79 雙方沒戰多久，城防便被攻破。朱元璋的軍隊一擁而入，城內城外，已全被朱元璋的軍隊佔領。



82 然後，張士誠一把火將樓下乾柴點燃，頓時，火焰騰空，哭聲震天，慘不可聞。可憐那些女子，轉眼工夫，全都葬身火海。



80 張士誠氣急敗壞，親自出陣來戰，但已是以卵擊石，無濟於事，沒戰幾個回合，士兵不死便逃，張士誠身邊竟無一人了。

83 待徐達領着兵趕到齊雲樓時，高樓已化爲灰燼。

上文提要：襄陽府趙玉堂大人藏有「無相神甲」，引起江湖人的覬覦。小桂子是趙大人之書僮，天生酷愛武技，花匠老尤投其所好，誘其偷紫檀木匣子；青衣蒙面人——趙府牛管事偷匣子被小桂子撞破，怕被揭發，嫁禍給他，使桂子遭致囹圄之災。在獄中被李圖南收爲四師弟，代師傳藝，並授以「無相神甲」絕學及「卿雲」寶劍，一個月之後帶其離開監獄……

兩期完俠情哀艷故事／麥長庚・文　可飛・圖

無相神甲

闖蕩江湖　清理門戶

小桂子獨自登程，他先找了一個僻靜之處，打開包裹，找出兩封信，第一封的封皮寫的是「三師妹陳寒烟玉展」，封袋裡沉甸甸的，好像還有別的東西。

第二封的封面寫着：「四師弟高天桂親拆」，是給小桂子的。

小桂子不禁一陣驚喜，他原來姓高，小名桂子，想必是桂子飄香時節所生的，二師兄替他取了這個名字，他覺得又响又亮，又好聽。

他拆開封皮，手指不斷的發抖。

他知道，這封信裡面一定包藏着很多隱秘。

抽出信箋，一共七頁，寫得密密麻麻，他越看越驚，終於大叫一聲：「好個趙玉堂，欺師滅祖！」

原來那趙玉堂並非甚麼隴西富豪，乃是一位隱逸高人天機老人的大弟子，二弟子便是李圖南，三弟子便是陳寒烟。

天機老人淡薄名利，閒雲野鶴，並不自立門派，也沒有甚麼教條門規，一切任憑弟子自由發展，因此趙玉堂終於假善爲惡，交結匪類，在西北打劫了一批皇銀。

以後他搖身變爲富商，捐班得了個襄陽府台。

有錢有官，仍覺心願未了，一是覬覦師妹陳寒烟的美色，二是要獲得師門絕技「無相神甲」。

終於他買通了一個西藏密宗僧人，用「迷魂大法」破了陳寒烟的童貞，攫爲自己的正室夫人，拆散了李圖南和陳寒烟青梅竹馬的美好姻緣。

然後，一不做二不休，糾合匪類，使出下三濫毒手，圍襲自己的授業恩師天機老人。

天機老人在猝不及防之下，雙目失明，以絕頂神功，逃入了九曲烈火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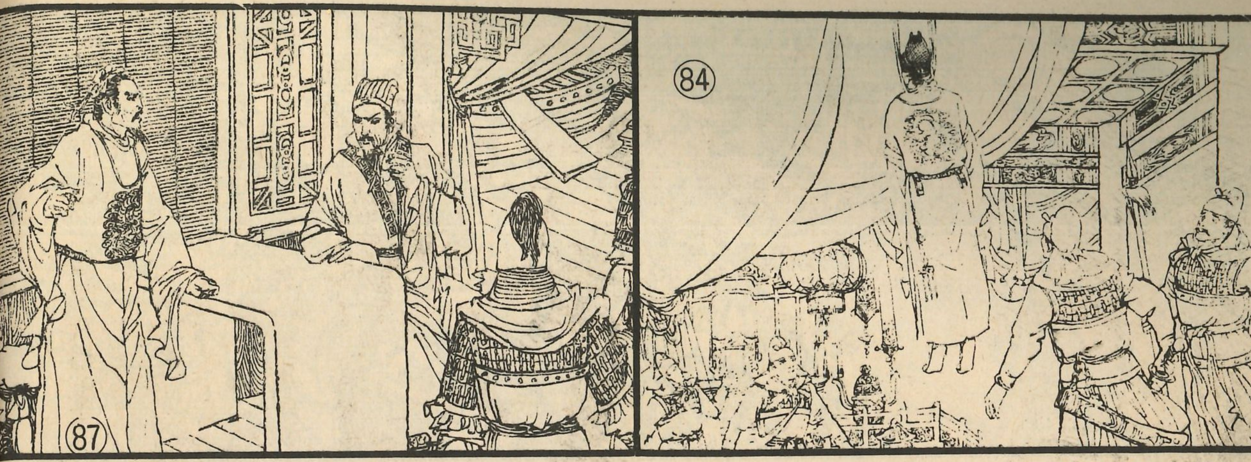
趙玉堂終於獲得了那隻紫檀木匣子，裡面有幾頁烟黃的紙片，繪着一些不類不倫的圖形。他費了許多工夫，仍然研究不出所以然來。

另外，他還有一個隱憂，如芒在背，怕天機老人重出烈火洞，因此，就親自從爪牙中，選了一批高手，輪番在九曲烈火洞附近守候，自己則常常微服前往，查看一番。

這些隱情，難有江湖人物了解，但這些行徑却逃不過江湖人物的耳目，因此，引起了很多風風雨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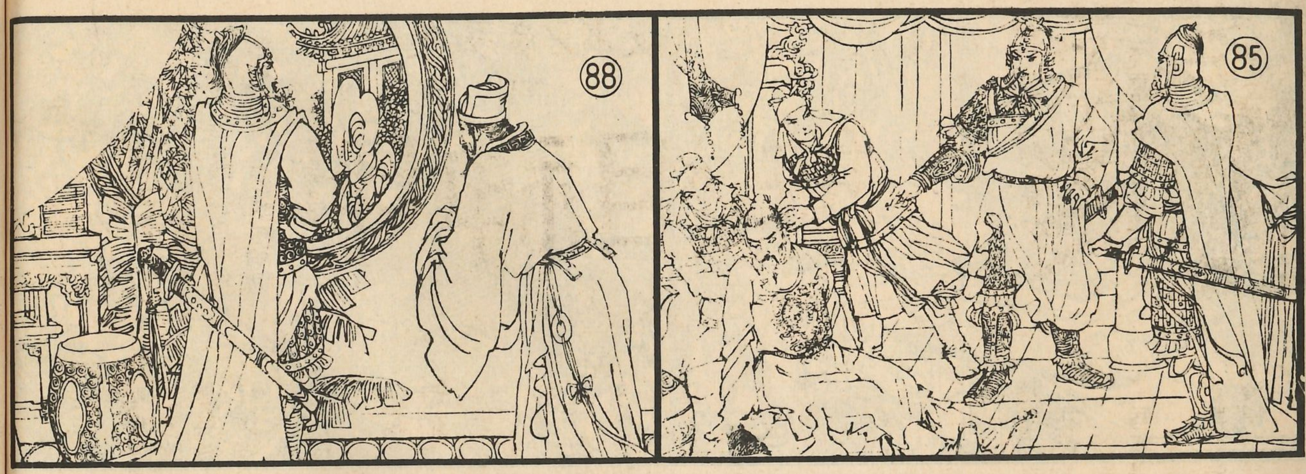
高天桂明白了這些事實，不禁怒火中燒，恨不得立即去找趙玉堂，一劍將他劈爲兩半。

但他不敢違背二師兄在信中的叮囑，要他立即前往川陝交界的子午谷，憑「無相神甲」進入九曲烈火洞，探視師父，並說師父受了嚴重內傷，天年難永，是否能見得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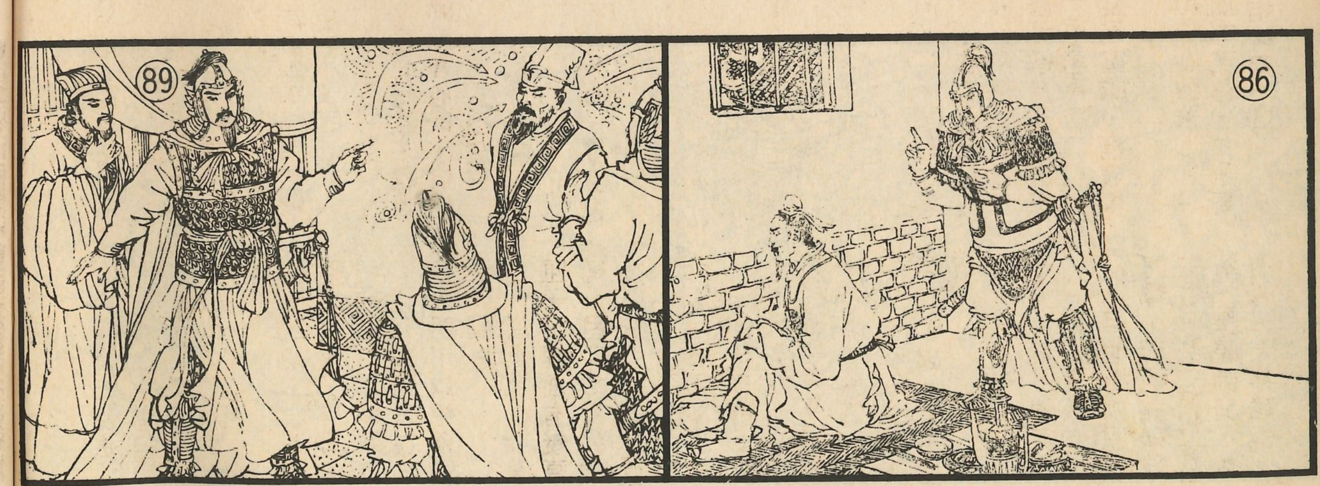
84　士兵們衝進張士誠的大殿，只見張士誠戴着王冠，穿着龍袍，懸在樑上。

87　徐達把張士誠用船運到金陵。李善長百般勸說，要他歸順。他却破口大罵。



85　徐達命令把張士誠解下來。不久，張士誠竟慢慢蘇醒過來。

88　李善長非常生氣，便報告了朱元璋，請求把他處死。



86　徐達讓李伯昇勸降，張士誠却閉口不進水米，也不說話，奄奄待斃。

89　朱元璋本想保留張士誠的性命。那知張士誠趁人不備，自縊身亡。至此，朱元璋掃平了東南面的敵人，要全力對付北面的元廷了。欲知朱元璋如何對付元廷，請看下册《逐鹿中原》。〈本段完〉

，尚難意料。

高天桂自幼孤零，想起那位未見過面的師父，不禁動了孺慕之情，收拾起包裹，立刻登程，逕向西行。

一路上風餐露宿，這天來到了陝邊重鎮興安府。

興安府爲川陝要道，商賈雲集，也是龍蛇混雜之地。

高天桂已不是以前的書僮打扮，雖然年紀尚小，但長得高大俊偉，儀表出衆，此刻儒服方巾，別有一番氣概。

他進得城來，方在左瞄右望，忽見前面一羣人簇擁着一位少年公子，鮮衣怒馬而來。

那公子粉面朱唇，眉如柳黛，嬌嬈嬈的，倒有點像個女子。

高天桂心想：「富家兒郎，多半愛這個調調，塗脂抹粉，陰陽怪氣。」不由衝着那公子咧咀一笑。

那公子橫波生春，竟然也回報一笑。

公子馬後，隨着八名壯漢、四名使女，氣派非凡。

人馬一晃而過，高天桂也不在意，抬頭一看，正好在一家客店門首，此刻也無所選擇，跨步走了進去。

找了張桌子坐下，喚過小二，叫了酒菜。

只見鄰桌一席，正好坐着四個人，有的帶刀，有的佩劍，正在飲酒吃肉，高聲談笑。

談話內容多半是江湖上的新鮮事兒。

其中一個馬臉漢子忽然壓低聲音道：「明天選婿大會，你們參加嗎？」

坐在東首一個山羊鬍子的漢子道：「幹嘛不去！白白弄上一個漂亮老婆，外加一份嫁奩，這種便宜事到那裡去找？」

對面一個青面漢子道：「便是便宜，就怕選不上啊！」

山羊鬍子的漢子道：「爲甚麼？」

青面漢子道：「聽說，這次只選二十四個女婿，但參與大會的各路英雄好漢已經兩百以上了。」

山羊鬍子漢子道：「就算一對十，這機會也不錯。」

馬臉漢子笑了笑，道：「機會是有，但我勸你，最好把這幾根騷羊鬍子剃掉算吧！」

山羊鬍子漢子道：「不是各憑武功取勝嗎？爲甚麼要剃鬍子？」

馬臉漢子道：「有道是月裡嫦娥愛少年啊，剃掉了鬍子，也好讓那些妞兒們看得順眼一點嘛！」

山羊鬍子的漢子想了一想，道：「說得也是。」立即嚷道：「小二，快來碗開水！」

他用手沾着開水，在下巴胡亂擦了幾下，取過一柄厚背鋼刀，剃掉鬍子。

高天桂幾乎笑了出來，心想：「這眞是奇聞，那來甚麼選婿大會？誰家大肚皮奶奶，一下生了二十四個女兒，就在一天選婿。」

他覺得這種事委實新鮮、好玩，倒要去見識見識一下。

當夜，就在這家客店歇了下來，第二天一早，一見那四個人動身，他也尾隨而行。

興安城外，山巒起伏，出了西門，行約三十里，羣山環抱中有塊空地。

此刻，空地上黑壓壓的站滿了人羣，中間臨時搭建了一座高台，台上用紅綾作幔，正中垂着一幅珠簾，兩旁燃着一對兒臂粗的龍鳳花燭，顯得喜氣洋洋。

片刻，紅綾幔中管樂齊起，一陣香風並排走出二十四個少女，分左右雁行而立。

這些少女都經過一番刻意修飾，一個個蜂腰盛臀，粉臉生春。

美目一勾，惑陽城，迷下蔡，台下引起一陣騷動，有的鼓掌叫好，有的吹起口哨。

樂止，一個身披彩帶的黃衣少女走到台中，宣佈選婿大會開始，並說明選婿的規章。

那規章是不分老少、殘疾、聾啞，憑武功高低入選。

先由參與選婿的人互相對打，連勝三場者列入初選，然後可以在二十四名少女中，自選一位新娘，能勝過新娘，算是正色入選，便成爲乘龍快婿。

那黃衣少女貌如嬌花，眼波飛掠，最後又道：「刀劍無眼，拳脚無情，怕死的請莫上場，好，現在開始！」

台下又是一陣吼叫，一人跨步而出，走到場子中央。

那人淨白臉皮，濃眉大眼，手中提一柄金背大砍刀。

台上黃衣少女道：「來人先報上姓名、年歲、籍貫、職業。」

那人道：「怎麼這樣痲煩？」

黃衣少女道：「別人娶媳婦，三書六禮，擇吉下聘，你報個年籍，就嫌痲煩了？」

那人怔了一怔，道：「好。」於是大聲道：「鄙人孔彪，洛陽人氏，今年三十五，充當武師。」

黃衣少女隨手取過紙筆，記了下來。

孔彪轉身抱拳，道：「那位仁兄，下場賜教？」

虎吼一聲，一個虬髯漢子突地的跳了出來，照面一拳，朝孔彪迎胸打去。

孔彪身子一晃，斜肩閃過。

台上黃衣少女道：「慢着，那漢子請先報姓名、年籍。」

虬髯漢子道：「老子打贏了才報，先報姓名，要是輸了，豈不丟人現眼？」拳發如風的擊向孔彪。

孔彪避過了三拳，還了一刀。拳來刀往，纏鬥了十餘回合，那孔彪忽然賣了個破綻，旋步迴身，撤刀反走。

虬髯漢原是個莽夫，雖然拳法精絕，却不懂得對方誘敵之計，大叫道：「那裡走！」跳起一拳打了過去。

孔彪身形一轉，回手一招「犀牛望月」，刀光向上一挑。

只聽「絲」的一聲輕响，虬髯漢一件青布短褂登時出現了長長一道刀口，露出黑茸茸的胸毛。

虬髯漢子倒也乾脆，雙手捫着裂口，叫道：「輸了輸了，老子幸好沒有通名報姓。」回身擠過人牆，落荒而逃。

高天桂心道：「這人倒是一條硬漢，可惜不知他是誰。」

接着孔彪子連勝兩場，進入了初選。

台上黃衣少女又道：「你選位新娘吧！」

孔彪注目台上，眼花撩亂，只覺得燕瘦環肥，一個個都是千嬌百媚，一時拿不定主意。

最後用手一指，指住左排第三個一身大紅的少女。

那紅衣少女嫣然一笑，走到正中珠簾前面，深深一福。

高天桂這才看清，那珠簾裡面，隱隱約約坐着一個人。

紅衣少女轉身含笑，在兵器架上取過一柄長劍，脚下輕輕一點，人已飛落場中。

她面對孔彪，手中長劍一抖，輕笑道：「請！」

孔彪如痴如醉，兩眼發呆，直盯在紅衣少女臉上，瞬也不瞬。

紅衣少女一聲嬌叱：「看劍！」長劍一豎，擺開架式。

孔彪如夢方醒，抱刀拱手，道：「娘子手下留情！」

紅衣少女臉色微微一沉道：「你說甚麼？要我手下留情？我可不要這種窩囊的丈夫！」狠狠一劍刺了過去。

孔彪被她一激，錯步飄身，還了一刀。

接着刀光劍影，鬥作一團。

忽然啊呀一聲，場中勝負已分，紅衣少女輸了。

衆目睽睽之下，紅衣少女輸得很寃枉。

但有一語道破，她是有意輸的。

台下管樂齊奏，劈劈啪啪一陣炮仗聲在台上燃放起來，孔彪正式入選了。

黃衣少女用手一指，道：「嬌客請到那邊奉茶。」

原來台子左側，搭了一座帳篷；裡面設有座位。

接着，第二場開始。

第三場、第四場、第五場也順利選中五位乘龍快婿。

第六場，黃衣少女叫聲未落，人羣中一顛一簸走出一個人來，立刻引起一陣陣的轟笑。

原來那人是個跛子，又眇了一目，滿臉油污，一件不青不藍髒兮兮的短褂又寬又大，打了兩個大補釘，穿在身上晃晃盪盪，手中拿着一根青竹竿。

台上黃衣少女眉頭一皺，道：「你也想當新郎倌？」

那人有氣無力的道：「我想那份嫁奩。」

黃衣少女道：「好吧，報上姓名年籍。」

那人咳了一聲，清一清喉嚨，道：「苟不叫，開封人，三十二歲。」

黃衣少女問道：「甚麼？狗不叫？」

那人道：「那是……那是……因爲……因爲我生下來的時候，有點毛病，不會哭，也不會叫。」

黃衣少女道：「好啦，報上職業吧！」

苟不叫慢吞吞的道：「一定要報嗎？」

黃衣少女答道：「是一定要報的。」

苟不叫目光如鼠，怯生生的四下掃了一下，低聲道：「小偷。」

那聲音細如蚊吶，但四下裡都聽得清清楚楚，場中又引起了一陣轟笑。

苟不叫報了職業，轉過身子，道：「那位老哥哥下場一會？」

話聲甫落，一人應聲而出，道：「老哥哥來也。」

高天桂抬頭一看，原來就是剃掉山羊鬍子的漢子，手中提着的正是他用來剃鬍子的那柄厚背鋼刀。

他不待黃衣少女開口，便自報道：「咱爲一刀霸龍潭鄔刁，南陽人氏，四十五歲，職業賭場保鏢。」

黃衣少女問道：「龍潭在甚麼地方？」

鄔刁道：「南陽城外三十里。」

黃衣少女道：「哦，我知道了，那裡只有三十幾戶人家，你霸的地方可不少啊！」

鄔刁道：「不少，以後又遷來了幾戶，合共四十二家。」

黃衣少女嘴角一哂，道：「開始啦！」

鄔刁轉了一個身，面對着苟不叫，滿臉不屑之色，道：「狗不叫，鄔大爺今天要你叫一叫。」

苟不叫看了鄔刁一眼，頗有畏縮之色。

鄔刁鋼刀一抬，擺了一個「鳳凰展翅」的架式，道：「亮傢伙吧！」

苟不叫舉舉手中的青皮竹竿，道：「就是這個了！」

鄔刁哈哈一笑，道：「乖乖隆的冬，你是拿性命來逗樂子嗎？鄔大爺叫你樂得腦袋瓜子開花！」跨步欺身，鋼刀蓋頂下砍。

苟不叫大驚失色，啊呀一聲，掉頭便跑，但他並沒有跑開，只繞鄔刁身子打轉。

鄔刁見他怕了自己，更是得意，禁不住的哈哈大笑，道：「苟不叫，快叫，快叫，汪汪汪！」刀光閃閃，左七右八，一連劈了十五六刀，刀刀落空。

苟不叫跑了幾圈，突然竹竿就地一伸。

鄔刁身子一晃，翻身栽倒。跳起來大聲怒罵道：「他媽的，你絆老子的脚幹嗎？」舉刀亂劈過來。

苟不叫好像見刀就怕，又跑了五六個圈。

竹竿又是一伸，加了個向上一挑。

鄔刁馬步一浮，來了個元寶大翻身，登時跌得鼻青臉腫，爬起來暴怒如雷，又想動手。

台上黃衣少女道：「一刀霸龍潭，你輸了，下去吧！」

鄔刁也自知不是苟不叫的對手，經黃衣少女一說，無賴要不下去了，口裡仍然逞强的道：「好，老子陰溝裡翻船，走着瞧吧！」氣虎虎的走了下去。

苟不叫四下裡看一看，道：「還有那一個老哥哥要下場？」

人羣中自有識家，知道這個要死不活的苟不叫，分明是個硬點子，誰也不願丟人現眼，想等下一場看情形才出手。

苟不叫見沒有人理會，又道：「各位老哥哥不肯賜教，我苟不叫怎麼樣下台？」

人羣中一片沉寂，誰都不願搭腔。

苟不叫道：「既然這樣，我只好自己挑一個。」手中青皮竹竿一指，筆直指着高天桂。

高天桂怔了一怔，心道：「這麼多人，你偏偏挑着我，就以為我好欺侮嗎？」

到底年少氣盛，踏步走了出來。

台下黃衣少女照例說道：「報報姓名、年歲、籍貫。」

高天桂道：「高天桂，十五歲，沒有籍貫，沒有職業。」

黃衣少女道：「沒有職業可以，怎的沒有籍貫，你……」

那垂直的珠簾裡，忽然發出一個柔美的聲音道：「別問啦！」

聲音雖柔美，却頗有威嚴，黃衣少女馬上住口。

苟不叫上下打量了高天桂幾眼，頗有讚許之色，道：「小兄弟，拔劍啦！」

高天桂道：「你沒有劍，我幹嘛要拔劍。」

苟不叫油汚的臉上意外的露出了笑容，道：「我想見識見識小兄弟之七絕神劍！」

高天桂大吃一驚，道：「你……」

苟不叫微微一笑，道：「小兄弟，露一手吧，鼓不打不响，鐘不敲不鳴，要想成名露臉，這是好機會。」

高天桂心想：「既已出場，不露也不行啦！」「刷」的拔出長劍，屈指一彈，劍作龍吟。

苟不叫讚道：「好劍！」

高天桂左手引訣，右臂一伸，震開一朵劍花。

突地劍光一合，一招「萬流歸宗」飛刺而出。

苟不叫目注刺來劍勢，却不閃不避，左脚微引，手中竹竿青光一閃，點向高天桂右腕脈門。

這一招攻其必救，高天桂如不撤退，右腕脈門勢必被點中，一招之下，就要落敗。

但七絕神劍自有妙用。原來高天桂這一劍刺出，也是虛招，目的在探測對方的動靜，眼看竹竿點到，劍勢突然中途變了一變，化作「銀河橫天」斜着削去。

苟不叫哈哈大笑道：「小兄弟，要得！」竹竿一垂一點，人已飛躍而起。

這借勢一縱，竄起一丈五六，盤空一旋，脚上頭下，手中青皮竹竿一招「毒龍入海」凌空點落。

高天桂聽風辨位，登時眞氣一提，運劍如風，罩住了全身，但見一片寒光，不見人影。

苟不叫那敢身入劍海，兩足虛空一彈，斜斜落向一側。寒光頓斂，人影重現，滿場齊聲喝采。

高天桂忽聞耳畔嗡嗡之聲，有如蚊吶道：「小兄弟，再接三招，我就詐敗先走，今夜三更，務必趕到東南三十里的一座山神廟一叙，有要事相商。」

高天桂心中一動，暗道：「這是苟不叫的聲音啊，二師兄說過，這是傳音之術，顯然是怕被人聽到，此人武功高强，看來並沒有惡意，我且答應他，看他有甚麼要事。」

他功力修為還沒有達到傳音入密的火候，只好衝着苟不叫點頭一笑。

耳畔蚊吶之聲又起：「這裡是桃花幫的巢穴，她們雖無大惡，也

沒幹得好事，選婿大會就是一個陷阱，被選中的人，在美色誘惑和藥物控制下，替他們賣命，千萬記住，趕快抽身要緊，別中了她們的圈套。」

高天桂心念電轉，突然想起在襄陽府後花園中，三師妹陳寒烟和蘋兒的對話，不禁暗暗哦了一聲：「原來她們就是『桃花幫』！」又衝着苟不叫點了點頭。

苟不叫裝腔作勢，手中竹竿一掄，叫道：「小兄弟，當心了，為了一個如花似玉的老婆，我要施出絕招啦！」

竹竿一起，冷然生風，但見竹竿飛舞，竹影重重，宛如千百根竹竿，齊向高天桂臉前飛點而到。

高天桂明知道是花招，旨在迷人眼目，倒也不敢大意。

他天生聰明，立刻已明白，這千百點竹竿影，只有一點是實，其餘皆虛，而實的一點必在其中。

說時遲，那時快，手中長劍一引，迎向正中刺去。

果然一劍接實，崩的一聲輕响，一震而開，竿影全失。

苟不叫連連點頭，大為讚賞。片刻，又接了兩招。

苟不叫忽然啊了一聲，衣袖多了一個寸長裂口，連聲道：「輸了輸了，後生可畏啦！」拖着竹竿，一顚一簸，擠入人叢之中。

高天桂深知那道裂口是他故意迎向自己的劍尖，只沾衣袖，分寸把握得恰到好處。

此時高天桂已勝一場，照例還有兩場。

高天桂自己沒有叫陣，台上的黃衣少女越俎代庖，一連叫了幾聲，竟然無人下場。

熱熱鬧鬧一個選婿大會，眼看變成了冷場。

台上珠簾微微一動，那個柔美的聲音忽然傳來道：「高少俠技壓羣雄，本座特許入選。」

黃衣少女如奉綸音，應聲道：「高少俠請選新娘。」

此刻台上尚有十九名少女，一個個搔首弄姿，媚眼連抛，希望選中自己。

高天桂只當沒看見，道：「我不想作你們的女婿。」

此言一出，滿場嘩然。

黃衣少女臉色微沉道：「你不想作女婿，下場作甚？」

高天桂道：「是那個苟不叫逼我下場的。」

黃衣少女道：「那不成，你既下場較技，這個女婿你是作定了。」

高天桂道：「作定了？是你說的！」

這話詞鋒如刀，黃衣少女不禁一怔。

珠簾裡突然發出那個柔美的聲音道：「是我說的。」語出如珠，不帶半分火氣。

高天桂笑着道：「不管是誰說的，只要不是我說的就不算數，再見。」轉身就走。

台上珠簾一掀，一條白影飛射而出。

那身法之美妙，活生生像隻燕子，眨眼之間，已落在場中，擋住了高天桂的去路。

身形一現，立刻吸住了幾百隻眼睛，原來是位白衣勝雪、雲髻宮粧、嬌艷無比的年輕少婦。

高天桂抬頭一看，暗叫道：「此女好生面善。」

他見過的女人不多，略一思索，立刻恍然大悟，原來就是昨天在興安城中所見的那位鮮衣怒馬的少年公子。

四目一接，高天桂道：「你要幹甚麼？」

白衣少婦淺淺一笑，媚態橫生，道：「我要留住你。」

高天桂道：「你是誰？」

白衣少婦咧嘴一笑，醉人如酒，道：「沈咪咪，你聽說過嗎？小弟弟。」

高天桂道：「哦？原來是桃花幫幫主！」

沈咪咪媚眼如絲道：「誰告訴你的？」

忽聽得一聲驚呼：「失火了，失火了！」

不知誰放了把野火，風助火勢，選婿台上立刻劈劈啪啪的燒了起來，粉白黛綠，鶯呼燕叱，頓時亂成一片。

沈咪咪眉頭一皺，向火光中望去。

就在此時，火屑烟霧中飛起一條人影，朝沈咪咪凌空發掌，隱挾風雷之聲，一掌當空劈了下來。

沈咪咪動如飄風，身形一轉，反手點出一指。

掌勁指力相交，一震而開，沈咪咪臉色泛白，蹬蹬蹬的連退三步。

來人半空裡身子一斜，落在當地。

高天桂目光一瞥，來人赫然是牛管事。

只聽得沈咪咪冷冷一哼，道：「仇步雲，原來是你，你竟敢找上門來？」

牛管事變成了仇步雲，顯然他在襄陽府不但改了名，也換了姓。

只聽得仇步雲嘿嘿一聲冷笑道：「找上門來！我還要挑你的窩，你這臭娘兒，老子在襄陽府苦守了三年，為的是甚麼？你竟敢向趙玉堂告密，揭老子的底牌。」

沈咪咪道：「不錯，是我告密的，本來我們河水不犯井水，誰得

『無相神甲』就是誰的，但是，你為何殺了我的蘋兒？」

仇步雲臉色鐵青，怒道：「不錯，老子殺了她，現在就輪到你了。」

沈咪咪冷冷一哼道：「仇步雲，你好大的口氣！」纖腰一擰，便待出手。

高天桂突然叫道：「且慢！」

沈咪咪妙目一轉，道：「小弟弟，有甚麼事？」

原來他年少氣盛，聽得仇步雲業已當場承認，那蘋兒原來是他殺的，不知為何當日要嫁禍自己？一氣之下，先不答覆沈咪咪，轉身面對仇步雲道：「牛管事、仇步雲，你還認得我嗎？」

仇步雲呆了一呆，道：「你不是小桂子嗎？」

高天桂道：「少爺大名高天桂，你殺死了蘋兒，為何說是我幹的？」

仇步雲臉色一變，道：「好小子，幾時吃了熊心豹膽，敢對牛……不……仇大爺無禮？」伸手抓了過來。

他原想輕輕一抓，先給他兩記耳光，來個下馬威。

却沒想到，就在短短這三個月之中，高天桂因禍得福，竟有不世之奇遇。

只怪他霉運當頭，該有一場血光之災。

高天桂聽他言詞之間沒有把自己放在眼內，愈是有氣，眼看他伸手抓到，登時左脚前引，右腕猛翻，緊貼肘後的長劍，化作「白虹貫日」飛斬而出。

仇步雲合該有難！

「卡察」一聲，仇步雲抓來的右手齊腕而落。

只聽他慘叫一聲，暴退七尺。

兩隻眼睛兇焰逼射，道：「好小子，任憑天涯海角，我仇步雲要活剝你的皮！」

此時，滿場驚叱虎吼，十幾條青衣大漢和桃花幫的新娘子打得難解難分。

那些青衣大漢顯然是仇步雲的黨羽。

參與選婿之人，有的敗北而去，有的站得遠遠的隔岸觀火。

白白送掉一隻手掌的仇步雲，已由帶來之人扶了下去裹傷敷藥。

沈咪咪顧不得留住高天桂，竄入場中，指風颯颯，刹那間點倒兩個青衣大漢。

日已向暮，一抹斜陽漸漸黯淡下去。

高天桂心想：「此時不走，更待何時？」轉身打量一下方位，向一條山陵小徑走去。

走了一程，一輪明月已從東面山頭升起，照得遠近樹林一片迷濛，忽聽前面有人呼道：「來的可是高少俠？」

高天桂呆了一呆，停步問道：「請問尊駕是誰？」

只見前面矮樹林子一動，轉出兩個人來，兩人一高一矮，衣衫百結，竟是兩個叫化子。

那高的一個道：「在下陸少康。」又指指那矮的一個道：「這是我師弟余醜兒，我等都是丐幫子弟，奉護法師伯之命前來接引高少俠。」

高天桂從李圖南口中，知道丐幫弟子個個都有一身武功，而且他們的武功都用來伸張正義、濟困扶危，因此，對這個小叫化也不覺產生一份敬意，道：「兩位的護法大師伯是誰？」

陸少康道：「在下師伯上秦下弼。」

高天桂道：「令師伯現在何處？」

陸少康道：「就在前面不遠的山神廟裡面。」

高天桂恍然大悟，心道：「原來苟不叫，也許是個化名，他就是丐幫護法長老秦弼。」當下道：「既然如此，就煩兩位帶路。」

陸少康與余醜兒應了一聲是，轉身向一條山徑走去。

山路崎嶇，行約十餘里，兩株亭亭如蓋的古松下，果然有座山神廟。

廟前殘垣破壁，顯然荒廢已久。

廟裡傳出哈哈笑聲，走出一個人來。

那人五短身材，精神奕奕，手中拿着一根青皮竹竿。

此刻皓月當空，一目了然，那人正是苟不叫，並非瞎眼跛腿，在選婿大會時全是假裝的。

高天桂自受李圖南三個月的薰陶，氣質大變，向前拱手施禮道：「在下高天桂，見過秦護法。」

秦弼揮了揮手，要陸少康和余醜兒先行退下，然後邀高天桂進入廟中，找出兩個破蒲團相對坐下。

一座破落的山神廟，瓦椽不全，月光透射全殿，如同白日。

秦弼咳了一聲，道：「高老弟，此刻寸陰如金，我只好長話短說，當年令師兄李圖南救過秦某一命，因此結為知交，但結交之時，已有約定，互不過問私事，說來令人難信，至今秦某人對令師兄的師門派別一無所知。」

高天桂道：「哦哦！」

秦弼繼續道：「大約十天前，令師兄行色匆匆，忽然來訪，說他卜居南嶽，後會難期，有位小師弟將有陝南之行，要秦某人多加照拂，因此秦某人才追隨至此。」

高天桂聽到此時，鼻頭已酸，想到那兩句「卜居南嶽，後會難期。」，更不禁淚如泉湧。

秦弼舉頭看了看月色道：「三更將到了，情勢緊迫，請恕秦某冒昧一問，高老弟此行，是不是前往九曲烈火洞？」

高天桂抹了眼淚，心道：「他既和二師兄結為知交，又托他沿途照拂，此事當不必相瞞。」當下點點頭道：「正是。」

秦弼嘆了口氣道：「江湖上謠傳紛紛，都談及九曲烈火洞中，有昔時大盜盜跖所藏儲之金銀財寶，依秦某推測，此種謠傳，極端荒謬可笑，但江湖上衆口鑠金，甚至舉出例證，說襄陽府台趙玉堂大人生活豪奢，其財富就是取自九曲烈火洞的，並說趙玉堂有件軟甲，號稱無相神甲，穿在身上，水火無忌，不知高老弟也有耳聞不？」

高天桂心想：「這從那裡說起，把『無相神甲』當成了一件軟甲？難怪二師兄說，武林滔滔，羣雄矚目，原來是以訛傳訛，至於趙玉堂的財富，二師兄的信中，也說明是打劫皇銀，但此刻似無解釋的必要。」仍然點頭，道：「有此一說。」

秦弼的臉色忽然凝重起來，道：「秦某人和令師兄肝膽相照，深信李圖南豪俠男兒必不迷於財帛，然則高老弟此行……」目如利刃，在高天桂臉上轉了一轉。

高天桂聽了一呆，心想：「原來他懷疑我也是為了金銀珠寶而來？」當時眉頭一揚，道：「秦護法，小弟此來，別有隱衷，你既信得過我師兄李圖南……」

秦弼道：「哦哦！」

高天桂繼續說道：「我師兄也知江湖哄傳，說九曲烈火洞中，有昔時大盜盜跖所儲藏之金銀珠寶，這只怪衆人憒憒，未加推詳，我師兄解釋說，那大盜盜跖雖在莊周外篇記為春秋時人，其實乃堯時的大盜，堯帝時人民樸厚，謳歌擊壤，耕田而食，以物易物，那有甚麼金銀珠寶？」

秦弼猛地一拍大腿，道：「有見識，有見識，那麼，高老弟你要前往九曲烈火洞之事，愚兄也不必問了，只不過……」

高天桂道：「不過甚麼？」

秦弼道：「九曲烈火洞就在由此向南三十里的子午谷中，但今晚已成虎穴龍潭了。」

高天桂怔了一怔，道：「此話怎講？」

秦弼道：「襄陽府趙玉堂將到九曲烈火洞，此事少林武當兩派已得悉，如今精英盡出，都佈置在九曲烈火洞附近，目的在逼使趙玉堂交出無相神甲。」

高天桂道：「少林、武當都是出家人，難道也想在九曲烈火洞中發筆橫財？」

秦弼道：「這倒不是，少林掌門苦因禪師，原是有道高僧，自不會心有貪念，只因目前黃河缺口，泛濫成災，哀鴻遍野，他們想得到一筆財富，去賑濟災民……」說至此處，忽然一頓，目注高天桂道：「高老弟，你可知道那九曲烈火洞烈焰飛騰，白鐵成漿，一個血肉之軀……」

高天桂道：「小弟知道。」

秦弼雙目之中，奇光暴射，道：「小兄弟，你莫非已經得了趙玉堂那件……」

高天桂道：「沒有沒有，這個……」

秦弼道：「好好，小兄弟不必說了，不知小兄弟打算何時前往九曲烈火洞？」

高天桂霍地站了起來，道：「小弟此時便走。」

秦弼道：「目前烈火洞前，必有一番惡戰，小兄弟何必爭在一夕？」

高天桂憤然道：「趙玉堂到了九曲烈火洞，小弟不能坐失良機，這就告辭了。」轉身向廟外走去。

秦弼怔了一怔，道：「小兄弟且慢！」

高天桂停步回頭，道：「秦護法，你……你……」

秦弼道：「看在秦某人和令師兄的交情上，叫我一聲秦大哥。」

高天桂道：「秦大哥。」

秦弼俯身拾起那根青皮竹竿，昂然說道：「有道是生死見交情，秦某人受李圖南重托，豈能讓小兄弟一人一劍，單身涉險，待我護送你到九曲烈火洞前。」

說罷，大步走了過來，道：「小兄弟，走吧！」

秦弼對地形極熟，片刻之間，奔行十餘里多了。

山迴路轉，眼前景物一變，展現出一座山谷。

月下林木重重，山草凄迷。

山口忽然閃出兩個人來，兩人都是道家打扮，各背長劍一口，左首那道人喝道：「朋友請留步。」

秦弼跨前一步，道：「你們是誰？」

左首那道人道：「貧道凌風子。」指指右首那道人道：「這是貧道的師弟流雲子。」

秦弼道：「哦，原來是大名鼎鼎的武當十三子。」

凌風子道：「不敢，不敢，在下想請教施主是……」

秦弼道：「在下苟不叫，名字雖然沒有凌風子、流雲子那般風雅，但做人却是堂堂正正。」

右首流雲子微有怒意道：「貧道等那裡不正了？」

秦弼道：「這條路是你們武當派的嗎？」

流雲子道：「不是。」

秦弼道：「是你們花錢買下來的嗎？」

流雲子道：「也不是。」

秦弼冷笑一聲道：「路既不是你們所有，你們又沒花銀子買下，爲何攔路剪徑，要我們留步？」

流雲子道：「這……這個……」

凌風子道：「貧道等是奉了敝派掌門人之命，情非得已，還望荀施主包涵。」

秦弼大聲喝道：「你們掌門人是皇帝老子嗎？」一掄手中竹竿，道：「再不讓開，休怪在下無禮了！」

流雲子「刷」的拔出長劍，道：「莫非你想硬闖嗎？」

高天桂忽然叫道：「正是！」騰身出劍，凌空飛越一丈五六，直向流雲子分心刺到。

這一劍來得突兀，在朦朧月色下，寒光乍現，有如長虹飛天，劍到人到。

流雲子大吃一驚，雖然長劍在手，却不敢輕攖其鋒，逼得身子一旋，向左橫飄七尺。

那知高天桂如影隨形，劍勢一變，化作「橫掃千軍」排山倒海而至。

流雲子措手不及，劍鋒過去，一襲寶藍道袍脅腰出現了一道裂口，長及八寸。

那邊秦弼和凌風子也接上手。

秦弼掄竿如飛，竿竿火辣，一連點出七竿，凌風子還了五劍，突然一躍而開，道：「荀施主，這路棒法，貧道好似在那裡會過？」

秦弼道：「道長會沒會過，荀某那裡知道這許多？」

凌風子看了流雲子一眼，面向秦弼打了一個稽首，道：「貧道兄弟無能，兩位施主請吧！」說罷閃身讓路。

秦弼拱手還禮道：「還望道長海涵。」拉了高天桂大步而行。

忽聽後面凌風子叫道：「那位小施主請留名號。」

高天桂道：「在下高天桂。」

＊　＊　＊

天上藍空如洗，月色倍明，微風動樹，拂過一股野花香味。

兩人轉過了一處山坡，月光下，只見兩個胖和尚，手執戒刀，當路而立。

秦弼作了個手式，兩人停了下來。

只見右首那和尚立掌當胸，道：「阿彌陀佛，兩位施主欲往何處？」

秦弼道：「大師莫非是公門中人？」

那和尚道：「施主說笑了，貧道乃是少林弟子悟果。」指指左首那和尚道：「這是師弟悟性。」

秦弼道：「兩位大師既非公門中人，何以在此調查行旅？」

悟果怔了怔，道：「施主好口才，貧僧言詞笨拙，看來是說不過施主了。」

秦弼道：「在下無意逞口舌之利，只想請兩位大師讓路。」

悟果眉頭一皺，合掌宣了一聲佛號，道：「貧僧斗膽，施主如想進入子午谷，能否再緩兩個時辰？」

秦弼道：「如是在下偏要此時進谷，大師是否要賜教幾招？」

悟果道：「這個……這個……」

那邊悟性突然說道：「施主說話，不必轉彎抹角，如定要此時進去，除非贏得貧僧手中這把戒刀。」

秦弼哈哈一笑道：「這位大師倒是心直口快。」手中竹竿一揚，道：「大師請了。」

悟性緊握戒刀，舉步而出，悟果攔住道：「師弟且慢，容爲兄打頭陣。」

秦弼道：「不必了，爲了節省時間，我們二對二，來個雙打好了。」

悟果這才注意到高天桂，上下打量了一眼，臉上神色倏忽數變，頗顯驚駭之色，沉吟了一會，忽然說道：「兩位請吧！」拉了悟性，一同閃向路邊一旁。

這一舉動，高深莫測，令人大感意外。

秦弼何等老於江湖，心知這和尚必是在高天桂身上看出了甚麼蹊蹺，不禁臉罩疑雲，問道：「大師法眼，這位小兄弟那裡不對了？」

悟果道：「貧道唐突，尚未請教。」

秦弼道：「在下荀不叫，這位小兄弟是高天桂。」

悟果道：「看來兩位施主既不同門，也不同派，只是同路罷了。」

秦弼道：「大師猜得不錯。」

悟果道：「貧僧身在佛門，頗精相人之術，這位小施主英華內蘊，神光外顯，功行四肢，運行不息，膚色白中透紫，紫中帶藍，必具奇功異能，只是貧僧見識淺陋，認不出這是甚麼功夫。」

秦弼哦了一聲，也不禁打量了高天桂一眼，神色奇異。

高天桂暗暗納罕，心道：「這和尚好眼力，和二師兄說的完全不謀而合，和尚啊，但你到底不行，這就是『無相神甲』！」

只聽得悟果道：「貧僧雖然看不出這位小施主練的是甚麼功夫，但那雙眼神中，充滿純陽正氣，所學當非左道旁門，貧僧言盡於此。」

秦弼點頭一笑，道：「領教了。」左手一揮，和高天桂舉步而行。

一路上又連闖三關，那些阻攔的人，有的是少林僧人，有的是武當弟子，雖有過交手，都是點到即止，並沒有鬧出流血事件。

路轉峯迴，水流淙淙，微風拂臉，高天桂鼻頭一掀，道：「甚麼味道？」

秦弼道：「硫磺味，九曲烈火洞大概將到了。」

高天桂道：「九曲烈火洞與硫磺何關？」

秦弼道：「這是愚兄的猜想，那洞中的石壁上必定是滲有硫磺成份及易燃之物，要不怎會無端端生出火來？」

忽聽一片嘈雜之聲傳了過來。

高天桂忽然顯得激動起來，抬頭一看，果然到了。

原來這是子午谷盡頭之處，亂石奔雲，雜草不生，一方覆蓋的岩石下，現出一個洞口，火勢熊熊。

此刻洞口前，亂石崗上站滿了人。

東首一起，是少林苦因禪師、武當紅雲道長，以及少林武當門下弟子，另外還有一位俗家裝束的老者，鬢髮皓白，氣度甚是威猛。

西首一起，共約二十餘人，一個個青衣勁裝，各帶兵刃，正中而立的，正是官居三品，襄陽府尹趙玉堂。

高天桂和秦弼就在一方山石後面，隱住了身形。

此刻趙玉堂雖然未着官服，沒有官威，但面對着少林、武當兩派掌門人，看來毫無怯色，雙目炯炯，傲視鷹揚。

只聽苦因禪師道：「江湖傳言，說趙施主有件寶甲，入水不濕，遇火不焚，但據老衲推測，那只是一種謠傳而已……」

趙玉堂哈哈大笑，打斷了苦因禪師未完之言道：「大師推論，趙某人佩服得很，不過，大師既知那是江湖謠傳，爲何還要率衆而來，找我趙某人的痲煩？」

苦因大師道：「這個……老衲之意……」這位有道高僧竟然不善詞令。

武當紅雲道長冷聲說道：「趙施主，你自稱是隴西富豪，但據貧道所知，趙施主在隴西並無祖業。」

趙玉堂道：「趙某有無祖業，關你武當何事？」

紅雲道長沉聲道：「趙施主不要忘了，趙施主在未有買得一官以前，也是江湖人物。」

趙玉堂道：「趙某人是不是江湖人物，好像與你們武當少林也扯不上關係。」

紅雲道長道：「若是曾經在江湖上爲非作歹，就與武當、少林扯上關係了，武當、少林就要伸手管一管了。」

趙玉堂仰面打了一個哈哈，道：「你查出了我趙某人作過甚麼歹事了嗎？」

他所作之事，顯然少林、武當兩派都舉不出證據來。

紅雲道長方自一怔，剛才一時語塞的苦因禪師忽然發話道：「老衲倒有一問，趙施主在九曲烈火洞附近佈置暗樁，廣設眼綫，派人輪流把守，到底爲的是甚麼？」

趙玉堂狡猾地不作正面答覆，道：「於是你們武當少林，就認爲我趙某人在這九曲烈火洞裡淘金了？」

苦因禪師道：「阿彌陀佛，老衲是在請問施主。」

趙玉堂大笑道：「趙某人還以爲大師是在逼供呢？」突然臉色一寒，道：「既是請問，趙某人可以不答。」

與少林武當弟子站在一起的鬢髮皓白老者，忽然越衆而出，道：「禪師、道長，不必多費唇舌，請讓老朽佔先。」

話完，雙掌交胸一錯，喝道：「趙玉堂，老朽史如山，要來掂掂你的斤兩！」

趙玉堂道：「你就是鐵掌鎮中州的史如山了？」言下頗有不屑之意。

史如山道：「不錯。」

趙玉堂冷冷一哼，道：「老匹夫，你老啦，要掂我趙某人的斤兩還輪不到你！」右手一擺，身後潑風劍申不害跨步而出。

史如山氣得鬚髮倒豎，怒喝一聲，道：「你是誰？」

申不害陰陰冷笑道：「大爺申不害，老頭兒，你帶了棺材來了沒有。」他存心搶佔機先，話未說完，突地腳踏中宮，一劍飛刺而出。

這一劍來勢洶洶，分心刺到。

史如山並不閃避，身子微微一側，右掌向前一探，直向劍上抓來。

申不害一驚，想不到對方號稱鐵掌，莫非眞的把那雙肉掌練成鋼鐵一樣，不畏刀劍嗎？

他暗叫一聲「不好」，猛的挫腰止步，沉腕撤招。

但畢竟慢了一步，遞出的長劍劍鋒已被史如山牢牢的抓住。

他奮力一奪，竟然未動分毫。

如是棄劍而走，在衆目睽睽之下，當場丟人現眼不說，回到襄陽府，有何面目作首席教師？

正在尷尬難下之時，忽聽得崩的一響，史如山手掌一鬆，仰面一交跌在地上，胸前顫巍巍的插着一

隻藍光閃閃的餵毒鋼釘。

潑風劍申不害騰身而退，掉頭向活瘟神唐小七送了一個感激的眼色。

只聽得苦因禪師悲愴的聲調，道：「阿彌陀佛，好狠毒的手段！」

早有兩名少林弟子走了過來，查看史如山的傷勢。

紅雲道長臉色鐵青，仗劍而出，喝道：「那個使暗器的出來！」

話音未落，唐小七一不做，二不做，索性打出一蓬細如牛毛的針雨。

紅雲道長大喝一聲，舉袖一拂，罡風起處，石走砂飛，一蓬針雨有如泥牛入海，登時化爲烏有。

唐小七臉色一變，退後三步。

紅雲道長掄劍一指道：「你可是四川唐門的不肖子孫？本座要把你活劈劍下！」跨步追了過去。

趙玉堂閃身阻住，道：「紅雲，休得賣狂！」一掌劈了過來。

紅雲道長劍交左手，還了一掌。

兩股掌風懸空一接，蓬然震响，猶如海嘯山崩，激風四射，所有在場之人，衣袂獵獵而起。

趙玉堂臉色泛白，震退七尺，紅雲道長也覺氣血翻騰，拿樁不穩，後退了三步。

就在此時，早有兩名武當弟子雙劍齊出，直奔活瘟神唐小七。

那唐小七原本武功平平，拳脚兵器，難見眞章。金翅魯達一擺虎頭雙鈎、莽屠夫史敬一掄九環金刀，接住了兩個武當弟子。

隨着少林弟子也走出了四人，和趙玉堂的爪牙接上了手。

於是，一場惡戰，在亂石崗上展了開來。

趙玉堂緩了一口氣，忽然探手腰間，嗆的一聲，解下一柄軟劍，右腕一抖，登時抖得畢直，反手一劍，刺向一個少林弟子。

劍到血濺，那少林弟子悶哼一聲，倒了下去。

劍轉如輪，又是一個武當弟子慘死在劍下。

忽聽一聲斷喝，一個黃衣僧人飛身而到，道：「趙玉堂，你敢濫殺佛門弟子，老衲饒不得你了！」立掌如刀，凌空劈將下來。

勁氣迴盪，罡風如箭，臨頭蓋落。

趙玉堂雖然是藝高膽大，却也不敢硬接，身形一轉，斜飄七尺。

他飄去極快，飄回更快。

那黃衣僧人一掌劈空，身子剛着地，趙玉堂忽然一轉，劍挾寒星已如萬馬奔騰而至。

這一招詭異絕倫，毒惡無比。

饒是那黃衣僧人武功再高，那能防他這般快如閃電的回馬一劍。

就在千鈞一髮之間，一條人影如流星而至，手中長劍使出一招「北斗橫天」，硬生生逼得趙玉堂手中軟劍一斜，迸出數點火花。

趙玉堂駭然退了三步。

他驚駭的並非來人的身份劍術，而是他手中的靈蛇寶劍，原本是削鐵如泥，吹毛斷髮，對方竟敢硬撥自己的軟劍，顯然也是一柄寶劍。

抬頭一看，更是大吃一驚，咦了一聲，道：「你是小桂子？」

高天桂臉如寒霜，道：「不錯，我叫高天桂。」

趙玉堂目光一轉，落在高天桂手中卿雲寶劍上，登時心頭一沉道：「你見過李圖南？」

高天桂道：「那是二師兄。」

趙玉堂霍地一震，低聲道：「那老鬼還沒有死？」

他聽高天桂說，李圖南是他師兄，萬沒想到李圖南是代師傳藝，還以爲天機老人收了高天桂做關門弟子。

「老鬼」自然是指天機老人。

高天桂一聽他用這種稱呼，不禁氣往上冒，大聲喝道：「趙玉堂，你欺師滅祖，今天是你的末日到了！」右腕一震，長劍嗡嗡作响。

趙玉堂嘿嘿冷笑罵道：「小雜種，老子養了你五年，你居然恩將仇報，就算那老鬼把壓箱底的絕技傳了給你，幾個月不到，你能學到了甚麼？膽敢口出狂言，老子把你劈了！」揚手一劍，狠狠的劈下。

原來高天桂被關在襄陽牢獄中，他從沒有提問，因他心想那蘋兒並非小桂子所殺，只想以小桂子矇混視聽，暗暗注意眞兇，因此，小桂子何時逃出牢房，他一概不知。

高天桂看他舉劍劈下，先不躲閃，待得到對方招式用老，無法中途變勢，突然脚底一滑，斜走一步，卿雲劍腕底翻出，橫掃而出，洒開一排劍浪。

但見銀波翻滾，波波有聲，浪浪火辣。

趙玉堂駭然大驚，逼得身子向後一仰，背脊幾乎貼近地面，突地雙足一登，施出一個「金鯉倒穿波」射出一丈四五。

他躲過一招險招，跳起來戟指罵道：「小狗，老子一時大意，幾乎中了你的暗算，來來來，老子要活生生的斬你八大塊。」

他身爲襄陽府尹，三品大員，平時官威顯赫，冒充斯文，此刻一氣之下，原形畢露，惡言穢語，一齊出籠。

高天桂一劍得利，氣勢如虹，一縱身形，劍發如風，寒芒點點，直奔趙玉堂而至。

趙玉堂軟劍一抖，迎了上來。

兩劍一接，閃起重重火花。

刹那之間，纏鬥了十餘招。

那位少林黃衣僧人剛才幾乎中了趙玉堂的一招回馬劍，幸得高天桂及時趕到，解救了一場血光之災，此刻正凝神注目，觀察兩人的劍勢。

自從高天桂現身，全場火併也利時停下。

少林弟子傷亡六人，武當弟子死了兩個。趙玉堂手下兩傷三死，鐵掌鎮中州史如山中了毒釘，存亡未卜。

活瘟神唐小七眼看趙玉堂十招已過，尚未佔得上風，趁衆人不備，靜悄悄掩了過來，手中噴筒暗暗對準高天桂。

方待手按機簧，突然一條人影飛縱而到，震天價响一聲斷喝：「混賬東西！」手中青光一閃，點中了唐小七的後心。

噹的一聲，噴筒落地，唐小七兩眼翻白，哇的吐出一口鮮血，身子軟綿綿的倒了下來。

來人正是秦弼，他藏身山石之後，眼看唐小七鬼鬼祟祟，準備施放暗器，就在危機一髮之間飛身而出。

也是唐小七作惡多端，命該休矣，被秦弼凌空一杖點中了死穴。

場中高天桂和趙玉堂轉眼又拚鬥了二十餘招，只聽得趙玉堂嘿嘿冷笑道：「小狗，再過十招，老子就要吃狗肉了！」

原來高天桂雖然是劍法純熟，功力火候到底遜了一籌，過了三十招，後力漸漸不濟，額頭上汗水不斷冒出。

那黃衣僧人忽然轉向秦弼，低聲道：「施主，老衲想借你的竹竿一用。」

竹竿是秦弼的兵器，在這戰火如荼的時刻，怎能輕言借用？

但秦弼是何等人物，心知道老和尚必有深意，一言不發，便將手中青皮竹竿遞了過去。

黃衣僧人接過竹竿，緩緩跨出兩步。

突然手起一杖，點向高天桂的後脊穴上。

滿場之人除了少林弟子，盡是一呆。

秦弼不响，只是微微點頭。

高天桂正感眞力漸竭，劍法大亂，突覺背脊上頂住一物，一股熱流源源而來，流遍全身，登時精神一振。

劍勢縱橫揮舞，身形自難定於一處。

說也奇怪，任是高天桂縱跳閃躍，那黃衣僧人總是如影隨形，那青皮竹竿就像在高天桂背脊上生了根一樣。

高天桂得黃衣僧人眞力之助，一時劍勢大盛，貶眼攻出七劍。

趙玉堂看在眼內，大聲怒喝道：「老子先殺了小狗，再宰你這老禿驢！」

他自恃功力深厚，劍法精絕，倒也並不慌亂。

高天桂突然心生一計，哦了一聲叫道：「師父，你老人家來得正好！」

師父是誰？當然是天機老人啊！

趙玉堂一直惶恐不安的，就是擔心天機老人重出烈火洞，此刻聽高天桂一叫，教他如何不驚？

他心頭一震，掉頭向九曲烈火洞望去。

高天桂蓄勢而發，閃電般躍起一指，指風如箭，點中了趙玉堂的七坎穴。

趙玉堂啊呀一聲，仰面翻倒。

高天桂縱身而上，又連點了他三處穴道。

忽然劍交左手，猿臂一探，攔腰抄起趙玉堂，咬牙說道：「這回眞的去見師父了！」直向烈火洞中奔去。

片刻，便已沒入洞口烈焰之中。

所有在場之人不禁個個咋舌。

趙玉堂帶來的爪牙，眼看情形不利，呼嘯一聲，落荒而逃。

苦因禪師高宣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好造化，好造化，這曠古神功『無相神甲』今日幸得一見，這位小施主一代天驕，今後將主宰武林三十年。」

* * *

再說高天桂運起神功，直奔入洞，雖然烈火飛騰，却不能炙肌傷膚，也無絲毫燠熱之感，雙目並能如常視物。

火洞十分曲折，他左拐右拐，一共拐了九拐，火焰到此爲止，眼前展開一座寬大的石室，石壁上有光，不知光從何來。

石室中央，有座天然石屏，將一座石室分隔爲二。

高天桂繞過石屏，赫然發現正中一座石橋上，端坐着一位青袍老人。

他曾聽二師兄李圖南遺書中描述過天機老人的形貌，此刻一見之下，已不勝孺慕依戀之情，登時扔下趙玉堂，卜通跪倒，哽咽道：「師父在上，弟子高天桂，是由二師兄代師傳藝……」他喃喃地訴說了許多經過往事。

那端坐石椅上的天機老人却一直寂然無語。

過了半晌，高天桂忽然一驚，爬了起來。

走近一看，天機老人脈息全無，原來坐化已久，高天桂禁不住淚如泉湧，放聲大哭了起來。

他哭了一陣，忽又想到，這個欺師滅祖的趙玉堂，自己把他生擒

到此，原想由師父處置，此刻師父已經與世長辭，他該如何處置這個叛徒呢？

想到此時，回頭向趙玉堂望去。

這一望之下，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

他當初只想把趙玉堂生擒入洞，沒想到趙玉堂雖有一身武功，却沒練成「無相神甲」，經過洞中曲中九拐烈火一炙，此刻已燒成黑炭，手脚扭曲，只可看出略具人形而已。

這巨奸大盜，惡貫滿盈，終於得了烈火焚身的報應。

高天桂想起在襄陽府中五年歲月，趙玉堂對待自己，總算不錯，不禁凄然下淚。

但橋歸橋，路歸路，他現在是天機老人的弟子，這個欺師滅祖的大師兄應該得此慘報。

突然心中一動，想出一個絕妙的辦法，立刻動手，把趙玉堂焦黑的屍體移至天機老人座前，作成一個跪拜姿態。

趙玉堂燒焦的屍體，雙腿扭曲，正好是個跪倒的形狀。他覺得有些不穩固，他找了兩塊石片墊住，立刻大功告成。

正待拜別出洞，目光瞥處，忽見師父座下有一個黃綾包袱，包袱上有封信，積塵甚厚，字跡仍然依稀可辨：「書付四弟子親拆」。

高天桂楞了一楞，心道：「看來二師兄代師傳藝，師父早有遺命，只不知道我叫高天桂罷了。」

他取過書信，抖去積塵，拆了開來，書中祇有寥寥數語，勉勵仗劍江湖，必須宅心仁厚，扶困濟弱，最後就說黃綾包袱中，有「天機秘錄」一册，務要用心研習，光大武學。

書中竟無一言提及趙玉堂之事。

由此可見天機老人胸懷磊落，風骨嶙峋，生死長辭，並未涉及半點私情。

高天桂拜倒於地，取過黃綾包袱，收拾停妥，向師父天機老人作了最後一瞥，返身運起神功，奔出烈火洞。

他走出洞外，天色已明。

少林、武當兩派之人，仍然集中在洞外。

高天桂揚聲道：「九曲烈火洞中並無金銀財寶，各位要賑濟黃河災民，只有另想辦法了。」

苦因禪師越衆而前，道：「老衲少林方丈苦因，關於金銀珠寶之事，老衲本就未存奢望，如今倒有一事奉請。」

高天桂道：「大師請說。」

苦因禪師道：「老衲想請小施主在三年之內，任擇一日，前來少林一行，結個方外之緣。」

高天桂抱拳說道：「在下遵命。」

紅雲道長也趨前道：「貧道不敢强求，若施主有意作武當之遊，貧道當大掃山門，以迎嘉賓。」

高天桂道：「道長客氣了，在下他日有暇，自當專誠拜山。」

過了片刻，少林武當相率而去。

秦弼走了過來，道：「小兄弟，烈火洞中之事，愚兄不願過問，小兄弟今後行止，但望一告。」

高天桂道：「小弟即將前往南嶽，探視二師兄。」

秦弼道：「好，後會有期。」

當下兩人洒淚而別。

高天桂掉頭東行，穿巫峽，越長江，過洞庭，這天到了南嶽的祝融峯下。

日已向暮，他行在一條山陵小徑上，只見翠柏森森，芳草如茵，龍吟細細，不由暗讚道：「好一個所在。」

抬頭一看，忽見前面山坳之內，翠柏林中，拱起一座新墳，墳前跪着一個白衣少婦。

高天桂心頭一沉，渾身打了一個寒顫，那白衣少婦的身形甚爲熟悉，正是三師姊陳寒烟。

當下急步走上去，卜通跪在陳寒烟身後。

墳前豎立的石碑上刻着七個大字「師兄李圖南之墓」，左方一行小字，「師妹陳寒烟敬立」。

高天桂酸透心底，不禁淚落如雨，搥胸大慟，聲淚俱下。

只見陳寒烟緩緩的站了起來，轉身幽幽一歎，道：「不要哭了，起來。」

高天桂道：「小弟高天桂，拜見三師姊，小弟是由二師兄代師……」他怕陳寒烟不知底細，想要說明投入師門的經過。

陳寒烟道：「小師弟，我都知道了，我見過了二師兄最後一面。」

高天桂站了起來，探手入懷，掏出二師兄李圖南的那封信，雙手遞了過去。

陳寒烟接信在手，却不拆開，雙目中瑩瑩含淚。

「噹……噹……噹……」幾下廟寺鐘聲，劃破了山林中的靜寂。

陳寒烟忽然說道：「小師弟，好自爲之，盼你每年今日，到此一祭，師姊要做晚課去了。」說罷徐徐站起。

高天桂微微一呆，道：「師姊……你……」

陳寒烟遙指山下一角，道：「那是出塵庵，師姊今生今世，就……」一時咽哽不能成聲，掉頭向山下走去。

（全文完）

武林掌篇

玉指三娘

麥穗・文
可飛・圖

馬賊神彈子　不敵毛殲殲

神彈子是關外的著名馬賊，往來張家口飛狐口各地，他善使幾款彈丸，騎着一匹瘦馬，馳騁在白山黑水之間，冰天雪地之內，從來沒有人能夠和他抵敵。他的彈子如神一般的百發百中，見到他的，怕給他傷害，都情願把所有的東西獻給他，神彈子雖然是兇暴，但如你不反抗，他也不會傷人性命，倘若被劫的是良善的人，他祇取其一部份，其餘留回被劫人，令他還鄉，關外的商旅，雖然恐怕神彈子，但還佩服他的義氣。

神彈子的長相十分醜陋，他不修邊幅，時常穿着破爛衣服，蓬頭垢面，望上去如似乞丐一個。他的神彈手法不知是從那裡學來的，不論用甚麼方法打出，都是打中人家要害，給他打中的，都是傷了六脈，非得高手救治，是沒有辦法生存的，他在關外關內行劫，歷時已二十年，未曾失過手。

一天，他得到報告，說喜峯口外，有官眷入關，行李甚豐盛，珍寶不少，他聽了這個消息，便單騎前往喜峯口，等了三天，果然有大隊人馬在遼河方面到來，他便在喜峯口外等候，等了半天，遠遠望見一簇人馬，擁護着一架篷車，篷車竟下了簾子，很華貴的樣子，神彈子心裡高興，暗想：「這一羣膿包，祇消自己一彈聲响便會逃散，再不敢阻撓自己行事，車裡必定有許多珍寶，這一回得手後，以後可以不必再作這樣的買賣了。」

正在想着，那一羣人漸漸的行近，神彈子看時，心中奇怪，原來在篷車前頭的，是個很美麗的女郎，控轡躍馬，嬌嫩如花，手上沒有兵刃，看來她不是懂得武技的人，神彈子覺得詫異，從來保護官眷的，都是了不起的武林人物，十居其九都是雄赳赳的武夫，現在却是這個艷女郎走在前頭，不知是甚麼意思，他覺得那女郎很美麗，不忍傷她，便在馬背一翻，把彈子打出，崩的一聲，那一枚彈子便從那女郎頭上越過，神彈子以爲那女郎必定驚跌在馬下，那料到事情出乎他意料之外，女郎動也不動，這樣一來，神彈子便知道遇到了勁敵，連忙把連珠彈射出，崩崩崩一連幾聲，連珠彈向那女子的脈穴彈去，女子把她的蘭花手輕輕的向左右一拂，三响彈子便給她一一的撥落地上。

神彈子被嚇得呆了，忙把馬一轉，回手又發出三彈，這三彈是他手法裡最巧妙的絕招，名「閻王怕」，從來江湖上有本領的人，都不容易避過這三彈。

那料到那女子輕輕的把手撥了撥，那三顆彈子竟然落在她手裡，神彈子這時雖然老羞成怒，但他知道那女子的來頭不小，連忙縱馬逃去，他是一個知進知退的人，不但神彈子手法過人，也很狡猾，不願硬拚，識時務者爲俊傑，在他跑去之後，那一簇人馬，擁護着篷車，飛也似的入關去。

神彈子跑了幾十里，又把馬折了回來，再到喜峯口外，不見了那一隊人，心裡十分懊喪，忽聞有人哈哈的大笑道：「神彈子，今天也吃虧了。」

神彈子吃了一驚，忙回頭看時，一個中年漢子策馬到來，是江湖有名的黑蝙蝠巫奕波，神彈子正在沒好氣，崩一聲，發出一彈，在巫奕波的耳邊飛過，鮮血一陣飛濺，巫奕波的右耳早已飛去，巫奕波嚇得屎尿直流，滾鞍下馬，忙道：「神彈子，我和你無仇無怨，你用彈子殺了我，對你是絕對沒有好處，你可知道那女子是甚麼人？」

神彈子正要設法偵查那女子的出身來歷，聽了他的話，便道：「你能把那女子的身世說給我知道，我便赦你一次。」

巫奕波把巾子包着頭，對他說道：「她是甚麼人，我早已偵查過，她的武功是那個傳授的，我也知道，關外的大將毛文龍，你是聽見過他的名字，這女子便是毛文龍的姪女毛殲殲名叫玉指三娘，她一雙手接過江湖上英雄好漢不少兵器，現在接你幾顆彈子，算不了是甚麼

一回事。」

神彈子聽了巫奕波的話，還不明白，問道：「她的本領，是從那裡學回來的？」

巫奕波道：「她是天台山五通神尼的門徒，她學了五通神尼的本領，有時還比師父强勁，她的身手好，我們不要和她結怨吧！」

神彈子聽了，心裡有些不甘，便又策馬入關，暗中偵查毛獵獵的消息，過了密雲，早發現那一輛篷車，在一間旅店門前，神彈子遠遠的躲着，到了晚上，悄悄的爬入旅舍，這時星月無光，濃雲遍佈，天氣很是不好，他向小窗子望去，祇見毛獵獵陪着一個中年的婦人坐着，婦人儀態萬千，當然是官家貴族的太太，毛獵獵站在旁邊，婦人不知說些甚麼。

過了一會兒，便聞毛獵獵道：「今晚天色不好，恐怕有人來犯，奶奶要早些睡覺，倘若聽見了甚麼聲響，不用驚慌，也不要叫喊，諒他的武功也不過是如此，並不十分可怕。」

那婦人嘆了一口氣，便去睡覺了。

神彈子見了毛獵獵，恨不得一彈子把她擊斃，可是他知道她的厲害，不輕易把彈子發出，毛獵獵很靜默的站了一會兒，正想轉身入房。神彈子見機會到來，不敢怠慢，忙發彈射去，彼此的距離很近，眼見那三枚彈子一直射中毛獵獵的後心，毛獵獵向地面便是一跌，神彈子很高興，連忙跑入樓裡，霍的把刀子拔了出來，正要向毛獵獵砍去，那料毛獵獵一轉身，雙腳飛起，向神彈子踢去，神彈子一見她翻身，知道不妙，忙要退後時，左臂早已給她踢中了，臂骨折斷，忙右手捧着左手，飛也似的逃去，這一晚的遭遇，他感覺十分奇怪，為甚麼三顆彈子，打入毛獵獵的背上，毛獵獵還能不死？毛獵獵究竟用甚麼保護着自己的身軀，不給自己射中？這一次，他折了左臂，損失太大了，把金創藥敷上了，休息了半個月，痛楚雖然減少，可是經過折斷的臂膀，再也沒法和以前一樣，一點氣力也沒有，神彈子十分憤怒，必須要找毛獵獵報折臂之仇，要把毛獵獵殺死方洩心頭之恨。眞不容易，忽然想起了巫奕波的話，毛獵獵的師父是五通神尼，便決心往找五通神尼。

神彈子以前和五通神尼也見過面，經過千山萬水，到得天台，入到天台靈芒庵，找着五通神尼，請她醫治他的臂膀，五通神尼很詫異的道：「你的本領，本是世間無敵，為甚麼會給人折臂？」

神彈子也不把事情說出來，苦笑道：「你說我的武功是天下無敵，却有人把我的臂折了，這可是還有人在我之上呢？」

五通神尼料不到傷他的便是自己的徒兒玉指三娘毛獵獵，便替他療治，五通神尼的治療法和尋常人不同，經過三個月的治診，又經過脫胎換骨的特殊功夫，神禪子的手臂居然漸漸的痊癒起來，他心裡很是高興，便要殺五通神尼，認為殺了五通神尼，便容易向毛獵獵報仇，就是敵不過毛獵獵，不能把她殺了，心頭的怒火也會清除，他立下了這樣的主意，便要行刺五通。

一晚，五通神尼和他坐在禪房裡練習氣功，神彈子乘她不備，突然發出三彈，向五通神尼射去。

這時，他的左臂早已復元，能把彈丸發出，他出手很快，那幾顆彈丸，一直打中了五通神尼的心胸，五通神尼一聲不响的，坐在蒲團上。

神彈子心裡高興，但又覺得奇怪，為甚麼自己的「閻王怕」彈子明明打在毛獵獵的身上，也不能把她打死，却能殺了五通神尼呢？難道毛獵獵的武功比五通神尼還厲害，他便下山再回到密雲，早不見了毛獵獵，他消息靈通，偵查了幾天，便知毛獵獵保護那貴婦人，早已到了北京，毛獵獵住在貴婦人家裡。

那一晚，神彈子又施展他的輕功，進入那樓房之內，把彈丸取出，從窗外疾速的打去，崩崩崩三顆彈子，又一直打到毛獵獵的前胸上。

可是毛獵獵沒有絲毫受傷的模樣，使到神彈子莫名其妙的怔視着她。

毛獵獵嫣然一笑，叱道：「站着！」

神彈子那裡肯聽，迅速的逃走，毛獵獵也覺得神彈子的手臂果然痊癒，心裡十分納罕，但見神彈子逃走時，她也不追趕。

第二晚，他再到那大屋裡，要設法行刺毛獵獵，當他正由牆頭跳下，忽然感覺肩頭給人一拍，大吃一驚，看時，毛獵獵早已站在身後，這一驚眞非同小可，毛獵獵却笑道：「神彈子，我如要殺你，眞是易如反掌，可是，我不想，是誰把你的臂醫治，你快些告訴我，不告訴我，我便不客氣了。」

神彈子受她的威脅，沒法可想，祇好把實情告訴她，却不說五通神尼給他殺死的事，毛獵獵說道：「既然你見過我師父，你也知道飛彈不能傷我的緣故嗎？我和師傅都是練玄門陰柔罡氣護體的，任你飛彈怎麼厲害，也傷我不得。」

神彈子知道五通神尼沒有被彈子打死，不禁有點心寒，於是便不敢向毛獵獵尋仇了。（全文完）



金山劫

情俠希夷故事

巴人·文　可飛·圖

金山下蕭丹救美　鹿杖翁鹿杖懲惡

正是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成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遠眺那秋水與長天一色，近看，却不盡的長江滾滾來，這麼一個應該尚是不識愁滋味的美少年，竟輕輕嘆了口氣。

「噯唷……」噗嗤了半聲，東烏西墜，正是夕陽無限好的時候，另一個美少年笑道：「可是太陽從西邊出來了！竟多愁善感起來。」

兩個美少年，姣好如姑娘，却沒些兒脂粉氣，佩劍的一個更見英姿颯爽，道：「那是你自幼兒弄槍使劍，少讀詩書，不知這滾滾長江東逝水，浪淘盡多少英雄人物。」

另一個少年細細的眉兒一挑，哼了一聲，道：「也洗盡多少六朝金粉，啊唷，倒失敬啦，敢情你還是個讀書的小兒郎。」

那少年滑步，倏地一旋身，但仍然慢了一慢，被正挑眉兒的少年，在臉蛋兒上擰了一下，那臉蛋兒眞像大姑娘一樣嫩，笑啦，說：「不對，應該是七朝。」

「胡說，最是倉皇辭廟日，揮淚對宮娥，自此以後，都不過是庸脂俗粉。」

「你才胡說，那金鳳姑娘百媚千嬌，那齊女一拋眉兒，半含嗔，更增嬌媚，令那六朝粉黛盡失顏色，說金粉，豈能少得了今朝……」

這番少年可有備了，脚尖早點地，一飄身，已在丈外，叫道：「姑娘救我。」

一個姑娘帶着個丫環，正歇在路邊，被少年抓住胳膊，呔！那裏來的少年，不防他倏地和那姑娘換了個位，竟擰在人家姑娘臉上，羞得那姑娘滿臉通紅。

惱了那丫環，跺着脚兒，罵道：「那來你這兩個狂生，光天化日，竟敢調戲我家小姐，咦……」

那丫頭罵着，陡然變了臉色，隨着她的目光，只見另一邊道旁，那兩株樹後，轉出一個漢子來，怒喝一聲：「呔！好小子，你們是活得不耐煩啦！」

那漢子衣着光鮮，左臉上有條長長的刀疤，怒起上來，不僅兇惡，簡直邪惡。

那抓住姑娘胳膊的少年，像是嚇呆了，竟忘了放手，說時遲，那搶出的漢子已撲到，但不是向少年抓去，是向那姑娘抓到。

少年大叫一聲啊呀！正因他抓住人家姑娘的胳膊，手不放，脚下却着了忙，像是想躲，一下失了平衡，仰面倒下，那姑娘已是花容變色，不但倒下，而且撲入少年懷中，少年這才手忙起來，把那姑娘抱個滿懷。

說時遲，那惡漢已撲到了，自是抓了個空，因是撲來之勢勁猛，

腳下也失了平衡，好惡漢，看來還眞有點功夫，急上步，扭轉身軀。

那知轉過身來的惡漢，哇哇連聲，不但話不成聲，而且滿嘴鮮血，又跳又嘔，抱着膝頭單腳跳，嘔出來的，不但是一顆石子，還吐出了兩個大門牙，那自是都沾滿了血。

就有那麼巧的事，少年仰面跌倒，兩腳忙亂蹬，不但一腳踢在撲來的惡漢膝蓋上，另一隻腳踢起一顆石子，不偏不倚，飛入惡漢那大叫的口中，那勁道還是眞不小，不但打落了惡漢的大門牙，若不是那石子大如雞卵，怕不塞入他喉裡，被他嚥下肚去才怪，但這麼一來，惡漢這個活罪可就夠他受的了。

另一個少年也一聲啊呀！搶上相扶，說：「大爺休怪，我這兄弟被你嚇壞了，嚇得手亂腳忙，忙中有錯。」

不過是好心相扶，不料一托手肘，那憤怒的惡漢，竟會痛得面容慘變，抱不住膝蓋了，痛腳着了地，怎不一個踉蹌。

好惡漢，看來武功眞還不弱，踉蹌帶跳，跳了開去，先前那少年若說是無心，這少年一托，指頭兒彈在他的曲池穴上，痛得他如萬箭穿心，已知兩個少年都有一身奇絕的功夫。

又驚又怒，怒吼道：「好小子，有種的，咱們回頭見。」

又瘸又拐，連蹦帶跳，向山下跑去了。

那丫環才驚魂甫定，倒又惱了，跺腳叫道：「壞小子，你，還不放手。」

上前把那姑娘從少年懷中，也是身上扶了起來，那姑娘自是又嚇又羞，更已釵橫鬢亂，顧不得羞赧，忙向兩個少年襝衽道：「兩位公子，原來眞人不露相，都英雄了得，失敬了，多謝相助。」

兩個少年聞言倒都怔了怔，互望了一眼，那丫頭却跺着腳兒，叫道：「小姐，你可是嚇傻啦……這小子分明是登徒浪子，你……倒謝他，若是我，就順手給他兩個嘴巴子。」

那姑娘兀自臉兒紅得似胭脂深透，嬌喝一聲：「住嘴，今日若不是人家相救，我們能逃得過活閻羅的手麼？」

那個最後打跑了惡漢的少年啊了一聲，道：「甚麼？適才這惡漢……就是活閻羅焦雄！」

那姑娘羞紅的臉上，頓現悲苦，點頭道：「兩位公子好心相助，倒是我連累兩位了。」

眞是連害臊也顧不得了，竟打量起兩個少年來，那羞赧、悲苦的臉上，也就頓現惶急，道：「聽兩位口音，都不是本地人，尤其是這……這位相公。」

她說的是適才把她抱滿懷的小相公，俊郎君，登時嬌羞不勝情，因爲她的目光落在小相公臉上，那知，該死，那小相公的一雙帶笑的眼兒，正在瞧她，目光一接觸，怎不令她本已減褪了的羞紅，又湧上她的如花的羞顏。

羞得她心兒慌慌，那還敢再面對着面，道：「若我猜得不錯，是來自燕趙，而且……」

那姑娘忽地又毅然轉過頭來，雖嬌羞，却毅然肅容端正，急道：「兩位相公都有一身功夫，我可絕不是瞧不起兩位，眞還不是花拳繡腿，這位……這位小相公既知活閻羅焦雄的名兒，奉勸兩位……」

兩個少年公子可不是都怔了怔，互望了一眼，那姑娘却以爲兩人怕啦，道：「那焦雄不但財雄勢大，手下的爪牙衆多，而且，手下還有三個武林的高手，不過全是江湖的敗類，助紂爲虐，兩位小相公說甚麼也是異鄉作客……」

「你是怕强龍鬥不過地頭蛇？」那個適才曾把她抱滿懷的少年說。

「還得加上一句。」另一個少年也笑了，而且連眼兒也在笑，說：「人家姑娘的意思，是說……何況咱們不是過江的强龍。」

笑開啦，一個噗嗤，一個嘻嘻，相同的是都挑高了眉兒。

那姑娘可急了，本已羞紅，因爲心急，更脹紅了臉，道：「兩位雖是少年英雄，但異鄉作客，人單勢孤，有道是……强龍不鬥地頭蛇……」

該死，那少年笑得該死，更該死的是，竟上前一點，那該死的眼兒竟在人家姑娘身上打起轉來……

呔！可把那一直噘着嘴，站在那姑娘身邊的丫頭氣壞了，霍地滑步搶前，攔在姑娘身前，把那不挺已高的胸脯兒，挺得更高了，叫道：「呔！滾開！你是壞小子不是，當眞色膽包天，會兩手兒繡腿花拳，光天化日，竟敢調戲我家小姐。」

腕底翻雲，嘿！竟還好身手，倏地翻掌向少年臉上摑去，出手好快，幾乎是話聲未落，擋住的那丫頭，腳尚未停，那翻雲手已摑出了！

那姑娘才叫得一聲。

「休得無禮！」

少年却嘻嘻一笑，只不過一仰頭兒，不但避過了這丫頭的翻雲掌，連腳兒也沒移動一下，更快，竟不見他抬臂，已把丫頭的手抓住了，手無影，氣定神閒，兀自嘻嘻笑，說：「瞧我這花拳繡腿可使得，好丫頭，眞是我見更愛。」

呔！另一隻手兒，竟在丫頭的臉蛋兒上擰了一把。

那丫頭的手被他抓住了，那能躲得開，眞是羞怒交加，氣急敗壞，罵道：「該死的壞小子，放開我。」

少年却轉頭對身外的少年笑道：「啊唷，她的臉蛋兒又嫩又滑……」

呔！眞該死，竟還湊了上去，在丫頭的臉上嗅了一下，說：「不但滑如凝脂，而且，唔，好香，不信，你也來擰一下試試。」

那丫頭羞極、怒極，像是痛得彎了腰兒，那知霍地屈腿一抬，用膝蓋向少年期門穴上撞去，眞是快逾電閃，分明無法躲過的，而且正對身邊的少年說話兒，不見，亦不覺，那姑娘可看得明白，倒急了，叫道：「小心！不……不可！」

那知少年霍地沉腕一翻，早旋身，連眼角兒也沒掃一下，說道：「接住了。」

那丫頭竟是身不由己，不但屈腿撞了個空，另一隻腳也離了地，被他拋入另一個少年懷中。啊呀！不僅被那少年一手抱滿懷，而且，呔！另一隻手，該死，眞在她臉兒上擰了一把。不，是摸了一把，因爲她的去勢太急了。

而且，少年竟不閃避，她却去勢太猛了，那嘴兒對正了嘴兒也罷了，而且還被少年在她的嘴上咬了一下子，不是痛，而是羞極怒極得眞暈了過去，若不是那少年把她摟緊了，差點滑倒地下。

那姑娘早咦了一聲，上前，襝衽道：「原來……兩位公子，是眞人不露相。當眞失敬了，丫頭無知，請公子手下留情。」

在她口中，小相公成爲公子了。這少年較端莊些，不但放開了那丫頭，而且一帶一送，只不過那麼在她背上拍了一掌，分明是輕輕的，竟把丫頭送到那姑娘面前，而且，那丫頭立即清醒了。

那姑娘伸手扶住，道：「多謝公子。」

這少年已正色道：「有其婢，必有其主了，原來姑娘你也是武林中人，那就更好說話了。實不相瞞，先前已發現這活閻羅焦雄，對姑娘不懷好意，暗中跟隨不捨，故爾小施懲戒，若知他便是臭名遠播的活閻羅焦雄，豈會這麼輕易饒他？」

那姑娘噙了淚，咬了咬牙兒，說道：「公子欲知這焦雄爲人，也不敢相瞞，我和小婢前來金山，便是爲躲避這焦雄糾纏。」

那丫頭心直口快，本來惱怒這兩個壞小子的，但一聽提起焦雄這活閻羅，登時切齒咬牙，說道：「甚麼糾纏，那賊看中了我家小姐，要强娶作他的小妾。」

姑娘低頭含淚，說道：「我爹本是個武官，告老在家，我我……我那爹……」

「還是讓我說吧，喂！」那丫頭兩隻眼兒骨碌碌直轉，對兩個少年瞧了又瞧，搓着被那少年握痛的手腕，又向自己的手腕瞧了又瞧，說：「眞邪門，壞小子，你這是甚功夫呀，看來，你這兩個壞小子眞像有點來歷，我……竟然躲不開。」

那姑娘含淚道：「兩位公子休怪，這丫頭被我寵壞了。」

那少年嘻嘻笑道：「別瞧啦，若不是看在你對你家小姐一片忠誠份上，你那手腕不斷，也會痛上十天半月。」

那莊重些的少年，豈僅不再嘻笑了，而且挑了眉兒，對姑娘端詳了一下，點頭道：「且讓我猜上一猜，姑娘可是姓蘇？家住蘇州閶門，令尊蘇青雲，曾任游擊將軍，駐守這鎭江府有年……」

那姑娘抬起淚眼來了，有驚喜之容，道：「原來公子認識家父！」

「倒也不曾拜會。」公子道：「那麼，我猜對了，曾聞當年令尊駐守鎭江時，與這金山寺的方丈宏法大師，時相過從，成了方外之交，此來必是求大師相助……」

姑娘噙着淚，道：「都知宏法大師是得道高僧，却少人知道大師來自嵩山少林，乃是武林名宿，那焦雄財雄勢大，連地方官都和那賊子沆瀣一氣，除非……除非，大師才能庇佑……」

那姑娘早已淚如雨下，那還說得下去，那丫頭却早已怒不可遏了，恨得咬牙格格作響，道：「那活閻羅不由分說，派那三個爪牙，把聘禮抬入我家來，我家老爺不但自幼就把小姐許配了人家，而且還是通家之好，那公子更是自幼與小姐青梅竹馬，一塊兒長大的，眞是女貌郎才，情深似海，我家老爺自是大怒，那知活閻羅那三個爪牙如狠似虎，老爺已年老了，那是那三個賊子的敵手，倒被打傷了，那賊子言明三日後前來迎娶，故爾……」

「故爾你們連夜逃走出來。」

「老爺命在旦夕，」那丫頭道：「除非請得宏法大師下山……」

那個嘻笑的公子也不再嘻笑了，眉兒一挑，哼了一聲，道：「那禿驢，我也正要找他，問他爲甚要拆散人家的好姻緣，你們倒來求他相助？」

姣好的美女的俊俏臉兒綳緊了，別說這姑娘與小丫頭了，便那個同伴的公子也怔了怔，道：「你說甚麼？」

那公子怒道：「那白娘子與許仙，可不是大好姻緣，神仙的眷屬，可不是被這金山寺的住持，法海那禿驢硬生生拆散了不說，還把白娘子壓在西子湖邊的雷峯塔

下……」

早把旁邊那公子笑得彎了腰兒，便那臉上掛着淚珠兒的姑娘，也忍俊不禁，只有那丫頭不笑，倒瞪了眼兒，啐了一口，說：「敢情你是個書呆子，長不大的娃兒。」

「你你……你們笑甚麼？」

「神仙故事兒，妳竟當了眞，」兀自笑，直起腰來的公子說：「而且，那是法海和尚，也不是這宏法大師呀。」

「家喻戶曉，這江南地，人人從小都耳熟能詳，誰敢說神仙故事就不眞，管他是法海還是宏法，是金山寺的方丈禿驢，就不是好東西。」

原來這就是傳說中，白蛇成精的白娘子，率領蝦兵蟹將鬥法海，水漫金山的金山寺下。

那本來怒不可遏的丫頭，也忍俊不禁了，噗嗤一聲，雖然不像花枝兒般亂顫，但俏丫頭，笑了起來，自比杏眼兒圓睜的惱模樣更可喜可愛，走去扶住她小姐，說道：「小姐，你可走眼啦，還說有來歷，敢情是個沒長大的娃兒，倒休誤了時候，當心，焦雄那賊必是去召喚爪牙去了，咱們快快上山。」

那公子不再繃緊臉兒，又笑啦，對身邊的公子說：「你瞧，我可是法力無邊？是不是眞靈，惡丫頭立刻變成了俏丫頭，哭的人兒雖然梨花帶雨，却立即止淚啦，可惜沒人求我。」

原來是這麼回事，那身邊公子立即斜跨一步，道：「姑娘慢走，妳們既也是武林中人，必也聽說過情俠丹丘生。」

那姑娘點頭，嘆了口氣，道：「公子是說那大鬧青州、邯鄲，懲貪官，令有情人終成眷屬的情俠丹丘生？可惜神龍見首，俠踪無定……」

那公子含笑一指，道：「遠在天邊，好教姑娘知道，他非別人，便是遊戲人間，情俠丹丘狂。」

姑娘啊了一聲，淚眼不曾晴的眼兒瞪大了，那丫頭那裡肯信，道：「胡說八道，只聽說過情俠希夷……」

「住口……」那姑娘道：「視之不見之曰夷，聽之不聞之曰希，初在潯陽江出現的希夷情俠，雖然傳遍江湖，但誰也沒見過這情俠的眞面目，何況希夷分明不是眞姓名，但你忘了，那大鬧揚州、火焚眾香園的情俠丹丘狂，可是有人見過的，見到他的……眞面目。」

那姑娘瞪大了的眼兒，瞬也沒瞬一下，分明是在瞧那公子的反應，可不是見到那公子的眉兒揚了又揚。

那丫頭放開扶着小姐的手了，啊了一聲，眼兒也瞪大了，竟走上前來，對那公子上下打量起來，說道：「當眞，蘇州河邊那柳巷，那個甚麼柳青青姑娘，那日王婆帶她前來，聽說親眼見到的……眞有些兒……相像，說眞想不到，那麼年輕俊俏的公子，竟有那麼大的……本事！」

原來那公子正是自稱丹丘生的蕭丹，只見他皺了一下眉兒，點頭道：

「那賣身契中，果然有個柳青青，我已把那賣身契燒了，她已是自由身，怎生又墜風塵，豈不是自甘墮落了？」

另一個少年，自是齊女的紫烟蘿喬裝扮，兩人在微山湖，酬了情債，爲倩倩姑娘完成了美滿姻緣，蕭丹已舒展了愁眉，不再因明白了身世而悲苦了，但已不再像以往一樣，笑口常開，樂天活潑，齊女好生難過，心想：要令她放開懷抱，不僅要忘了她是蕭丹，而且丹丘生，要成爲丹丘狂。

「咱們去那啊？」

「找一個人。」

「誰啊？」蕭丹怔住了，因爲知道齊女無牽無掛，孑然一身，甚至無恩無怨，和她一樣，浪迹江湖，隨遇而安。

「丹丘狂呀，找回你自己。」

齊女心說，可沒說出口來，道：「你聽說過：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沒有？跟我來，到時，你自然知道。」

蕭丹也不再問，爲甚要問，反正已飄泊無家，雖然承繼接掌了無名山莊，但已成了傷心地，雖然沒娘而又有了娘，但再沒有比齊女至親至愛的人，既然隨遇而安，爲甚要問？

來到淮陰，可眞是歷史古城，所到之處，眞是脚邊都有一段古兒，齊女嘖嘖連聲，說：「不僅是翩翩佳公子，敢情還是一個小博士，初來乍到，眞不知你怎會知道那麼多古兒？」

她不僅把蕭丹，連同她自己，都打扮成翩翩佳公子，齊女自幼就在江湖闖蕩，多年走鏢，如何不熟悉，眞個是春風三月下揚州，却不是春風十里的揚州路，而是繞到瓜州，渡過長江，齊女一怔，蕭丹隨同她的目光，只見前往金山的路上，來了兩個姑娘，不僅走得匆忙，而且倉皇，三五步，就要回頭望一下，齊女扯了蕭丹的衣袖一下，說：「我找到了。」

「原來你找的人，就是這兩個姑娘？她們是誰？」

齊女低聲道：「或者說，她們找到了我們，你瞧，不妨猜猜看，何事奔走倉皇？急忙忙、似喪家之犬，更像漏網之魚……瞧見沒有……」

蕭丹也瞧見了，一個臉上有刀疤的惡漢，閃閃縮縮，掩掩藏藏，跟踪着兩個姑娘。

「原來那兩個姑娘是逃避這惡漢的糾纏追踪。」

「不，」齊女道：「是怕被人發現追踪，分明還不知這惡漢已跟踪在後面，令天下有情人成眷屬、義薄雲天的情俠丹丘狂，妳說，管是不管？」

蕭丹一挑眉，說道：「走，咱們去前面等候。」

已是夕陽西下，山路上已少了遊人與進香客，兩人繞道而行，快似風飄，嘿！看不出，兩個姑娘，竟不似閨房弱女子，竟還矯健得很，但強煞也還是姑娘，而且分明奔了老遠的路，來了，喘吁吁，行走在後的姑娘道：「小姐，來此已是金山，不怕那活閻羅追來了，這一日夜，我們走了不少路，不如歇會兒再走。」

原來是主僕二人，那姑娘香汗淋漓，嘆了口氣，抬頭一望，可不是金山寺已在咫尺了，停下步來，點了點頭。

兩個姑娘在道旁樹下席地而坐，竟不知那醜惡的漢子已掩到了，蕭丹向齊女一使眼色，也才轉了出來，不是目中無人，是假裝不見，極目那滚滚長江東逝水，慨嘆那浪花淘盡千古英雄。

那姑娘悲苦，那丫頭恨得咬碎了牙兒，不待說罷，齊女道：「原來妳們還不知道，宏法大師已圓寂了，現在的方丈不但是個賊和尚，而且和活閻羅焦雄有往來，我明白了，那焦雄爲何一直跟踪在妳們身後，竟不阻止你們上山了，不過是要妳們自投羅網。」

那姑娘驚得花容失色，張大的嘴兒那還合得上來，便那丫頭也驚得睜大了眼兒。

蕭丹可不奇怪齊女怎會知道，鎭江與金陵一衣帶水，金鳳鏢局的人，對黑道上的人物，豈能不知己知彼，一挑眉兒，道：「我說的如何？這金山寺的禿驢，連同那法海和尚，都不是好東西……」

齊女豎起了耳朵，皺了眉兒，低聲喝道：「住口，當着和尚罵禿驢，休得目中無人，別忘了，你和我便不放在眼中，但還有兩個姑娘。」

近晚江風勁了，呼嘯有聲，更兼江濤澎湃，蕭丹似在斜睥睞睇，其實在側耳凝神聽，說：「好賊子，可眞來了不少。」

那丫頭的眼兒睜得更大了，越看蕭丹越年輕，那麼斜睥睞睇，更見俊俏風流，本來只是半信，而今更增疑了，何況心中焦急驚恐，上前一步，說：「喂！你眞是……眞是那火焚眾香樓的情俠丹丘……」

「狂。」齊女道：若不是輕狂又風流，也就不是情俠了，兩位姑娘放心，記住了，雖說虎父無犬女，我可不是小看了姑娘，長槍大戟的馬上功夫，可不能用來走江湖，待會無論見到甚麼，發生了甚麼事故，都不可出聲。」

那姑娘點頭，道：「多謝……兩位公子相助。」

即使她比丫頭有見識些，說甚麼蕭丹也太年輕了，而且細皮白肉，比姑娘還要嬌嫩，但先前分明連手也沒出，已打落了焦雄這活閻羅的兩個門牙，又不由她不信了。

蕭丹又嘻嘻笑，而且眼兒亮了，顯然連兩個姑娘都聽到山上山下奔來的脚步聲了，更見惶恐，她道：「你們不信我是情俠，不信我有本事，懲惡除奸，令天下有情人成其眷屬不是……」

「不不，我信。」那姑娘急道：「但兩位再英雄了得，可也敵不過人多……」

「而且，」蕭丹說：「不論來的和尚與賊眾，都武功了得，是不是？但我會遣神驅鬼，把遊魂野鬼喚來，不信，你們睜大了眼兒……」

「啊唷，糟啦！」

連人聲也入耳了，山上山下，都有了嘈雜的人聲傳來，那丫頭驚恐又惶急，可又惱了，這是甚時候，倒玩笑。

蕭丹一眼瞧見丫頭的脚邊有顆小石子，道：「撒豆成兵，可也得要有豆兒，俏丫頭，有勞你，把脚邊那石子拾來給我。」

那丫頭沒好氣，說：「做甚麼？」

「雖無豆可撒，不能成兵，」蕭丹說：「我有本事，打出石子，就會變出個賊鬼糟老兒來，別瞧那老兒有一個紅紅的酒糟鼻子，是個醉酒鬼，可勝得過雄兵十萬。」

齊女啊了一聲，喜形於色，道：「當眞，他也該來謝媒人了，來得好。」

那姑娘雖不信蕭丹胡說，但這時刻，倒要笑，不由驚懼得皺了眉頭，但看齊女却莊重可信，就知必有道理，忙道：「快，把石子拾給這公子。」

丫頭拾起石子來，哼！抖手打出，敢情那勁道還是眞不小，那知蕭丹只伸出兩根指頭兒，輕易接住了，唸唸有詞，說：「天靈靈、地靈靈，山上山下，禿驢賊子殺來臨，賊鬼老兒不現身，更待何時。」

一抖手，嗤的一聲銳嘯中，驀聽頭頂樹上大喝一聲：「領法旨！」

兩個姑娘本不信蕭丹胡說，因此都嚇了一跳，說時遲，沙飛揚，隨着那葉落飄飄，落下一個酒糟鼻子的糟老兒來。

原來蕭丹打出的石子，被那老兒一揮鹿頭鐵杖，擊得粉碎，連同樹葉也掃落下一大片來。

篤的一聲響，杖頭點地，脚沒着地，已飄到蕭丹身側，在蕭丹耳邊說道：「看在你替我那兒子成就了美滿姻緣，今日不打你的……」

嚇得蕭丹跳了開去，雖然同是移形換影，而且鹿杖翁還是到了無名山莊後，得到蕭丹的爹，那蕭嘯天的指點，才練成的，却因得他手中的鹿頭杖之助，倒勝蕭丹一籌了，這賊鬼糟老兒，眞該死，蕭丹已是長成個大姑娘了，還像小時候一樣，只要她一淘氣，就打屁股，而且不論人前人後，令蕭丹氣惱的是，偏又躲不開。是以聽得那篤的一聲，忙不迭跳了開去，這也就是糟老兒，恨得她牙癢癢，成了賊鬼老兒之故。

那知鹿杖翁如影隨形，本就脚未着地，那鹿杖在老兒手中，端的妙用無窮，繼續在她耳邊說道：「且替你圓個謊兒，就裝一次鬼。」

那丫頭嚇得直往小姐身邊躲，因兀自未看清，只見白影晃動飄飄，不見眼耳口鼻，唯見白影中有一點紅。

原來鹿杖翁把白髮披散下來，遮住了面貌，却掩不了那紅透的酒糟鼻子，豈不成了晃動的白影中一點紅，嚇得那丫頭尖聲大叫。却笑得那齊女渾身亂顫，鹿杖翁一直像陰魂不散一般，打從青州道起，就一直跟隨着蕭丹，便連蕭丹與齊女也常被嚇得大叫，何況是這丫頭。

說時遲，山上奔下來一個大和尚，身後跟着四個虬筋栗肉和尚，大和尚拖着方便鏟，鏟頭上的鐵環嘩啦啦，好不威武驚人。

果如齊女所料，那活閻羅焦雄因見主婢二人奔投金山寺而來，不由哈哈大樂，雖然姑娘的爹已告了老，說甚麼也還是將軍，是個朝廷的武官，若然驚動了金陵的提督府，責罪下來，蘇州府一個小小的府官，可庇護不了他，否則怎會逼婚，以三日爲期，逼婚仍要作明媒正娶，若是平常人家的姑娘，被活閻羅看上了，派兩個爪牙搶來便入洞房，豈會費這麼多手脚。那料姑娘的爹不懼他的財雄勢大爪牙多，不肯就範，且被打傷了，倒把那蘇州知府嚇了一跳，生怕事情鬧大了，要焦雄暫且掩旗息鼓，不可妄動，偏是姑娘帶着丫環連夜逃走，知是逃往金山，可喜得活閻羅心花怒放，即刻搶先派人來知會了，哈哈，妙極，甚至不用等三日，和尚廟，就作了洞房。

只等待姑娘羊入虎口，自行投到，是以焦雄只帶了兩個爪牙，一路暗中跟隨。

那料，姑娘與丫環已上了金山，未入山門，却殺出個情俠丹丘生與齊女來，不但被打落了兩個門牙，而且差點兒斷了腿。

活閻羅焦雄，豈僅有一身功夫，且還是江南地一霸，豈會不知遇到勁敵了，偏是此番上金山，入洞房，用不着帶那府中的三個武林高手在身邊，是以急遣爪牙上山，去寺中知會了方丈。

那方丈得報，即刻率領四個門徒趕來。

齊女一見，可就怔住了，和尚認不出她來，她却認得和尚，金鳳鏢局的總鏢頭武雲孃，樹敵太多了，最難敵、武功最高的，就是這個大和尚，金鳳姑娘化身爲紫烟蘿，把與她娘爲敵的仇家，幾乎一網打盡，都被紫烟蘿擒獲了，是否都化解了仇怨，或者因懼怕紫烟蘿，不敢再向武雲孃尋仇了，那自當別論，惟有這個大和尚，却漏了網，而且不敢用紫烟蘿擒他。

因爲，和尚的方便鏟重逾百斤，鏟頭鋒利無比，紫烟蘿若擒這和尚不住，甚或毀在和尚的方便鏟下，紫烟蘿一旦失去詭密神奇，豈還能令人喪膽，是以，金鳳姑娘在兩年多前，僅以一燈大師傳授的神功，勝得這和尚一籌，令和尚知難而退，不料，竟在金山寺作了住持，本是佛門清靜地，竟與活閻羅焦雄沆瀣一氣，合污同流，爲害江南。

齊女一見和尚，豈僅怔住了，簡直還嚇了一跳，她袖中雖藏着紫烟蘿，也不敢用以對付和尚了，只不過加上蕭丹，不懼和尚而已。合兩人之力，便能勝得和尚，勝來也必然不易。

天下之大，豈有永遠無敵的功夫，豈有不能尅制的武器，半年前，在青州道上，鹿杖翁的鹿角杖，就差點破了齊女的紫烟蘿，只差那麼一點點，她眞要額手稱慶了，偏在這時，來了鹿杖翁。

齊女認得和尚，和尚豈會認得出當年幪了面的紫烟蘿。她生怕蕭丹輕敵，忙道：「兵來將擋，這禿驢，交給你遣來的天兵天將降服啦，休放過這活閻羅。」

「在那裡？」

齊女說得不錯，若早知焦雄那賊便是萬惡的活閻羅，蕭丹就不只打落那賊子的門牙了。何況聽說還有三個武林高手的爪牙，已然受傷逃竄，去而復返，必已召喚了那三個高手前來，蕭丹却也不敢輕敵。

齊女向山下一指，道：「山下不是來了人，那賊子和這禿驢，人多勢衆，我護送這兩個姑娘先走一步，情俠丹丘狂何在，趁早送那活閻羅去見閻羅，咱們江邊見，不見不散。」

「說得是。」蕭丹飛掠下山。當眞，對方人多勢衆，一旦動上手，可照顧不了兩個姑娘，豈可容活閻羅上山來。

說時遲，只聽鹿杖翁呵呵大笑，說：「和尚，我那兒沒尋到，敢情你躲在這金山寺，做起方丈來，今日可饒你不得。」

敢情鹿杖翁與和尚早有過節，而且是寃家對頭。

和尚一怔，喝道：「你是何人？是人，還是鬼？」

齊女與和尚、鹿杖翁都交過手，知道和尚便有四個門徒相助，亦不會是鹿杖翁的敵手，忙對驚嚇得變了色的兩個姑娘道：「妳們騰過雲、駕過霧沒有？若想早早、快快離開這裡，閉上眼睛。」

只一揚手，夕陽暉裡，驀見紫霞一閃，兩個姑娘頓覺身子一緊，同時身子已離了地，騰了空，那還敢睜開眼來。

登時耳畔風生，飄飄蕩蕩！

＊　＊　＊

晚來風急，澎湃的江濤拍擊在岩石上，成了轟烈的怒濤，嚇得那俏丫頭花容變色，那脚雖着了地，只覺身子仍似在雲端飄蕩，飄飄、蕩蕩。那敢睜開眼來，說：「小姐，我們在那裡啊？」

「你……還不放開手。」

當眞，像是被人把她和小姐綁在一起了，就在她還能抬得起臂來的瞬間，也把小姐緊緊抱住了。

她睜開眼來了，原來已不在雲端，並沒有甚麼綁住她們。

「你是……放不放手？」

那丫頭放開手了，兀自發楞，說：「小姐，必是神仙來打救我們，那麼，傳說是眞的了，這金山眞有神仙。」

怒濤拍岸聲中，雲端有聲傳來，斷斷續續，隱約可聞，說：「你那紫烟蘿，原來還有這般妙用。」

「能束手擒人，怎不可網人救人妙用，你不過少見多怪罷了，你可小心些兒。」

隨聽嘻嘻一笑，說：「小娘子情網已張，我早已束手就擒，插翅也難飛了，還怕甚麼，噯唷，你擰痛了我。」

原來是蕭丹與齊女在崖頭打情罵俏。這一雙假鳳虛凰，早已成了一雙親蜜的情侶，只不過都當對方是小娘子。

天邊已褪了晚霞的殘紅，江邊霧靄生，擧頭望崖頭，乍看何異在雲端，何況兩個姑娘才從雲端降落。

那姑娘端的有見識，早已喜逐顏開，紫烟蘿早已轟傳江湖，將軍府的小姐，何況已會些武功，豈有沒聽說過的，傳聞中的紫烟蘿，令武林中人聞名喪膽，少不免加鹽加醋，神乎其說。

丹丘生、紫烟蘿！原來一個是情俠丹丘生，一個是江湖中人聞名喪膽的紫烟蘿，有任何一個相助，已令她喜出望外了，何況加上一個名震江湖的紫烟蘿，令她如何不笑逐顏開。

那丫頭望望崖頭，又望望小姐，一見這些日來，鎮日以淚洗臉的小姐，臉上出現了笑容，既然也是將軍府中人，伴同小姐練過功夫，何況俏丫頭也不蠢，便也有些明白了。

那小姐喜孜孜，說道：「你猜對了，眞是神仙來打救我們。」

「你是說，那兩個公子？」

「別出聲，聽……」

崖上的話聲又斷續傳來了，是蕭丹說道：「你爲甚騙我？」

「我沒騙你！」齊女說：「難道你沒聽到那奔上山來的脚步聲，還有人聲，不過，咱們都猜錯了，活閻羅以爲那姑娘自投羅網，安排和尚廟作洞房，你沒見他竟衣冠楚楚，甚至連兵刃也不帶，來入洞房，那會多帶爪牙？」

「但怎會不見人？」

「了不得。」

「你……說甚麼？」蕭丹不自覺東張西望，一扭腰兒。躲開齊女冷不防伸出來的手，而且在她手上打了一下。

齊女分明見到的，但就是躲不開。道：「無名山莊的功夫，眞了不得，活閻羅竟躲不開你那一脚，就像……」

齊女搓着手背，蕭丹眉梢兒揚了揚，抿嘴一笑，說：「瞧你還敢不敢擰我，可惜，那時我還不知這活閻羅惡迹昭彰，否則脚上只加多一點勁兒，那賊子就豈僅是一瘸一拐，肯定爬着走了。」

「但已受傷不輕了。」齊女道：「不怪先前聽得的脚步聲，那麼沉重了，必是被人背上山去了，自要繞道而行。」

「啊呀！」蕭丹道：「你也了不得，敢情紫烟蘿妙用無窮，尤其是映着落日的餘暉，更見紫霞流光，眞像騰雲駕霧一般，瞧得我眼也直啦，不知那賊鬼老兒，把那和尚怎麼啦。」

「沒甚麼。」一個由遠而近，蒼老的聲音道：「不過打他幾下子，嘻嘻。」

篤的一聲響，分明尚在遠處，但眼前光影一暗，已落下鹿杖翁來，說道：「娃兒，你一定猜得到，我打他甚麼地方，原來大和尚的屁股肥又厚。」

蕭丹不自覺手兒掩在身後，挪開了一步，這該死的賊鬼老兒，打屁股成了他的見面禮，無端端的就會打你一下子，小時候，那也罷了，而今她可已是成個大姑娘了，怎

不令蕭丹恨得牙癢癢，更可惱的是，不論人前人後，悄不見就打你一下。

說眞的，要說妙用無窮，那麼沉重的鹿頭鐵杖，在這老兒的手中，才眞是無窮妙用，只要聽得篤的一聲響，那響聲入耳，人已到了你面前。

蕭丹最怕的就是到了她背後。

紫烟蘿喜道：「我就知賊笨和尚不是你的敵手。」

鹿杖翁一揚鹿杖，映着殘陽，酒糟鼻子更紅透了，紅得發亮，咧嘴呵呵，說：「不多，觀自在菩薩，免受想行識，照見五蘊皆空，我唸一句，打他一下屁股。」

齊女哼了一聲，道：「豈不便宜了這賊禿驢。」

「是啊，」鹿杖翁說：「六根不清靜，酒色財氣，四大不空，少不免要多慈悲他幾下了，好啦！」

隨轉過身來，面向蕭丹，說道：「塵歸塵，土歸土，和尚歸廟，閻羅入地府，無名山莊，豈可一日無主……」

鹿杖翁竟也有正經的時候，蕭丹啊了一聲，像那天色一樣，容顏登時黯淡下來，道：「你……一直跟在我們後面？你……甚麼都知道了？」

鹿杖翁點了點頭，道：「蕭莊主已西去華山，了道修眞，從此盡了塵緣，我受了莊主大恩，敢不盡心盡力，聽候你這娃娃莊主差遣？無名山莊，莊隱無名，天道冥冥，入世而非出世，今而後，這降妖、降魔、懲兇頑的重責，就落在你這娃娃莊主身上了。還有，我不過得到蕭莊主略加指點而已，已受用無窮，這博大淵深的武學，豈可不光大發揚，承繼你先祖遺訓，造福武林。」

「不，我有娘！你知道……」

蕭丹有生以來，從沒見到鹿杖翁這般正經過，紅紅的酒糟鼻子，正經起來，成了一副滑稽相，提起她娘，雖難免有些兒難堪的，但見他那樣兒令她忍不住也笑了。

鹿杖翁肅容道：「蕭莊主對我恩同再造，我只知蕭莊主已把道隱無名的無名山莊，交付與你這娃娃莊主承繼了，其他的，不敢聞問。而今，蒙你替我兒成就了美滿姻緣，我已更無掛牽，故追趕前來，聽候差遣，無名山莊豈可無主……」

「不！」蕭丹退了一步，叫道：「你這該死的賊鬼老兒，一直陰魂不散，我走到那裡，你就跟到那裡……」

鹿杖翁道：「我受蕭莊主重託，敢不盡心盡力？」

「你們不過想擒我回去，把我關在莊裡。」蕭丹跺脚道：「休想……」

齊女已挨近她身側，把蕭丹的手兒捏了一下，再向岸下一指。鹿杖翁假裝不見，那蕭丹何等聰明，已知齊女的主意了，道：「好吧，你說來聽我差遣，是不是？」

蕭丹從小被這糟老兒打到大，眞不明白，在江湖闖蕩快一年了，簡直就是遊戲江湖，除了那怪異詭譎的幽冥界的活死人，可說就沒遇到過對手，甚至齊女這個江湖上聞名喪膽的紫烟蘿，亦是她佔便宜的時候多，偏就是在鹿杖翁這糟老兒手中，總是縛手縛脚，當眞惱煞人，她已是大姑娘，又是行走在江湖之上呀，竟瞧不見，就被打屁股，還有，陰魂不散，她走到那裡，這糟老兒就跟到那裡，簡直無處不在，篤的一聲響，連人影也不見晃動一下，就在她面前也罷了，眞怕老兒在她背後。

且慢，瞧仔細些，萬確千眞，這賊鬼老兒，從沒這麼正經過，可眞是……因爲她承繼了無名山莊，而今她是一莊之主了？

她爹……她一直以爲是親生的爹的蕭嘯天，對這老兒不僅有活命之恩，而且眞是恩同再造，而且把無名山莊從不外傳的武功，也傳給他了，她明白，這就是她在這糟老兒的面前，總是縛手縛脚，總是陰魂不散，休想能擺得脫他之故。

她又如何會不知道，她爹每年必西去華山論道，又每年必上一次崆峒，常不在莊，從小兒，這糟老兒伴在她身邊時候，比她爹更多，不過是陪她、逗她玩耍，她爹，尤其是不在莊中的日子，把她交付與老兒照顧了，說眞的，她眞已分不清了，究竟對這老兒，還是對比她爹更親。但有一樁，却是她知道的，糟老兒陰魂不散，雖然有時令她惱怒，但不在她跟前時，她從沒想過她爹，偏會想念這老兒。

「好，」蕭丹說，也向崖下一指：「我差遣你，護送這兩個姑娘回蘇州去。」

鹿杖翁見躲在蕭丹身後的齊女對他點了點頭，他道：「不瞞你們，當年我在江南行走，曾和這姑娘的爹，有過一面之緣，不過那時這姑娘還幼小，就是罷，交給我。」

「還有，」蕭丹說：「那活閻羅罪惡滔天，多行不義，要你也送他一程。」

鹿杖翁呵呵一笑，說：「閻羅歸地府，我就送他去見閻羅。獨個兒孤孤單單上路，怪可憐的，少不免要替他找上三個伴兒。」

那麼，先前山上的一席言語，這糟老兒全聽去了，蕭丹說：「好極了，還有……」

「娃娃莊主，還有差遣？」

「差遣你這鬼老兒去見鬼。」蕭丹跺着脚兒道：「不許你再陰魂不

散。」

齊女在她肩後一使眼色，他忙道：「無名山莊，道隱無名，只在早晚，莊主自然要歸山莊。」

呵呵笑聲由近而遠，遠處崖下，傳來篤的一聲，蕭丹拖了齊女就跑，夕陽西下，黃昏的樹上在鬧歸鴉，暮靄縹緲，金山古刹，似在雲端，傳來了晚課的鐘聲。

當眞是，兩三星火是瓜州，齊女遙指煙波已迷茫的對岸，道：「那就是瓜州了，泗水流、汴水流，就流到那瓜古渡頭。」

那天色尚未黑盡，她們已到了鎮江。

那鎮江，已是萬家燈火。

* * *

弦聲響叮咚，萬家燈火，夜市眞個燈如畫，那鎮江扼長江，西來東去，船檣如林，運河北上南下，必經之地，如何不仕宦下馬，商賈雲集，入夜燈如畫，處處綠窗燈火樓台，笙歌盈耳，燈正紅，酒正綠，豈會不管弦悠揚。

盈耳管弦聲中，只聽那歌妓唱道：

「……尋好夢，夢難成，有誰知我此時情，枕邊淚共窗前雨，隔個窗兒滴到明。」

蕭丹才皺了眉頭，那邊廂，琴聲響叮咚，又有嬌聲唱道：「獨抱影兒眠，背看燈火落，俏冤家，待他重與畫眉時，細數郎輕薄。」

蕭丹一怔，却被齊女拉住了，說：「你做甚？」

蕭丹霍地站起身來，齊女那會知道，那日她在揚州火焚衆香樓，曾命那無處投奔的翠翠姑娘，投奔金鳳鏢局，給金鳳姑娘捎去的信兒，便是這兩句詞兒，待他重與畫眉時，細數郎輕薄，歌聲入耳如何不記上心頭。

「咱們從京城南來，多少日子了？」

「易水滔滔易水寒。」齊女屈着指頭兒細數道：「之後，你把邯鄲鬧個地覆天翻之後，三碗不過崗，咱們只喝一碗，便着了道兒，醒來已在無名谷中，再後，微山湖水掀洪波，你成了……浪裡白條……」

蕭丹臉兒一紅，任她在腿上招了一把，明知躲不開，以招還招，而且還在齊女的胳膊處重重的擰了一下子，誰教她提起令人羞臊的事。

不過，想到被那倩倩扮作的漁郎戲弄，脫光了衣衫，任她自離了無名山莊，幾已忘了自己是女兒身，滄州道上遇齊女，女山湖與倩倩巧相逢，簡直當自己是男兒了，從小到大，就不知脂粉是何物，行動舉止，洒脫爽朗，也不異男兒，之所以，這一年多來，行走在江湖之上，眞是一點兒破綻也沒有，唯有微山湖那一遭，被倩倩脫光了衣衫，才知道臊，像是才明白自己是女兒身。

還有，揚州昨夜洞房停紅燭，被戲弄，被齊女以牙還牙，扮作俏郎君，說眞的，那時她還不過是恨得牙癢癢，現在，不過是舊事重提而已，倒會臊起上來。

齊女說：「可是太陽打西邊出來了，丹丘狂，竟也知道臊，你問這個做甚麼？」

蕭丹一揚眉兒，道：「待他重與畫眉時，細數郎輕薄，這就是情俠大鬧揚州後，捎去給你那金鳳總鏢頭的信兒，不用說，那捎信的人，也見過沒幪面的情俠希夷，沒人在跟前時，金鳳姑娘自是要拉着那捎信人細細盤問的。」

「情俠希夷，瀟洒又風流，眞是個俏郎君。」齊女皺了眉頭，道：「可是你胡鬧了，我不信一燈大師眞能化醜爲妍。」

「我却相信。」蕭丹道：「那是因爲你沒見過胡大哥。一旦割去了大惡瘤，就能還一個俏郎君，你說，胡大哥是否已南來了，是否……該南來了？別出聲……」

齊女覺得蕭丹在桌下捏了她一下，不由一怔，道：「做甚麼？」

「我總覺得，有人在暗中注視着咱們。」

齊女掃了一眼，偌大的酒樓，華燈明如畫，眞個燈紅酒綠，樓中盡衣冠，若不是衣冠，販夫走卒，也上不了這酒家樓頭來。

齊女笑了，道：「注視咱們的，不祇一個，誰教你扮成了俏郎君，眞是我見尤愛。」

「不，」蕭丹道：「我是說，左面獨酌那少年。」

那少年，齊女見到了，隔着一張桌兒獨酌，眞是鶴立雞羣，雖然笑着，也似玉樹臨風。

齊女抿嘴一笑，道：「這就叫做惺惺相惜，難道……也在暗中注視人家？」

「不，」蕭丹道：「不信，你不能捕捉到他的目光，但他的目光，却無時在暗中注視着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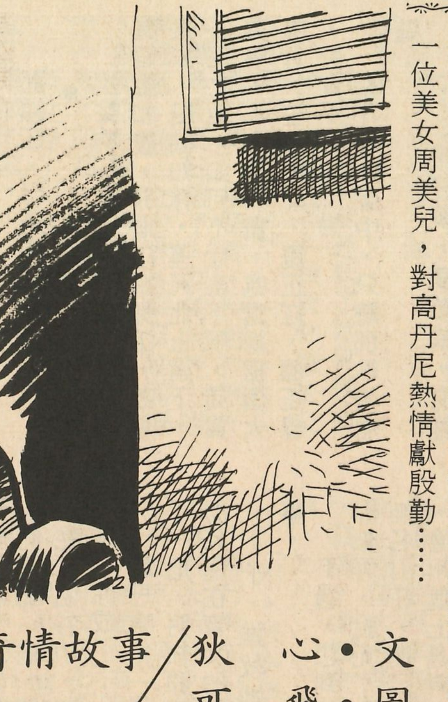
可不是麼，齊女也發覺了，那少年總是更快的轉移目光。

蕭丹低聲道：「我總覺得他不是常人，不僅神光內瑩，而且，必有一身了得的功夫，而且，是衝着咱們來的，不信，你等着瞧，且不去說他了，我問你，你的葫蘆裡到底賣的甚麼藥，爲甚麼帶我來這裡，爲何要鹿杖翁送那兩個姑娘回去蘇州？」

話聲未落，只聽樓梯響亮，上來了一夥人，竟然都是高一頭、低一膊，簇擁着一個漢子，蕭丹一怔！那漢子竟是活閻羅焦雄，竟然衣冠楚楚。

（未完・一）

上文提要：趙寶儀因那不明來歷的煙盒，遭一夥人騷擾威脅，逼她交出煙盒。高丹尼施巧計救出趙寶儀並搬離居所，暫住酒店。高丹尼見這夥人對煙盒如此重視引起懷疑，認定那絕非一個普通的煙盒，便將詳情告知友人丁禮，丁禮答應協助瞭解，獲知這夥人與「莊信貿易公司」有密切關係，決定深入調查。酒店內結識一位美女周美兒，對高丹尼熱情獻殷勤……



現代社會奇情故事／狄心・文　可飛・圖

夏日危情

不中美人計　却陷昏迷陣

「我相信你，但KGB不會相信你，所以你最好小心一些。」

「KGB想對付我？」

「他們知道那煙盒落在你手上，會不擇手段的奪回來。」

「我竟然在不知不覺間墮入這場特務鬥爭的漩渦中。」

「世事本來就是這樣難以意料。」

「素聞CIA神通廣大，搜集情報極其準確，然則你們又知不知在酒店住在我鄰房那姓趙的孩子是甚麼人？」

「她名叫趙寶儀，是香港有名機械工程師趙宗虎的女兒。」

「原來她就是被譽爲半個科學家趙宗虎的女兒！」

「不錯，趙宗虎是個天才機械工程師，在香港擁有幾家廠房，規模也不算小，但據聞趙宗虎近年的生意大不如前。」

「我不想知道趙宗虎的業績，只想知道趙寶儀爲何跟那個煙盒扯上關係？」

「你知不知道，當晚跟韋斯和賀爾爭奪那個煙盒的兩個是甚麼人？」

「不知道，難道是KGB的人？」

「你似乎一無所知。」周美兒道。

高丹尼道：「我當然一無所知，否則不用向你問長問短。」

「一切情報都在我們掌握之中，但我不會向你透露的。」

「因爲沒有得到上司的允許？」

「是。」周美兒道：「相信我上司查頓遲早會找你，進一步了解內情。」

「但我確是一無所知，找我何用？」

「他要找你就有用。」

高丹尼望着她的手袋，道：「你手袋內的暗格藏有甚麼？」

周美兒道：「最新型的掌心雷手槍，可以獨立使用，亦可以利用手袋的機括在手袋內發射，不會發出聲響，可以說殺人於無形，但要在必要時才會用。」

周美兒邊說邊展示她的武器，只見她在手袋內打開暗格，暗格嵌有一柄小巧的銀色手槍，外型與一般掌心雷沒有分別，這手槍就好似手袋的一部份，根本很難察覺。

周美兒示範如何使用，一按手袋那個似是裝飾用的金屬鈕，手袋近底部的邊緣登時開了一個孔，只要小孔對準目標，再按另一顆金屬鈕，子彈便從那小孔發射出來，而且射程也甚遠，在她示範之下，一塊六吋厚的岩石也給貫穿了。

然後她又把槍拿了出來，可以在手上發射，跟普通手槍沒有分別。

高丹尼見了，微笑道：「果然厲害。」

周美兒把槍放回原位，道：「既然我把身份對你說了，就是說我們對你並無惡意，我們保持聯絡吧。」

高丹尼道：「爲甚麼還要保持聯絡？」

「以後你就會明白我們爲甚麼要保持聯絡的了。」

高丹尼笑道：「那麼以後再說吧。」說着站起身來，然後離開海邊。

周美兒跟着他同行，已沒有以前那份熱情，或許她覺得已沒有這個必要了。

*　*　*

趙寶儀獨個兒在房中，一手捧着高丹尼的小說，一手在忙於抓零食放進口中，也不知是小說情節吸引她，還是吃零食吃得津津有味，總之就是自得其樂。

這時門聲響起了，她心中一跳，第一個念頭是會不會是小高？

她心情忽然有點緊張，走到門前，從防盜眼望去，門外果然是那個又愛又恨的小高。

她下意識的撥了撥頭髮，又整理一下衣服，然後把門開了，但却又扳起了面孔，道：「找我甚麼事？」

高丹尼笑道：「吃了晚飯沒有？」

趙寶儀正想開口，但却見他從身後拿出一疊一呎見方的白紙，上面頭一張寫着「房內可能裝了偷聽器，繼續說話。」的字樣。

她見了，微一愕然。

高丹尼又出示另一張紙，上寫着「不是開玩笑」，又示意她繼續說話。

趙寶儀只好道：「吃了飯沒有不關你的事。」

高丹尼又道：「我可以進來嗎？」說時出示另一張紙，寫着「用說話趕我走。」

趙寶儀照做，道：「不可以，快給我滾。」

高丹尼豎起拇指，用表情讚她做得好，然後出示另一張紙，上寫「大力關上門。」口中說道：「爲甚麼趕我走？」說時走進房內。

趙寶儀叫道：「我不喜歡見到你，快給我滾。」說時大力把門關上。

高丹尼已走進房內。

趙寶儀心中有點興奮，但滿臉疑惑之色，正想開口說話，高丹尼連忙示意她不要開口。

趙寶儀在枱上拿起紙筆，寫道：「眞有偷聽器？」

高丹尼點頭，也拿起紙筆，寫道：「合力找尋。」

趙寶儀又在紙上寫「誰人裝偷聽器」。

高丹尼在紙上寫「CIA」。

趙寶儀驚愕。

高丹尼開始找偷聽器。

找了一番，果然在房中的雲石几子底下找到了一具微型偷聽器。

高丹尼並不移動該偷聽器，詐作不知道。

然後他示意趙寶儀跟他走出房外。

趙寶儀果然聽他指示。

高丹尼小心翼翼的把門開了，然後二人站在走廊中。

趙寶儀一副驚疑神色，道：「你怎知道房中有偷聽器？」

高丹尼道：「別問這許多，你跟我出去，我有話跟你說。」

趙寶儀道：「那麼我們到咖啡廳去吧！」

「不，酒店內有CIA的線眼，我們去海濱公園比較安全，我們不要一起離開酒店，我先走，五分鐘後你到鄰街的便利店門口找我吧！」

趙寶儀點頭道：「好吧。」

*　*　*

高丹尼與趙寶儀在便利店門口會合後，小心觀察四週行人，爲了避免被人跟踪，便在街上胡亂繞圈子，最後登上一輛計程車，向司機說明了路線，行了約十分鐘左右，發覺沒有可疑車輛跟着，這才叫司機開到尖沙咀海濱公園。

他們選在一個行人稀少的角落停了下來。

海濱公園遙對着中環，只見中環區燈光璀燦，一片繁榮景象。

高丹尼與趙寶儀不是來欣賞夜景的。

趙寶儀已不能再等，急問道：「你怎知道我房間被人裝置了偷聽器？」

高丹尼很嚴肅道：「因爲我也被人安裝了偷聽器，所以猜想你也會有同一遭遇。」

「偷聽器眞是CIA裝上去的？」

「我們只在房中發現一具偷聽器，說不定還有其他的偷聽器裝在我們發現不到的地方。」

「爲甚麼裝這麼多偷聽器？」

「因爲有兩幫人，一幫是CIA，另一幫是KGB。」

「他們爲甚麼要這樣做？」

「其實你比我清楚。」

「你這是甚麼意思？」

「別把事情隱瞞下去了，你名叫趙寶儀，父親是趙宗虎，是嗎？」

「你消息倒靈通，但這又代表甚麼？」

「在石屋的時候，鄧樂天帶人綁架你，其中兩個人就是跟韋斯與賀爾爭奪煙盒的人，到這個時候，你不該再隱瞞下去，到底鄧樂天是甚麼人？爲甚麼要綁架你？事後鄧

樂天爲甚麼到酒店去找你？你們談了甚麼？」

「你似乎知道很多。」

「我根本一無所知，但一切都被KGB和CIA特務掌握了，KGB一直想對我們不利，幸好CIA的人暗中保護我們，我懷疑CIA保護我們，其實另有陰謀。」

「既然你知道得這麼清楚，爲甚麼還要問我？」

「我知的只是表面，我懷疑這件事跟你父親有很大關係，你爲了維護父親，所以向我隱瞞事實，又不許我報警，是嗎？」

趙寶儀呆望着他，半晌才道：「你爲甚麼懷疑我父親？」

高丹尼道：「周美兒在我面前提過你父親的名字。」

提起周美兒的名字，趙寶儀又湧起了一陣醋意，不悅的道：「她認識我父親？」

「周美兒其實是替CIA工作的。」

趙寶儀恍然道：「怪不得你知道這麼多了？」

「別岔開話題，把實情告訴我吧！」

趙寶儀猶疑了一會，嘆了口氣，說道：「好吧，這件事要由蘇聯一個離心科學家基帝夫博士說起。」

高丹尼聽丁禮講過基帝夫博士的事，奇道：「這件事跟基帝夫博士有關？」

趙寶儀點頭道：「不錯，基帝夫博士是個瘋狂的科學家，三年前投奔了自由，在美國尋求政治庇護，但一年前他秘密來了香港。」

高丹尼想起丁禮的話，當時丁禮懷疑基帝夫博士秘密來了香港，果然不錯，不禁奇道：「基帝夫博士來香港幹甚麼？」

趙寶儀道：「進行他的瘋狂計劃。」

「甚麼計劃？」

「研究他的新武器，他的新武器只要研究成功，以基帝夫博士的自高自大，以及瘋狂行逕，相信會危及整個世界。」

「他選擇了香港作爲作研究新武器的地方？」

「對。」

「他研究的是甚麼武器？」

「我也不太清楚，只知道他的武器非常厲害，若果研究成功，現今世上最厲害的武器就變成了小玩意兒。」

「這麼霸道？」

「不錯。」

「但這件事跟你父親扯上甚麼關係？」

「我爸爸近年的生意大走下坡，而且面臨倒閉的危機，爲了挽救他龐大的生意，他與基帝夫博士合作研究，並向基帝夫博士提供廠房、機械等一切資源，他們已在一個秘密的地方建立了一個秘密基地進行研究。」

高丹尼道：「繼續說下去。」

趙寶儀續道：「我知道我爸爸跟基帝夫博士合作之後，我大力阻止，但阻止無效，便只好暗中破壞他們的計劃，我爸爸知道了之後，極爲憤怒，把我囚禁起來，但最後我逃了出來。」

高丹尼道：「爲了逃避你爸爸，所以你一人離開家庭，並入住郊區？」

「不錯，想不到就住在你樓上。」

「你一個人憑甚麼破壞你爸爸和基帝夫博士的計劃？」

「不是一個人，是一班人，鄧樂天是其中一個人。」

「鄧樂天？但他後來要綁架你？」

「我爸爸一直想把我捉回去，鄧樂天是我爸爸的得力助手，他爲了不想惹起我爸爸的懷疑，所以帶人綁我回去，搏取我爸爸對他的信任，其實那次他綁架我只是做戲給我爸爸看，他已預備了人手在中途救我，只是想不到先被你救了。」

「除了鄧樂天，當時綁架你的其中四個人是甚麼人？」

「都是我爸爸的心腹，只有鄧樂天一人暗中背叛他。」

「即是說，跟韋斯與賀爾爭奪煙盒的兩個人是你爸爸的手下心腹？」

「不錯。」

「那是個甚麼煙盒？竟掀起了連場風波？」

「你見過那煙盒沒有？」

「見過了，沒有甚麼特別。」

「煙盒內不是有些別緻的圖案嗎？」

「的確是。」

趙寶儀道：「若不是鄧樂天跟我說，我也不知道，原來那些圖案就是基帝夫博士新發明的藍圖和方程式，整份藍圖共分八份，只要八個煙盒合併在一起，就是一份完整的藍圖。」

「基帝夫博士把藍圖印在煙盒內？」

「不錯，一共印了八份，你無意中得到那一個只是整份藍圖的八分之一。」

高丹尼頓時恍然，道：「我明白了，KGB和CIA爲了想得到基帝夫博士的藍圖，所以暗中爭奪。」

趙寶儀道：「就是這個道理。」

「基帝夫博士爲甚麼把藍圖印在煙盒上？又爲甚麼把藍圖洩漏了出來？」

「不知道，我只知道基帝夫博士把藍圖印在煙盒之後，叫我爸爸

派人把煙盒帶到另一個國家，我爸爸的手下拿了煙盒之後，準備第二天就上飛機，當那兩人離開我家之後不久，他們就碰上你說的兩個洋人，後來兩個洋人搶他們的煙盒而發生打鬥，剛巧又被你見到，你就和他們大打出手，無意之中那煙盒就掉進你的汽車內，帶了回家仍懵然不知。」

高丹尼道：「後來我知道那兩個洋人一個叫韋斯，另一個叫賀爾，他們都是CIA特務，但我不明白，既然煙盒內只是藍圖的八份一，CIA和KGB得到有甚麼用？不惜你爭我奪？」

「這一點我也不清楚，相信你的周美兒比我更清楚，你問她吧。」

高丹尼笑道：「周美兒就是周美兒，不是我的周美兒。」

趙寶儀道：「你和她日夕相對，你不是已愛上了她嗎？」她在試探。

高丹尼道：「到現在你該明白了，她其實是在利用我，況且我又怎會愛上一個女特務？」

「女特務難道不可以有感情？」

「她有沒有感情是一回事，但我只喜歡一個人，可是這個人並不喜歡我。」

趙寶儀心中一跳，脫口道：「甚麼人？」

高丹尼神秘一笑，道：「既然這個人不喜歡我，說來有甚麼用？」

趙寶儀臉上一熱，心中又跳了一下，隱約猜到他口中的人就是自己，但又不敢肯定，心中甚至害怕若果他說了出來之後，却不是自己的名字，委實有點難受，但心裡又盼望他把喜歡那個人的名字說出來，眞有點矛盾。

高丹尼見她的目光避開自己，又默然不語，改變話題道：「既然你房間被人裝置了偷聽器，以後在房中跟人說話千萬別提今次事件。」

「何必這樣痲煩？搬離那間酒店不就可以解決了？」

「沒有用的，相信你也知道KGB和CIA都神通廣大，他們要知道我們的下落易如反掌，現在我們住在皇室酒店，CIA會暗中保護我們，暫時會很安全。」

「但我想擺脫他們。」

「要擺脫他們，就只有報警，以生命受到威脅爲理由，讓警方去查，但你不主張報警，原因是你爸爸在幹着一些非法的事，是嗎？」

趙寶儀無奈地一點頭，嘆口氣道：「我爸爸在社會上也有點名氣，這點你是知道的，他還打算從政，競選議員，若果我報警，被警方查出他跟基帝夫博士在進行一項陰謀，勢必身敗名裂，從此也難以翻身了。」

「既然後果這麼嚴重，他爲甚麼要跟那個瘋狂科學家合作下去？」

「我不是說過嗎？他爲了要挽救他屬下的龐大生意。」

「這豈非利慾薰心？」

趙寶儀又嘆了口氣，道：「這也難怪他的，這些年來，他養活了不少人，他不想一旦生意失敗之後，製造了一大批失業者，尤其是不忍心看見那班年老的老臣子。」

高丹尼有點疑惑，道：「看來事情不會這麼簡單吧？」

他說完，向四週望去，忽見附近出現一些行色不尋常的人在四處張望，這些人集散於四週，有些一人，或兩人，有些在作欣賞夜景狀，有些則一雙男女作情侶狀。

高丹尼見了，知道被人跟踪，對趙寶儀道：「有人留意我們。」

趙寶儀道：「放心，這些都是我的人。」

「他們怎知我們在這裡？」

「我通知他們前來保護我們的。」

「有這個必要嗎？」

「你把KGB和CIA形容得太可怕了，所以我不能不防備一下。」

「你在酒店打電話給他們？」

「房間既然有偷聽器，酒店又有CIA線眼，我怎會這麼蠢？和你會合之前，我用手提電話聯絡他們的。」

高丹尼正想說話，忽有一雙男女走了過來，他連忙提高警覺，趙寶儀也提高了防備。

這雙男女態度異常親熱，扭扭抱抱的，簡直旁若無人，而這時，一個少女提着花籃，拿着鮮花向那男的兜售，央求那男的購花贈與身旁女伴。

那男的不願購買，但賣花少女却死纏爛打，一味在慫恿男的買花，最後，那男的經不起賣花少女的苦纏，還是買了一朶花贈與身旁女伴，豈料那男的買了一朶花之後，另一賣花少女又連忙上前，用同樣的手法央求那男的買花，男的被纏得有點不耐煩。

高丹尼見了，頓時覺得自己疑心太重，同時發出會心微笑。

趙寶儀道：「你送過花給女孩子沒有？」

高丹尼搖頭。

趙寶儀笑道：「你這人太不浪漫。」

高丹尼也笑道：「不是我不浪漫，只是還沒有碰上一個值得我送花的女孩子。」

「甚麼樣的女孩子才值得你送花？」

「我認爲值得的。」

「現在碰上了沒有？」

高丹尼尚未回答，先前那賣花少女已向他趨前，一臉笑容的道：「先生，你女朋友漂亮極了，買朵花送給她吧。」

高丹尼望望趙寶儀，趙寶儀的心忽地一跳，然後一副等他買花相贈的樣子。

高丹尼問那賣花少女道：「多少錢一朵？」

少女道：「二十元，若果你買可以便宜一點，買一送一。」

高丹尼道：「爲甚麼？」

賣花少女好似答不上來。

趙寶儀在盼望高丹尼買花。

高丹尼向那賣花少女道：「整籃賣給我吧。」說着一手從賣花少女手上搶過花籃。

趙寶儀與奮莫明。

賣花少女以怪異表情望着他。

另一賣花少女向先前那雙情侶做成生意之後，也向高丹尼走了過來。

高丹尼見了她，又一手把她的花籃搶在手中，並道：「你的也全都賣給我吧！」

趙寶儀心中更興奮。

兩個賣花少女同樣以驚愕神色望着高丹尼，忽然異口同聲地道：「把花籃還給我。」

高丹尼道：「怎麼了，有生意也不做？」說完，把手伸進花籃內，原來兩個花籃內竟各藏有一支手槍。

高丹尼把槍拿在手，沉着臉對兩賣花女道：「是誰叫你們來的？」

趙寶儀微吃一驚，雙眼瞪得大大的，也不由讚他機智過人。

兩賣花女被他以槍制住，一時顯得有點手足無措。

高丹尼道：「我知你們是受人指使的，到底有何目的？」

兩女稍一定神，其中一人道：「我們只是受人錢財，奉命把你押回去。」

高丹尼冷聲道：「告訴我，你們受誰指使？說出來我不會難爲你們。」

兩女正在猶疑不決之際，高丹尼的耳畔忽然有人說道：「別動，否則殺了你們。」

正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原來高丹尼被先前那一雙情侶從後以槍指住背部。

高丹尼與趙寶儀登時不敢動彈，高丹尼道：「你們到底是誰？」

身後那男的說道：「別多問，跟我們走。」然後對那賣花女道：「替他繳械。」

兩女應聲「是」，便上前把高丹尼手中的雙槍沒收了，並把槍放回花籃內，提起花籃，便若無其事的分頭離開，爲免惹起懷疑，還沿路向人兜售鮮花。

高丹尼這時當然明白，那兩個賣花女郎與這雙「情侶」是同黨了。

當下，高丹尼與趙寶儀被這雙「情侶」從身後以槍威脅着向黑暗處而行。

這雙男女的行動，早已被趙寶儀事先安排的人見到，當他們押着兩人離開之際，隨即有六個人快步悄沒聲地從後趨前，然後在這對男女毫不防備之下，從後突襲，並迅速搶去他手中手槍。

高丹尼見又生突變，朝這班人望去，正想問他們是何人，其中一人又比他先開口，對趙寶儀道：「趙小姐，放心，現在沒事了。」

趙寶儀道：「你們做得好。」

另一人道：「趙小姐，如何處置他們？」

趙寶儀道：「打暈他們，帶回去盤問。」

她說的話，在這班人面前好似充滿了權威，也好似是命令，命令一出，隨即有人把這雙「情侶」擊暈。

趙寶儀見兩男女暈了，對其中一人道：「程韋，把他們帶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去，事後再跟我聯絡，我們先行離開。」

那叫程韋的應道：「知道了。」

趙寶儀與高丹尼正想離開，但另一邊忽然傳來一陣槍聲，槍聲傳來的同時，其中一名手下慘叫一聲，隨即倒了下去。

程韋忙道：「有埋伏，快伏下。」

高丹尼連忙拉着趙寶儀伏在地下。

程韋等人也伏了下來，並取槍準備還擊。

對方又一串槍聲射了過來，程韋等人認定方位，也開槍還擊。

一時間，在昏暗中，只聞槍聲連珠响起，遊人爭相走避，尖叫聲此起彼落，四處一片混亂。

這兩方人馬在公衆場所展開槍戰，驚動了在附近巡邏的探員，三名探員見狀，也擎槍在手，並高聲叫道：「警察，全給我停火。」

在這生死關頭，雙方只顧向對方開槍，把警察的話拋諸腦後。

三名探員見雙方槍火密集，唯恐殃及池魚，也只好覓地藏身。

雙方再一番駁火之後，同樣恐怕惹來更多警察，都且戰且退。

程韋上過另一彈夾，保護着高丹尼與趙寶儀快步離開，其餘人則掩護他們逃走。

程韋帶着高丹尼與趙寶儀迅速走到馬路旁，一輛車隨即駛到他們身邊停下，車上司機把頭伸出，叫道：「快上車。」

車門打開，三人馬上鑽進車內，司機隨即全速駛去。

三人坐在車內，稍一定神，程

韋吁了口氣，道：「幸好早有準備。」

高丹尼道：「對方是甚麼人？」

程韋道：「不知道。」

就在此時，坐在車後座位的三人忽覺頭暈目眩，三人心知不妙，不其然向司機望去，只見司機不知在甚麼時候帶上了防毒面具。

三人知道中計，但知道已遲了，不覺間，三人已陷入昏迷狀態，人事不省。

＊　＊　＊

高丹尼與趙寶儀在朦朧中醒過來，向四週望去，只見處身於一間很小的房間之中，房內開着空氣調節，兩扇門窗都被封着。

房內除了一張沙發椅之外，就只有一架電視機。

兩人被放在地上，醒過來後，站起身，同樣一臉迷惘之色，高丹尼道：「這是甚麼地方？」

趙寶儀搖頭，接着有點洩氣的坐在沙發椅上。

高丹尼坐在她身旁，道：「對方把我們捉來這裡有甚麼目的？」

趙寶儀道：「那些人怎會知道我們在海濱公園出現？難道我們被人跟踪？」

高丹尼道：「不是。」

「那是甚麼原因？」

「一定是你用手提電話跟你的人聯絡時被人竊聽了。」

趙寶儀登時恍然，道：「那麼他們不是CIA就是KGB了？」

高丹尼道：「一定是KGB居多。」

此時，房內忽然傳來一把聲音：「別亂猜了，我們不是KGB，也不是CIA。」

兩人正感愕然，高丹尼向牆角一望，只見牆角兩邊都有一個揚聲器，對準沙發椅的牆上還有一個閉路電視攝影機。

高丹尼面對攝影機，怒道：「你是誰？」

那聲音道：「想知道我是誰，把電視機開了就知道。」

高丹尼上前把電視機開了，只見螢幕上出現一個白髮蒼蒼，約莫七十歲的老人，老人的背景是一幅巨型照片，照片明顯是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在日本廣島投擲原子彈爆發時的情形。

高丹尼見了那老人，又見他身後有他一幅巨照，頓感奇怪，扭頭問趙寶儀道：「他是誰？」

趙寶儀尚未回答，螢光幕的老人道：「別問她，她也不知我是誰。」

高丹尼望着電視機，道：「你到底是誰？」

老人道：「我名叫中村太郎。」

高丹尼聽了他的名字，道：「你是日本人？」

那叫中村太郎的老人道：「不錯，我是日本人。」

高丹尼道：「你的中國話說得不錯。」

中村太郎道：「當然，當年我在中國打了八年仗，其後又在香港住了五年。」

高丹尼道：「你捉我們來這裡到底所爲何事？」

中村太郎道：「第一，我不想你落入蘇聯人或者美國人手上，因爲你知道太多了，第二，趙小姐破壞了我的計劃，所以我只好這樣對待你們。」

趙寶儀奇道：「我破壞你的計劃？」

中村太郎道：「你一直暗中破壞你爸爸和基帝夫博士的合作研究，就是破壞我的計劃。」

趙寶儀道：「我不明白你說甚麼。」

中村太郎道：「我就是你爸爸和基帝夫博士合作研究的經濟支柱，沒有我的財力，基帝夫博士根本不可能進行研究。」

高丹尼道：「原來你就是這項瘋狂研究的幕後主腦人？」

中村太郎道：「可以這樣說。」

高丹尼道：「你付出這麼多錢來讓基帝夫博士和趙宗虎研究新武器，有甚麼目的？」

中村太郎的表情忽然變得惡毒起來，說道：「爲了報仇。」

高丹尼與趙寶儀同聲詫異地道：「報仇？」

中村太郎道：「正是。」

高丹尼道：「報甚麼仇？」

中村太郎道：「你看見我身後那幅照片沒有？」

高丹尼道：「看見了。」

「這是一張甚麼照片？」

「原子彈爆炸的情形。」

「這顆原子彈在甚麼地方爆炸？」

「日本廣島。」

中村太郎恨恨的道：「不錯，這裡就是我的家鄉，原子彈爆炸時我正在中國打仗，當時我是一個將領，美國人殺害我數十萬無辜同胞，强迫我軍投降之後，我跟大軍回國，那時我才知道我一家都被原子彈毀了，美國人殺我同胞，殺我全家，從此我痛恨美國人，我發誓，我要把整個美國毀滅，爲同胞，爲家人報仇。」

高丹尼道：「所以你不惜出巨款跟基帝夫博士研究新武器，目的就要毀滅美國？」

中村太郎道：「不錯。」

高丹尼怒道：「但當年日軍又殺害了我國多少同胞？若不是美國人向你們國家投下原子彈，你知不知道還有多少無辜者被殺？你到今天還嚷着報仇，太冥頑不靈了。」

中村太郎一拍桌面，怒道：「中國人，你沒有資格教訓我。」說完，在桌面上一按鈕，電視畫面隨即消失。

高丹尼無奈地嘆了口氣，道：「又多一個狂人！」

趙寶儀道：「我早就懷疑，我爸爸既然面臨生意倒閉，那來財力與基帝夫博士合作研究，原來還有一個日本狂人在幕後支持他們。」

高丹尼道：「若果基帝夫博士的研究成功了，整個地球豈非不妙？」

趙寶儀道：「我們應該阻止他們的瘋狂計劃。」

高丹尼道：「但首先我們要設法離開這裡。」

趙寶儀道：「怎樣離開？」

高丹尼正想開口，這時房門被打開了，兩人向門外一望，只見有四個人走了進來，四人中，其中兩人握着手槍。

兩人瞪住對方，趙寶儀道：「你們想做甚麼？」

其中一個握槍的人道：「兩位放心，我們只是把你們帶到一間比較舒適的房間罷了，中村太郎先生對你們其實很客氣的。」

高丹尼道：「這裡是甚麼地方？」

那人不答他，向另兩人打了個眼色，那兩個人便各自拿出一個黑色布袋，然後向高丹尼與趙寶儀面前走去。

高丹尼知道他要用黑布袋蒙着自己的頭，在兩支槍的威脅下，也不敢有絲毫反抗，任人為所欲為了。

兩人被黑布袋套着頭部，然後被押離房間。

高丹尼當然明白，他們這樣做，是不想自己看見週圍景物。

高、趙兩人被押着，只感到曲曲折折的走了一段路，約莫五分鐘才停下來，然後頭上的布袋被拿開了。

兩人一看，原來被帶到另個一房間，這房間與先前的房間相比簡直有天淵之別，只見這房間面積寬敞，房內陳設華麗，還有兩張大床，獨立浴室等設備，比一般酒店的套房還要齊全，但房內的門窗都是被厚厚的木板封住了，室內的光線就只有依靠燈光。

房內有架大型電視機，但沒有電話。

兩人見了這漂亮的房間，相視的望一眼，高丹尼對持槍的人道：「你們打算把我們囚禁在這裡？」

那人點點頭道：「希望這間房令你們滿意。」

高丹尼道：「你們為甚麼把我們囚禁起來？打算囚禁到甚麼時候？」

那人道：「無可奉告。」

趙寶儀氣道：「這是不是中村太郎的主意？」

那人道：「不錯。」

趙寶儀怒道：「馬上叫中村太郎來見我們。」

那人搖頭道：「中村太郎先生是不會親自見你們的，他若果有話跟你們說的話，他就會在電視上出現。」說完，與其餘三人一起步出房外，臨關上門之前，那人回頭道：「放心，沒有人偷聽你們說話的。」說完便關門出去。

高丹尼走到門前，嘗試開門，但發覺門被牢牢的鎖着，而且這道門比一般房門來得還要堅固。

他回轉身來，望着趙寶儀，苦笑道：「看來我們要在這裡過一段日子了。」

趙寶儀道：「那日本人這樣做是甚麼意思？」

高丹尼苦笑道：「意思就是把我們關起來。」

趙寶儀道：「那個中村太郎說，你知道得太多，我又破壞他的計劃，既然這樣，該把我們殺了，又何必對我們這麼優待。」

「我看其中有原因。」

「甚麼原因？」

「若果殺了我們，中村太郎恐怕激怒你爸爸，一怒之下，放棄跟基帝夫博士合作，中村太郎的瘋狂計劃亦破滅了。」

「你意思是說，他們會一直把我們囚禁下去，直到基帝夫博士的研究成功為止？」

「對。」

「現在我們失手被擒，很明顯，我爸爸一定知道鄧樂天已背叛了他，那一班人必定被監視，所以已沒有人破壞他們的計劃了。」

「不錯，既然你以手提電話跟鄧樂天聯絡，說話內容又被截聽了，你爸爸一定已知道鄧樂天背叛了他，但是我們的確知道得太多，所以中村太郎有必要把我們囚禁起來，即是說，中村太郎並沒有殺我們的心。」

「這樣我們豈非讓這些人詭計得逞？」

「除非我們有辦法離開這裡，但這裡是甚麼地方，現在是白天或夜晚，是甚麼時間，我們都不知道，更何況，中村太郎一定派人嚴密監視我們，所以我們根本沒有逃走的機會。」

趙寶儀臉色微變，道：「那如何是好？」

高丹尼洩氣的躺在床上，問非所答的道：「想不到我們竟會同住一間房，但你放心，我小高還是個正人君子。」

趙寶儀道：「現在不是說這些話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怎樣？」

趙寶儀一想，也覺得一籌莫展，也洩氣的坐在床上。過了一會，說道：「若果有辦法出去的話，你用甚麼辦法阻止他們？報警？」

「報警有甚麼用？無証無據之下，警方根本不會相信我們說的話。」

「那你有甚麼辦法？」

「跟CIA的人聯絡。」

「為甚麼跟他們聯絡？」

「只有CIA才會相信我們。」

趙寶儀道：「也只有CIA才能救我們？」

高丹尼道：「我們是生是死，CIA根本不會放在心上。」

「你為甚麼如此肯定？」

「CIA和KGB一樣，最大目的是要得到基帝夫博士新武器的方程式，但我的最大目的是要毀滅基帝夫博士新武器的方程式，以免影響世界和平，為禍人間。」

「他們為甚麼如此緊張基帝夫博士的新發明？」

「難道你不明白？數十年來，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一直都在作武器競賽，現在基帝夫博士的新武器如此厲害，KGB和CIA不爭個你死我活才怪，只要誰得到這新武器，運用在軍事上，幾乎誰就可以主宰整個世界，現在世界已一片混亂，有了這東西之後，後果更不堪設想了。」

趙寶儀接口道：「就是KGB和CIA得不到手，基帝夫博士擁有也好，中村太郎擁有也好，以他們不顧後果的瘋狂行逕，同樣不堪設想。」

高丹尼道：「所以我們非要破壞他們不可。」

趙寶儀道：「但我們毫無辦法。」

「所以暫時甚麼也不去想他，先睡一覺再說。」說完，用被蓋着全身，然後在被窩內脫下所有衣服，便蒙頭睡覺了。

趙寶儀拿他沒辦法，也躺了下來，然後在手袋內拿出一本書閱讀，目的大概是為了解悶吧，她拿着的一本書，又是高丹尼的其中一本著作。

高丹尼扭轉頭來，見她捧書在閱讀，問道：「又是高丹尼的作品？」

趙寶儀點頭。

「為甚麼老是看這傢伙的作品？你不覺得厭嗎？」

「看偶像的作品怎會厭？」

高丹尼心裡覺得好笑，道：「你真的拿高丹尼作偶像？」

趙寶儀道：「這有甚麼不妥？」

「你見過你的偶像沒有？」

趙寶儀搖頭道：「沒有。」

高丹尼道：「你想不想見他？」

「你有辦法？」

「也許。」

「到你有辦法時才告訴我吧。」

「你心目中的高丹尼是怎樣的？」

「沒有想過。」

「為甚麼不幻想一下？」

「保持神秘感不好嗎？」

高丹尼笑道：「我見過高丹尼本人。」

趙寶儀精神一振，急道：「真的？」

「當然真的。」

「他是甚麼樣子？多大年紀？有多高？」

「我說出來，恐怕會令你失望。」

「那你別說吧！保持神秘感。」

＊　＊　＊

「莊信貿易公司」其實是CIA今次行動的總部，查頓是今次事件的頭頭，他們只是借助這家美資公司為掩護，說不定「莊信貿易公司」的後台老板就是CIA，他們開設這家公司，賺錢與否只在其次，目的是暗中進行間諜活動。

高丹尼與趙寶儀被綁架，查頓大為震驚，最可怕的是綁架他們的人是誰，CIA竟然一無所知，對搜集情報準確聞名的CIA而言，今次事件，他們可說有點面目無光了。

查頓召見了今次行動的兩個主要人物韋斯與賀爾，勃然大怒道：「你們查到了沒有？」

賀爾垂下頭，韋斯在搖頭。

查頓無奈，收起脾氣，道：「除了KGB之外，還有甚麼人想見高丹尼和趙寶儀？」

賀爾搖頭，道：「綁架他們的人肯定不是KGB的人。」

查頓又怒道：「當晚你們既然截聽了趙寶儀的電話，也早已派人在海濱公園等他們，竟然讓他們被人綁走了？」

韋斯道：「對方早有預謀要綁架他們，所以預備的人手比我們多，當晚他們的火力比我們强大，一時大意之下，就讓他們被綁走了。」

查頓道：「除了KGB知道基帝夫博士新發明之外，還有甚麼組織知道？」

韋斯道：「不知道。」

查頓道：「你們肯定綁架他們的不是KGB的人？」

賀爾道：「當晚KGB的人也好似我們一樣，同樣截聽了趙寶儀的電話，派人到公園去跟踪他們，其實KGB也想綁架他們的，但被人捷足先登，槍戰當晚，KGB的人也很緊張，好似對高丹尼和趙寶儀志在必得一樣，但綁架的人太多，火力實在太猛，KGB才徒勞無功。」

查頓正想說話，此時有人拍响

了門，查頓一整面容，道：「進來。」

門打開，進來的是周美兒和兩個少女，這兩少女，原來就是槍戰當晚在海濱公園出現的賣花女郎。

周美兒順手把門關上，道：「查頓先生，我已找到了當晚那兩個女孩子。」

查頓一點頭，以純正的中國話對兩少女道：「兩位請坐。」

兩賣花女郎，見了查頓，有點戰戰兢兢，甚至不敢坐下，兩人同聲道：「我們眞是甚麼也不知道的。」

查頓臉上堆滿笑容，道：「不要怕，你們把知道的對我說好了，請坐吧！」

兩女子仍有點怕的坐在沙發椅上。

查頓道：「你們叫甚麼名字？」

一人道：「我名叫珍妮花。」

另一人道：「安妮。」

查頓一望賀爾與韋斯，道：「你們出去吧，繼續查下去。」

兩人同聲道：「是的，先生。」便開門走了出去。

那叫珍妮花和安妮的兩個少女見房內人少了，好似稍爲安定下來。

查頓道：「當晚你們假扮賣花女郎，目的是用槍挾持一對情侶？」

二女同時點頭。

查頓道：「你們挾持他們有甚麼目的？」

珍妮花道：「我們只是受人指使。」

查頓道：「甚麼人指使你們？」

珍妮花道：「不知道，我們都不認識他。」

查頓道：「那人如何聯絡你們？」

安妮道：「事發前兩晚，我們在的士高玩，忽然有一個男人跟我們說話，他給錢我們，要我們這樣做的。」

查頓道：「爲了錢，你們就照做？」

珍妮花道：「我們覺得這錢很容易賺，所以就答應了。」

「對方叫你們把那一男一女綁走，目的地是那裡？」

「馬路旁，到時會有人架車把那一男一女接走，那時我們的任務也就完成了。」

「你們是否記得聯絡那人的樣貌？」

珍妮花想了想，道：「不記得了，但那人好像是日本人。」

查頓一振，道：「日本人？」

安妮道：「他的確有點似日本人，講中國話也不太流利的，有時說話要夾雜着英語才能表達意思。」

「事後那人有沒有再聯絡你們？」

兩女搖頭道：「沒有了。」

「他事前已把錢付足給你們？」

兩女齊聲道：「只付了一部份。」

查頓又道：「他不怕你們收了錢之後一走了之？」

珍妮花道：「行事之前不久他們才付足錢給我們，我們知道對方有人暗中監視我們，所以我們不敢走，而且我們當時根本不害怕，還覺得很好玩。」

「事後怕不怕？」

「怕。」

「爲甚麼怕？」

「因爲我們想不到會引起一場槍戰。」

查頓道：「對方叫你們下手之前，你們知不知道何時下手，在甚麼地方下手？」

兩女齊聲道：「不知道。」

查頓道：「那是說，對方一直跟你們保持聯絡？」

珍妮花道：「是。」

「對方如何與你聯絡？」

「雙方利用傳呼機，對方要求我們隨傳隨到。」

問到這裡，查頓停止發問，並在懷中取出兩張千元紙幣交與兩女，道：「這是你們的報酬，多謝你們的合作。」

兩女現出一副貪婪的樣子，連忙把錢收了，珍妮花笑道：「日後有甚麼要我們幫忙的，隨時找我們吧！」

查頓道：「好，把你們的傳呼機號碼寫下來吧！」說着向她們遞過紙筆。

珍妮花把傳呼機號碼寫下交給查頓。

查頓看了看，鄭重的道：「今天的事，千萬別對任何人說，否則你們日後沒有機會賺我的錢。」

兩女喜道：「一定一定。」

查頓滿面笑容的道：「你們可以走了。」

兩女站起身來，周美兒替她們把門打開，然後連「再見」也省得說，便走了出去。

周美兒把門關上。

查頓望着周美兒，鄭重的道：「記住，千萬別讓那個叫丁禮的記者把今次事件報導出來，我不想任何人知道我們今次的行動。」

周美兒道：「放心，我知道該怎樣做的。」

查頓很滿意的點了點頭。

周美兒又道：「我眞不明白，綁架高丹尼和趙寶儀的人相信是同一個組織，一定有很多人，但爲甚麼他們不自己下手，却用錢收買那兩個少女下手？」

查頓道：「很簡單，對方不親

自出手，是害怕失手被警方抓獲後連累整個組織，叫外人下手縱使失手被擒，警方根本不知幕後人是誰，正如CIA僱用你，CIA就是不想親自出面，明白嗎？」

周美兒一臉恍然大悟狀。

＊　＊　＊

高丹尼與趙寶儀無故失踪多天，丁禮初時感到奇怪，繼而覺得事情不對勁。

高丹尼既然捲入了一場特務的鬥爭漩渦內，今次失踪會不會與特務有關？

丁禮知道高丹尼與趙寶儀在皇室酒店所租住的房間尚未退租，已感到事情有點古怪，他再也按捺不住，便獨自潛入高丹尼的酒店房間，只見房內並無異樣，一切用品衣物仍放在房內，這明顯地顯示，他失踪前仍未打算退房。

他再潛入趙寶儀的房間，房內同樣並無異樣，但在房內却發現幾張白紙，原來這些白紙是高丹尼懷疑趙寶儀房內被裝置了偷聽器，高丹尼以紙筆跟趙寶儀說話時留下的。

丁禮認得紙上是高丹尼的筆蹟，同時也明白他爲何在紙上寫字了。

丁禮見了紙上字句，幾乎可以肯定，高丹尼與趙寶儀的失踪是與特務有關。

他在房內逗留了一會，便悄悄的離開。

他返回車上，一路駕車，一路在想這件事，他知道，高丹尼與趙寶儀由於知道了那煙盒的事，所以被CIA的人苦纏，CIA甚至利用美人計引其上當，但最後被高丹尼識破了。

丁禮想起高丹尼曾把整件事對自己說了，周美兒是替CIA工作的，而周美兒又見過自己，也知道自己與高丹尼的關係，那麼CIA會不會找自己麻煩？

正當他想得入神之際，他身邊隨身携帶的工作行李袋內傳來電話聲响。

他把行李袋打開，從袋內拿出電話，一聽原來是周美兒的來電。

他奇怪地問道：「你怎知我的電話號碼？」

周美兒道：「你報館的同事說的。」

丁禮道：「你找我有甚麼事？」

周美兒道：「小高失踪了，相信你已知道了？」

「你知不知道他的下落？」

「不知道，所以我很擔心。」

丁禮冷聲道：「你會擔心他？」

周美兒道：「我們始終是朋友，我怎會不擔心他？」

「你們不是一直暗中監視他的嗎？我還以爲他們失踪與你們有關。」

「他的失踪怎會與我們有關？現在我只擔心他和趙寶儀落入另一組織的手中。」

「還有另一個組織的人要找他？」

「不錯，除了KGB之外，綁架小高的人是這件事的第三帮人馬，所以我很擔心他們的安全。」

丁禮冷笑道：「說坦白一點，你們其實擔心自己得不到基帝夫博士新發明的方程式吧，是嗎？」

周美兒道：「我不介意你說甚麼，現在我們應該商量一下如何救小高。」

「CIA神通廣大，我區區一個小記者能做得了甚麼？」

「我們見面再談好不好？」

「好，時間、地點，說吧！」

「今晚九點鐘，皇后碼頭見吧！爲免被人跟踪，我們乘遊艇出海再詳談吧！」

丁禮奇道：「爲甚麼要出到海上才說？岸上不可以嗎？」

周美兒道：「岸上線眼太多，爲了救小高，我們謹愼一點吧！」說完掛了線。

丁禮一臉疑惑之色。

＊　＊　＊

周美兒早已在碼頭等候，九點正，丁禮果然駕車抵達。

丁禮把車泊好之後，從車上拿起行李袋，交叉掛在肩上，便向周美兒走去。

周美兒見他携帶的行李袋比平日携帶的還要大得多，笑道：「我們只是出海一會兒，用得着帶這許多行李嗎？」

丁禮道：「袋內全是幹我們這行的寶貝。」

周美兒道：「用不着時刻帶在身邊吧？」

「寶貝當然要隨身帶在身邊了，否則失去了怎麼辦？」

周美兒笑道：「既然你不怕麻煩，那隨你便吧，我們登船吧。」

二人登上一艘名爲「鳳凰號」的豪華小型遊艇。

船上除了負責駕駛的舵手外，就只有他們兩人。

二人在舒適的船艙坐了下來，丁禮仍不肯把行李袋放下，仍舊交叉式的掛在身上。

周美兒只覺他有點頑固，也不勸說，便走進小酒吧內，道：「喝點酒嗎？」

丁禮搖頭。

周美兒笑道：「你怕酒有毒？」

丁禮道：「我的確有點怕，我們可以談正經事了嗎？」

「急甚麼？香港的夜景舉世知名，我們倒不如上甲板欣賞一下夜景吧。」

「也好。」

（未完・三）

上文提要： 袁紫烟聽李世民在分析天下大勢，寧願自己被隋煬帝殺死，也不讓虬髯客登上九五之尊，因爲他嗜殺。而她面對天下兩雄，最不放心的是世民，非殺不可，但有點不忍，讓他見見寶兒再殺。外面的李淳風、袁天罡仗劍而入，誓死保主，世民說服二老，淳風知天罡另有用意，不便追問，讓紫烟帶走世民，盤龍居外二百鐵騎已劍拔弩張，宇文成都和敬德等人對峙在大廳之外，紫烟傳令，順利回朝……



俠義奇情中篇連載／臥龍生・文
／可飛・圖

袁紫烟

願嫁禍之計得逞　令對方莫測高深

「有這等事，可是太原侯府中人？」宇文成都道：「他們的高手人才，大都集中在盤龍谷中，肯放我們出來，應該是不會追踪了。」

「不錯，所以，追踪者另有其人，」袁紫烟道：「也許免不了一場惡戰！」

「會是誰呢？」宇文成都道：「吃了豹膽熊心啦？」

「虬髯客，」袁紫烟道：「這個人固執、囂張，要殺李世民，既然一次沒殺死，自然會兩次、三次的追殺下去，一直到殺死爲止！」

「國師！我們應該如何呢？」宇文成都道：「何不讓他們二虎相鬥，我們坐觀成敗。」

「你是說，放了李世民？」袁紫烟道：「既然被他追上了，放人就是讓他去死，人既在我們手中，我們就應該保護！」袁紫烟道：「虬髯客雖非王氣所鍾的人，但却是反隋基業中，兵多將廣，最强大的一股力量，早晚都免不掉一場大決戰。」

「國師，這個變化，是不是李淳風等有意的縱容呢？」

袁紫烟突然感覺到，宇文成都似圖在自作主張，因而淡淡一笑，道：「不錯，將軍，應該如何處置李世民，就由閣下作個決定吧！」

「多謝國師，成都覺得，如若帶着李世民的六陽魁首回長安去，應該比帶個活人更容易。」

「我無意和將軍爭論李世民的生死。」袁紫烟道：「只要將軍能向皇上交代，那就任由將軍處理了！」

宇文成都有着非常意外之感，原想袁紫烟一定會盡力維持李世民的性命，却不料，她對李世民的生死，全不放在心上。

帶一顆首級回去，自然不如帶一個大活人好。

心中念頭百轉，苦笑一下，且道：「還是帶一個活的李世民，才能向皇上交代。」

袁紫烟一顰秀眉，道：「將軍，你究竟在想甚麼啊？」

「沒有，沒有，」宇文成都道：「我去交代他們，好好的保護李世民。」轉過身子，縱馬向田當等迎去。蕭雨緊隨在宇文成都身後。

望着宇文成都的背影，袁紫烟冷冷一笑，忖道：「他瞧出了甚麼？又準備在試探甚麼？」

劉飛鵬等似是都已警覺到有人追踪，對李世民採取了嚴格的保護，劉飛鵬統率的五十名鐵騎勇士，分三層把李世民圍在中間。

田當、凌雲、蕭雨統率的武士，又在外面重重護衛，保護之秘，也是李世民從未經歷過的安排。

宇文成都四顧了一眼，道：「飛鵬，發覺了幾個人追踪下來？」

隨行四大副統領中，以劉飛鵬江湖經驗最爲豐富。

「詳細的追踪人數我不知道：「至少在兩人以上。」劉飛鵬道：「我們重重護衛李世民，是準備引他們出來，非打不可，就不如早些打了？」

「飛鵬！你看，」宇文成都道：「追來的會是誰呢？」

「絕不會是太原侯府的人。」劉飛鵬道：「李淳風、袁天罡就是要追上來，也不會讓我們發覺他們的行踪！」

宇文成都點點頭，道：「不是太原留守侯府中的人，那是……」

「當今天下，有兩股最强的反對力量，」劉飛鵬道：「一股洛陽的王世充，一股是神出鬼沒的虬髯客，國師千里北征，選擇了太原李世民，自有它獨到之處，但如先行全力搜殺虬髯客，那就更爲適合先後的順序了，畢竟目前能夠造成對大隋威脅的，虬髯排名乃第一。」

宇文成都點點頭，道：「你確定是虬髯客的人了？」

「八九不離十了。」劉飛鵬道：「王世充全力練兵，據說已訓練完成了有素大軍二十萬，日後對陣交兵，攻城掠地，是一股可怕的力量，但如講截攔、刺殺，神出鬼沒的暗襲，那就不如虬髯客了！」

宇文成都很滿意的笑一笑，道：「好！諸位都熟知天下形勢，臨敵自有決擇，不用我多費心了，但望四位能同心協力，合作無間。」

「總統領放心！」劉飛鵬道：「請看這個架式，就是我四人合作無間的保証，不管他是洛陽來人，還是虬髯客的手下，只要誘他現身，就不讓他全身而退。」

宇文成都點點頭，一轉馬頭，又奔向袁紫烟，道：「他們都準備好了，只要敵人一現身，就把他們包圍起來，不讓他們全身而退。」

「準備大開殺戒了？」袁紫烟笑道：「先瞭解敵人來歷之後，再作決定不遲。」

「不論來人是誰，我們已決定，不放過他們！」宇文成都道：「還請國師必要時，助一臂之力。」

這時，正走在一處空曠的高地之旁，宇文成都舉手一揮，大軍停了下來，二百鐵騎，佈成了一座方陣，李世民就停在方陣中間。

袁紫烟目光投注在李世民的身上，點點頭，微微一笑。

雙方的距離不是太遠，李世民瞧到了，竟然也點頭一笑。

他雙手被縛，存亡難卜，竟然也笑得起來，眞是不把生死擺在心上的英雄人物。

「看樣子，諸位是等我們現身了？」聲音冰冷、低沉，似由空中飄落下來。

果然，隨着那喝叫的聲音，飄落四個人來。

他們穿着一色的緇衣，佩着相同的寬面長劍，年紀也在伯、仲之間，四十左右，顯然是經過了特殊訓練的人才。

「四位是……」宇文成都道：「是虬髯客的屬下了？但不知怎麼稱呼？」

「金、銀、銅、鐵，四劍客，」左首一人冷然的回答道：「諸位，仗憑人多，準備合擊了？」

說話之間，伸手去拔劍，四個人同時劍握手中。

果然，四把顏色不同的劍。

宇文成都笑一笑，道：「四位知道我是誰麼？」

「宮衛總統領宇文成都。」手執金劍的黑衣人笑道：「我們對天下的形勢，都很瞭解。」

「好吧！在下確是宇文成都，四位的來意，能不能說個明白呢？」

「交出李世民，我們回頭就走！」金劍人道：「我們早晚會有一場大戰，只不過，現在還不是時機。」

「那就由不得諸位了，」宇文成都道：「既然遇上了，只好先拚一場吧？諸位號稱金、銀、銅、鐵四劍客，想必在劍術上有着特殊造詣了？」

「我們不主動攻擊宮衛統領，但也從不避戰！」金劍人道：「閣下要單打獨鬥，還是要他們一擁而上呢？」

宇文成都拔出長劍，笑道：「在下想先領教一二！」飛身下馬，直向四人迎上去。

劉飛鵬、蕭雨、凌雲、田當，都主動向場中圍去。

「諸位只可掠陣，不可出手。」宇文成都道：「久聞虬髯客的手下，個個武功高强，今天我要單獨領教一場！」

金劍人手中的金劍寬有五寸以上，是一種特別鑄造的劍，似是已經失去了劍走輕靈的特性，必有特殊的打法，也許劍上另有古怪。

事實上，四個人劍的顏色雖然不同，但形狀、厚重，却是一樣。

宇文成都吸一口氣，橫劍而立。

他不怕敵人，但却從不小覷敵人。

金劍人大喝一聲，迎頭一劍劈了下來。

果然不是劍法，這一劍的力道，像是鐵棍、禪杖，挾帶着呼嘯風聲。

宇文成都一提眞氣，手中之劍，竟向金劍迎了上去。

聽不到金鐵交鳴之聲，雙劍相觸，竟然連在了一起，宇文成都憑

精深的內功，使出黏字訣，竟把沉重的金劍，輕輕的撥在了一旁，劍勢直進，順勢斬下，直取握劍人的右腕。

金劍人呆住了。

不棄去金劍，就很難保住握劍的右手，棄去金劍，這一陣就算輸了。

沒有人敢以輕靈的寶劍，接他如此沉重的金劍，輕、重相差十分懸殊的兵刃，撞擊的結果，輕靈的寶劍不是被一擊震斷，就是砸得脫手而飛。

宇文成都的寶劍，看似緩慢，實極快速，就在金劍人略一猶豫，利劍已齊腕而過，金劍落地，還帶着一隻血淋淋的右手。

鮮血標射出兩尺多遠，金劍人還未來得及表示出痛疼的反應，宇文成都劍勢揚起，又劃過金劍人的咽喉。

金劍人的屍體還沒有倒下，宇文成都手中之劍已指向銀劍人。

銀劍人疾快向後躍退，銅、鐵兩劍也被一道閃過的寒芒，逼退了三尺。

攻出一劍的連續變化，深得一個快字，也展現了宇文成都眞正的劍術造詣。

銀、銅、鐵三劍客全被逼退了三尺，金劍人的屍體，才砰然栽倒。

劉飛鵬、蕭雨、凌雲、田當四大副統領，雖早知道總統領的武功高强，但也未料到，他殺人的手法竟也是如此的瀟洒、輕描淡寫的取人性命。

袁紫烟看得很仔細，她需要瞭解宇文成都的眞正武功。

看似取巧，宇文成都以快劍殺人，但袁紫烟却看出了眞正的原因，是宇文成都以內功逼出的潛力，阻止了對方應變的速度，任他揮劍宰割了。

「虬髯客名動天下！怎會有你們這等不堪一擊的部下？」宇文成都淡淡笑道：「三位是準備報仇呢，還是想回去傳個訊息？」

三劍客似是很難立刻決定，彼此看了一眼，還未來得及開口商量，宇文成都已揮動了左手。

蕭雨、凌雲、田當、劉飛鵬四大副統領已揮動兵刃，衝了上去。

兩百名隨行武士中，也自動分出了四十八名，圍堵在四週。

袁紫烟終於明白了，宇文成都殺死了金劍人之後，已下了全數誅絕的決心。

「宇文成都，你說話算不算數？」銀劍人擋開了凌雲的秋水雁翎刀，高聲說道：「我們已決定要傳回訊息！你可是有些怕了？」

「太晚了！一個統軍的主帥，偶動慈悲之心，也是稍縱即逝，」宇文成都道：「諸位不能立刻回應，已註定埋骨於此了。」

突然飛身而起，撲向銀劍人。

這次沒有出劍。

只見一團金芒，飛射過去。

不知是否有意在袁紫烟面前賣弄，金芒如泰山壓頂一般，直擊而下。

來勢太快了，看不清楚是一個甚麼兵刃，只好舉劍一擋。

金鐵大震聲中，銀劍人的劍被震飛了，腦袋也被擊碎，倒地而亡。

宇文成都人仍在向前飛射，落着實地，已把飛射而出金芒，收入腰中一具革囊中，似是有意隱藏，不讓人看清楚是一件甚麼兵刃。

這具革囊，平常掛在他的馬鞍前，不知何時，已被宇文成都背在了身上。

蕭雨、田當，攻取銅、鐵雙劍，也更加凌厲，劉飛鵬也感覺到宇文成都不留活口打算，飛刀立刻出手。

刀如閃電過長空，認位奇準，銅、鐵雙劍各中了一柄飛刀。

蕭雨劍氣如虹，穿心而過，銅劍人連一聲嚎叫也未出口人已倒斃。

田當一刀斬落下鐵劍人的腦袋，回顧劉飛鵬一眼，低聲道：「謝了，如非劉兄的飛刀相助，小弟三五十合內，未必能殺得了他。」

「總統領已動了殺機，」劉飛鵬在銅、鐵二劍的屍體上拔下飛刀，收入懷中，道：「小兄來不及徵詢兩位同意，貿然出手，唐突得很，兩位老弟萬勿介意。」

「看來，咱們的武功和統領之間，有一段很大的距離！」蕭雨道：「今日更見明朗，他殺金、銀雙劍，只不過舉手之勞，田兄和我分鬥銅、鐵雙劍，如非劉兄的飛刀相助，恐怕很難在三五十招內，制敵於死了！」

宇文成都走近了李世民，仰天大笑，道：「虬髯客的門下，不過如此，不知何以秦瓊、敬德竟然無法保護你不受傷害，傳說太原侯府中豪傑雲集，看來是有些誇大了？」

「將軍，秦瓊、敬德和諸位遇上的，不是同一夥人。」李世民道：「這拚戰的結果，就很難論定了。」

「你是個好主子，」宇文成都淡淡一笑，道：「他們打敗了，受傷了，一樣受到你的愛惜和敬重，二公子在待人方面，算得十分的厚道了。」

聽起來是在讚賞，但骨子裏却十分諷刺。

李世民表現出了雍容大度，笑一笑，未再答話。

宇文成都伸手解下李世民束腰絲帶，投向空中，拔劍擊出，斬作兩斷，隨即拍出一掌，强大的掌風，把腰帶送到數丈之外，飄落在金、銀、銅、鐵，四劍客的屍體旁側。

任何人都看得出來，這是嫁禍之計了。

「將軍，只憑一條腰帶，他們未必能認得出來，」李世民道：「在下身上還有一塊玉珮，如能棄置現場，就可以留下較為明顯的線索了！」

「不用多此一舉，遺留玉珮，就有些牽强做作了！」宇文成都道：「江湖豪傑，大都束有腰帶，但黃色的腰帶不多，何況，你束的黃色絲帶，織有特殊的細緻花紋，如若虬髯客的人瞧不出來，只能說他們太笨，太原的李侯府，就運氣太好了。」

「倒也有理。」李世民點點頭，道：「但願將軍的嫁禍之計，得能成功，虬髯客殺奔太原李府，以激起袁天罡和李靖等的抗拒之心。」

宇文成都呆了一呆，道：「你希望我嫁禍成功？難道不擔心你父母和家人的安危麼？」

「擔心吶！」李世民道：「但我更擔心除了朝廷和寒家之外，還有甚麼力量，能和虬髯客對抗，朝廷全力對付太原李侯府，讓虬髯客坐收漁利，對天下萬民，就遺害太大了！那就不如……」歎口氣，垂首不言，似是有些不忍說下去了。

「二公子，不如怎樣？」袁紫烟道：「說得有理，朝廷也許會幫你一把。」

「能如此，就萬民有幸了！」李世民道：「李靖和虬髯客，義結金蘭，其妻紅拂女張出塵，又從虬髯客學習劍術，李靖如果不肯和天罡、淳風聯手，對付虬髯客，這勝負就很難預料，寒家縱有多位江湖豪傑助陣，也非虬髯客之敵……」

「你希望朝廷派袁國師，」宇文成都道：「助太原李侯府一臂之力？」

「世民雖然少不更事，可也不敢作此妄想！只希望在太原李侯府覆滅之後，朝廷能集中全力，一鼓作氣圍殺了虬髯客，至少，也要把他逼出中土。」

「你和虬髯客有甚麼深仇大恨？」宇文成都道：「念念不忘要置他於死？」

「沒有私人仇恨，為的是錦繡山河上千萬黎民，世民願以太原李侯府百餘人命作賭注，換得千萬百姓的平安，慘的只是李世民一門，比起千里哭聲過長安，一路血河飄杵的殺戮，好得多了！」

「你心繫萬民、蒼生，沒有一點的私人好惡、慾念。」宇文成都道：「可眞是神得很啊！」

「世民也是人，是血肉之軀，既不能四大皆空，也無法斬情滅性，私人的心頭恨意，也是無法避免的了！」

「倒要聽聽，你的私衷何在？」宇文成都道：「還望據實相告。」

口氣之中，已不似先時的冷諷熱嘲，而隱含了幾分敬意。

「隋煬帝奪去了我的至愛，」李世民道：「奪妻之恨，人間至大恨事，我也不能免俗了！」

「原來袁貴妃是你的老婆！」宇文成都道：「但就在下所知，袁貴妃是太原侯府晉獻，並非皇上强索。」

「袁寶兒入宮時玉潔冰清。」袁紫烟道：「她怎會是你妻子？」

「雖未洞房花燭，但已兩情相許，心心相印……」

袁紫烟冷笑一聲，打斷了李世民的話，道：「既是兩情早相許，你是唯一可以勸阻她的人，為甚麼不阻止她呢？你忍心把一個絕世美女，送入別人懷抱，也讓她一腔情愛化作憂苦，你愛萬民之愛，志在天下大業，却連一個心愛的女子也保不住，還要說甚麼鵬程萬里，逐鹿中原，只此一樁，就不為有識之士諒解！」

宇文成都心中忖道：「國師的情緒頗為激動，看來，她和袁寶兒的感情，甚是深厚，她們相識不久，却能二馬同槽，不爭先後，這大概也是雙美互吸，惺惺相惜了，但這有識之士，又指的甚麼人呢？」

「世民愛國愛民，寶兒憂我之憂，是我負情，對不起寶兒，所以，我情甘赴死，見得寶兒一面，棄屍長安，也死得瞑目了！」

「你放得下蒼生萬民麼？」袁紫烟歎息一聲，道：「不過話要說回頭了，不經幾番寒徹骨，那得梅花撲鼻香，寶妹妹如不捨身進宮，也就無法証明她愛你之深，你如沒有這一番捨死忘生入長安，只為一睹寶兒面，也無法証明你對寶妹妹的相思之情，唉！天下事，都不宜太過認眞，尤其是一個情字，一認眞，就神智大亂了。決定的事，常常是昨是今非，就算沒有外力干與吧！可也會情到深處猜忌多，小心眼裏，容不下一顆砂子，本是快快樂樂的相見歡，偏却無中生有，雞蛋中挑骨頭，總覺對方愛得不夠深，無緣無故的鬧一個淚洒閨房，歡愛的情趣，也就全被逐走了。」

這番話，出自一位貴妃之口，大出意外，李世民、宇文成都，連同站在旁邊的四位副統領，全都聽得呆住了。

既覺得新奇有趣，又覺得國師識情，把男女間情愛的事，也看得如此透徹。

「紫烟姑娘，能知天文地理，精通術法技藝，」李世民道：「想不到對男女間，相愛情事，也能瞭解得如此深刻，佩服啊，佩服！」

袁紫烟臉上一熱，道：「有甚麼好佩服的？我下山之時，甚麼都不知道，但看了你和寶兒妹妹這場人間悲劇，活生生的展現在我的面前，再不懂，我不是太笨了嗎？」

李世民仰天吁一口氣，垂下頭不再多言。

宇文成都一揮手，兩百鐵騎，放轡馳騁，得得蹄聲，蕩起了一片烟塵。

袁紫烟突然興起了一個奇怪的感覺，到長安的旅程，如果再遠一些，李世民就可以多活幾天了。

隋煬帝絕不會赦了李世民，爲了袁寶兒，也爲他自己。

袁紫烟心中作了一個估算，一且把李世民交到了隋煬帝的手中，皇上絕不會讓他活過一個時辰。

想得心頭煩惱，放轡任馬行，落後了四五百丈。

宇文成都勒馬等候，在馬上躬身作禮，道：「國師，有心事啊？」

「不是心事，是問題，」袁紫烟道：「想來想去，不知該如何處置？」

「可是爲李世民？」宇文成都單刀直入，問得非常尖銳。

隋煬帝是一國之君，也是他的主公，他沒有辦法？

但宇文成都下意識裏，再不能容忍任何一個男人在袁紫烟心中留下記憶，他並不是眞的瞭解李世民在袁紫烟心中有多少分量，但他只要想到袁紫烟牽着李世民，談笑風生的樣子，就升起了一股莫名的妬火，心中對李世民生出的敬慕好感，就很快消失。

袁紫烟感覺到了，這個男人已經愈陷愈深，既不能當面揭穿，也不能立刻翻臉，只有回到長安之後，再想法子阻絕他膨脹的感情。

隋煬帝應該有這個能力。

「爲甚麼會想到李世民呢？」袁紫烟也開始用心機了，因爲，宇文成都觸到了她心中的痛處。

她確實對李世民動了惜憐之情。

他是胸懷博大的救世英雄，卻要生生的死在自己手中。

因愧咎生出的憐惜，混亂了紫烟姑娘的一寸芳心。

「因爲，李世民已爲國師生擒活捉，」宇文成都道：「正把他押向長安，我相信，皇上會立刻處決了他。」

「說得對呀！李世民已成籠中之鳥，不是問題，」袁紫烟微微一笑，道：「有甚麼好想的呢？」

宇文成都被笑糊塗了，完全瞧不出一點關心的感覺，笑得如花盛放，李世民的生死，又和她袁紫烟有何關係呢？

「我只答應過他，讓他和寶貴妃見上一面，那也不過是片刻工夫吧！」袁紫烟接道：「我相信皇上，也會有這一點成人之美。」

「應該的！」宇文成都道：「屬下也會勸皇上答允，屬下難體上意，眞是慚愧得很啊！」

「我想的問題是虬髯客。」袁紫烟道：「這個人是不是眞的那麼可怕呢？朝廷中，對他有多少瞭解？」

「是是是！成都早該想到的！虬髯客潛隱遊踪，沒有一處開山立寨的基地，但聽說有十萬甲兵，隱伏於長安週圍，只要他一聲令下，一夕間就可以把長安拿下。」

「所以，你選訓了精良的武士，以保衛皇上的安全。」袁紫烟道：「對抗虬髯客十萬之衆，你訓練的武士人數，是不是少了一些？」

「長安城內，容不下太多的武士啊，」宇文成都道：「只要我能夠支撐兩天，住在長安左近的勤王大軍，就可以攻入長安，虬髯客的鐵甲軍背腹受敵，很難支撐下去，何況，更多勤王的大軍，將陸續開到。」

袁紫烟道：「原來，將軍早已訂下計劃，以保衛長安的安全，對付虬髯客了。」

「不是只對付虬髯客，」宇文成都道：「這是皇上和屬下研商的計劃，也化去了數年的準備時間。」

原來，隋煬帝對保護長安的安危，竟也早已有了準備，袁紫烟暗暗忖道：這個人眞是自私啊！他關心的只是個人的享樂、安危，卻不肯化費才智，籌劃一下國計民生，這樣的皇帝，如何要天下的子民，都愛戴他呢？

知道得愈多，袁紫烟對隋煬帝愈覺不滿，對李世民的敬重之心，也逐漸增加。

「將軍！我們要不要防患未然？」袁紫烟道：「先對虬髯客發動一次征伐呢？」

「她沒有騙我，果然是在思索虬髯客的問題！」宇文成都心中念轉，臉上也泛升起一股笑意，道：「應該征伐！殺了李世民，解決了太原李侯府的事，就可以全力對付虬髯客了！」

「奇怪呀？宇文成都怎麼會突然重視起李世民了？」袁紫烟暗暗忖思：非要置他於死地不可？

「原本屬下並未把太原李侯府這股力量放在心上。」宇文成都主動的解答出袁紫烟心中的疑問，道：「這番見到了李府的實力，果然非同小可，袁天罡、李淳風都是神仙中人，不是一般的兵將能夠對付，但最可怕的還是李世民這個

人。」

「噢！李世民有甚麼可怕呢？」袁紫烟道：「他武功平平，將軍手下，任何一位副總統領，就可把他生擒活捉過來。」

「是的，他的武功平庸，但他的統馭魅力，能逼人心悅誠服，」宇文成都道：「我對他深懷敵意，但在幾次交談之後，竟然生出了敬慕的感覺！」

「這就很可怕了！」袁紫烟道：「以你宇文將軍定力之深，和皇上情意之厚，能爲他怦然心動，別的人呢？是不是更難自禁了？」

「所以，李世民不能留，要早些殺了他，越快越好，留他相處三個月，就不忍傷害他了。」宇文成都苦笑一下，道：「傳說的眞龍天子，大概就是這樣了，所謂百靈護佑，就是他統馭的魅力，發揮出的神秘力量，讓人心中折服，把敵人變成朋友，甘願爲他效命，李世民似乎就具有這種力量。」

袁紫烟心中忖道：「原來如此，我還認爲李世民的魅力只能吸引女人，男人竟也是逃避不了啊！」

「國師，我們趕一程吧！」宇文成都道：「五天之內，一定要回到長安，要皇上先殺李世民！」

袁紫烟道：「那要日夜兼程了？」

她心中已感覺長安太近，再把近十天的行程，改作五日趕到，李世民的生命豈不是又縮短了五天？

「國師如果感覺到趕路累人，屬下還有一個辦法，」宇文成都道：「可以放馬緩步，半個月到長安，也不要緊。」

「甚麼辦法呀？」袁紫烟忍不住問了一句。

「先殺了李世民，用石灰包起他的人頭，帶回長安。」宇文成都道：「不管李世民有多大的魅力，死了，就無法再發揮出來。」

「不好！帶一顆人頭回長安，豈不弱了我這個國師的封號，那就不如兼程疾進，早回長安了。」袁紫烟作了決定，一提韁繩，放馬向前奔去。

* * *

好一陣縱騎如飛，兼程疾進，天黑下來時，趕了兩百多里。

宇文成都吩咐紮下營盤，埋鍋造飯，笑笑道：「國師，這麼一個趕法，不用五天，就可以到長安了！」

袁紫烟微微一呆，笑道：「是啊！兵精馬健，趕路自然快速。」

心中卻在暗暗忖道：「李世民啊！李世民，我不能背叛皇上，背棄了自己的誓言，出手救你王氣所鍾的人，應該有百靈護佑！能不能把你送入長安，交給皇上，要看你的運氣了，你要怪，也只能怪我們相逢恨晚！」

巧兒、蓮兒發覺了袁紫烟的情緒不對，卻想不出原因何在。

兩個小丫頭千思萬想，也想不出紫烟姑娘心中的情緒，竟是爲李世民的生死擔憂。

這是她北征的目標啊！如願完成了，卻帶來了無限煩惱，誰又會想得到呢！

猜不透姑娘心事，蓮兒和巧兒，就不敢多獻殷勤了，躲在帳篷中，低聲商討。

原來，袁紫烟獨居成習慣，自己住了一個小帳篷，巧兒、蓮兒合居一個。

「姑娘的情緒有些不對呀？」巧兒道：「甚麼事使她煩惱呢？北征順利，帶回了王氣所鍾的李世民，雖有幾場搏殺，卻無一個傷亡，這些，又都是可慶可賀的事！」

「所以，我們就猜不透了，」蓮兒道：「會不會是宇文將軍盯得太緊啦！使姑娘煩惱了。」

「也可能啊！」巧兒道：「將軍英俊，高大，武功絕世，正是女孩子心目中理想情郎，不過，我們的姑娘是王妃的身份，怎能和臣子交往呢？再說，姑娘是仙露明珠，也不會爲宇文將軍動心啊！」

「問題就在這裏了，所以姑娘才會煩惱。」蓮兒道：「烈女怕纏啊！宇文將軍纏得緊，姑娘心中就煩惱多了。」

巧兒突然嗤的一笑，道：「我們是看書掉眼淚，替古人擔憂啊！姑娘是何等人物，飛天遁地，無所不能，怎麼被這等區區小事困住，蓮兒，我們睡覺吧！」

「說的是啊！」蓮兒也笑了，道：「我們太關心姑娘了，才會有這些莫須有的猜測，眞是吃飽了，撐着啦！」

* * *

第二天，一早起程，中午時分，已趕出一百多里

袁紫烟搖搖一頭秀髮，也搖去心中煩惱，忖道：「死定了！此情此景之下，實在想不出誰能來救李世民。」

息馬不到一個時辰，吃過乾糧，飲過水，宇文成都就下令上馬起程。

看樣子他準備要盡快趕回長安，四天能到，就用不着花費五天。

午時過後不久，陽光普照的天氣，忽然間劃過一道閃光，接連着雷聲隆隆。

宇文成都一皺眉頭，道：「這個季節，應該只有風雪，聽雷聲，倒似是有一場大雨。」

「看不出雨勢何在？」劉飛鵬道：「這季節，風雪阻人，老天爺却給我們十幾天的晴朗日子，再有三個晴天，我們就趕到長安了，傳說

王氣所鍾的人，有百靈護佑，可全是胡說八道了。」

「總統領，會不會是國師看錯了天象，」凌雲道：「我們也抓錯了人？」

「不會吧！以國師之能，怎會有此錯失！」宇文成都道：「何況，李世民確有吸引人的氣度魅力，你們要小心啊！別被他吸引了！」

又一道閃光劃過，西北方一塊烏雲，迅速的飄飛過來。

「是一塊下雨的烏雲！」宇文成都道：「走快一些，這種大雷雨，來得快，去得也快，這附近四無村舍，無處避雨啊！」

二百鐵騎加速前進。

行經在一座古廟前時，大雨突然落下，其勢之烈，有如傾盆，宇文成都下令全軍避入古廟中。

這是座規模甚大的寺廟，但已香火零落。

不過，殿廂仍甚完整，兩百人馬尚可容納。

袁紫烟、巧兒、蓮兒、宇文成都和四大副總統領，都避入了大殿之中，另有八個武士，押着李世民，也進入大殿避雨。

原來大殿是這座古廟中最完好的所在，高大，寬敞。

烏雲似是由天上壓了下來，天色大變，黑如深夜，連站在對面的人，影子也模糊得看不清楚了。

雨勢也大得出奇，有如天河倒掛，飛瀑流泉一般的瀉下來。

「怪呀！這個寒風飄雪的季節，怎麼會下起這場傾盆大雨。」劉飛鵬道：「可是從未有過的事。」

「烏雲蔽天，豪雨如注，大地變色，伸手不見五指。」田當道：「倒是頗符此時的景象。」

「這種大雨，要不了半天時光，大概就可以陸地行舟了。」劉飛鵬道：「數十年江湖行走！見過的大雨不少，但却以此次爲最。」

「天象有異，難道，難道……快些看一看，李世民呢？」宇文成都大聲呼叫道。

「總統領放心，」一個武士領班答道：「他坐在我們八人的中間，只要動一下，我們就會感覺得到。」

「現在呢？」宇文成都仍有些不放心的問道：「他在做甚麼？」

「他抱膝而坐，垂頭小息，」武士領班道：「剛才一陣緊趕，他雙手被綁，無法控韁，大概是有點累了。」

「人在就好，人在就好！」宇文成都道：「由此刻起，你們要特別留心着他，不能有所失閃。」

果然是來得快，去得也快，這陣天地變色的大雨，不過半個時辰，就雨收雲散，天地清明，一切復常。

劉飛鵬步出大殿，四下瞧了一陣，道：「再過一陣，積水散去，我們就可以上路了。」

宇文成都伸展一下雙臂，笑道：「大自然的威力，果非人力能及，剛才那一陣，天昏地暗的樣子，讓人感覺到天快要塌下來了，一旦雲散雨收，一切仍然是這個樣子……」

突聞聲摧心裂肝的大叫聲道：「李世民不見了！」

宇文成都吃了一驚，道：「怎麼會呢？剛才不是還在麼？」

口中說話，人立刻圍了過去。

四個副總統領，也快速的圍了上去。

只見一個身着淡黃袈裟，頭有戒疤的和尚，抱膝而坐，閉着雙目，正伏在自己膝上睡覺。

那位武士領班手中抓着一塊方巾，道：「這是怎麼回事？和尚你說啊？你說啊！可是要誠心害死我了？」

「貧僧無意害人，施主不要誤會。」

「明明是李世民，我們八個人環着他身側而坐，一陣大雨之後，怎麼會變成了你這樣一個和尚，李世民呢？」

「貧僧在殿中打坐，已然一日一夜，那裏有甚麼李世民呢，倒有一條青龍，隨着傾盆大雨，騰空而去了。」

「胡說呀！你，李世民被我們八個人前呼後擁的推進了大殿，我們圍着他坐在中間，」領班武士道：「就算李世民化龍而去，你呢？怎會擠到了我們八人中間坐下去。」

「這眞是天大的誤會了，八位緊緊的環圍着李世民，貧僧又怎能擠得進來……」

「你這妖僧害我死，我就先殺了你。」領班武士刷的一聲，抽出了腰刀。

失去了李世民，這八個武士都可能被立刻處死，領班的小頭目，肯定是非死不可，卯上了和尚，是準備臨死拖個墊背的，一口咬定了，絕不悔改。

宇文成都一揮手，攔住武士領班，道：「和尚，法號如何稱呼？」

「貧僧唐三藏！」

「三藏和尚，」宇文成都冷笑一聲，道：「認識在下麼？」

「看壯士的氣度，是一位大官吶！」三藏和尚道：「也是武功高強，耳目靈敏的高人，李世民如被押入了大殿之中，就算能脫出八位武士的圍困，又怎能逃過壯士的耳目？」

八個武士心中暗道：「和尚說得有理，你總統領和四位副總統領，武功勝過我們十倍，都在現場，相距也不過數尺距離，也不知道李世民如何脫圍而去，遷怒到我們身上，把我們一體處死，可眞是死得寃枉啊！」

「說的也是！」宇文成都道：「我都不知道李世民如何逃出了大殿，他們應該無罪。」

「多謝總統領不殺之恩！」八個勁裝武士，齊齊拜伏於地。

宇文成都揮揮手，道：「起來，起來。」

八個武士死裏逃生，撿回了性命，那裏還敢多言，悄然起身，退後三步，一排肅立。

三藏和尚雙手合什，低聲吟道：「雷聲驚蟄起，龍飛九重天，百靈相護佑，萬民待大賢。阿彌陀佛！」

宇文成都呼出一口長氣，也吐出一腔憂悶，道：「和尚，我們進入殿中時，沒有看到你呀？」

「大雨傾盆，天色幽暗，」三藏和尚道：「相逢對面不相見，何況，和尚在大殿一角打坐。」

「我能夜間視物，神目如電，」宇文成都道：「容不得你謊言欺騙！」

「壯士已在大殿中佇立了良久，」三藏和尚笑道：「可知這大殿中有幾座佛像？」

宇文成都目光一轉，冷笑道：「和尚，這也要考我麼？也太過小看在下了！」

他已感覺到三藏和尚有鬼，忍下了心中氣怒，舉止、答話，非常小心，借說話機會，目光掃掠了殿中兩次，看得清清楚楚，道：「三尊佛像，已然兩座受損，在下要着令地方官員，重修廟宇，再塑金身。」

隱隱間，透出了不凡的身份。

三藏和尚却一直很吝惜，竟不肯叫他一聲將軍，淡淡一笑，「壯士錯了，大殿中明明有四尊佛像，壯士怎麼只看到三尊？」

「只有三尊，大和尚胡說甚麼？」

三藏和尚道：「壯士不信，和尚就數給你看，一、二、三、四。」

宇文成都呆住了，唐三藏眞的數出了四尊佛像，而且都是高及半人的大佛像。

「怎會多了一尊出來？」宇文成都冷笑一聲，道：「和尚，你會妖法？」

「人會眼花，也會閃神，」唐三藏道：「壯士，又何必苦苦追究呢？」

「和尚！」袁紫烟突然站了起來，道：「我說有五尊佛像，要不要我數給你看看？」

她一直在殿角打坐，閉目入定，對宇文成都和唐三藏的爭執，未加理會。巧兒、蓮兒，看姑娘不願插手，也不敢多管閑事。

宇文成都暗暗忖道：「妳終於插手干預了，李世民如何離開了這座大殿？明明是三尊佛像，和尚竟能數成了四尊，我們這些人中，大概也只有妳知道因由，妳如再不理會，我就不知道該如何對付三藏和尚了！」

袁紫烟輕移蓮步，緩緩走到了三藏和尚的身邊，伸出了纖纖玉指，道：「看清楚啊！大和尚，一、二、三、四、五。」

怪了，眞被她數出了五尊佛像，也是高過三尺的大佛像。

宇文成都的心頭震動了，暗暗驚道：「天啊！這是怎麼回事？用不着抽刀、拔劍的動手打架了，單是這數佛像一碼子事，就把人數得心驚膽顫，鬥志消退，落荒而逃了。」

事實上，四位副總統領也已看得臉色大變，四個人也看得十分清楚，大殿中，確只有三尊佛像，爲甚麼三藏和尚能數出四尊，袁紫烟能數出五尊。

這似乎是一件很小的事，但數一下，就多了一尊佛像出來，兩人如果數上一百次，這座大殿，就全是三尺高的大佛像了。

不想它，也就罷了，想一想，會讓人心生寒意，毛骨悚然。

唐三藏合掌一笑，道：「女施主目明耳聰，看得清楚，的確是五尊佛像！」

認輸了？

「但我看不到李世民躲在何處？」袁紫烟道：「大和尚何以教我？」

唐三藏道：「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女施主看不到，必是走得遠了？」

袁紫烟臉色一變，道：「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和尚是出世高人，豈可妄言。」

突然疾出右手，玉筍一般的食指指向一尊佛像。

好好的一尊佛像，突然燃燒起來，冒出了濃烟火苗。

「罪過，罪過！」唐三藏合掌當胸，低喧佛號。

衆目睽睽之下，一尊木雕佛像在烈焰中化作了灰燼。

「這是三昧眞火，燒毀有形之體，也能燒傷他元神靈氣，」袁紫烟道：「和尚，隱形遁法，運不走李世民的血肉之軀，不要逼急我，做出了令人扼腕的恨事。」

「女施主！殺機逼人，我和尚只有生受了。」緩步移動身軀，盤膝打坐在供台前面。

（未完・十）

上文提要：江青嵐在囚室中放走了「南怪北殘」的樓一怪，少林衆僧懷疑紅綃是盜經殺人的少女，故將江等三人囚在石室中，現又放走南怪，被監寺的大智禪師誣爲同夥，幸好江發現一紅衣少女向一站在殿宇上的瘦長人影奔去，便和大智追踪，方丈大覺掠上截擊，見樓一怪已和瘦長人影幹上，一股勁風把大覺和江逼落簷下，瘦長的人是千里孤行客，大覺便將童年往事向江和衆僧說出因果……



雙紅傳

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易筋經已知下落　長恨谷何處找尋

江南，這是長江以南的通稱，他們只知紅線姑娘去了江南，但恁大地方，漫無目的地要找一個人，又何異大海撈針？

經一番商議，他們決定先到湖南，然後折向江西、浙江、安徽、江蘇，逐步尋訪。

三人由封登起程，沿着官道，經南陽、唐河，一路曉行夜宿，倒也並沒發生事故，這天已趕到湖北棗陽，入城之後，就在大街上一家規模較大的客店下了店。

晚餐之後，江青嵐因崔文蔚夫婦馬不停蹄的跑了一天，急須休息，很早就回轉自己房中。正當他運功完畢，方想登榻入寢，驀聽屋面上忽然掠起一陣極其輕微的衣帶飄風之聲。

江青嵐內功精深，自然聽得出這是夜行人的聲音。心中一動，立即隨手佩上七星劍，輕輕推開窗門，閃身上屋。

江青嵐放眼望去，但見星河耿耿，那有什麼人跡？

隔房崔氏夫婦，卻鼾聲輕微，好夢正甜！

江青嵐不禁暗自奇怪，適才分明聽到有人飛掠的聲音，怎麼這一會工夫，就會不見去向？心中正在遲疑，忽聽七八丈外，傳來一聲冷哼。從陰暗之處，倏然飛起一條人影，疾若流星，向北飛掠出去，眨眼之間，去得老遠。

江青嵐瞧他身法快得異乎尋常，心頭一驚，暗想此人是誰？怎麼輕身功夫如此了得？方才那聲冷哼，分明對自己而發，他少年好勝，那肯輕易放過，一提眞氣，立即發足追去！

那知越過幾條橫街，前面黑影忽然不見。江青嵐陡然駐足，正待運目打量，忽聽身旁又是一聲冷哼，說了句：「哼！你自以爲了不起？」

嬌音未落，一條紅影一晃，已從自己身邊掠過，竄出七八丈外，疾若流矢，平掠而去。

江青嵐經她兩番戲弄，不由劍眉陡剔，雙足一點，使出極頂輕功，急起直追。這會當眞如飛燕掠波，流星橫空，快速無比。

但你快，人家也不慢，前面那條人影，毫不回顧，只是往前飛掠，輕身功夫，眞也了得。一前一後，兩條人影，簡直只剩兩點黑點。不！兩縷輕烟，晃眼而逝，瞬息工夫，便已追出郊外。江青嵐玄關已通，輕功自非尋常，時間稍長，就顯出高低來。

前面那條紅影，業已被他越追越近，當下猛吸一口眞氣，脚下加勁，嘶的一聲，凌空掠起，飛越過那人頭頂，落在她面前數丈，驀地轉過身子，抬目望去。那是一個身

材婀娜的紅衣少女，背插長劍，俏生生的站在八九尺外。

兩道秋水似的目光，怔怔凝望着自己，柳眉兒上挑，鳳眼圓睜，紅馥馥的臉上，滿是怒容。美，可以說美到極點，只是眉眼盈盈處，帶着一股煞氣，兇霸霸的，敢情是被嬌縱慣了的妞兒！

她難道是少林寺盜走「易筋眞經」的紅衣女子？江青嵐因那晚並沒有瞧清她的臉孔，心中正在猜想。

驀聽紅衣少女打鼻孔裡冷哼一聲，叱道：「你幹麼擋住我的去路？」

那天她其實也沒有瞧清他的面貌，這下四目交投，不由心頭小鹿一陣從未有過的猛跳，嬌軀不自覺往後連退。

江青嵐一面打量尋思，一面拱手道：「小生正要向姑娘請問，把小生引來此地，不知有何見教？」

紅衣少女鼓着雙腮，氣道：「你……你有什麼了不起，幾次三番，都是你追我的，姑娘就是要和你好好見個高下。」

她聲音嬌柔，身體微微顫動。江青嵐見她說話之間，稚氣未脫，尤其說自己幾次三番追她，分明她就是盜經之人，心中一動，不由笑道：「如此說來，姑娘就是少林寺盜寶之人了？」

紅衣少女嬌軀一挺，怒哼道：「是我，又怎麼樣？」

江青嵐依然笑了一笑，道：「小生還有一事，想請問姑娘。」

紅衣少女眼看江青嵐只是含笑，心頭又被他笑得跳了起來，粉臉一紅，一時倒有點不便發作，這就冷冷的道：「你說！」

江青嵐道：「不知姑娘和千里孤行客如何稱呼？」

紅衣少女臉色微變，遲疑了一下，道：「他是我師兄，你問他幹麼？」

江青嵐笑道：「我想知道盜經的是妳還是他？」

紅衣少女冷笑道：「原來你是替少林寺的和尚找場來的！哼！接姑娘一掌試試。」

也不等江青嵐回答，玉掌揚起，呼的一聲，往江青嵐當面劈到。江青嵐在少林寺和她兩次對掌，深知對方掌風厲害，一時不願硬接，斜退半步，右掌一帶，使出「離合神功」接引之力，把紅衣少女激撞而來的勁風往旁引開。

這一下大出紅衣少女意料之外，擊出掌風，吃江青嵐眞力，牽向一旁引出，身子驟失平衡，脚下不由自主，往右衝出了半步！姑娘家嬌縱慣了，自認師門絕學足可稱尊武林，普天之下無人能擋，此時居然被對方一股無形潛力突然引開。不由氣得眼圈一紅，身形踉蹌之中，一個急旋，身法詭異，向江青嵐欺來，左掌挾着一陣勁風，直撲前胸。

江青嵐微微一笑，上身向後一仰，避開了這招，不等對方掌風及身，已經竄出數丈之遠。紅衣女子知道追不上他，心中更氣，嬌喝一聲：「站住！」

雙脚一點，倏然縱了過去，青葱般纖手對着江青嵐一指，說道：「姑娘還有話問你，你……是那一派門下？」

江青嵐一愣停步，說道：「小生江青嵐，崆峒門下。」

紅衣少女不屑的道：「崆峒弟子，原來如此膿包，連姑娘兩掌也接不下來，來，咱們在兵刃上較量！」

掌風被人家引開了，居然還說接不下她兩掌？話聲才落，嗒的從腰間抖出一條軟鞭，那鞭身藍光閃閃，全是一片片精鋼細鱗，鞭頭還有一個倒鈎，活像一條蛟龍。

紅衣少女瞧了江青嵐一眼，忽然嬌滴滴的道：「喂！我這個叫做北海毒鱗鞭，這些鱗上，全是淬了劇毒，你要特別當心啊！」

她聲若銀鈴，又是溫柔，又是親切！

江青嵐聽她方才說自己膿包，不由激起年輕人好勝之心，但經她後來這麼一說，又覺得她實在入世未深，稚氣未脫。想來少林盜經傷人，純出她師兄千里孤行客所爲，自己何苦與她動手，勝之不武，心念轉動。

只聽紅衣少女輕喝一聲：「你還不撤出兵器？」

紅影閃處，毒鞭帶着一股勁風往自己當頭罩來！江青嵐劍眉微皺，身形倏然後退，那知紅衣少女的輕功，和他相差不多，不等他退開，皓腕再翻，觸鼻腥風又已捲到，一陣腥膻之氣，中人欲嘔，心頭不由微生怒意。暗想千里孤行客，果非正派中人，只要看他師妹所使兵器，已可證明是邪魔一道了！

毒鱗鞭，鞭身有毒，自然不能用手去奪，他忽然想起離火眞人替柳琪點穴時的身法，進退變化，如魚逆水，大可一試。心念轉動，身隨意轉，索性把雙手往袖中一攏，溜溜的東閃西避。

紅衣少女鞭法雖快，那裡碰得上他半點衣角，轉瞬之間，拆了二十來招，紅衣少女越打越氣，嬌聲喝道：「你一味躲閃，算甚麼英雄？」

江青嵐笑道：「要贏妳，又何難之有？不過妳輸了，就得說出少林寺『易筋眞經』究在何處？」

紅衣少女見他說得如此容易，好像自己穩輸似的，心中一氣，憤

憤應了聲：「好！」手上一緊，突然鞭影重重，有如狂風暴雨般擊出。

江青嵐使的是離火眞人點穴身法，身子游動，兩目凝視鞭影，看得眞切，口中喝道：「撤鞭！」身子由鞭影中倒閃而入，左手使出「離合神功」接引眞氣，貼着鞭身，往外一帶，右手反手一指，迅疾無比的往紅衣少女執鞭右腕的脈門上點去！

紅衣少女萬想不到他出手會有如此快法，只覺毒鱗鞭在掌中一震，似乎有一股無形潛力往外硬拉，對方指風也已同時向脈門點到。如果再不撤鞭，自己就得立時受制，心中一驚，只得撤鞭後退。那知她立身之處，却是一個兩丈來高的陡坡，一脚踏空，嬌軀就往下跌去！

江青嵐身子一彎，抄住鞭柄，輕聲笑道：「崆峒弟子，可怎麼樣？這會總該說出少林寺『易筋眞經』的下落了罷？」

紅衣女子身法好快，剛一下沉，立即又竄了上來！饒是江青嵐身懷絕頂輕功，也不禁暗暗點頭，隨手就把毒鱗鞭遞過。

紅衣少女一張粉臉脹紅得差點哭了出來，又氣又急的道：「這是你使的狡獪，算不得數，再比比暗器好了，哼！你當心，這是咱們的北極寒星……」

江青嵐聽她氣鼓鼓地說着，沒見她轉身揚手，突然之間，眼前銀星閃動，寒氣大盛！心頭大吃一驚，百忙中猛吸一口眞氣，脚不點，肩不晃，一條身形，颼的憑空拔起一丈來高。

只聽一陣細微的錚錚之聲，一大蓬銀星從脚下激射而出，寒氣凜凜，洶湧而去！原來這種名叫「北極寒星」的暗器，竟然裝在紅衣少女胸前，發射之時，只要左手在自己腰旁機括上輕輕一按，一大蓬銀粒，就由彈簧中激射出去，根本用不着先取準頭，當眞使人防不勝防，狠毒已極！

這種帶着寒風的獨門暗器，不但江青嵐還是第一次碰上，就是中原武林，恐怕也無人知道詳情。江青嵐驚怒之餘，身子在空中一個迴翔，飄身落地。左手輕彈，三粒金丸，也已先後飛出，向紅衣少女要穴上打去，口中怒聲喝道：「小生和妳無怨無仇，何故驟下毒手？」

紅衣少女身法詭異，避開兩粒金丸，纖手一翻，迎着第三粒金丸接去。那知玉掌還沒碰到，絲絲輕響，三粒金丸，竟然先後回頭，往江青嵐手掌上飛了回去！

這可把紅衣少女怔得不知所云，自己「北極寒星」，已是師門獨步武林的第一暗器，但對方三粒金丸，却會自動飛回，這……

她瑤鼻輕掀，冷哼一聲，右手倏地往掛囊中探入，等她伸出手來，忽然迎風抖起，只見一蓬黑烟，向江青嵐兜頭罩落。這又是甚麼歹毒暗器？

不錯！自己曾經聽恩師說過，江湖上許多邪魔外道，練了毒烟毒霧一類東西，施放出來，有若一蓬輕烟，只要你聞上一點，立即身中劇毒！她使的分明……江青嵐念頭像電光般掠過腦際，心中不由勃然大怒，好好一個女子，竟然如此歹毒！

雙掌倏伸，運足十成功力，往上推出，「離合神功」陡然暴漲，眞氣拂拂，對準那蓬黑絲捲去！奇怪！那一大蓬如烟如霧的黑絲，經自己掌風一擊，並沒有烟消雲散，只是被風力震蕩，斜斜飄起。不！是她玉腕帶動，收了回去！

「哼！我這黑蛟絲，豈是你掌風震得斷的？」

紅衣少女話未說完，一蓬黑絲，又橫掃而來，攔腰捲到！

江青嵐這會看淸楚了，那一大蓬黑絲，可並不是甚麼毒烟，那是一種又細又長的絲索，索頭上還有倒鈎，一招出手，竟然四面八方，同時打到，只好側身閃避，要待搶攻對方空隙。

那知紅衣少女的黑蛟絲，却是有攻有守，攻出去的堪堪收回，本來收回來的，又反擊了出去，攻守連環，居然毫無破綻。不過目前的江青嵐，屢經大敵，而且和他動手的，又都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對敵經驗，已是十分老到。

和她對拆了幾招之後，業已看出紅衣少女絲索的妙用。乘對方一招出手，進攻的索子尚未收轉，守衛的索子蓄勢待發，在這一絲空隙中，使出離火眞人的點穴身法，身形一斜，倏然滑進，欺到紅衣少女背心，駢指如戟，向她脅下點去，這一招可說快到極點，對方已是萬難避開；但紅衣少女既然自稱是千里孤行客的師妹，千里孤行客據少林方丈大覺大師口中說來，此人武功之高，連他師叔宏法大師都難有勝算，普天之下，只有劍神崑崙老人，才能把他制服。

那麼以此類推，千里孤行客的師妹，自然也非同小可了。不過這一招點穴，江青嵐學自離火眞人，手法神妙，獨擅武林，紅衣少女武功再强，也斷難倖免。

指風颯然，快若閃電，紅衣少女及時警覺，忽然身子一側，只見江青嵐的指頭，已經快要碰上衣襟，不由驚得「啊」出聲來。雙方動作，同樣快速，但正因爲她身子一側，江青嵐本來取她脅下的手指，如果順勢點下，就非碰上她酥胸不可，這……他臉上一紅，趕緊把伸出

去的手指，縮了回來！

紅衣少女更羞得滿臉飛紅，江青嵐右手一縮，她也是一個倒縱，向後躍出。

江青嵐站立原地，不再欺去，只是冷冷的道：「妳現在總該說出『易筋眞經』的下落了罷？」

紅衣少女臉上嬌紅未退，一雙妙目，却盯在江青嵐臉上，她心中似乎十分複雜，顯出欲說又止的神情，終於迸出：「我交給了大師兄，不在我身邊。」

江青嵐哼道：「姑娘請罷，小生自會找他算帳。」

紅衣少女眨了眨眼睛，急道：「你……你的武功，不是我大師兄敵手，你千萬不可找他……」

她居然對他關心起來，說到最後一句，一張粉臉不由脹得通紅，聲音也低了許多。

江青嵐可眞是聰明一世，懵懂一時，他沒聽淸楚對方語氣的用意，反而豪氣頓生，驀地朗聲笑道：「小生正要會會妳師兄，看他可是三頭六臂之人？」

紅衣少女忽然嗤的笑道：「你知道我師兄在那裡？」

她這一笑，當眞像百合初開，嬌麗已極，尤其還帶着幾分稚氣，更是動人。

江青嵐不由看得一呆，吶吶的道：「千里孤行客，既然有姓有名，焉有找不到之理？」

紅衣少女聽得心頭一急，忙道：「他……」

江青嵐沒等她說完，哼道：「小生自會上長恨谷找他。」說畢轉身就走。

紅衣少女見他話才出口，人却轉身就走，這人顯得太不通人情。自己這次跟隨師兄到中原來，遇到她的人無不看得如痴如呆，留連不去，他難道眞的對自己的美麗無動於衷？

她本來對自己的美麗感到無比的驕傲，也抱有極大的自信，即使天下男子，拜倒裙下，也不值她一顧；但現在，她開始動搖了，覺得這姓江的少年與衆不同！

啊！不好，決不能讓他冒冒失失的闖上長恨谷去，因爲那人的武功，實在太高了，萬一……她心中又恨又急，急得一跺脚，跟在江青嵐身後，叫道：「喂！你不能去，你不能上長恨谷去！」

江青嵐的身子突然加速，去勢如箭，瞬息之間，已在百丈之外，紅衣少女淸澈如水的大眼睛中，突然滾出一串淚珠，她不知此時心中是氣還是恨？也想不到自己竟然會爲一個陌生少年躭心、憂慮！

因爲大師兄說過，千里孤行客所居的長恨谷，多少年來，不斷有人進去，但進去的人，只是被他扔出谷外就算。一部份人，固然知難而退，但另一部份人，被扔了出來，仍不死心，爲了表現百折不撓，又繼續進去。

於是千里孤行客深感不耐，只要身懷武功之士，一進入谷，就得被他廢去一身武功，再扔出來。

所以最近江湖上，千里孤行客這個被冷落的名字，又響了起來。他，恁地年輕，恁地英俊，又有這一身好武功，要眞個進入長恨谷去，豈不可惜？何況這也可以說，事情是由自己起因的，她越想越急，好像江青嵐已經被千里孤行客廢去武功似的。

心中自怨自艾，她埋怨大師兄不該覬覦甚麼「易筋眞經」！少女的心情，不能引起一絲漣漪，這漣漪會使她改變人生。她自己可能還不知道，這種莫名其妙的關心，就是包含着愛的成份，一縷芳心，就在不知不覺之間，已經暗暗擊到他的身上了。

但她只覺得自己非追去不可，她嬌嫩的臉頰掛着珠淚，也浮起一片紅暈。倏地一扭柳腰，向遙遠的江青嵐如飛追去！

江青嵐不願和紅衣少女糾纏下去，使出絕世輕功，趕返旅館，剛剛縱身落地，陡覺事情不對！

自己方才出來之時，崔文蔚夫婦分明已入睡鄉，這會却窗戶洞開，裡面黑沉沉的，聽不到一絲聲音，不由心中大驚，難道他們出了事不成？心念轉動，立即閃近窗口，低叫了兩聲：「崔兄！崔兄！」

他用的是內功傳音，外面的人，聽來聲音極輕，但房中如果有人，一入耳朵，就會彷如大聲叫喊，任你睡得再熟，也足可驚醒，但房中竟然一點聲音也沒有，當眞出了變故！

江青嵐又驚又急，立即飄身入房，只覺這間卧房之中，似乎聞到一股平常人難以發覺的異味。再一打量，床上被褥凌亂，那裡還有崔文蔚、紅綃兩人的踪影？

這一急，眞是莫可言喻，他咬牙切齒，憤怒自責。「我怎麼如此糊塗，竟讓那紅衣丫頭穩住了，一點也沒發現，這分明是千里孤行客做的手脚！」

再一細細打量，只見粉牆上，似乎還畫着一隻黑色蝎子。他目能夜視，自然瞧得十分清晰，但他這時被怒火燃燒得失去冷靜，這一發現，竟把它輕易忽略過去！

自己是中了人家調虎離山之計，目前救人要緊，念頭閃電般掠過，立即閃身出房，回到自己房中，取出一錠銀子，放到桌上，作爲店賬，連馬匹也不要了，縱身躍起，往店外飛掠而去！

江青嵐和崔文蔚夫婦，到江南

去的目的，當然是爲了找尋紅線，他們預定的路程，先到湖南，然後折向江西、浙江、安徽、江蘇。但目前崔文蔚夫婦突然失蹤，原定的路程，只好改變，他必須及時趕上九華山長恨谷，救人要緊！

由棗陽啓程，連夜急奔，第三天下午，便已趕到九華山下。九華山原是和五台、峨嵋、普陀，並稱四大名山，爲佛敎勝地，山上九峯聳立，有如蓮華削成，才叫九華。

因爲是地藏菩薩的化身，貞元十九年在山上肉身成佛，當時正是佛敎最盛行的時候，九華山可以說是名聞遐邇，香火鼎盛，但這不過是前山罷了。九華山環山廣及二百多里，除了聳立的九峯之外，幽壑巉岩，密林深谷，何止千計？有許多驚險難通之處，根本人跡罕至。

江青嵐日夜趲程，匆匆趕來，這一到了山脚，只見松柏參天，雲海瀰漫，九華山屹立天際，這情形反而使他無所適從。長恨谷，只是千里孤行客自己取的名字，在這羣山起伏，連綿不盡的廣大山區，何處去找？

日色漸落，時光已接近黃昏，如果不知情形，盲目地走，恐怕窮年累月，也難以找到。江青嵐心念轉動，忽見山路右側，露出一角酒帘，那是一座倚林而築的兩層竹樓，敢情是山中人賣些村酒粗餚，如果遊人旅客，錯過了大站食宿，也可以寄宿的小店，心中一喜，就酒開大步，往竹樓奔去。

當他跨上樓梯，略一打量，樓上地方，倒還寬敞，一共放着三兩張桌子。這時，連一個食客也沒有，店堂中只有一個雙鬢斑白的駝背老頭，手裡拿着一根旱烟管，坐在板櫈上打盹，他給江青嵐上樓的步履聲驚醒，揉了揉眼睛，傴腰屈背的站了起來，從滿臉皺紋的臉上，綻出奉承的笑容。但當他和面前的少年客人，目光一接之下，心頭陡然一震。只覺這位十八九歲的少年，不但生得劍眉星目，儀表英俊，特別是那雙懾人的眸子，吐着異彩，分明還是內家高手。

他不期而然地瞧了他腰間橫着的那柄古劍上七顆晶瑩耀目的珠子一眼。立時取過抹布，在桌上抹了一抹，放好杯筷，一面笑道：「公子爺是遊山來的，快……快請坐下，小店偏僻山村，只有村釀粗餚，公子爺多多擔待。」

江青嵐坐下身子，回頭笑道：「老人家不必張羅，有現成的拿來就是。」

老頭答應一聲，逕自下去，不多一會，切來半斤牛肉，十來個鹵蛋，和兩斤白酒。江青嵐連日趕路，此時肚中早已飢餓，當下挾了一大塊牛肉，送進嘴中，又喝了一大口白酒。

心中暗想，這老人家在這荒僻山脚，開設酒店，對山中情形，一定熟悉，不知他是否知道長恨谷所在？這就問道：「老人家，你這酒店，開設得很久了罷？」

老頭抬頭想了想，歎氣道：「小老兒在這裡，躭了十幾年啦！唉！年老力衰，能糊口，也就算了。」

江青嵐咕嘟又喝了一大口酒，邊吃邊道：「老人家，你這裡生意，可並不好呀！」

老頭湊近身子，露出滿口黃牙，笑了笑道：「公子爺不知道呢，我們這裡，平日除了遊山和進香的客人，臨時憩足的，也只是少數罷了。

「小老兒就靠一年一次的地藏王菩薩誕辰，那一月可多賺幾兩銀子。啊！公子爺，你老如果再遲上一個月來，就熱鬧了，這一帶到處都是臨時攤位，吃的，用的，玩的都有。」

江青嵐幾杯下肚，覺得身上有點燠熱，不由把大袖撩起，一面問道：「老人家對山中情形，想必極熟，小生倒想請教一個地方。」

那老頭站立桌邊，這時瞧到江青嵐左腕，套着一隻黑黝黝的鐲子，眼中不由露出一絲疑惑的光芒，但瞬即消逝。一雙昏花老眼，又斜斜的打量了江青嵐一眼。但這一舉動，江青嵐並沒覺察，只聽老頭接着問道：「公子爺問的是甚麼地方？」

江青嵐道：「長恨谷。」

「長……恨谷？」

老頭聽得渾身一震，但他極力裝出若無其事，目光又再次掠過江青嵐左腕，徐徐搖頭道：「這地名，小老兒從沒聽人說過。」

當然！長恨谷是千里孤行客自己取的，恐怕除了江湖上曾到過長恨谷的人之外，即使山中樵夫，也不會知道。江青嵐默然良久，也不再問。

老頭却似乎感到有些不安，提壺替他斟了杯酒，續道：「山中有許多新地名，以前都沒有的，據說那是一班詩人題的名字，譬如，以前這山就不叫九華山，山中的人，直到現在，還是叫着九子山，後來有一位大詩人叫李白的，說這山像蓮華，就把它改做了九華。公子爺所說的長恨谷，恐怕也是詩人墨客們一時興起，取的名字罷了，小老兒倒好像聽人說過！」

說到這裡，忽然笑道：「小老兒眞是越老越糊塗了，連公子爺貴姓，還沒請敎呢！」

江青嵐道：「小生姓江，老人家你呢？」

老頭感慨的道：「小老兒叫做

洪福。」

他目光移到江青嵐左腕，故意咳嗆了一陣，才顫聲的道：「公子爺，你手上這隻鐲子，形式古雅，想是府上家傳之物？」

江青嵐劍眉微皺，他只是掛念着崔文蔚夫婦的安危，長恨谷連在山脚下住了十幾年的老人家都不知下落，自己又到那裡去找？聞言漫不經心的瞥着自己左腕，答道：「這是人家送的。」

洪福聞言之後，臉上乍露驚喜，急急問道：「公子爺，你……你訂了親？」

江青嵐被他問得臉上一紅，微微搖了搖頭，洪福又道：「那麼公子爺一定和江南大俠的家人十分熟悉？」

江青嵐聽得十分糊塗，依然搖頭道：「小生初來江南，不識江南大俠其人。」

洪福一張臉上，也同樣露出迷茫之色，他細瞇着兩眼，十分留神的打量着面前這位少年客人，似乎要憑他的經驗，瞧出他說的是否眞話？但是他失敗了，他發覺面前的少年客人，神光湛然，滿臉正氣，確確實實並沒欺騙自己。於是他身軀一陣顫動，皺紋滿佈的老臉上，徐徐掛下兩行老淚。

江青嵐心頭一楞，詫聲問道：「老人家，你……」

洪福搖着頭，凄然的道：「沒……沒甚麼，小老兒只是觸景生情罷了！」

江青嵐弄不清他問的江南大俠，究係何人？但至少和這位老人有着密切關係，他既不肯實說，自己也不好多問。

兩人沉默了一陣，老頭洪福忽然顫巍巍的走近幾步，問道：「公子爺請恕小老兒冒昧，你老到長恨谷去，究竟爲了何事，可否實言見告？」

江青嵐聞言一怔，因爲江湖上人習慣「逢人祇說三分話」，這自稱洪福的老頭，自己又不知他身份來歷，怎好實說？但繼而一想，崆峒門人磊落光明，雖然不知對方是善意還是惡意，但自己豈能騙他，略一沉吟，說道：「小生此來，是爲了找尋千里孤行客。」

洪福聽得身子一陣顫動，喃喃說道：「你果然是找他來的！唉！小老兒十幾年來，遁跡九華，也是爲了找他，只是……只是……唉！小老兒被他扔出來多少次，就是沒法見到他，也不容你說一句話。其實他和老主人，交誼非輕，就是……就是……唉！最近他老人家實在不勝其煩，只要身懷武功的人，一入谷中，就得廢去一身功夫，再扔出來，小老兒就是被他老人家廢了武功，連說明來歷都來不及，小老兒眞是愧對老主人。你……你……公子爺，既然帶着『辟雷鐲』尋來，自然不會有甚麼意外，但這還是奇險無比。」

江青嵐雖沒聽懂他嘮嘮叨叨的一大堆話，但說甚麼自己帶着「辟雷鐲」尋來，心中又是一楞。「辟雷鐲」！難道石嬤贈送給自己的，當眞是「辟雷鐲」？

可是此時他唯一躭心的是崔氏夫婦的安危，如果自己去遲一步，萬一給千里孤行客廢去兩人武功，豈不愧對良友？是以洪福所說，雖然使他聯想起許多問題，但最急於要知道的，只是「長恨谷」的地址，其他都屬次要，這就急急問道：「老人家，你當眞知道『長恨谷』地址？小生實在有急事待辦。」

洪福微微點頭，伸出顫巍巍的手指，向西遙指，口中說道：「公子爺，沿着這條小徑西行，約莫二十里光景，有一座形勢奇險，陡峭難行的峽谷，就是長恨谷的入口。

「但谷口矗立着一座小山，你必須記清往北轉彎，那以前進去的人，只是被扔出來了就算，現在還得廢去一身武功，但這還不致有性命之憂。可是你千萬不可往南走，因爲數十年來，只要往南走的，可說從無一人生還，小老……」

江青嵐還沒等他說完，早已倏地站起身來，隨手摸出一錠金子，往桌上一放，拱手道：「多蒙老丈指點，小生實有要事在身，容後再謝。」

說到謝字，人影一閃，早已掠出竹樓，依着洪福所說方向，如飛而去。

九華山雖然峻險無比，但三十來里路程，在江青嵐說來，還是算不了甚麼。他施展極頂輕功，提氣飛行，何消頓飯時光，就差不多快到地頭。

正待打量形勢，忽聽身前不遠的一片樹林中，似乎有人在低聲說話。

江青嵐心中一動，立即停住身形。暗想此處離「長恨谷」非遙，這說話之人，難道也是到谷中去的武林中人？果然如此，自己何不就跟在他們身後，也免得再浪費工夫，滿山找尋了。

心念轉動，這就一提眞氣，悄無聲息的掩了過去。只聽一個破竹似的喉嚨，低聲說道：「這小子一路緊趕，準是早已入谷去了，嘿嘿！早知他往這條路上來送死，咱們可用不着驚動師傅他老人家，乾脆等他廢了武功，扔出來的時候，不就任咱們擺佈？」

另一個却嘿了一聲，道：「老二，你想得太容易了，谷中的老怪物，江湖上雖然說得他神出鬼沒，終究只是傳聞。這小子，可眞不簡

單，據說還是崑崙劍神的記名弟子，你想，連王屋散人、析城雙兇，武林六絕中的人物都栽在他手下，最近崤山之會，還把隻手翻天，三眼比丘等人，全鬧得灰頭黑臉，低首認輸。這次他闖上長恨谷來，是為了少林寺被老怪物取走了一本達摩手著的『易筋眞經』。唔！據說這小子在少林寺祖師殿上，還和老怪物對過一掌，雙方居然半斤八兩，不分勝負，少林寺才算逃過一場劫數。」

江青嵐聽這兩人口音極熟，只是一時想不起來，但聽他們說的，分明是指自己而言，那麼這兩人竟是跟踪自己而來，不由心中大感驚異。

只聽先前那個沙啞喉嚨哈哈笑道：「據小弟推測，這小子和少林寺的禿驢，雖有淵源，還不致如此賣命，他敢情認為那兩個點子，也是老怪物順手擄來的，才這般拚命急趕。不過你說的也對，目前江湖上，可把這小子捧上了天，還叫他甚麼『橫天一劍』，但這會陰差陽錯，碰上了老怪物，不論他武功多高，就讓他們鬥個兩敗俱傷也好。」

江青嵐聽得心頭一震，暗想聽口氣，這兩人似乎對自己恨之入骨，有着深仇大恨。自己入江湖以來，固然得罪了不少人物，但這兩人究竟是誰？一時可眞還想不起來。

甚麼？江湖上叫自己「橫天一劍」？

不錯！「一劍橫天北斗寒」，確實夠得上劍氣磅礡，凜烈武林，但自己出道江湖，未及半載，這個美號，那有資格承受？

心中想着，身形微閃，縱目望去，只見一棵大樹根上，坐着兩個右目已眇的黑衣矮胖漢子，右邊一個，還殘了一條右臂。

這兩個面目可憎的人，正是燕山雙傑鐵算盤姜仁、鐵錢袋姜義！他們居然跟踪自己，尋仇而來！當下劍眉一剔，嘴角上微微噙起一絲冷笑，緩步踱出，冷峻的道：「姜仁、姜義，你們還認得小生嗎？」

燕山雙傑怎麼也想不到江青嵐會在此時突然現身，兩人瞧到他兩道冷峻懾人的目光，禁不住臉色灰敗，各自打了一個冷噤，宛若驚弓之鳥，雙雙躍起，向後連退！

但就在他們躍起，後退的一瞥之間，他們兩張驚惶失措的臉上，忽然陰霾盡消，露出得意之色，尤其兩隻眼睛，骨碌碌直向江青嵐身後望去。

這種神色，江青嵐那會瞧不出來，心頭不禁暗自詫異，眼前兩人詭計多端，莫非故作鎮定，想引自己別轉頭去，他們好驟下殺手？但這種情形，除非事前約好，否則那有如此逼眞？以兩人初見自己現身時的驚惶之色和此時的喜容，決難偽裝。

那麼自己身後，又有些甚麼東西值得他們得意呢？他心中暗暗冷笑一聲，立即運起護身眞氣，突然回頭，往身後瞧去。那知這一瞧，當眞把身懷絕技的江青嵐，驚得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

原來離自己身後不遠，赫然站着一人，那是一個身穿綠袍，臉色泛青的老人。兩道碧綠的目光，正在打量着自己，冷冷的道：「你就是近日轟動江湖的橫天一劍江少俠嗎？」

江青嵐這一回頭，不由感到十分凜駭，自己自從生死玄關通後，十丈之內，別說是人，就是落葉飛花，都清晰可聞。這綠袍老頭，居然站在五丈之內，自己尚未發覺，難道他功力之高，竟到了這種駭人境界？

心中想着，一面答道：「小生正是江青嵐，不知老丈如何稱呼？突然現身，又有何見教？」

綠袍老人目光詭異，望着江青嵐淡淡一笑，道：「老夫四川唐天生。」

說到這裡，用手指了指燕山雙傑，又道：「這姜氏兄弟，就是老夫門下，給少俠毀為殘廢，唐門弟子，行走江湖，就是得罪了各大門派，大家也都瞧在老夫份上，先打個招呼，少俠此舉，不嫌太過份嗎？」

江青嵐一聽對方自報名號，心頭也不禁一震，原來這綠袍老人竟然是江湖上毒名久著的碧目蟾蜍唐天生。聽說他一身毒技，天下無二，自己倒要小心。想到這裡，立即把眞氣護住全身，一面抱拳道：「老丈原來是名震江湖的唐老英雄，小生失敬之至，不過老丈責難一節，令高徒所作所為，老丈明察秋毫，個中詳情……」

唐天生嘿然冷笑，截住他話頭，「老夫已知梗概，少俠毋須多說。」

江青嵐見他不容自己分說，心中微起怒意，敞聲笑道：「那麼老丈意待如何？」

碧目蟾蜍唐天生，面露詭笑，冷冷的道：「冰魄夫人對後生小輩，驟下毒手，老夫自會找她評理，至於少俠……」

他故意拖長尾音，一雙碧目，却似笑非笑的盯着江青嵐，不往下說。

江青嵐怒道：「小生尚有要事待辦，老丈有話，不妨明說。」

唐天生並沒立即回答，只見他用手一招，鐵錢袋姜義，立即走了過來，然後指了指姜義，藹然笑道：「老夫聽說少俠系出崆峒，空空老人和老夫也有數面之雅，老夫自然不會貿然取少俠性命，致愧對故人。不過老夫為人恩怨分明，只要少俠自斷右臂，和唐門這場過節就算了斷。」

江青嵐心中暗想，自己大師伯為人正直，怎會和這個黑道旁門中人也有交往，分明是他自抬身價，及聽到後來，對方居然要自己自斷右臂，了斷過節，不由仰天長笑一聲，道：「燕山雙傑妄使絕情針，打傷小生妹子，小生問姜義索取解藥，他又乘小生不備，偷襲中毒受傷之人，震斷姜義右臂，還是小生手下留情……」

唐天生搖頭道：「少俠何必多費唇舌，唐門弟子，行走江湖，從不受人欺侮，少俠還是乾脆自行了斷的好！」

江青嵐憤然的道：「要是小生不自行了斷呢？」

碧目蟾蜍唐天生緩緩的道：「老夫言出如山，決不取少俠性命，少俠如果不肯自斷右臂，老夫就要姜義親自動手，不過老夫保證，絕無痛苦。」

江青嵐聽他說得不疾不徐，深具把握，好像自己就是待罪羔羊，任他宰割似的，心中不由十分驚奇。但一想到適才對方現身，在五丈之內，自己依然一無所覺，看來對方武功，當眞遠出自己之上，即此一點，對方如要出手制服自己，自然也是易事，那麼自己當眞束手就縛不成？

碧目蟾蜍唐天生又緩緩的說道：「少俠可曾考慮好了嗎？」

江青嵐微微一哼，道：「老丈幾曾聽說，江湖上有束手就縛之人？」

唐天生兩道碧綠眼光，略一開闔，詫異的道：「少俠之意，難道還想和老夫動手過招？」

江青嵐敞聲說道：「不敢請耳，小生為了心悅誠服，倒確有此意。」

「嘿嘿！嘿嘿！」

唐天生定睛望着他，口中發出嘿嘿冷笑，眼中射出殘酷和得意之色。江青嵐忽然感到不對，自己一顆心，竟然隨着唐天生嘿嘿冷笑，起了一陣顫動，頭腦之間，也似乎感到有些昏眩。

這一驚，當眞非同小可！要知他練的乃是崆峒心法，玄門正宗功夫，自從服下「坎離丹」，又經空空老人打通他全身經脈，玄關已通，百病不侵，此時突如其來的一陣昏眩，豈是偶然！

立時默運玄功檢查全身，那知不運氣倒還罷了，這一運氣，只覺眞氣渙散，四肢百骸綿軟無力，耳中聽到唐天生徐徐說道：「少俠也未免太以狂妄，憑老夫的身份，何用親自動手？」

江青嵐頭腦昏眩，眼皮重逾千鈞，再也睜不開來，身形晃動，脚下踉蹌後退了一步，還算他心頭明白，硬行穩住。

只聽碧目蟾蜍唐天生冷嘿了一聲，道：「姜義，你過去砍下他右臂，咱們就走。」

鐵錢袋姜義答應一聲，立時響起沉重的步履之聲，往自己身邊走來！完了！自己着了人家道兒，這會落得個終身殘廢！

突然，他不知從那裡逼發出來的一股勇氣，驀地大喝一聲，目中精光陡射，右手疾翻，一掌直劈出去！

鐵錢袋姜義做夢也想不到一個中毒已深的人，還會突起發難，連「啊」也沒有啊出，砰然一聲，一個身軀震飛出去三丈開外，啪達摔到地上。

這一下連唐天生這樣老奸巨猾的一代魔頭，也凜然大駭，疾退了四五步。陡的仰天一聲怪笑，他手上不知何時，多出一支通體碧綠的青竹竿，一步一步往江青嵐身前逼去！

江青嵐依然凜然而立，對碧目蟾蜍唐天生的逼近，似乎視若無覩。唐天生面對這個名動江湖的少年人，倒也不敢魯莽，雖然此時只要細長的青竹竿隨手一揮，立可取他性命。

但他却十分審慎，走到五尺距離，便行止步，兩道綠陰陰的眼睛，碧光暴射。他目光何等銳利，一眨之間，早已看出江青嵐雖然屹立如故，但分明中毒已深，不過使着一點僅餘的眞氣支持不倒，不由冷嘿一聲，右手青竹竿一抖，一點碧光，疾若流星，往江青嵐胸前「玄機」穴上點去。

江青嵐依然不避不讓，對唐天生竹竿的來勢，漠然無視。青竹竿快要點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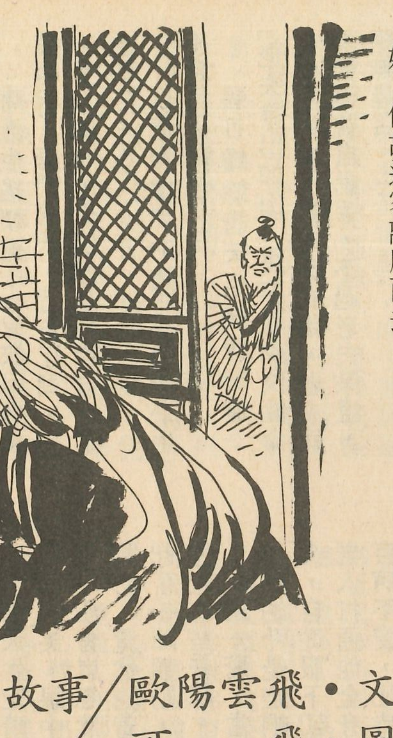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突然一聲嬌叱，由鄰近一棵大樹上，洒出一溜銀花，快若閃電，往唐天生當頭罩下！

碧目蟾蜍唐天生，在武林中也是響噹噹的一流高手，但對方這種聲勢，快速凌厲，還是自己生平所僅見，不但無法破解，甚至無法還手，難道這是谷中那位魔頭及時趕來？他心念疾轉，趕緊把點出的青竹竿往上一挑，身軀立時暴退；但饒你見機得快，還是劍風砭骨，耳中「叮」的一聲脆響，青竹竿差點被震脫手！

準是這魔頭！他連人影還沒看清，低喝一聲：「姜仁，快退！」

隨手一把抓起姜義，身形如風，往林中竄去，走得無影無踪。千萬朶銀花，倏然斂去，飄身落地的却是一個苗條女郎。（未完・廿三）

上文提要：宋豆腐帶張夢月啓棺驗屍，她無法証實父親生死，有待三位長老決定，蓬萊堡衆人面對生、死張人龍，長老雖然看出一點，但不敢肯定，因爲水無情自詡救了張人龍，只好由宋小飛等人施計，用吃辣椒的辦法試出張人龍額頭沒有冒出汗珠，顯然臉上戴有人皮面具，大家眉來眼去，心中雪亮，另一破綻是張人龍要將夢月許配水無情，宋小飛取出死者血書亮相，張人龍見勢不妙，借故送客離席而去……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豆腐大俠

小飛義正辭嚴　東張恩將仇報

是張人龍，正在洗臉。

旁邊放着一張人皮面具。

果然不出所料，是個冒牌貨。

可惜頭兒低垂，又有毛巾遮臉，看不清此人的廬山眞面目。只聽他不乾不淨的嘟喃道：「媽的，早知道姓張的嗜食辣味，就不爲頭兒接風了，害得老子差點當場出醜，辣出問題來。」

話甫出口，突聞一聲破門之聲傳來，一下子闖進六個人。

當先一人是豆腐大俠宋小飛。

張夢月與他齊肩並步而入。

東張三老與張大風的動作也不慢，緊隨在後，一入門便展開包圍的局勢，張守正眼明手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那張人皮面具取在手中。

事出突然，那人嚇得魂飛魄散，猛抬頭，一張臉毫不保留的呈現在大家眼前。

「是白煞！」

「是白毛！」

大夥兒有目共睹，一齊驚呼出聲，確是雙煞之首的白煞白毛。

面具握在別人手裡，想再僞裝已經不可能，白煞白毛傻呼呼的杵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

張夢月怒不可當的道：「姓白的，你簡直太卑鄙了，爲甚麼要冒充我爹？」

白煞白毛暗中運功戒備，一言不發。

豆腐大俠宋小飛寒臉冷笑道：「張堡主是你殺的？」

白毛不再沉默，斷然否認道：「絕無此事。」

「放屁，既非殺人兇手，怎知現場狀況？」

「白某曾去過現場，目睹一切。」

「那時張大俠的情形怎樣？」

「已被人開膛破肚而亡。」

「兇手是誰？」

「你問我，老子去問誰。」

「不是你？」

「老夫不曾動張人龍的一根汗毛。」

張守正聞言大怒，晃一下手中的人皮面具，聲色俱厲的道：「白朋友這話就太離譜了，老夫想知道這張人皮面具從何而來？」

「是請人特製的。」

「不對吧，倘若老夫沒有看走眼，是從人龍賢侄的臉上剝下來的，否則不可能如此維妙維肖。」

白煞白毛臉一沉，突然冒出來一句：「是又怎麼樣？」

此話一出，張夢月差點沒把肺給氣炸，咬着銀牙嬌叱道：「老匹夫，你好毒辣的手段，本姑娘要你血債血還！」

怒火中燒，出手似電，玉腕疾翻，立有一股强勁的暗力箭射而出，照準白毛的面門打過去。

快、準，兼而有之，力猛如山，去勢如風，洶湧的掌浪彷若拍岸驚濤，眼看白煞的一張陰森森的臉龐就要變成爛蘋果，不料，白毛確非庸手，急切間露了一手騰挪絕技，滑出數尺，險險避過致命一擊。

張夢月恨滿心頭，本待再度出手，非要置白毛於死地不可，被張守禮及時阻住，道：「老賊惡名遠播，罪與天齊，即使脅生雙翅也難逃一死，但別急在一時，有些事必須查清楚。」

長老張守智接口道：「姓白的，老夫問你，本派的掌門人到底死於何人之手？」

白煞白毛陰惻惻的冷笑一聲，道：「那血書上不是已有交代，復仇找魔音，殺人的兇手自然是那個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神秘人。」

「本座是問你開膛破肚的人是那個？」

「不知道。」

「胡說，既在現場，爲何不知？」

「白某到達時兇手已遠走高飛。」

張大風雙眉一挑，道：「姑勿論是否殺人的兇手，你跑來蓬萊堡，冒充掌門人，究竟是何居心？」

白毛嘿嘿冷笑道：「目的很單純，只是想要一下名門大派的威風，過一下掌門人的癮，如此而已。」

豆腐大俠宋小飛偏不信，臉一沉，道：「哼，恐怕未必，三歲孩童都曉得是連篇鬼話。」

「臭豆腐，你以爲是怎樣？」

「八成是與他人勾結，另有所圖。」

「與何人勾結？」

「神秘人的可能性最大。」

「這是你小子一廂情願的想法，事實上白大爺根本不認識神秘人。」

宋小飛聞言冷哼一聲，道：「你倒推得乾淨，據本俠所知，雙煞、三鬼俱已投懷送抱，被神秘人收買，準備在武林中興風作浪。」

張夢月杏眼一瞪，道：「此事本姑娘亦有個耳聞，南巴投靠建文帝，北趙歸附永樂帝，神秘人打算在這兩大勢力之外另建第三勢力，獨霸江湖，稱尊武林。」

白毛矢口否認道：「絕無此事！」

一面說，一面兩隻眼珠子不停的打轉，欲尋找脫身的機會。

羣俠看在眼中，包圍圈更緊更密，張大風語冷如冰的道：「黑白雙煞一向形影不離，你冒充蓬萊堡堡主，黑煞黑炭又冒充那個，難不成大衆情人風流客水無情就是黑煞的化身？」

白毛含糊其詞的道：「無可奉告。」

張守正是老江湖，另有他自己的高見。「水無情技深若海，功力高不可測，姓黑的恐怕冒充不來。」

豆腐大俠亦道：「長老所見甚是，適才本俠與水無情較量時，便發覺乃身懷絕技的高手，論功力，講修爲，絕不在東張、西萬、南巴、北趙四大世家掌門人之下，姓黑的魔頭至少還差一大截。」

張守禮頷首道：「宋大俠的看法完全正確，黑煞還沒有這個能耐。」

雙眉一挑，繼又轉對白煞道：「江湖上從未聞有水無情這一號人物，說，此人究竟是何來路？」

死鴨子，硬嘴巴，白毛還是那一句老話：「無可奉告！」

「還有，神珠是否被你得去？」

「白某若有神珠在身，你們早已死光死絕。」

「那麼，魔戒神珠的新主兒是那個？」

「老夫若是知道，早已離堡他去，那還有閑情逸緻在此冒充張人龍。」

張守智不肯罷休，寒臉道：「本座不信，就算神珠不在你手中，也必定知其下落，如果交代不清，就休想活着離開蓬萊堡。」

白毛賊眼不停的轉，並且暗中扣好了兩把鐵蓮子，陰沉沉的聲音道：「要白某如何交代？」

「先把衣服脫下來。」

「脫衣服幹甚麼？」

「本座要搜身。」

「辦不到，再見！」

白煞蓄勢已久，見字出口，雙掌齊揚，鐵蓮子應勢激射而出，趁衆人閃躲迴避間，猛一長身，已自破門而出。

匆匆如漏網之魚，急急如喪家之犬，白毛腳一點地，便又彈身而起，朝高大的堡牆撲去。

羣俠豈是省油的燈，俱屬一流高手，他快，大家也不慢，白毛僅僅逃出去三丈不到，便隨後追來。

「別逃！」

「把命留下來！」

「事情一定要交代清楚！」

「東張可不是任你來去自如的地方！」

七嘴八舌，吼聲如濤，眨眼工夫已近在丈許之內，孰料，正當眼看就可手到擒來之際，白毛突然雙臂一抖，「一鶴冲天」而起，飛向牆頭。

羣俠毫不遲疑，也立即飛上了天，同時出招如電，剛猛强勁的掌力冲天而上，打算將白煞截殺在半空中。

做夢也沒料到，合羣俠六人之

力，不僅未能擊斃白老魔，反而吃了大苦頭，被一股巨大無匹的暗力，好似泰山壓頂般强行逼落地面。

白煞已上了牆頭。

牆頭上又多了二人。

一個是大衆情人風流客水無情。

那一股暗力就是由水無情所發。

此刻，三個人高高在上的傲立牆頭，彷彿是三座鐵塔，羣俠則屈居牆下，相形之下顯然處於下風。

豆腐大俠宋小飛好不惱火，暴跳如雷的道：「水無情，你又跑回來做甚麼？」

水無情卓立如故，語冷聲寒。

「本是前來下聘，準備娶媳婦。」

「現在呢？」

「白毛身份已敗，娶親不成，只好用搶的。」

「你說甚麼？要搶親？」

「不錯，就是這個意思。」

張夢月破口大罵道：「你做夢，就算天下的男人死光了，本姑娘也不會嫁給你，何況……」

水無情截口道：「何況怎樣？」

張夢月含情脈脈的瞄了宋小飛一眼，道：「你家大小姐早已與人訂親，而且馬上就要成親了。」

「對象是那一個渾小子？」

「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莫非是本公子脚下的這塊臭豆腐？」

「正是小飛哥。」

一句小飛哥，令水無情好不刺耳，冷言厲色道：「宋豆腐，你聽清楚，凡是本公子想要的女人，任何人皆不許碰，你他媽的今天是死定了！」

了字出口，抓起了一塊大青磚，照準豆腐大俠的頭顱擲下去。

宋小飛豈是易與之輩，立即反手還擊，各式各樣的豆腐接二連三的脫手飛出。

誰說豆腐不能碰磚頭，宋小飛就敢碰，而且一碰就碎，一塊大青磚化作無數碎片，夾雜在豆腐雨中飛向牆頭，射向白毛、黑炭與水無情。

害得這三個魔頭手忙脚亂，在牆上跳起閃避舞來。

張守正最關心的事是魔戒神珠，這時又舊話重提道：「姓白的，神珠到底在不在你身上？」

白煞白毛簡短的吐出來兩個字。「不在！」

「那麼，被何人所得？」

「不知道。」

「如果老夫的判斷沒錯，八成是落在這位水公子之手。」

水無情的態度十分傲慢，神采飛揚的道：「是怎麼樣？不是又如何？」

張守禮怒冲冲的道：「是就交出來！」

「憑甚麼要交給東張？」

「因爲是本派掌門人捨命得來的。」

「假如不是呢？」

「要搜身。」

「媽的，老匹夫，你也未免太自不量力了，有種就來搜呀！」

「搜就搜，難道東張還會怕你不成！」

說幹就幹，沒見他怎樣作勢便已拔起至半空中。

張守正、張守智、張大風、張夢月，以及豆腐大俠等人自無袖手旁觀之理，也及時騰身而起，與張守禮採取同一行動。

同時，經過這一陣折騰後，早已驚動了蓬萊堡內的高手，紛紛奪門而出，在堡牆外從兩側包抄過來，準備來個裡應外合，四面包圍。

豆腐雨與暗器齊飛。

刀劍風與掌影共舞。

眼看一場別開生面的空戰行將登場。

詎料，水無情却突然改變了主意，羣俠甫落牆頭，便與雙煞一瀉而下，溜之大吉。

大衆情人風流客水無情邊奔邊說道：「水某願再說一遍，凡是本公子想要的女人，任何人皆不許碰，快則三日，慢則五天，必會回來與張姑娘同床共枕，相擁而眠，做一對恩恩愛愛的好夫妻。」

宋小飛怒極而吼道：「風流鬼，你到底是何來路？」

「本公子來自北大荒。」

「究係何人？」

「水無情。」

「可是神秘人的同路人？」

「不是。」

「可知神珠的確切下落？」

「一無所知。」

「本俠不信。」

「信不信由你。」

「水無情，站住，把話說清楚再走。」

「抱歉，本公子恕不奉陪，告辭了。」

話至此處，三條人影已全部沒入黑沉沉的夜色中。

* * *

三魔逃逸無踪，羣俠久追不獲，只好返回蓬萊堡。

張人龍之死已無可置疑，東張所有的族人全部陷入無盡的哀傷中。

家家頂禮膜拜，戶戶焚香燒紙。

人人滿面哀戚，個個傷痛逾恒。

天天有人哭倒在靈前。

處處都可以看到流淚的臉。

這樣的情景一直持續了七天，直至張人龍、張人鳳、張人豪發引安葬，入土爲安之後，大家悲痛的情緒才稍稍緩和下來。

國不可一日無君，東張也不可一日無掌門人，就在確定張人龍已死的當天，張大風便在東張三老的親自主持下，出掌了門戶，正式就任爲東張第二十一代掌門人。

而宋小飛則好人做到底，幫着大家處理善後，忙進忙出的，直到今日仍未離開蓬萊堡。

好不容易，總算諸事就緒，豆腐大俠遂決定第二天一早就離開蓬萊堡。

消息很快就傳到張夢月的耳中，當天晚上便找到宋小飛的居處來，一進門就說：「小飛哥，聽說你明天就要走？」

宋小飛「嗯」了一聲，未曾正面作答。

張夢月搬了一張椅子，坐在豆腐大俠的斜對面，柔情似水的道：「打算到那兒去？」

「尋魔戒，追神秘人。」

「依小妹之見，水無情這個人身份神秘，言行詭異，說不定與神珠的下落大有關係。」

「沒錯，本俠也是這樣想，下次再狹路相逢絕不輕易放過他。」

張夢月的臉上乍然飛來一朵紅雲，羞人答答的道：「那我們的事情該怎麼辦？」

宋小飛愣然道：「我們甚麼事？」

「婚事。」

「婚事？」

「對，婚事！」

豆腐大俠聽得一呆，振振有詞的道：「這只是張堡主生前的一個權宜之計，一句兒戲之言，張姑娘不必承擔責任，也沒有非要履行不可的義務。」

張夢月的想法却不一樣，鄭重其事的道：「小飛哥說那裡話來，馬無首不行，人無信不立，先父既有遺言交代，做女兒的自當切實遵行。」

「你的意思是……」

「我們馬上成親。」

「張堡主今天才入土安葬，這……」

「民間風俗，百日之內仍可婚配嫁娶。」

「這恐怕不妥吧，而且……」

「而且怎樣？」

「咱家本身也有困難。」

「飛哥有何困難？」

「說實話，本俠早已與人訂親。」

張夢月聞言大吃一驚，雙目暴睜，淚水盈眶，一張白裡透紅、紅裡透白的臉蛋兒，登時變成了蒼白的顏色，停了好一會兒工夫才幽幽怨怨地道：「既有婚約，就不應該答應這門親事，於情於理都有向先父坦白表明的必要。」

豆腐大俠宋小飛一本正經的道：「本俠行事一向坦蕩磊落，這些事均曾向張堡主據實相告。」

「先父他老人家怎麼說？」

「希望本俠能夠退婚。」

「你答應了嗎？」

「婚約乃家師所訂，在下無權做主。」

張夢月流露出一臉痛苦的表情，淚眼汪汪的道：「既然如此，先父就不該有『夢月嫁小飛』的遺言留下。」

宋小飛條理分明的道：「其實，這也不能怪張堡主，就當時的情況而言，這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選擇。」

張夢月冰雪聰明，箇中因由自然心知肚明，道：「這我明白，他老人家主要的是不甘讓魔戒神珠落入外人之手。」

豆腐大俠道：「令尊的想法確是如此，張姑娘大可不必爲『夢月嫁小飛』的遺言耿耿於懷，就當沒這回事算了，他日若將神珠追回，本俠願無條件歸還姑娘。」

言來慷慨激昂，大義凜然，誠不愧爲是坦蕩蕩的眞君子，張夢月聞言花容爲之立變，動容道：「不，父命如山，此事斷無更改之理，婚事不能取消，神珠仍歸飛哥所有。」

這一來，可令我們這位艷福不淺的豆腐大俠感到爲難了，道：「可是，你別忘記，本俠已有未婚妻，恐怕會辜負姑娘的一片厚愛。」

「先父說過，可以退婚呀！」

「這事可能行不通。」

「小妹願付出任何可以付出的代價補償對方。」

「婚約是家師訂的，他老人家這一關就很難過。」

「方老前輩若是不肯，小妹也只好認命，退而求其次。」

「如何退而求其次？」

「與那位姐姐共事一夫。」

宋小飛臉色一變再變的道：「這樣未免太委屈你了，我……」

張夢月截口道：「爲了不違父命，捨此別無良策。」

「問題的關鍵是本俠的那位未婚妻不知肯不肯？」

「那位姐姐的貌相如何？性情怎樣？必要的時候小妹可以當面去求她。」

「說來可笑，到現在爲止我們尚無一面之緣。」

「奇怪，素不相識怎麼可以訂親呢？」

「完全是家師的主意。」

「娶妻的是你，嫁人的是她，總有一天你們還是要見面的。」

「是啊，家師已與對方的師父

有約在先，我們很快就會相見。」

「在那裡?」

「就在家師的住處逍遙居。」

張夢月沉吟一下，忽發奇想道：「飛哥，我陪你一起去好不好?」

豆腐大俠怔愕道：「你去幹甚麼?」

「小妹想親自去求她。」

「彼此初識乍見，一照面就談這種事，不太好吧?」

「依你之見又當如何?」

「須從長計議，伺機而爲，急不得。」

「好吧，飛哥怎麼說就怎麼辦，只要你心中有我張夢月這個人的影子，我就心滿意足了。」

「本俠會的，無論如何會給張姑娘一個交代。」

「但願如此，晚安。」

「晚安。」

「明兒見。」

「明兒見。」

* * *

翌日一早，豆腐大俠宋小飛便起床了，在張夢月的陪伴下，悄沒聲息地離開了蓬萊堡。

由於天剛破曉，多數人仍在夢鄉中，故而並未驚動新上任的蓬萊堡堡主張大風與東張三老。

不料，離堡未及百丈，却在一大片黑森林前與上述四人不期而遇。

黑森林內人頭晃動，袂影飄忽，接着又黑壓壓的冒出數十人來，將通路封了個密不透風。

都是張家的族人，夢月耳熟能詳，宋小飛也大半相識。

除掌門人張大風、十九代的張守正、張守禮、張守智外，尚有二十代人字輩的張人傑、張人駿、張人達、張人發、張人英，以及二十一代大字輩的張大山、張大海、張大川、張大岳等，一個個緊繃着一張臉，來意似頗不善。

宋小飛儘管心裡有些犯嘀咕，表面上仍鎮靜如常的道：「各位，早啊。」

張大風漫不經心的隨口應了一句。「早。」

「大清早的，各位準備到那兒去?」

「一則爲宋大俠送行。」

「不敢，不敢。」

「二則想順便查問一件事。」

「甚麼事?」

「關於神珠魔戒的下落。」

張夢月搶先道：「這些事小飛哥不是都已經交代過了嗎?我爹死後被人開膛破肚，魔戒下落不明，近來江湖上又盛傳是被一位紅粉佳人得去，事實究竟如何，誰也不敢妄下定論，大風哥何必再舊話重提?」

東張三老之首張守正白眉一軒，目注宋小飛，肅容滿臉的道：「請恕老朽直言，謠傳是可以設計製造的，不足爲憑，宋大俠的說詞疑點甚多，也不足採信。」

豆腐大俠聽得一呆，愕然道：「前輩覺得本俠的話那裡可疑?」

張守禮一字一句的道：「本座問你，宋大俠是人龍賢侄死前遇見的最後一個人，對不對?」

「應該是的。」

「親手交給你一封血書?」

「沒錯。」

「言明神珠已吞入腹中?」

「張堡主是這樣說的。」

「神珠慨贈宋大俠，條件是要娶夢月爲妻?」

「這事在血書上已經說得很清楚。」

「結果，宋朋友可曾得到神珠?」

「沒有。」

「爲何不將魔戒神珠從人龍賢侄的腹中取出?」

宋小飛道：「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張守智道：「甚麼原因?」

「一是爲了恪遵張堡主的遺言。」

「遺言怎麼說?」

「即刻遠走蓬萊，待與夢月結成夫妻後再一同收屍取珠。」

「其二呢?」

「開膛破肚，毀人遺體，事太殘忍，本俠不忍出此下策。」

「你不覺得此乃婦人之仁?」

「事後檢討，咱家確有不是之處，考慮欠周。」

張守正的聲音突然提高了一倍，義正詞嚴的道：「這就是事情的核心所在，宋朋友乃是成名人物，智勇雙全，經驗老到，是在大風大浪裡打過滾的老江湖，不可能發生考慮欠周的事。」

宋小飛驚得呆住了，半晌始道：「張長老認爲在下已將神珠取走?」

「不論何人，都會這樣做。」

「可是，本俠並沒有這樣做。」

「對不起，老夫無法置信。」

張夢月硬着頭皮插言道：「這些事俱已成爲過去，三爺爺又何必斤斤計較，反正神珠本來就歸小飛哥所有，就算在他身上，咱們也無話可說。」

蓬萊堡堡主張大風不以爲然，大聲說道：「賢妹此言差矣，本堡主有話要說。」

「大風哥有何高見?」

「魔戒應歸東張所有。」

「我爹明明已經送給別人，怎可毀諾背信?」

「他無權作此決定。」

「誰才有這個權力?」

「長老會。」

「三老怎麼說?」

張守禮沉聲道：「長老會一致決議，神珠的主人應是張家所有的族人。」

夢月姑娘不同意，大聲爭辯道：「我爹爲此犧牲了一條命，又是掌門人的身份，斷斷不可以失信於人，長老會理當尊重他老人家的意見才是。」

蓬萊堡堡主張大風道：「夢月妹，你要搞清楚，犧牲性命的人並非只有人龍叔一個。」

張人駿接口道：「是啊，還有人鳳與人豪哥，三條人命僅僅換來一顆神珠，豈可便宜了外人?」

夢月姑娘據理力爭道：「小飛哥不是外人，我們成親之後就是咱們張家的女婿。」

張大岳的年齡比夢月還要小，不僅年少氣盛，一張嘴巴尤其尖酸刻薄，冷言冷語的道：「哼，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夢月姐一旦嫁給宋豆腐，連你自己都不能算是張家的人了，何況是姓宋的小子!」

宋小飛越聽越火，怒氣沖天的道：「看樣子，你們是鬼迷心竅，非要將神珠弄到手不可?」

張守智斬釘截鐵的道：「神珠乃奇珍瑰寶，東張志在必得。」

「那你們就自己去找吧。」

「東張唯你是問。」

「神珠又不在宋某手上，幹嘛要找本俠?」

「宋朋友的話不足採信。」

「各位以爲本俠在以謊言誆人?」

「事情清清楚楚的擺在面前，憑你豆腐大俠的經驗閱歷，不該也不會任令這麼重要的一件寶物留在一個死人的肚子裡。」

這話一針見血，宋小飛暗中叫苦不迭，氣虎虎的道：「張長老的意思是一口咬定本俠得到了魔戒神珠?」

掌門人張大風雙眉一挑，以肯定的語氣道：「事實本來就是如此。」

「就算事實如此，也是本俠應得之物，與他人何干?」

「東張一再表明立場，要收回。」

「收回?怎麼收?」

「不惜採取任何手段。」

張大風說這話時，東張諸俠一陣游走，已將宋小飛、張夢月包圍起來，大有山雨欲來之勢。

豆腐大俠睹狀氣得雙眼發直，橫掃全場一眼後道：「看這情勢，各位顯然有備而來，動口不足，還想要動手，打算以武力解決?」

張守正面籠寒霜，吐字如刀。

「倘若宋大俠不能給東張一個滿意的答覆，本座不排除有此可能。」

「張長老要本俠如何做?」

「把魔戒神珠交出來。」

「咱家無珠可交。」

「說出它的確切下落也可以。」

「下落不明。」

「老夫信不過。」

「怎麼樣才肯相信?」

「要搜身!」

張夢月實在聽不下去了，臉色一陣青一陣白地道：「三爺，這太過份了，小飛哥是我們東張的大恩人，怎可恩將仇報，拿對付白毛的手段來對付他。」

蓬萊堡堡主張大風擺出了掌門人的架式，駁斥道：「賢妹何出此言，身爲東張一份子，斷不可有吃裡扒外的念頭，想那魔戒神珠乃曠世奇珍，東張是以三條人命換來的，理當回歸本門，不論親疏敵友，皆一視同仁，務必要追查到底，如有人膽敢不聽命行事，東張必將羣起而攻之。」

態度夠強硬，言詞夠尖銳。

是在嚴重警告張夢月。

也是在說給宋小飛聽。

豆腐大俠當然不吃這一套，聞言火冒三千丈，暴跳如雷的道：「你們愛怎麼想就怎麼想，高興怎麼做就怎麼做，本俠恕不奉陪，要先走一步。」

當即挺起胸膛，邁開大步，一步一個脚印的向前走去。

一面則運足功力，扣好豆腐，必要時準備不惜一戰。

張大岳初生之犢不畏虎，首先一躍而出，擋住去路，虎吼了一聲。「站住!」

宋小飛神色一緊，道：「你想幹甚麼?」

「把神珠交出來。」

「沒有。」

「說出它的下落來。」

「不知道。」

「那就留下衣物，光着屁股滾吧!」

「本俠不接受這種侮辱。」

「哼，這可由不得你，小爺非搜不可!」

這小子眞勇敢，雙手齊出，眞的想去摸豆腐大俠的口袋與皮囊。

「放肆，一邊涼快去!」

宋小飛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張大岳偸鷄不成蝕把米，甫進三步，猛覺一道氣牆撞上身來，震得他當場四脚朝天跌下去，眞的骨碌碌的滾到一邊涼快去了。

接見豆腐大俠彈身而起，凌空虛渡，欲從東張羣俠頭頂掠過。

「那裡跑!」

「乖乖的留下來!」

吼聲如雷，刀劍交揮，東張三代高手一齊出動，全面截擊，佈下了一道天羅地網，不許宋小飛越雷池一步。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粗獷高大的喇嘛漢子敖杰施巧計，搶回親生女兒，為免受人再騷擾，敖杰燒毀了自己住了十餘年的紅磚屋，抱着女兒搬進早已設計安排的斷崖下的洞屋中，從此每天教練其女。女孩剛三歲餘，名叫敖小玉，敖杰要將西域之「混元一氣通天神功」傳授給玉兒，每天以特製葯液將玉兒浸泡在高溫中，百多天後又以另一法訓練之，使小玉兒體內起了巨大的變化……



俠情輕鬆技擊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一女成名萬骨枯

攝魂大法迷女子　憐愛之心掩仇恨

年輕人厲吼如虎：「殺！」姑娘也尖聲：「妳死吧，野和尙！」

敖杰厲吼一聲如打旱雷：「住手！」

果然，兩個年輕男女在一震之下站住了。

「你們這是幹甚麼？」女的叱道：「問你！」

「問我？我不認識你們呀！」女的面皮一緊，叱道：「那麼，我問你，沙妙妙你不會不認識吧？」

她此言一出，敖杰面色一變。

「沙妙妙，唔……認識。」女的戟指敖杰，叱道：「你把我姐害慘了。」

敖杰突然哈哈笑了。

他直對姑娘猛點頭，道：「唔，難怪妳長得標緻可愛，原來妳是沙妙妙的妹子呀！」

「我叫沙巧巧，野番僧，你該明白我們為甚麼要殺你了吧！」

那卓成方厲吼，道：「番僧呀，我大表姐人已發瘋，都是你害的，你這該死的東西！」

敖杰道：「沙妙妙發瘋了？」

沙巧巧道：「我姐坐在沙家堡的堡樓上，每天都會坐上幾個時辰，她叫着你的名字，却不說出你是怎麼害她的，但我們都已明白，我姐被你糟塌了。」

敖杰哈哈一笑，道：「想不到妳姐姐如此癡心呀！聽了叫人愉快。」

卓成方大怒，道：「你愉快，我大表姐慘了。」

敖杰面色一厲，道：「你們知道甚麼，你們應該問問你們的姐姐才會明白。」

沙巧巧道：「問甚麼？我們只知道你這可惡的番僧把我姐害慘了。」

敖杰道：「那麼，我就告訴你們吧！」

他抬頭看向遠處的馬鬃山，冷然的又道：「我懷有一種至高無上的武學秘笈，但那必需自幼兒練起方能脫胎換骨易筋，但普天之下我又不想去找一個與我不相干的娃兒收之為徒，那麼，最好的方法便是找姑娘為我生一個我自己的骨肉。」

他淡淡的看向兩個吃驚的男女，又道：「我要創造一個武林中至高無上的奇葩，而這個人又是我的親骨肉，所以我到處去找……而且……」

他厲芒一現的看着沙巧巧，又道：「妳姐沙妙妙只是七個姑娘中的一人，她們……」

卓成方大怒，道：「借腹生子呀？」

敖杰不以為意的道：「只不過只有一位為我生了個女娃兒。」

沙巧巧道：「你有了個女娃？誰生的？」

敖杰道：「金娘子。」

沙巧巧道：「你也敢惹上金娘子呀！」

敖杰道：「金娘子已為我生了女兒。」

沙巧巧道：「這娃兒……是……」

敖杰道：「女娃已在我的手中了。」

沙巧巧道：「金娘子絕不會放過你，就如同我沙家堡不放過你一樣。」

卓成方道：「表姐，上……」

沙巧巧重重點頭，長鞭倒轉，她自鞭子的末端處拔出一把細細的尖刀一尺長。

「眞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輩，叫你們知道厲害。」

他把肩上東西拋在地，大紅袈裟平飛力抖直往那卓成方罩過去。

只聽得卓成方厲吼：「殺……噢……」

「轟……」

卓成方的身子隨他的淒叫而往河中飛躍，那光景就如同敖杰往河中拋東西似的，但聞水花四濺，卓成方已跌落在河中了。

敖杰厲吼道：「峨嵋刀法豈能傷得了佛爺！」

就在他的話聲裡，幾乎沒有看一邊的尖刀沾身，紅袈裟回抖，右手已扣住沙巧巧的挺刀右腕。

沙巧巧大驚，全身力道盡失，她只有用力掙扎，而那把尖又細的刀已被敖杰慢慢的收在手中。

「你……」

沙巧巧急急看河中，只見被一掌擊落河中的卓成方爬在河岸邊喘大氣，他口中有鮮血流出來。

他這一掌並不算重，敖杰的大羅掌只出了三成。

雖然只三成，但卓成方要想立刻爬上岸，怕還得等上一陣子了。

* * *

沙巧巧用力難掙脫，她怒視着敖杰大叫：「放開我，放開我！」

敖杰哈哈一笑，他的雙目流露出異樣的光芒。

這種光芒似利刃，一下子便把忿怒的沙巧巧震懾住了，沙巧巧無法躲開敖杰的這種眼神，漸漸的……

漸漸的沙巧巧不再掙扎了。

沙巧巧的一對大眼睛看上去有幾分呆滯，她直視着敖杰，而且也柔順多了。

敖杰仍然盯緊了沙巧巧。

「妳……好美……」

「嗯……」

「跟我走吧！我需要妳牽着羊。」

沙巧巧點頭。

「我跟你去，我牽羊跟你去。」

敖杰笑笑，他徐徐的放鬆沙巧巧，從地上拾起一應東西，敖杰走了。

他甚至也不回頭看沙巧巧。

他也不去看卓成方。

敖杰走得十分自然而又愉快，就好像他是來遊山玩水似的輕鬆。

果然怪事發生了。

沙巧巧牽着兩頭奶羊，緊緊的，也是十分靦覥的跟在敖杰的身後面。

沙巧巧不再凶悍的對敖杰出刀了，她看上去宛似男人的小媳婦般那麼溫馴可愛。

傲杰偶爾會回過頭來看看沙巧巧，然後托起沙巧巧的下巴看着沙巧巧的雙目。

只這麼一看之下，沙巧巧立刻似中邪般木然不知所以的流露出一副可憐樣。

她正是中邪了，只不過她中的是敖杰的西域「攝魂大法」，沙巧巧當然不會知道，敖杰過去弄的那些女人都是先被敖杰以這種手段弄上手的。

敖杰十分高興，他心中在想，有個女人陪着住山洞中，日子便愉快了。

尤其是帶個娃兒，那應該是女人的工作，他只要專心調教生玉便好了。

只一想着山中事，敖杰便會回過頭來看看身後跟上來的沙巧巧，他笑呵呵的聲音也引得沙巧巧臉上流露出生動的笑意。

* * *

沙河岸上，卓成方用盡力氣的爬上岸來了。

他無力的睜開眼，這才發覺二表姐跟着敖杰往馬鬃山去了。

卓成方大聲叫：「二表姐……二……表姐……」

他只喊了兩聲便昏過去了。

* * *

卓成方醒過來時，人是躺在鳳凰城的一家客棧中的。

卓成方是被人救回城的，如果他仍然昏迷在沙河邊，只怕他熬不過今夜，因為這一帶野狼太多。

馬鬃山出狼羣是有了名的，只一到黑夜，狼羣便會下山來找吃的。

有時候野狼就在鳳凰城門外等……等着咬孩子回山中，因為娃兒肉最嫩不過，便骨頭也吞下肚。

* * *

卓成方被人救回城中客棧，客棧的掌櫃立刻認出是沙家堡的表少爺。

沙家堡堡主「塞上一條龍」沙為仁在鳳凰城遠近是名人，鳳凰城的人不但認識他，便沙家堡的人也有

名氣。

卓成方醒過來的第一句話便是呼叫沙巧巧。

「表姐，我二表姐。」

客棧掌櫃急問道：「表少爺，發生甚麼事了？你怎麼被人打昏在河邊呀！」

「是……誰救我……的？」

「我……」

只見兩個伙計的後面，一個壯漢走過來。

「我經過沙河把你救回來的，你命大。」

「謝……謝……」

「看你傷得不輕，這個對你下手的人似乎又不想要你的命，小伙子，你是……沙家堡的人？」

「我……是……」

「這一帶誰敢惹沙家堡呀！不想活了。」

卓成方道：「朋友，這個人非比尋常呀！」

那壯漢雙眉一挑，道：「誰？」

「番僧，他……」

卓成方忽然改口叫起來了。

「快……快去告訴我姑爹，二表姐中邪了。」

壯漢看看卓成方，再看看幾個伙計與掌櫃，道：「他說甚麼？」

掌櫃指着東方，道：「圈裡的馬羊是他二位趕來的，如今沙家堡的二姑娘只怕出事了。」

卓成方道：「快呀，我要回沙家堡。」

壯漢道：「我問的是這年輕人說甚麼番僧？」

卓成方却接口道：「朋友，說了你也不認識，我說的就是那敖……杰呀！」

他還咬咬牙，又道：「敖杰是個不唸經的喇嘛僧，他的武功太高了。」

那壯漢早就楞住了。

壯漢不及再問，卓成方又道：「那喇嘛果然太厲害了，我同我表姐合力殺他，才一招間便被他打落河裡，等我爬到岸邊，才看到我二表姐那麼聽話的跟在番僧的身後，往山裡去了。」

壯漢急問：「你說去山裡？」

「是的，他們往山裡去了。」

壯漢指向遠方，道：「馬鬃山裡？」

一邊有個伙計接道：「這兒就只有馬鬃山主峯最高，我還知道那兒野狼多。」

掌櫃的叱道：「那個山裡沒有狼。」

壯漢突然嘿嘿笑了。

他這麼一笑，便躺在炕上的卓成方也瞪眼：「朋友，你好像……」

壯漢道：「年輕人，你再說一遍，那番僧叫甚麼？」

「敖杰，是個淫僧。」

壯漢咬咬牙，道：「找了半年多，今天才聽說，嘿……還是被我打聽到了。」

他這是自言自語，但聽進卓成方的耳朵裡立刻引起卓成方的注意。

「朋友，你說你在找敖杰？」

「不錯。」

「敖杰同你之間是……」

「過去有交易，如今是仇人。」

一聽之下，卓成方急問：「壯士，你應該比我還清楚大喇嘛敖杰的武功吧！」

壯漢雙目精光一閃，冷冷道：「我也不是他的對手！」

卓成方道：「可是你却在找他。」

冷然一笑，壯漢從牙縫中迸出幾個字：「我却有殺了他的本事！」

卓成方與幾個伙計瞪眼了。

怎麼這人說話顛三倒四呀，既然武功不如敖杰，他却吹牛能殺了敖杰。

卓成方單臂撐起上身，急問道：「喂，朋友，你……眞有殺敖杰的本事？」

「不錯。」

「你也找敖杰半年多了？」

「是的，我要殺了這可惡的淫僧。」

卓成方無力的又四平八穩躺下了，他嘆着氣。

「算了，你與我們一樣，大家只希望殺了敖杰，但却心有餘力不足！」

壯漢一聽冷然道：「你不相信？」

卓成方道：「我相信你殺不過敖杰，因爲這話是你自己說的。」

壯漢道：「要想殺人，方法太多了，不一定正面用刀，我自有殺人的方法。」

卓成方道：「怎麼殺？」

壯漢道：「別多問，你等着瞧。」

他的語氣很堅定，說出的話叫人不得不相信。

卓成方便對他一瞪眼，然後對掌櫃吩咐：「弄輛大車，我同這位朋友回沙家堡去！」

掌櫃道：「卓少爺，你的傷……」

「沙家堡有葯可醫。」

掌櫃道：「大夫就快來了。」

壯漢也接道：「我不去沙家堡，改天吧！」

卓成方道：「去了共商除掉敖杰的辦法呀！」

壯漢道：「我不同人商量，我只要知道敖杰在甚麼地方，他非死不可。」

卓成方道：「請教壯士，你高姓大名？」

「白樹人！」

「白……樹……人！」

卓成方仔細的嚼味，似乎要吃掉「白樹人」三字的模樣。

「白樹人……似乎在甚麼地方聽過這個名字。」

是的，壯漢正是白樹人——「神偷」白樹人來了。

白樹人找敖杰半年多了，他至少找了七個地方。

他找來鳳凰城，便是打聽到沙家堡有姑娘上了敖杰的當，受了害。

白樹人正打算去沙家堡，無意間騎馬經過沙河邊，倒救了卓成方。

* * *

是的，時光眞快，白樹人找了敖杰半年多，而關帝廟中還有個金娘子在苦等。

金娘子想找白樹人，但又怕白樹人送來她的寶貝女兒她人不在，就這樣，金娘子至今還在苦苦的等。

白樹人不敢去關帝廟，因爲當初是他把金生玉拋出關帝廟外的，如今沒有金生玉，他不想被金娘子殺掉。

* * *

白樹人對伙計吩咐。「快，爲我包些吃的喝的，我連夜上山。」

掌櫃道：「天快黑了。」

白樹人道：「天底下許多事情是在天黑後才辦得成，我是靠天黑才出門。」

卓成方忽然一聲叫：「神偷……你是……」

白樹人一瞪眼，叱道：「叫喊甚麼！」

卓成方高興了！

卓成方忽然想起大西北個人，這個人的「偷」字功夫最有名，這個人就是白樹人。

他發現白樹人雙目對他一厲，立刻對客棧伙計叱道：「你們快照他的話去做呀，楞在這兒……」

兩個伙計往灶房走，白樹人已對掌櫃道：「我的馬匹寄在這兒，上好料等我回來。」

掌櫃道：「你也不騎牲口呀！」

「上山辦事用不着騎馬，沒得反被別人發現。」

別人，當然是指敖杰。

白樹人拍拍卓成方，笑笑道：「我救回你，你把這消息告訴我，小兄弟，咱們扯平，誰也不欠誰！」

不旋踵間，伙計包了吃的喝的送過來。

眞快，白樹人已收拾妥當，他拿了吃喝便往客棧外走，還表現出滿意的樣子。

白樹人往鳳凰城外走，他往馬鬃山方向奔去。

* * *

白樹人心中明白，敖杰在馬鬃山只有一個地方，那便是流石谷。

敖杰已把流石谷的房子燒了，他會住甚麼地方？

白樹人終於想通了。

敖杰把房子燒掉，原來是個騙局，消去自己再往馬鬃山流石谷找他麻煩，這淫僧已知道自己未死了！

其實，白樹人只想對了一半。

敖杰是在白樹人找上流石谷的時候才發現白樹人尚未被他毒死。

敖杰在那張千兩銀票上動了手脚，因爲他知道白樹人有個毛病，喜歡在他接到手的銀票上用口去親吻一番，以示財物到手。

敖杰遂想出把毒藥塗在銀票上，果然把這位大名鼎鼎的神偷幾乎毒斃。

但當白樹人找到流石谷的時候，敖杰也不由吃一驚，但他更不能出手殺了白樹人，一個焚燒的地方，應該無人的，怎麼會殺人？

敖杰要過平靜日子，他要在平靜的日子裡，要他的小小敖生玉把「混元一氣通天功」練成。

敖杰也相信他一定辦得到，他不再出手去殺白樹人，當然，他也不會把白樹人放在心上。

白樹人除了偷，他的武功不怎樣，有一天兩人再碰面，敖杰相信仍然還是他能殺了白樹人。

只不過敖杰忘了一件事，那便是白樹人的眞正本事乃是個「偷」字。

白樹人不只是能偷財物，白樹人也偷獵人頭。

白樹人的本事令他得到一項稱號——「閃電手」！

現在，白樹人來了。

白樹人只一聽敖杰在馬鬃山，便立刻明白敖杰必住在流石谷附近，那地方敖杰比甚麼人都清楚。

白樹人心中明白，想找到狡猾的敖杰住在甚麼地方，絕不能明目張膽的找上流石谷。

這件事白樹人在心中想得久，他決定往流石谷的高峯上走，找個十分隱蔽地方躲起來，就會有機會發現敖杰。

白樹人的主意打定，走起路來便也輕鬆多了。

* * *

敖杰十分愉快，因爲他把沙巧巧弄來了。

那沙巧巧木然的跟在敖杰身後，雖然已是二更了，但她仍然不開口。

沙巧巧只聽敖杰的話，敖杰叫她牽羊，她也無表情，彷彿她成了敖杰的人了。

雖然，附近已出現狼跡，那綠慘慘的光焰在林中閃爍不已，但沙巧巧好像不知道怕似的。

沙巧巧似乎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她只緊緊的跟在敖杰身後面走。

敖杰當然更不怕野狼。

敖杰的「大羅掌」能拍死一頭牛，狼比牛的骨頭小多了，狼當然更不會放在他心上。

* * *

一道斜月照在一道斷崖上，斷崖上至少出現十幾隻大野狼。

沙巧巧牽着兩頭奶羊，那羊早已嚇得在沙巧巧的身前往前跑。

沙巧巧拉着繩子不鬆手，她早已木然了。

敖杰只不過抬頭看看斷崖上的野狼，心中還眞的吃一驚，他的雙目閃過一道厲光。

他當然不是怕狼，他更不會怕狼多，更不會怕狼來搶吃他的奶羊。

敖杰想到石洞中的女娃，他的敖生玉。

是的，斷崖的另一面，斜向谷中的洞室！就是他的落脚之地。

敖杰走時把石洞口堵得又緊又嚴，他相信兩三歲的敖生玉拉不開的。

只不過天下事有許多叫人難以想像得到的，他千辛萬苦的把敖生玉弄到手，可不能出一些差錯。

敖杰一念之間，立刻往斷崖後面奔去，他在驚急之下忘了後面還跟着沙巧巧。

沙巧巧見敖杰往山崖上跑，便拉了奶羊急急的追，於是羣狼圍上來了。

狼見了羊會流口涎的，也許狼吃羊是天經地義的事，如今來了兩頭羊，羣狼是不會放過的。

正往斷崖上奔的敖杰，忽見狼羣逼近，他這才站定身子回過頭，立刻發現兩頭大灰狼撲向沙巧巧。

敖杰暴吼如雷：「咄！畜牲找死！」

便在他的怒喝中騰身倒翻而下，就在他落地之前便聽得兩聲「噗」聲傳來。

灰蒼蒼的山崖上，兩頭大灰狼生生被敖杰出掌擊斃，便也震懾住附近欲撲咬過來的十幾頭野狼。

敖杰走到呆木般的沙巧巧身邊，道：「快走。」

沙巧巧重重點頭，順從的道：「快走。」

敖杰伸手拉住沙巧巧一手，急道：「跟我來。」

這光景那兩頭奶羊跑得更快，刹時間他們到了山崖另一面，嚄，眞的嚇人一跳。

那沙巧巧也驚叫：「好多野狼唷！」

敖杰也暗自吃驚，因爲山崖背面斜坡上，至少有五七十頭灰狼在那兒游蕩着。

十幾頭野狼在扒地，沙沙响還發出厲嗥。

再往山崖一邊仔細聽，唷，隱約傳來娃兒哭叫聲。

敖杰只一聽，立刻心中大石落塵埃，只要小敖生玉還活着，一切就安然了。

敖生玉應該不會有問題，洞門已堵，她是出不來的。

敖杰仰天長嘯，騰空抖起紅袈裟便直往洞口撲去，他的氣勢早把正在洞口附近找尋洞坑的十幾頭野狼嚇退。

沙巧巧在後面尖聲叫，有幾頭野狼在向她撲去。

敖杰落地再起，反撲到沙巧巧身邊，出手如電，當場又被他擊斃兩頭野狼。

沙巧巧已牽着兩頭奶羊到了洞口處。

沙巧巧半迷惘，她聽到有娃兒的哭叫聲。

敖杰擊退羣狼，奔到洞口處，只見他推去堵門的巨石，先把那塊厚重的石板移開，把沙巧巧與兩頭奶羊半推半送推進洞口，立刻把口再堵起來。

於是，敖杰直往洞內奔去。

「生玉呀，我的乖乖，爹回來了！」

這時候他幾乎是眞情流露，關懷備至的奔到石洞中，他這才發現小玉兒爲甚麼會大哭。

小玉兒正在地上翻滾，她早已全身青腫頭破血流。

小玉兒見敖杰回來，立刻跑上去緊緊的抱住敖杰哭叫着：「我要洗澡，洗澡！」

敖杰明白小玉兒是因爲泡藥水關係，今天未泡，她全身不自在。

敖杰立刻自懷中取出幾粒藥丸，道：「快吃了妳就好了，吃下去。」

小玉兒張口便把藥丸吞下肚，她這才發覺石洞中多了一個人。

那個人當然是沙巧巧。

沙巧巧發現小玉兒了。

沙巧巧抛去手中繩子，立刻過去拉過小玉兒，只不過她剛看清小玉兒，而小玉兒已經緩緩閉上眼睛。

小玉兒睡了，她倒在沙巧巧的懷中睡去了。

沙巧巧快要清醒過來了。

敖杰自沙巧巧懷中奪過小玉兒，匆忙的放回石床上，轉身雙手按在沙巧巧的兩肩，立刻雙目再一次流露出懾人的眸芒。

沙巧巧正自搖頭，但見兩道冷芒似利箭般直穿進她的心中來，忍不住的打了個冷顫。

敖杰心中愉快了。

「過來，陪佛爺我吃酒。」

沙巧巧立刻點頭，木然的道：

「陪佛爺吃酒。」

她十分順從的跟着敖杰到了石桌邊坐下來。

石桌上放滿了敖杰自鳳凰城中帶回來的東西，其中就有一袋酒。

這裡一應東西不缺少，早就由敖杰收拾妥當。

敖杰把用的東西自小屋搬來，便是打算在這洞中長住上十年八年。

敖杰眞心要培植一顆武林絕頂高手，雖然他心中一直可惜金娘子沒有爲他生個男的，而生了個女娃，但那仍然是他的骨肉，也仍然比收個徒弟好得多。

* * *

「斟酒！」

「是，斟酒！」

「喝！」

「是，我喝酒！」

敖杰舉杯，他的雙目緊盯着聽話的沙巧巧，他說甚麼，沙巧巧便回應甚麼！就好像沙巧巧變得十分溫順聽話可人的樣子。

沙巧巧早已失去自己的意志了！

沙巧巧只有聽敖杰的擺佈了。

於是……

敖杰心中大樂，他拍拍自己大腿，道：「過來，坐在我腿上。」

沙巧巧起身，一步步的走過去，柳腰擺動中已坐在敖杰的腿上了。

敖杰舉杯，道：「喝酒。」

沙巧巧張口，敖杰便把自己杯中酒送入沙巧巧的口中了，道：「喝乾！」

沙巧巧喪失意志，也失去了自我的本能，她如今只是一具無意識的肉體，也可以說她只是個任人擺佈的玩偶或道具。

敖杰便是憑他這種「攝魂大法」，才在江湖上坑害了七個女子。

他如今又把沙家堡二小姐沙巧巧弄到手上，對於沙家堡的勢力，敖杰根本不放在心上。

敖杰抱住沙巧巧的柳腰，少女的肉香，陣陣的送入他的鼻孔裡，敖杰忍不住的又道：「嗯，香一個。」

沙巧巧也回應：「香一個。」

她說着，抱住敖杰的光頭，送上她的雙唇。

酒香、肉香，大喇嘛愉快了。

敖杰哈哈笑，他把酒送入沙巧巧的唇邊。

「再喝下這一杯，哈……」

沙巧巧已面泛桃紅了。

沙巧巧是不會喝酒的，但她已喝了不少酒。

沙巧巧是在無意識的狀態下才喝了不少酒，她……

她似乎醉了，醉眼惺忪中口出狂言了。

「佛！爺……我……醉了！」

敖杰知道沙巧巧醉了。

敖杰以「攝魂大法」摧毀了沙巧巧的意志力，再灌以烈酒，目的便是要沙巧巧醉倒，因爲酒醉比之忘了自己而木呆，在做愛上就不一樣。

男人不喜歡同一個呆瓜在一起做愛，除非這個男子比呆瓜還不正常。

敖杰寧願同酒醉的女子上床。

於是……

敖杰收了他的「攝魂大法」，在沙巧巧的耳邊，道：「妳醉了。」

「我……醉了！」

「那麼，妳想做甚麼？」

「睡……睡……頭痛。」

「妳很快就不會頭痛了。」

敖杰放下手中酒杯，抱起沙巧巧便往石床走去。

石床上，敖生玉已沉沉睡着了。

敖生玉是吃了敖杰的藥才沉沉睡去的。

敖生玉浸泡了敖杰爲她調治的藥以後，全身如螞蟻咬噬，不好受的時候，她便撞石頭，如果人對她踢打，她會感謝這人的。

敖生玉也會在睡夢中雙拳突然擊打自己，而且打得「咚咚」响。

敖杰抱着沙巧巧站在石床邊，見敖生玉睡得沉沉，不由出腿踢過去，直把敖生玉踢得往石床裡面撞去。

「咚」的一聲，敖生玉被踢得肉球似的擊在石壁上。

只不過敖生玉只把四肢舒展一下，頭一偏便又睡下去了。

這光景就如同有人爲敖生玉按摩一下似的，而不是被敖杰踢痛甚麼地方。

笑笑，敖杰知道這是藥力在小玉兒身上生效，只等小玉兒脫凡胎換仙骨，一套「混元一氣通天功」習練成功之後，江湖上敖家父女便所向無敵了。

* * *

此刻，敖杰愉快的把沙巧巧放在石床上。

「睡吧，小綿羊，乖！」

沙巧巧閉上雙目，她醉得有些不省人事。

對敖杰的話她也只是「嗯啊」一聲！

敖杰更是高興，這麼美的姑娘，長得果然同她姐姐沙妙妙一樣美。

想到沙妙妙，敖杰忍不住取過油燈照上沙巧巧，他在燈光之下評頭論足。

「嘀，這臉龐、雙耳，這眉毛，與沙妙妙一般樣，兩姐妹都美，哈……」

他把油燈放在桌上，回過身，

便開始解開沙巧巧的外衣扣子，也把沙巧巧的小牛皮快靴脫下來。

沙巧巧的雙足又嫩又白，敖杰忍不住雙手各握一隻，他差一點碰上鼻尖聞起來。

於是，他再把沙巧巧的衣衫一件件的脫下來，直到……沙巧巧的上衣完全被脫掉了。

敖杰的雙目便也睜得圓又大，他，口中發出「哇哇聲」，忍不住伸手按上一雙尖而又挺實的奶子上了。

敖杰伸出舌頭，舐着雙唇。

那是貪婪的最佳表現，也是人性的最危險時候，因爲人一旦到了這時候，便會自然的忘掉一切。

敖杰不但忘掉一切，而且他在咬牙。

* * *

撫摸只是短暫的，敖杰已剝掉沙巧巧身上所有的衣褲，這位大喇嘛已流露出他自己也想不到的醜惡模樣，因爲他早已迫不及待的剝下自己衣褲。

石洞中有了暗光，於是……

那是沉悶的厲嗥，也是出自原始的本性尖叫，大山之中傳來這麼一聲厲嗥不出奇，因爲……

因爲四山裡有回應，回應在一羣羣的狼羣裡。

狼的嗥叫聲與剛才的聲音同樣的原始，只不過那一聲本應更尖銳，更高吭，但是却是發自洞中，聽起來便如山崖上的野狼厲嗥聲了。

* * *

這時候，斷崖前面，那處已焚毀了的精舍附近，幽靈似的站着一個人，這人便是白樹人。

白樹人似乎也聽到了那一聲厲嗥！

白樹人更聽到了山上野狼叫，兩種本不相同的聲音，但在白樹人耳中聽了以爲都是狼叫。

白樹人黑暗中四下尋找，他在兩個多時辰內幾乎找遍了整個流石谷。

他一無發現。

「這個可惡的淫番僧，他會躲藏到那兒去？」

白樹人找不到蛛絲馬跡，這同樣的話不知已說了多少遍了。

此刻，白樹人不再急躁了。

他原打算會很快的找到敖杰落腳之地，準備着一擊成功，不但報去心中之仇恨，同時也救出沙家堡的二小姐，再加上抱回金娘子的女兒，他這是一舉三得，所以他才連夜的追進馬鬃山流石谷來的。

白樹人找了好一陣子無結果，便退而求其次了。

他四下裡在打量，漸漸的他奔上流石谷峯頭上面去，他發現有幾株千年老松交互纏根在一道崖上面，根深樹大，枝葉茂盛，那兒不但

可以藏身，橫枝糾纏中還可以躺下來睡大覺而不怕被人發現。

白樹人帶來了不少吃喝乾糧，三五天之內他還餓不着，何況山中有野味。

於是，白樹人像猴子一樣的爬上樹上去了。

攀高走險，原是他的看家本領，他很快便找到一處橫枝坐下來。

那地方臨高看得遠，整個流石谷盡入眼底。

白樹人相信，他必然會發現敖杰的，如果敖杰出現在流石谷中，他便自以爲不虛此行了。

白樹人決心要取敖杰的命了。

* * *

天剛亮，林子裡便傳來吱吱喳喳的鳥聲，山林中的日子便是這樣，山林中永遠是配合着大自然的規律。

因爲山林中的動植物才眞的是上天的乖寶寶，不論甚麼樣的動物，均是順乎自然生存，只有人，很多人便千方百計的做出一些違反自然規律的怪戾的事。

所以有人的地方便充滿了爾虞我詐。

所以山洞中更傳出尖叫與啼哭聲。

是的，當沙巧巧從渾渾噩噩之中大半清醒過來的時候，她才想起了沙河岸邊的一幕。

當她驚愕的坐直身子，更發覺自己全身赤裸裸，便明白了自己處境。

她忿怒，但却眼睜睜的看着敖杰用一根籐棍在敖生玉的身上無情的毒打着。

那光景正是在虐待兒童。

敖杰下手十分重也不留情，打得小玉兒就地滾，却不見小玉兒流淚哭叫求饒。

沙巧巧便是被這種打人聲吵醒過來的。

沙巧巧也爲這一幕打人的景象嚇住了，她原想奔上去找敖杰拚命的，但她却遲疑了。

她看着小玉兒在地上翻滾，也瞧着敖杰不斷的揮動籐棍狠狠的打，她忽然忍不住的厲聲大叫。

「住手，住手，別打了。」

敖杰猛回身，他收起籐棍。

笑笑，敖杰道：「醒了？很好，灶上有吃的，妳自己去動手，我還幫着小玉兒練功呢！」

眞輕鬆，他把沙巧巧當成自己人看待了。

沙巧巧叫道：「你不要再打這孩子，練功怎麼要打人呀，她才多大年紀？」

沙巧巧忘了她自己才是受害者，反而爲小玉兒求饒說情似的。

敖杰哈哈笑了！

小玉兒却對沙巧巧道：「阿婕……妳快去吃飯呀！我不要緊。」

沙巧巧吃驚了。

她把遮在身上的衣衫慢慢的穿着。

她也惡恨恨的看着冲她微笑的敖杰。

「妳……怎麼不怕挨打，妳看他把妳打得全身都是血，妳……」

小玉兒却還笑笑，道：「不痛，不痛，我一些兒也不會痛。」

沙巧巧忿怒的瞪視着敖杰，叱道：「看，你把這娃兒打得已經不敢叫痛了……你……眞可惡！」

敖杰忽然仰天大笑起來。

「哈……哈……」

沙巧巧已穿好衣衫了，她大步奔向小玉兒，小心的摟進她懷裡：「痛呀！如此狠打怎會不痛！可憐呀！」

她忽然仰面怒視敖杰，叱道：「這麼標緻的女娃，你怎麼下得了手？」

敖杰收住得意的笑，道：「她不會痛，她還感舒服，她連叫也沒有。」

沙巧巧道：「你胡說，她若哭叫，你打得更厲害，你以爲我不知道？」

敖杰道：「小姐，她在練功呀！」

沙巧巧道：「我只見她在挨打。」

敖杰道：「不信妳再問她。」

沙巧巧把小玉兒摟得更緊，道：「別怕，妳苦痛就說出來，有阿婕爲妳作主。」

不料小玉兒眞的搖頭，道：「阿婕，我……小玉兒眞的不覺痛，如果不打，我，我會很難過。」

沙巧巧一聽之下吃一驚，道：「妳……眞的是在練功呀！」

小玉兒點頭，道：「是的，爹是這麼說的。」

沙巧巧更吃驚，她怒視敖杰，道：「你……你是這娃兒的爹？」

敖杰坦然的道：「如假包換。」

沙巧巧道：「誰生的？」

敖杰似是有恃無恐的道：「金娘子！」

沙巧巧大吃一驚，道：「金……娘……子？」

敖杰道：「妳認識嗎？」

沙巧巧道：「聽說過，那女人性烈如火，她不會甘休的，她一定會找你的。」

哈哈一笑，敖杰道：「她找不到我的，沙二小姐，便妳們沙家堡也沒放在我心上。」

沙巧巧突然撲擊向敖杰，她尖叱道：「我要爲我姐報仇，你這個披着人皮的畜牲。」

「叭！」

「呀！」

廣徵「讀者佳作」啓事

本刊創辦三十三年，出版至第一七〇〇期即第33年第四十八期在即，際茲紀盛，難忘里程，我們早期擬就之廣徵「讀者佳作」刋出，現已開始接受來稿。徵題定名爲「闖蕩江湖三十三」。由於甄選鑑別作品需時，敬希各位於十二月份之前寄達，以便所以能趕及在第一七〇〇期或以後出版期號中發表刋出，各位如對寫作感到興趣，儘可以大力發揮撰作天才，踴躍參加，增添本刋內容風采，無任歡迎，投稿簡如下：

一，來稿八萬字或五萬字及不少過一萬字之一期完武俠奇情故事（時裝亦可，祇要符合本刋所需。）

二，故事題材正確獨立，文字簡潔，情節動人爲主要。至於主角人、時代背景，古今中外不限。

三，來稿請直接寄香港上環新街五至十三號環球大厦二樓本刋編輯部收。如需退稿，請備回郵。但切勿一稿兩投。

四，稿費每千字由港幣三十五元至一百元。

武俠世界（週刊）啓

沙巧巧的雙手尚未抓上敖杰那張紅嘟嘟的臉上，早已被敖杰左掌推倒在地。

她的身子壓在地上小玉兒的身，却也壓得小玉兒大感舒服不已。

而沙巧巧却急問小玉兒：「壓壞妳了，對不起！」

小玉兒道：「不，妳壓得我好舒服，阿姨。」

她這麼一說，沙巧巧反而吃一驚，心想，天下還有這種怪異的事呀！

心念間，沙巧巧一挺而起，她戟指敖杰，叱道：「淫僧，你把我姐害慘了，你可知道我姐姐，她每日登上沙家堡樓遙遙的瞧，口中叫着你的名，她與瘋子一樣可憐呀！」

敖杰道：「妳姐太過鍾情了，何苦呢！」

沙巧巧怒道：「你好輕鬆呀，可惡！」

她指着洞外，又吼道：「我要回去，這是甚麼地方?你把我也害了，你還想怎樣?」

敖杰嘿嘿冷笑，道：「妳要回去?」

沙巧巧道：「我不會同你這番僧住在這裡，你快告訴我，這是甚麼地方?」

敖杰道：「妳不必走了，因爲我不會放妳走。」

「爲甚麼?」

敖杰道：「很簡單，我不想惹麻煩。」

「甚麼麻煩?」

「送你出去，妳難免會把人帶來找麻煩，而我……嘿……又需要妳呀，哈……」

沙巧巧道：「不錯，我會帶人來找你，沙家堡的人是不會受這種汚辱的。」

敖杰道：「便沙家堡力量盡出，也不會放在佛爺眼裡，妳帶他們找來只是前來送死！」

沙巧巧道：「那你害怕甚麼?」

敖杰道：「佛爺說過，佛爺這裡需要妳，且等我的小玉兒神功練成，妳想走隨妳走，佛爺不會再阻攔！」

地上的小玉兒起來了。

小玉兒奔向沙巧巧，她拉住沙巧巧道：「阿姨，阿姨別走呀，小玉兒喜歡妳！」

沙巧巧怔住了。

「妳……好可憐……喲！」

小玉兒道：「阿姨不走，小玉兒便不可憐！」

沙巧巧再一次的苦惱了。

敖杰淡淡的對小玉兒道：「今天就練到此，你去洗洗，陪妳阿姨吃飯吧！」

小玉兒拉着沙巧巧便往石桌走過去！

敖杰這時候獨自盤腿坐在石床上，他閉目運起內功，頭上立刻冒出一股股白烟，裊裊上升，這光景看得沙巧巧也不由吃驚。

這個番僧的武功眞的莫測高深。

沙巧巧也認爲，自己怕是難逃走了。

＊　＊　＊

沙巧巧如果決心走，她也許可以走得了，只不過她發現了小玉兒。

小玉兒全身被鞭打得很凄慘，但仍然可以看出來小玉兒長得很可愛。

小玉兒對於沙巧巧的出現，心中十分快樂，她似乎把沙巧巧當成了親人一般，這是兩人頭一回在一起吃飯，小玉兒小小年紀已會拍馬屁了。

小玉兒把桌上好吃的往沙巧巧前面推着。

「吃，吃呀，阿姨！」

沙巧巧心中很感動，她低聲的問小玉兒，道：「剛才妳被他打得很慘，眞的是練功?」

小玉兒道：「是呀！阿姨！」

沙巧巧急忙低聲問：「甚麼功?」

小玉兒道：「我也不知道！」

沙巧巧楞住了。

甚麼樣的功夫要被人一頓一頓毒打呀！眞的沒有聽人說過，莫非……

沙巧巧轉頭看看石床，石床上大喇嘛敖杰的頭上正流大汗，冒的烟更厲害了。

一個內功修爲高的人，就是敖杰這模樣！

沙巧巧低聲對小玉兒道：「妳受騙了！」

小玉兒道：「爹不會騙我的。」

沙巧巧道：「等我把你救回沙家堡以後，我會找大夫把妳醫好的，妳千萬別出聲！」

她放下碗筷，靜悄悄的站起來。

這動作令小玉兒一瞪眼。

沙巧巧找到一把尖尖的刀，她的刀被敖杰打落在沙河岸林子裡了。

她取的是敖杰切肉的刀，慢慢地向着敖杰移動着……

然而，沙巧巧再也想不到小玉兒會匆忙的奔上來抱住她的一腿。

沙巧巧低頭示意，她要小玉兒放手，但小玉兒却用力的在搖頭。

這樣子便表示，小玉兒不要有人殺他爹，但她又不出聲叫喊，因爲她也不要他爹殺了沙巧巧。

小玉兒心中明白沙巧巧必然打不過她爹敖杰的，她聰明，所以她不出聲。

（未完・一）

上文提要： 李悔和白芝相了解後，消除了敵對的狀態，各自分手。李悔、小熊、小郭又在一起，花梢特別多，魚老大送銀票去了，三小從阮大鋮府中弄出五百斤黃金，埋在樹林內，在各家票號提取銀票四億多両，然後僱車將金磚搬走，却被麥高師徒揭穿了底，小郭計用迷葯將麥高迷倒，李悔廢除他的武功，眞是惡有惡報，三小走得也放心了，白芝又遇上李雙喜，幾乎被殺，幸湯堯出現阻止……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霧夜快刀

男女微妙關係　三小各弄玄虛

李雙喜道：「你要怎麼樣？」

「本來應該殺了你，讓你們巨賊父子在地下團圓，可是我仍然給你一條自新之路，以觀後效。」

連點三個穴道，白芝的身子倒在床上。

湯堯道：「白芝，你的墮落，眞叫人扼腕。」

白芝道：「我也爲自己扼腕！」

「魚得水對你的容忍是空前絕後的。」

「我也知道，所以我盡一切可能成全他。」

「我以爲，你要成全他，最好還是自我約束，檢點些。」

「不久的將來，你會看到的。」

湯堯道：「魚得水呢？」

「到史大人處送巨款去了。」

「多少？」

「十億兩。」

「有這麼多？」

「李闖的私蓄的大半當然有這麼多，要不，爲甚麼李雙喜要殺我？」

「你是自他手中騙走的？」

「對，他對我說了九處埋金藏寶的地點。」

「於是你告訴了魚得水？」

白芝道：「正是。」

「如今他已被制住穴道，你要不要殺他？」

「本來想殺他，現在又不想了。」

「爲甚麼？」

「因爲不久的將來我要出家。」

「你以爲這種人應該讓他四出活動，繼續害人？」

白芝道：「湯大俠，讓我自己來解決這件事吧！」

白芝的穴道被解開，下床就往外走。湯堯以爲，至少該廢了李雙喜的武功，而且說幹就幹，立刻下了手。李雙喜在地上翻滾哀號不已。

湯堯追出，已不見了白芝。巧的是，白芝一出鎭，又遇上了送款而回的魚得水。

事實上也不算巧，白芝知道他會循此路而回。

「白芝，你要去何處？」

「這你就不必管了！」

「爲甚麼？」

「你和我在一起，只會連累你，降低你的身價。」

「不會的。」

「不會？如果不會，你會在和我作了那事之後回去泡在池中一整天，而且又不斷地換清水？」

「這……」魚得水道：「那是以前的事。」

「現在又如何？」

「現在不會了。」

「爲甚麼？」

「我以爲，咱們總有未婚夫婦的名義，却又已有夫婦的關係，這是無法否定的事實！」

白芝道：「是甚麼原因使你想開了？」

「沒有甚麼，只是想通了而已。」

白芝道：「即使如此，我仍要在兩個月內出家。」

「你要出家，我不攔你，至少在未出家前陪陪我。」

白芝道：「好吧，你是不是很需要我？」

「也可以這麼說。」

白芝道：「我希望你不要太重肉慾。」

「人類的愛，肉慾佔了一大部份。」

「白芝，你有沒有見到湯堯？」

白芝本不想告訴他，因爲湯堯不在身邊，他們會有更多的時間親近，湯堯在身邊那就不同了。

白芝道：「不久前還遇見過，而且還虧他救我一命。」

「是怎麼回事？」

白芝照實說了。

「走，我們快點回去看看。」

二人回到鎭上客棧中，李雙喜還在，湯堯却已經不見了，李雙喜已停止哀號，躺在床上蜷作一團。

二人離開了客棧，要去找小郭和小熊等人。

在鎭外，突然又遇上一個女蒙面人。

這人魚得水對她太熟了。

這就是「菊夫子」的後人徐小珠吧？

她蒙了面，蓮足，身段挺美，身背長劍。

魚得水正要說話，這蒙面女人已經攻了上來。

魚得水道：「白芝小心！」

他知道這女人的厲害，立刻全力應付。

十招過後，白芝越看越心驚，這是甚麼人？居然不遜魚得水？甚至可以說可能比魚得水更高些。

魚得水眞的是心服口服，他學得也雜，白雨亭臨終時還傳了他幾招絕學，也都施展出來了，還是一樣。

魚得水這才體會到，爲甚麼那麼多人都想這「菊」的武功了！

「菊夫子」的武功的確是天下一絕。

白芝越看越心驚，那知這女人忽然攻向白芝一掌。

毫無疑問，這女人並不在乎白芝助戰。

甚至可以說是想試試她自己的實力如何。

白芝本就想出手，這就有了藉口。

只不過她出了手，一共打了五十招左右時，勝負未見，這女人忽然收招倒縱，疾如飛鳥疾馳而去。

魚得水和白芝都看得呆了一陣。

白芝道：「這女人是誰？」

魚得水搖搖頭：「這也正是我想問的話。」

「似乎武功不在你之下。」

「當然，應該說還在我之上。」

「以前沒見過？」

「這是第三次，每次都是蒙面，而且動手幾十招之後逸去，不知動機爲何，只知道她是『菊』的後代。」

「『菊夫子』？」

「是的。」

「她自己承認過？」

「有一次我問她，她只是點頭，因爲『菊夫子』的墓在終南山中，墓誌銘上記載『菊夫子』昔年被人施襲重傷不治，可能是『松竹梅』三人之一，立碑者名叫徐小珠。」

「『菊夫子』姓徐？」

「是的，似乎以前在大內當過供奉，曾叫懷宗崇禎練他的絕技，但崇禎吃不了那種苦，當然未練，結果他說的秘密絕技却被架上八哥聽到，那時『菊夫子』似乎姓凌，大概是假姓。」

「是不是她懷疑你的長輩是昔年施襲的人？」

「大概是的。」

「她剛才又向我下手是甚麼意思？」

「也許連岳父也懷疑了。」

「那她尚無敗象，爲甚麼虎頭蛇尾地走了？」

「她只想看看我們的路子，並不想傷人！」

「『菊夫子』昔年遇襲之後，對後人談過施襲者的武功路子？」

「大概是的。」

魚得水和白芝絕對想不到還有第三者也在現場附近。而且暗中看到了蒙面女人的出現以及動手。

他本想出面相見，但是，蒙面女人一出現，他大爲驚駭。

不管這女人把頭臉遮得如何緊密，他根據這女人的身段和一雙蓮足，他以爲太眼熟了！

他們夫妻情深似海。

爲了生計，遷地搬家，曾發生一雙金蓮八斤半重的預言和笑話，結果還眞被魚得水一言中的。

可是，愛妻徐小珠怎會有此身手？

他不能不搖搖頭，不可能的。

他的妻子是個柔弱溫順的女子，她不會武功。

因此，湯堯沒有現身，就向那蒙面女人所去方向追去。

儘管很像，但他的妻子不會有此功力，無論如何他是不相信的，不過他還是全力追下來，但未追

上。

即使這份輕功，他也瞠乎其後。

他的愛妻一雙蓮足能有此超絕的輕功？

「不……不，絕不可能……」儘管以為不可能，還是一直追了下來，他要追回家！印証此謎底。

剛才他聽到魚得水和白芝的交談。

魚得水明白表示這女人試探過他三次，而且每一次都和他動過手，都未分勝負就匆匆地走了。

今夜甚至於還和白芝動手。

一般來說，除非和白芝有仇，才會主動再和她動手。

這的確是有試探她的武功路子的意圖。

湯堯想不通，怎麼會有這種事。

「如果愛妻眞是『菊夫子』的後人徐小珠呢？」

名字也完全相同，這女人的絕技如此高，如果他使出絕技對付呢？他立刻就否定了這意念！師父交代過，救命關頭才可以用。

想到這些，他又以為不可能。

追趕一天半夜，已到了家，未敲門越墻而入。

在過去他從不如此，以免被鄰居看到不妥。

現在他是為了証明一件事。

在窗外，他看到愛妻正在縫衣衫，陣陣菊花香氣充塞於院中。

她那嫻靜，溫順的神態，立刻擊碎了湯堯的成見，這樣一個民間弱女子怎麼會是絕世高手呢？

他進入屋中，徐氏十分意外地道：「湯堯，這次你回來得早了一個月哪！」

「怎麼？不歡迎我回來？」

「看你！我怎麼會不歡迎？」立刻投懷送抱。

湯堯抱起來親暱着。

他們夫妻結縭三四年，情感一直不衰不淡。

「湯堯，你吃過飯沒有？」

「還沒有！」

「我去做飯。」

「這麼晚了，隨便吃點東西就可以了！」

「不，有魚有肉，我去做，你先喝杯茶。」

倒了茶，徐氏做飯去了。

湯堯儘管不信，但對她那雙金蓮却十分眼熟。

武林中前此從沒聽說過有位金蓮女高手。

於是他不動聲色地找尋。

第一，他要找她的夜行衣靠和她的長劍。

他看到她背着的是綠鱠劍鞘長劍。

但是，一直到愛妻做好了飯叫他吃飯時，還是一樣也未找到，所以他又以為自己多心，那女人不是愛妻。

飯間，愛妻就坐在他的對面，他道：「小珠，近來病人多不多？」

「也不少。」

「你現在可以取代我了！」

「還不大成，但多用心研究，總會有進步的。」

「是啊！妳本就很聰明嘛！而且對醫道也有點底子。」

在家住了三天，也看不出甚麼異樣。

甚至他曾猛古丁地自她背後施襲，她也沒有反應。

如果是高手，這是本能的反應。

徐小珠却是懵然不知，一點反應也沒有。

湯堯這才完全否定，那女人絕非愛妻。

三天後他又離家了。他對愛妻道歉，世局不穩，身為男子漢，希望能為國盡點力，所以不能不離家。

他的妻子也能諒解他，叫他放心前去，三四個月回家一次即可。

* * *

魚、白二人終于找到了小熊、小郭和李悔。

白芝是要出家的人，眞不想再破壞魚得水和李悔二人。她知道李悔對魚的情感有多深。

她也知道魚對李悔也已諒解，建立了情感。

她要走，但魚得水留她不放，至少也要留她一個月。

小熊和小郭看着不順眼，小熊背後道：「魚大哥，你為了和那娘們上床辦事，曾泡過一天的澡，發誓永不再和她來往了！怎麼又泡在一起了呢？」

魚得水道：「白芝也沒有甚麼。」

「沒有甚麼？世上還有比她更爛的女人？」

「小熊，不可這樣說話！」

「魚大哥，你變了！」

「我沒有變。」

「我以為你對不起李悔！」

「我沒有對不起她。她要是看不慣，可以找別人。」

小熊道：「魚大哥，你被一個鬼迷住了！她不值得呀！」

「我自己以為她值得就成了！」

小熊一扭身就出屋而去，正好看到李悔在她房中縮回身子，這証明，她聽到了他們交談的一切。

小熊在門口道：「李悔，妳別介意。」

李悔道：「介意甚麼呀？」

「魚大哥鬼迷心竅，但終有一天會看穿那個爛女人。」

李悔道：「你以為是爛女人，人家不以為就成了！」

「哼！眞是武大郎玩夜貓子──各好一鳥。」

小郭也道：「我也感到有點噁心。」

「這樣好不好？咱們來一次捂鼻運動！」

「小熊，甚麼捂鼻運動？」

「見了那女人，咱們就捂起鼻子，表示她已經爛了臭了！我不信不能把她氣走。」

「好，咱們馬上開始。」

這天晚上，魚得水居然和白芝同房。

小郭和小熊差點氣炸了肺。

只不過他們對魚得水有一份尊敬，不好意思太粗魯。但第二天小郭和小熊見了白芝就捂鼻子。

甚至小熊還作嘔吐狀及嘔吐之聲。

魚得水看到，最初也不出聲。可是次數多了就忍不住不悅地道：「怎麼？吃了蒼蠅哩？」

小熊捧着肚子道：「只怕比吃了蒼蠅還噁心！」

「我看你們是吃了屎哩！」

小熊道：「有時候臭魚爛蝦比屎還難聞！」

「哼！無事生非！」

小郭在一邊大笑，道：「小熊，也有專門喜歡吃臭雞蛋臭鴨蛋的，至於臭魚爛蝦，有人特別有胃口，越臭越過癮。臭豆腐要是不臭，誰吃？」

小熊道：「小郭，你這話是一針見血！」

這天晚飯時，不見了李悔，四下找過都未找到。小熊道：「魚大哥，李悔被你氣走了！」

魚得水道：「她又不是小孩子，走不走是她自己的事。」

小郭道：「魚得水，你沒有良心！」

魚得水也不和他們理論，只是白芝也不見了。

於是大家都外出找尋，誰也不知道魚得水是在找李悔還是在找白芝？小熊和小郭以為他是在找白芝。

結果找到快到半夜，一個也未找到。

小郭和小熊一起回來，見魚得水一人在獨酌。

小熊道：「魚得水，以前由於你有義氣，有膽識，我們都願意為你執鞭隨鐙，但是現在，我們對你倒了胃口！」

魚得水不出聲，好像未曾聽到他的話。

小郭道：「李悔是個好姑娘，而且她的敵人太多，要是她遇上敵人或壞人而失陷，你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魚得水自斟自飲，頭也沒抬一下。

小熊道：「這個人完蛋了！我們走吧！」

二人正要走，魚得水道：「到哪裡去？」

「這你就別管了！」

「我這麼作自有我的想法！」

「你有甚麼鳥想法？你不過是迷上了那個騷貨。」小熊道：「那騷貨在古龍水中泡上八天八夜，我也不玩。」

小郭道：「別說了！我們走人！」

兩小走了，魚得水暗暗跟着，他當然不會放心兩小離開，他的確有他的想法。此刻是三更不到時刻，兩小上了街，這工夫看到李悔正和一個年輕人併肩走着。

這年輕人竟是司徒勝，也可以說是白芝的師兄。

小熊拍拍後腦道：「小郭，原來如此。」

「甚麼原來如此呀？」

「原來魚得水冷淡李悔是有原因的。」

「甚麼原因？」

「你看，是不是有點親暱！」

小郭循着小熊所指的方向望去，立刻發現了李悔和司徒勝併肩邊走邊談，看情形不像是初交。

司徒勝是白雨亭之徒，人品不錯。

李悔和這小子結合，也算是理想的一對。

小郭道：「你以為他們配對如何？」

小熊道：「我十分贊成。總比魚得水那個忘恩負義的傢伙好得多。」

「你不以為，魚得水可能有成全他們的意思？」

「這……」小熊道：「有嗎？」

小郭道：「魚得水這個人和一般人不一樣。」

「甚麼不一樣？」

「他的確有很多的地方不一樣，咱們可別被他騙了。」

小熊道：「要不要招呼李悔？」

小郭道：「為甚麼要破壞他們？」

小熊道：「的確不忍心破壞他們。」二人暗暗跟着，發現李悔和司徒勝雙雙進入另一家客棧中。

司徒勝認識李悔是很自然的事。因為司徒勝是白雨亭之愛徒，而白雨亭却又有三重不同的身份。

一是李闖心腹，一是吳三桂的摯友，一是福王的近衛。

這樣的不同身份，是絕對不容許集中一身的。

白雨亭居然就能作到，而且並不衝突。

李悔看出司徒勝和乃師不一樣，為人正派。

這工夫小郭忽然扯了小熊一下，道：「看，魚得水出來了！看看他要到何處去？」

「八成去找白芝。」

小郭道：「會不會是去找李悔？」

「會嗎？」

「如果是去找李悔，咱們該不該告訴他李悔在那家客棧中？」

小熊道：「咱們先跟跟看再說。」

二人跟來跟去，跟進了勾欄院。

兩小傻了眼，魚得水居然是這種人。

小郭道：「原來這人很下流！」

「想不到！」小熊道：「白芝這爛貨配他還眞是門當戶對。」

小郭道：「咱們進去看看。」

「看甚麼，有甚麼好看的。咱們免爲別人操心，回去吧！」

二人回客棧睡了一夜，到魚得水房中看看，還沒回來。

小郭道：「原來是個好色的捕頭。」

小熊道：「也許現在還膩在妓女的熱被窩中。」

小郭道：「走，咱們再去看看。」

小熊道：「也許已經走了。」

二人經過李悔的房間從窗外向內望去，嘿！她居然在內，正在梳頭，小熊道：「李悔，妳何時回來的？」

「昨天晚上。」

兩小互視一眼，心想，還是這丫頭正派，並沒有和司徒勝宿在同一客棧中。雖然在同一客棧也未必不清不白，但總是要避些瓜李之嫌。

李悔道：「二位要去哪裡？」

小熊道：「只是上街走走，一會就回來。」

二人到那勾欄院一問，昨夜確有那麼一位客人嫖了桂花，桂花是這勾欄中的紅倌人，方圓百里內無人不知。

只不過龜奴說那位嫖客剛走不久。

小郭道：「走了！會不會沒有

小熊道：「管他，既然來了，就見見那個桂花姑娘。」

「幹嗎？爲魚得水涮鍋呀！」

「你胡說什麼？問問看，昨夜春風幾度？」

「呸呸呸！問這個幹甚麼呀？」

「問問也挺有意思，看看這小子對野花、野草到底有多大的胃口？」

龜頭說桂花在睡覺，不見客，兩小稍一折騰，龜頭就受不了哩，叫來打手，自然也不是兩小的敵手。

在風月場中充當抱枱角的貨色，大多是不入流的。

好手不會到這兒來討生活。

這種人是好漢惹不起，賴漢不敢惹。

抱枱角的被打得鼻青眼腫之後，龜頭只好帶他們去見桂花。這女人還躺在床上，睡眼惺忪地道：「小三子，你敢打攪我睡眠？」

龜頭叫小三子，急忙顚着屁股來到床前低聲說了幾句話，桂花這才打量兩小，還有點不信呢。

就憑這兩個小毛頭，這兒五、六個大漢對付不了他們？

在這混生活的人，却又不能不信邪，誰的胳膊粗，誰就吃一份，桂花披衣坐在床上道：「小三子，上茶！」

龜頭正要張羅，小熊手一揮道：「免了！」

龜頭退出，小熊道：「桂花，妳昨夜接了一個年輕客人？」

「是的，小弟！」

「妳有什麼資格叫我小弟！」

「那我叫你小爹……」

「呸！我才不會有妳這個爛汚女兒哩！」

桂花道：「兩位小祖宗有何貴幹？」

「只想和妳聊聊。」

「歡迎得很。坐呀！」

小熊道：「昨天晚上那客人在此過夜對不？」

「是啊！」

「他姓魚？」

「對。」

「你們玩了幾次？」

桂花一楞，忽然笑了起來，小郭道：「他娘的，是不是姓魚的很會玩，妳對他很滿意是不？」

「不是。」桂花道：「昨夜等於『拉乾鋪』！」

這種風月場中的術語，兩小還眞不懂。小郭道：「『拉乾鋪』是甚麼意思？」

這是江南一帶的術語，也就是不和妓女玩，只是借她的床(或炕)睡一夜。大多是酒醉不能回去才如此的。

桂花知道兩小還是外行，道：「『拉乾鋪』就是不和姑娘玩眞的，各睡各的，互不侵犯……」

「什麼？他會讓妳閒着？」

桂花點點頭，道：「昨夜一關門，他上床就睡，我嘛！收了人家的渡夜資，不能不侍候他，我問他要不要，他不耐煩地叫我別吵他。」

兩小愣然，小熊道：「妳是說，你們就這樣各睡各的渡過一夜？」

桂花攤攤手，道：「是啊！世上什麼人都有。」

兩小默默走出勾欄，小熊道：

「我懂了！」

小郭道：「我也有點懂了！」

小熊道：「你懂什麼？」

小郭道：「魚得水故作下流。」

「對，你可知道原因？」

「是不是作給李悔看的？」

「爲什麼要作給她看？」

小郭搔搔頭皮道：「故意氣走她！」

「爲什麼要氣走她？」

小郭道：「他娘的，你這是打破砂鍋問到底，你說，爲什麼要氣走她，你一向是比我聰明的。」

小熊道：「小郭，魚得水近來發現李悔非但不爛，而且冰清玉潔，心地也善良，不免自慚形穢，產生了自卑，以爲配不上她，所以……」

「所以故作下流，明知她和司徒勝認識，也知道司徒勝在這鎭上，等於變相地撮合他們？」

小郭想了一會，拍拍前額道：「小熊，還是你行！」

「這沒有什麼！」

「不，我腦子裡裝的是漿糊，你腦子裡……」

小熊道：「是麵茶。」

二人大笑不已，稍後，二人趕回到客棧，却發現李悔仍在，魚得水並未回來，小郭道：「李悔，魚得水呢？」

「沒有看到！」

小熊道：「李悔，妳知不知道他昨夜在何處？」

李悔笑而不答。

小郭道：「妳似乎知道。」

李悔道：「知道又如何？」

小郭道：「只怕妳知道的並不徹底。」

李悔道：「什麼叫徹底？」

小熊道：「他昨夜雖宿在桂花那裡，但他……」

李悔道：「我知道。」

兩小同時失聲道：「妳也知道？」

「對，我也知道。正因爲我知道，所以我很難過。」

「其實他也許是基於一種尊敬，太自卑以爲配不上妳，才會作出這事，希望把妳嚇跑遠離開他。」

李悔悽然一笑道：「他未免太不瞭解我了。」

小郭道：「這話怎麼說？」

李悔道：「他過去和白芝過從甚密，我一直都能原諒他，原因是他們的關係不同，而我的出身又不好。」

小熊喟然道：「李悔，妳眞是個好女人。」

小郭道：「魚得水這傢伙沒有福氣。」

小熊道：「可是這小子不見了，他去了何處？」

李悔道：「我們等他一兩天再說。」

小熊道：「你們看到沒有？江南也是人心惶惶，似乎清兵勢如破竹，好過的日子不多了！」

魚得水也未離開太遠，他本想暫時離開李悔，使她有較多機會和司徒勝交往，他是衷心希望他們交好。

但是，就在他離開勾欄出鎭不遠，看到山坡上疏林中有一座尼庵，尼庵大門開啓，走出一位年輕尼姑。

最初，魚得水並未注意。

尼姑嘛，都差不多，剃了頭，乍看不男不女，但仔細看她們走路的姿態即可看出。

還有，尼姑看來幾乎分不出醜俊。

由此可見，頭髮對女人的重要性，可以說剃光了頭髮的女人，如果看起來還美的話，那必是一位美人了。

事實上男人也是一樣，如果剃光了頭看來還英俊，這男人不是美男子，也相當夠看的了。

魚得水忽見這女人轉了方向走去。

本來她應該向這邊走的，因爲這是條順路。

像她現在的走法，就不是走的正路而是走在草地上。

魚得水忽然目光一凝，定注在這尼姑身上。

由這身段看來，頗爲眼熟。

儘管尼姑的緇衣是寬大的，但自寬大緇衣之中仍可看出身段之是否窈窕。

魚得水忽然追了上去，這尼姑似在迴避他。

她出門後本是向這邊走的，似乎看到他才轉了向的。

追上之後，在她迎面一看，魚得水面色一肅，吶吶道：「白芝，妳是白芝，妳眞的出家了？」

「阿彌陀佛，小 法號了意。」

「白芝，妳果然出家了！」

「施主不要再叫小尼的俗家名字，小尼有如昨日死今日生，一切隨緣，魚施主，別了。」

說完要走，魚得水一攔，道：「別忙！妳這麼堅決，我倒是十分佩服！眞想不到啊！」

白芝還眞是心如止水，臉上一點笑容也沒有，道：「施主不要見怪，有一天你看破紅塵，也會如此的。」

魚得水道：「你早就和這尼庵住持說好了？」

「是的，她是舊識。」

「妳以爲能習慣這種枯寂的生活？」

「當然。」

「白芝，我對妳很瞭解，我以爲你不能。」

白芝淡然道：「施主的看法，是施主個人的事。」

「所以我以爲，妳也不必勉強自己。」

「小尼絕不會勉强自己，而是眞能四大皆空。」說完轉了方向走遠了，魚得水沒有再攔阻她。

如果她眞能做到「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那當然好。

只怕她是一時衝動，熬不了那種寂寞的生活。

「其實我又何必多管這閒事。」

他攤攤手，看她的樣子，還眞有些「森羅萬象，夢幻泡影」的心態。似乎眞能作到「萬事皆緣，隨遇而安」境界。

他自毀形象，旨在成全李悔和司徒勝。

白芝匆匆削髮，是不是也爲了成全他和李悔。

這樣看來，「性本善」之說是可信的了。

再壞的人，本性還是很善良的。

魚得水覺得自己是最不潔的人了，他不能汚染李悔，所以暫時不想回去。

這天晚上，就宿在山洞中。

夜風甚大，還夾雜着雨點子，洞中有點料峭。

他蜷在一角乾草上有點睡意，這工夫突然聽到衣袂破空聲由遠而近，顯然是極高的輕功所造成的。

魚得水一躍而起，藏在洞內的凹縫中。

人在洞口處停了下來。

只聞一個中年人的口音道：「姑娘一直在跟踪在下？」

「嗯……」

「爲什麼？在下自信與姑娘從無過節！」

「當然有原因！」

「希望姑娘告知原因。」

「可以……」這女人忽然出了手。

魚得水探頭望去，不覺大爲震動，這女人居然又是那個蒙面蓮足女人，男的却是「南天一朵雲」南宮遠。

似乎又是這女人跟踪南宮遠，且主動向他動手。

她的目的似乎和對魚得水相似。

可能是想自他的武功路子中得到什麼秘密。

兩人在洞口內動手，十分黑暗，因爲天在下雨。

雨雖不大，却因天無星月，能見度極差。

只不過在洞內向外看，由於洞內更暗，就比較可以看到一些了。

魚得水發現，南宮遠在三十招後，也非此女敵手。

這女人眞是了得，由此女的身手，可知「菊夫子」的身手是如何了得了。

「姑娘，咱們無怨無仇……」

只不過這蒙面女人加緊搶攻，六十招後，南宮遠躲躲藏藏，十分狼狽，甚至再有二、三十招就會失招了。

魚得水十分好奇，這女人到底目的何在？

眞的只是想看看此二人（包括魚自己在內）是不是當年害「菊夫子」的人？

南宮遠連連退避，甚至已被蹭了一掌時，這蒙面女人突然收手，射出洞外，似乎已經走了。

南宮遠喘息着自語道：「奇怪！這年輕女子可能是『四絕』的後人，莫非是『菊夫子』的後代？」

他喘息了一會，出洞而去。

這工夫却自洞側巨石後走出一人，魚得水已習慣於黑暗中視物，看清之後，不由心頭猛然一跳。

這人居然是湯堯——獵頭湯。

以湯堯此刻的舉措或神態看來，這傢伙不單純。

因爲他一邊低頭想，一邊用手比量。

有時是比量那女子的招式，有時似乎是比量那女子的腰身甚至三寸金蓮，似乎十分困惑不安。

魚得水突然心中一動，也可以說心頭一驚。

他想起了「八斤半」的事。

由「八斤半」想起了湯妻的蓮足。

「是湯堯的老婆？這怎麼會？」

魚得水見過湯妻，那是個不折不扣的小家碧玉，賢妻良母、溫順嫻靜，絕對不可能是個高手。

只不過由湯堯的舉措看來，顯然連他自己都在懷疑了。

湯堯突然撤出他的「桃花」名刀一揮，道：「如果我施展那幾招的話，她是否能接下來……」

他沒有說下去，也沒有眞的施展什麼絕招。

刀入鞘，人也消失在洞外了。

魚得水楞了很久才走出來，當然，三個人一個也不見了，他却不能不想湯堯剛才所說的一些話。

「如果我施展那幾招的話，她是否能接下來……」

「這是甚麼意思？」

其實這意思十分簡單，似乎湯堯身負絕技，但有幾招絕學從未示人，不知施那絕招是否能接下那蒙面女人。

顯然，湯堯也在懷疑那女人是他的老婆。

魚得水決定到湯堯家去一探。

他回去留了一張字條，說是有急事離此三至五天，叫他們別走，如非走不可，留下暗記連絡。

魚得水對於人性，似又多了一層瞭解。

他和湯堯算是至交，似乎湯堯也有秘密未告訴他。

只不過他過去也有秘密未告訴湯堯。比喻說，「叟」是他的老丈人這件事，他以前就沒有告訴湯堯。

* * *

湯大夫府上的看病人潮漸漸稀落下來。

此刻已是入夜近一更了。

湯夫人徐小珠洗洗手去做飯，一切如常，在暗中窺伺的魚得水覺得有點可笑，「八斤半」的蓮足，居然會被他疑爲武林絕世高手。

盡管如此，他仍然不放棄一切印証的方法。

他記得那身段和這一雙蓮足。

甚至還有湯堯在那洞口所表現的一切，那顯示連湯堯本人，都有點懷疑他自己的妻子了。

就在這時，魚得水看到了一條人影。

不必細看也不必猜，這人必是湯堯。

他自己也回來研究他的妻子了。

兩個人似乎都找不出証據，証明那蒙面蓮足女人就是這個小家碧玉，湯堯似乎尚未發現魚得水。

現在，魚得水出了湯宅。

他在街上遇上了剛自湯宅看過病出來的兩個人，一位老者和一位老嫗，正在談論湯大夫不在，湯夫人代診的事。

甚至老嫗還在抱怨，有時夫人也不在家。

魚得水聽了這話就離開了此鎭。

當他趕回兩小與李悔住的鎭上時，正是弘光小皇帝偏安江南，恣情取樂，到處搜羅媚樂之際。

一時之間，如黃雀腦及蟾酥等春藥原料價格暴漲。

阮大鋮大獻殷勤，獨出心裁，編了一部燕子箋，用烏絲闌寫，獻入宮中，作爲演劇之曲。

又選擇梨園弟子入宮演出。

弘光白天看戲，夜間賞花，似乎忘了半壁江山已入敵手，而且清軍隨時可以大擧南下。

忠臣如劉宗周，姜日廣及高弘圖等不知諍諫多少次，就是無法弄倒一個阮大鋮。

甚至還升阮爲兵部侍郎，巡閱江防。

忠臣紛紛引退，眞正是「黃鐘棄毀，瓦釜雷鳴」。

滿清久聞史可法之賢名，作書招降，史可法不屈，但請兵部派人議和，此刻清軍已得中原十之七八，怎會議和？

史可法雖轄有四個總兵，如劉澤清、高傑、劉良佐及黃得功等。但清豫王多鐸大軍渡河，史可法飛檄各鎭，會師防禦，各鎭總兵多採觀望態度，保存自己的實力。

國家氣數已盡，徒呼奈何？

現在正是清軍渡江後，勢如破竹的時刻。

正好，兩小及李悔所暫住的鎭甸，正是清兵管轄之區，魚得水不能不冒險進入探視，也不知道他們還在不在？

清兵所到之處，固然是免不了殺戮，但抵抗得越厲害的城鎭，一旦攻破，必然大加殺戮。

像「揚州七日」和「嘉定三屠」，都是由於該二城抵抗猛烈，使清兵蒙受重大之損失所致，當然那是報復。

魚得水進城，看到的景象，十分不舒服也極不順眼。

清太祖努爾哈齊，崛起於建州衛，以祖遺戎甲十三副，征服鄰近，也創制了八旗兵制。

八旗是：正黃、正白、正紅及正藍。

後增四旗爲鑲黃、鑲白、鑲紅及鑲藍。

八旗編制，每三百人編爲一佐領，五佐領設一參領，五參領設一都統，領七千五百人。

稍後又增蒙古八旗，這鎭上不過是三個佐領的兵力。

至於綠營、湘軍及淮軍，那是以後的事了。

滿街都是戴紅纓涼帽穿馬蹄袖箭衣的「巴圖魯」。

魚得水找到了那家客棧，一問之下，帳房看了他半天才道：「小友，你的三位朋友被清兵抓去了。」

魚得水不由一驚道：「爲甚麼？」

帳房道：「清兵入城，盤查客人，三位小友的態度很不好，後來有一位姓喬的認出了他們。」

魚得水猜想必是清廷「巴圖魯」喬聖，綽號「翻天手」。

帳房又道：「姓喬的說三位小友是明廷的同路人。」

魚得水道：「後來呢？」

「三位小友拒捕，大打出手，後來又來了個姓金的女人，兩人動手，把三位小友捉住二人，一位姑娘跑了。」

魚得水猜想姓金的女高手必是御前侍衛金燕。

逃走的女人必是李悔。

帳房低聲道：「小友，趁他們還沒有注意你，快點走吧！一旦被抓到，準沒有命的，犯不着呀！」

魚得水道：「謝謝老兄關愛指點，我會小心的，知不知道那兩個年輕人被帶到何處去了？」

帳房搖搖頭表示不知。

魚得水在街上走動，不久就到了清兵的屯兵處。（未完・十七）

中國藥學家最新成就
全球醫學界高度重視

M&A® 註册商標

青春減肥丸

純植物提煉，無腹瀉，無副作用。

英國、西德、日本、台灣、美國深受歡迎。

Keepfit Reduce Obesity Pill

（主要成份：EVENING PRIMROSE OIL）

應用範圍：

肥胖症、降脂、除暗瘡、美容顏、收腹減肥、延緩衰老。

近日市面有不法之徒，以低劣品質模仿影射本產品，敬請購買時指明 M&A® 註册商標及檢封才是正貨。



30粒裝　450mg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青春減肥丸〕係採用中國長白山所獨有的野生植物Oenothera Biennis L.的成熟種子用最新的科學方法提煉精製而成。其作用能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動員和消耗體內多餘脂肪組織，糾正體內的脂質代謝紊亂，使超常的體重下降。

由於其減肥的作用是通過改善體內的脂肪代謝而形成的，所以是自然的減肥。沒有其它減肥藥的腹瀉及削弱身體抵抗力等弊端。而且它能顯著地使皮膚變得嫩滑和富有彈性使體態更青春健美，它並且能阻碍細胞的衰老過程，是一種優良的抗衰老保健食品。

M&A®
宜利藥品公司
宜利天然保健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號—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6015715　傳真：(852)6918344

香港免稅店、機場、西武百貨、國貨公司及各大藥房有售

M & A CO.
M & A NATURAL HEALTHCARE PRODUCTS CO. LTD.
Add:Rm.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 Shatin., N.T., Hong Kong.
Tel：(852)6015715　Fax：(852)6918344